一、没有征兆的，少女突然出现

冬天很冷。此乃毫无疑问的真实。

　　恒温动物在冷天动作会变迟钝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才会有冬眠。确实，如果活动的话会变暖和，但同时也会消耗掉相应的能量。在呼吁环保的现下，节能是全人类必须致力解决的问题。

　　为了能对他人温柔，首先要对自己温柔。所以，以对地球温柔、对人类温柔为宗旨的我，在暖器好好工作的部室内，除了翻页的手指和阅读文章的眼睛外的部位一动不动来为节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不做也行的事情就不做，非做不可的事情一切从简——实乃名言。我觉得那边的某个节能主义者的眼神和我的明明很像，但是为什么那边不表现出眼神腐烂的样子呢，真搞不懂。

　　总而言之，这个房间内唯一一个反对节能的由比滨结衣，正滔滔不绝地把今天经历的事讲给看起来和我一样鼓励节能的奉仕部部长雪之下雪乃听。也真亏她能把这种毫无营养的话当段子扯这么久，我都有点佩服了。

　　就在我漫不经心想着这些的时候，怀里有什么东西突然振动起来。至于是什么……其实不用说也一目了然，正是我那拥有消磨时间功能的闹钟——手机是也。

　　我拿出手机的同时，雪之下和由比滨往这边看过来。虽然我知道这很少见，但也没必要那么吃惊吧。

　　那么，我看看发件人是……平塚老师？

　　——————————

　　From：平塚老师

　　比企谷君。有事找你，请到学生指导室来一趟。

　　——————————

　　……少见的一句话短信呢。平时的长文去哪了，因为不是一两句能讲完的内容吗。既然如此可以打电话……原来如此，是知道我不会接电话吧。就不能直接过来告诉我吗？

　　果然这儿不好用「对不起～没注意到～」的作战呐。

　　「小企怎么了？」

　　「啊啊，是平塚老师有事叫我过去。」

　　「如果已经被知晓的话，即使自首也不会减刑喔。」

　　「可以不要把我犯了什么事当作前提吗。」

　　想了半天，最近没有要提出的课题，我也没犯什么会吃一发『超级神拳ShellBullet』的事才对。（注：《分身战士》主角数马的绝招。）

　　「总之我过去一趟。抱歉，太晚了的话你们就先回去吧。老师这边的事还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啊，那么，如果要拖到放学时间也没法回来的话就联系我吧，我帮你把书包带过去。」

　　「那真是谢了，不过没关系吗？」

　　「费不了什么工夫，没关系的。反正到时候也必须把钥匙还回去。」

　　「抱歉，帮大忙了。那我就走了。」

　　「路上小心喔，小企。」

　　适当地回复两人后，我离开了部室。和温暖的室内不同，只一门之隔就冷得让人一个激灵。

　　从室内传来了由比滨搭话、雪之下断断续续回应的声音。

　　嘛，嗯，关系好是好事。但我有时也会想：这样下去真的好吗？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所谓的「这样下去」到底是指的什么就是了。

　　只不过啊，最近那两人间摇曳百合的气氛就不能收敛一下吗？身处一室的我偶尔会待得超辛苦的耶。

　　我觉得排挤是不好的！话虽如此真加进去了我也会觉得困扰就是了。

　　「……走吧。」

　　在无聊的脑内自言自语增多的今天这个时候，我走向了学生指导室。

　　学生指导室。现在回想起来，被叫到这个房间正是奉仕部入部的开始呢。哦不对，那时是职员室吧。

　　不管怎么说，因为最近几乎没有被叫出来过，感觉真的久违了。

　　基本上我是属于优等生那一类，所以不会因为偷窃、斗殴和吸烟等违规行为被喊来此处。

　　虽然印象里没有任何被指导过的记忆，但实际上还是从平塚老师那里受过不少指导。因此入室的时候感到有点紧张。

　　我轻轻地深呼吸后，敲了敲门。然后里面传来平塚老师「请进」的声音。

　　虽然从语气来看没有生气的样子……糟糕，真的开始变紧张了。

　　「失礼了……？」

　　打开门进入学生指导室的我的面前，有预想中的人以及、意料外的人在。

　　「来了啊比企谷，没收到回信还以为你已经回家了喔。」

　　「在部室啦。」

　　只见站着的平塚老师一只手上拿着手机，可能是打算再发一封邮件。我只是单纯因为回信太麻烦了所以不想做而已。

　　「嘛随便了。叫你过来没别的，因为来了想见比企谷的客人。」

　　「哈啊……这种事、嘛、虽然能理解，不过确定是找我吗？」

　　「我说得很清楚了吧。」

　　我的目光移向坐在沙发上的另一个人。

　　最近才刚见过不久的，在这种场合出现明显很奇怪的人。

　　柔顺的乌黑长发下的那张脸，就对方的年龄段来说是会被评价为可爱的美丽容貌。给人以冷漠的印象，果然还是因为眼神的原因吧。

　　服装也非常地合身。幼小的身体虽尚未展现出凹凸，但因为身形苗条，所以无论穿何种类型的衣服都很搭。嘛，只是随意的想象而已，我也不知道还有些什么服装。

　　接着是放在旁边的书包，看起来好像塞满了东西的样子，所以是放学后直接过来的吗？

　　「今年见面还是第一次哪。好久不见……也说不上呢。还好吗，留美留美？」

　　「就说了不要叫我留美留美，真恶心。」

　　用那一如既往的小生意気的语气，坐在沙发上双足悬空的鹤见留美这样说道。

　　被催促着坐到留美的对面后，倚在门上的平塚老师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由。

　　「其实很简单，听说有找我有事的客人，过去一看结果发现是鹤见さん。然后鹤见さん所谓的有事是『过来见八幡』——就这样。」

　　「哈……所以我的个人情报就这么被卖了？」

　　「如果是眼神腐烂的高中生来小学见幼童的话那当然得报案，鹤见さん来见你需要吗？」

　　您老说得是。嘛我也并不是讨厌和留美见面，只是适当地吐下槽而已。

　　但是，留美却好像没有正确领会这番对话。那也没办法，留美不可能知道我和平塚老师平时的交流形式。

　　只见留美垂下眼，轻声低喃道。

　　「给八幡你、添麻烦了吗？」

　　呜……罪恶感不是一星半点。话说让比小町还小的女孩子伤心，可是严重的千叶县兄长失格啊。

　　「不、不是的，没有那种事。比起那个，为什么要特地来见我呢？」

　　留美对我的提问张开了口，偷偷瞅了一眼平塚老师后又闭上了嘴。然后微微低头看向我。不要楚楚可怜地抬眼看我啊，可爱死了。

　　似乎平塚老师也注意到了留美犹豫的样子，她笑了笑，从靠着的门直起腰向别的门走去。

　　「看起来有我在场的话很难开口呢，虽然想把空间留给你们，但狭小的房间里只有男女两人独处的也话不太好。我在隔壁的资料室，谈话结束了就打声招呼。」

　　言罢，平塚老师用二指并拢漂亮地敬了个礼，消失在邻室的门后。为什么这个人明明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大叔味却帅到爆啊？不对，应该说明明帅到爆但却给人以帅大叔的感觉，所以才结不了婚吗。快来个人娶了她吧，我说真的。

　　不过说什么在狭小的房间两人独处不太好……我觉得自己和老师两人独处的时间可是不少呐。

　　「真帅气啊，平塚老师。」

　　「嗯？啊啊，据她本人的说法是『只不过在耍帅罢了』。」

　　留美盯着平塚老师出去的门。看女孩脸上的表情，我想她对平塚老师的感想应该是事实，但同时也是因为难以开启话端而用它来转移话题。

　　根据我从孤独中培养出的观察眼看来，留美正为怎么开口感到踌躇。如果在这里的是现充，比如像叶山那样的人的话，应该可以轻松地两三下套出话来，甚至连肩膀都能搂上吧。

　　但是，只凭我那从孤独中锻炼出的会话能力，可以断言那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曾经有过强行开口结果陷入了微妙的空气中，从而产生了崭新黑历史的经历。

　　我认为这时最好等留美自己开口。一味娇惯会使人变得没用。虽说也有即使不娇惯也会变得没出息的人就是了。例子是我。

　　「……」

　　「……」

　　等待仍在持续。留美宛如寻找话头一般眼神向周围乱瞟，偶尔扫到我的时候就会马上移开视线。

　　连直视我都觉得傻吗。这样下去八幡的MP会被削减成零的！啊说起来《MXO》挺有意思的呢。

　　「唔、该怎么说呢……相谈？我有事想。」

　　「……相谈、啊。找我？不是父母或者老师他们？」

　　被形容为犹犹豫豫不干不脆也没办法反驳的语气。从留美的态度上看，大概她自己都还没把握好相谈的内容吧。

　　留美对我的提问点了点头，应该是想好了如何导入话题，比之前顺畅了不少地编织出话语。

　　「前段时间，圣诞节活动的时候……」

　　「哦，表演《麦琪的礼物》的时候吗？」

　　「嗯。服装之类的很简陋，台词也都是棒读，回头一想真是够糟糕的。」

　　「呃、嘛，时间不足的情况下我觉得已经做得不错了喔？要我说的话，你的声音通透动听，脸也很漂亮，我觉得还蛮适合舞台表演的呢。」

　　我回想起当天的留美。戴着金发的假发、身穿戏装的留美，尽管是演剧新手，但还是堂堂正正地作出了表演。在场的无论是谁，目光都会被女孩的身影所吸引，不开玩笑地说那次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沉浸在对妹妹的摄影中的川什么同学恐怕没怎么看了就是了。

　　「不是『你』，是『留美』。」

　　「哦、哦。抱歉。为什么突然生气了？」

　　「没什么。才没生气。」

　　女孩微微鼓起双颊，别过了脸。为什么突然变得不高兴了？这年纪的女孩子真搞不懂。小町偶尔也会因为不明原因生气，但要我能注意到女孩子那微妙的心情变化真的是饶了我吧。所以说我没有错！

　　「嘛，还是回正题吧——戏剧怎么了？」

　　「……嗯。糟糕的演技，简陋的服装和舞台装置。有台词说不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在其中注入感情。」

　　留美如此回顾自己的表演。真的对自己很严格呢。在我看来，留美的演技虽然还称不上及格，但也达到了会让人认真考虑偶像出道的水平。属性无疑是Cool，或是热情满满的偶像活动的Cute。（注：《偶像大师灰姑娘》和《偶像活动アイカツ》。）

　　「即便如此、也很有趣……很有趣，而且很开心。」

　　留美这样说着，脸上自然地浮现出了笑容。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笑容也就说明，女孩是打从心底如此认为吧。

　　如果能觉得开心的话无疑再好不过。好事是好事，但似乎也引出了意想不到的烦恼：

　　「所以，那个……对戏剧产生了兴趣、之类的。该怎么说好呢……」

　　「你想要出演戏剧吗？」

　　「嗯、呃……是这样吗？」

　　留美像是自问一般喃喃。仍旧是不清不楚的回答啊。

　　答案总是在自己心中。话虽如此，难道她心中的想法还没有成形到能明确回答我的问题的程度吗。

　　暂且不管女孩为什么要找我商量这件事，先整理一下留美的想法比较好。

　　「留美。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不想回答的话保持沉默也可以。」

　　「诶？嗯、嗯。」

　　一脸意外的留美点了点头。那么，该用什么顺序提问好呢。

　　「那么第一问：对戏剧感兴趣？」

　　「嗯。」

　　「如果有能表演戏剧的环境的话想去试试看。」

　　「……嗯。」

　　「将来想靠戏剧维生。」

　　「……没有，考虑到那么深。」

　　「要升学的中学有演剧部吗？」

　　「有，虽然不太清楚规模。」

　　「想加入演剧部。」

　　「……」

　　「中学参加社团活动的话，为自己是否能顺利进行感到不安。」

　　「……嗯。」

　　唔。虽然没法像某世界的破坏者一样说「大概明白了」，但我确实有点明白了。（注：《假面骑士decade》主角门矢士的口头禅）

　　留美自身的心情似乎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但是对戏剧感兴趣这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尚无法明确决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及，恐怕也存在留美对同若干人交流感到怯懦的问题。就像去年夏天那样，女孩似乎对自己所属于无论大小的团体这件事产生了抵抗感。虽然她说过那件事自试胆大会后已经完全了断所以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好像一直拖到了圣诞节活动的时候。

　　圣诞节活动的舞台剧虽然只有那一次，但如果之后真的加入演剧部继续参与相关活动的话，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么想比较好吧。

　　比如，就算我说些像是「为了能演出戏剧这样做就好了」、「和朋友间的回忆并不只有痛苦」之类的心灵鸡汤，大概也无法解决留美的烦恼。特别是朋友关系方面，各种意义上没有我置喙的余地。

　　我想总有一天留美的心会坚定下来，可至少当下，留美正在寻求答案——却又不能马上得到回答。思考陷入了无限循环。

　　该如何从循环中解脱出来呢。答案很简单，从闭合循环的外侧伸手拉一把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就是演剧相关的事吧，应该。

　　「老师，我拿一张纸喔。」

　　从沙发旁边的纸束中抽出一张的同时向邻室的平塚老师打了个招呼。从那边用慢吞吞的语调回应来看，老师大概正在休息放松中。

　　我把白纸放在桌上看向留美，只见女孩呆呆地歪着头，一脸疑惑的样子。一个个动作真可爱呐，这家伙。而且和一色不同，并不是在装可爱。

　　「那么留美，就像留美如今陷入的困境那样，要面对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你觉得该怎么办才好呢？」

　　「诶？嗯……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样？」

　　「是呢。如果不知道出发点的话，从终点方向来考虑就行了。也就是从答案里倒推。」

　　「明明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是没有『明确的』答案的问题。换言之，就算有多个答案也不奇怪。」

　　说完后，留美更觉疑惑，头部倾斜的角度都变大了。对小学生来说可能难了点啊。不对，倒不如说，是我必须得用留美容易理解的话语来传达意思才行。

　　「现在，留美对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该怎么做』，以上这些都处于不知道的状态，没错吧？」

　　「……嗯。」

　　「这种时候就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先把所有的选项都列出来。能办到还是不能办到，能成为还是无法成为，一项一项不多加考虑地给出答案，然后从中倒推过程。」

　　如果在起始感到彷徨，就直接从目标倒推。这是近期才经历过的，在由一色的提案引发的修罗场中也立了大功的方法。

　　我从怀里取出圆珠笔。那么，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为好呢？

　　戏剧、演员、演技……不对，这里应该是这个？

　　「舞台？」

　　「啊啊。不管怎样先把活跃在舞台上的职业写出来。绞尽脑汁来列举补充吧。」

　　「舞台……首先是演员呢。」

　　「舞台演员、应该是这个。其他还有吗？」

　　「嗯～嗯……啊，吹奏乐。吹长笛那类乐器的人。」

　　「可以可以，算作音乐家没问题吧。」

　　从「舞台」一词上延伸出两条线，写下「舞台演员」和「音乐家」。

　　「还能想到别的吗？」

　　「怎么可能马上就唰唰地冒出来啦。」

　　「嗯，那换我来——」

　　在另一个方向上追加了魔术师、艺人。

　　「诶，这些我都不会哟。」

　　「没关系，不管怎样先列出解答再说。锵锵～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以前在应试漫画中读到过一种叫做记忆树的记忆方法。这是一种将有关连的事项联系起来一同背诵的方法。这次不需要背诵就是了。

　　而且还接近于进行头脑风暴。反复尝试模拟正是为制作方案注入燃料所必要的过程。哦哦，我的意识又上升了一层呐。

　　嘛，话又说回来搞笑艺人确实不成。留美去演短滑稽剧什么的，各种意义上都太浪费了。

　　「总之先把能列的都列出来吧。其他还有……啊，在奥运会上展示体操和新体操之类的也算是舞台的一种呢。」

　　「嗯……如果这也可以算的话，花样滑冰也可以有。妈妈经常看。」

　　嗯，留美也来劲了呢。

　　「接下来是——芭蕾吗。」

　　「芭蕾、就是那什么，穿着软鞋跳舞的那个吧。」

　　「放图钉进鞋子里的那个。」

　　为什么小小年纪会知道这个。留美……可怕的孩子！啊，但是那个的原捏它好像不是《玻璃假面》的样子呢。

　　「还有歌剧也是。我好像有听说过芭蕾是从歌剧中派生出来的。」

　　「是这样吗？」

　　「虽说详细情况就不清楚了。」

　　到这儿，写了这么多后不论是我还是留美都已经把自己的知识掏尽了。

　　虽然是从作为第二阶段的项目中衍生出来的……不过适当地这么写出来排好后，看起来感觉还不错。

　　「好了，接下来就从各项联想相近的职业吧。这次并不限定在舞台上。」

　　「唔，那首先是从舞台演员容易想到的Drama演员吧，我是指在电视上出场的那种。」（注：Drama原意指广播剧，在实际运用中也可以指代「电视剧」、「电影」。）

　　「会在电视上出镜的话，歌手也是一样。」

　　只是消磨时间随便看看电视的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演员和歌手。Anisong和Gamesong则另当别论。

　　「对了留美，周日的白天你怎么过的？」

　　「星期天？没什么特别的，又没有朋友能一起去玩，只是适当的度过而已哦？」

　　「看『超级英雄时间Super Hero Time』、或者《光之美少女》什么的吗？」（注：《光美》不需特别说明，「Super Hero Time」是东映的特摄剧放送时间，每周日早上在朝日电视台放送的假面骑士和超级战队的时间。）

　　「以前有在看，现在没什么兴趣了。」

　　呣。是最近的小学生太老成了呢，还是留美太成熟了呢。都没有Happiness Charge、成为Princess的梦想了吗？（注：指《HappinessCharge光之美少女！》和《Go！Princess光之美少女》。）

　　「这样啊。留美你知道吗，变身前的英雄是演员在做，变身后则是由皮套演员在表演哦。和单纯的替身还是不太一样。」

　　如果能得到与一名芸能人见面的权利的话，我会选择高岩成二先生。不过冈元次郎先生也很难舍弃啊。（注：两人都是著名的假面骑士皮套演员，具体可以百度，或者看这个《皮套里的英雄梦——聊聊那些假面骑士的演员们》。）

　　留美「嘿ー」地眼睛直直盯着我写的文字。

　　「而且敌人的怪物啦、动画的角色啦、综艺节目的旁白之类的都是由声优在配音。」

　　「哼……八幡有在看吗？」

　　「有在看喔。现在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在看，留美也看看比较好哦？不看就过时了哟。」

　　「……哼。」

　　虽然没有说什么蔑视的话，但留美的目光却明确地传达了对我的蔑视。被Cool的美少女小学生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突然有一种迷之感觉走遍全身。

　　被小町嫌弃的老爸也是这样的感觉吗？所以老爸才从没停止过对小町的过度干涉吗！？……嘛怎样都好啦。

　　「演员、歌手再加上声优的话，从这里会出现到偶像的线。」

　　「偶像？感觉像笨蛋一样，有点讨厌呐。」

　　Cool、Cute、Passion的她们明明在认真地一心一意地努力着，但现实中的偶像似乎不受留美的中意呢。虽说真要做的话留美也会一边喊着「アイ！カツ！」之类的口号一边练习吧。（注：读作Ai！Katsu!应该是《偶像活动》里的口号，似乎是翻成「爱！活！」）

　　「像笨蛋什么的，喂。」

　　「有做过用斧头砍树、然后用绳子拉断这种事不是吗。」（注：如后文所说，是《偶像活动》第一季第十二集的剧情（不止是斧头还有电锯），或者说每季都有的定番砍树。偶像真是个神奇的职业……）

　　嘛……确实最近的偶像在电视上经常会演些迷之剧情这点无法否认，不过那只是动画而已。现在这里有一个无法区分动画和现实的孩子在呢。……不对，等一下，说的不正是偶活吗，那个。

　　我担心地看向留美，却见女孩发出轻笑。

　　「前段时间，随便转频道的时候看到了而已。」

　　「……啊咧，难道说，我被捉弄了？」

　　这么说完后，留美可爱地笑了。唔，明明如果能一直展露这样的笑颜的话，毫无疑问会摆脱孤零零、大受欢迎的。（注：这里留美其实是在ﾌﾌｯﾋ（呼呼嘻）地笑，这是《偶像活动》女主角星宫草莓的专属笑声，而星宫草莓的声优也是留美的声优。随便打开第二季某一集，开头就是「私のアツいアイドル活動！アイカツ！始まります！！ﾌﾌｯﾋ」。这就是可爱的笑声，不想直接按拟声词翻出来，请诸位自行去听去体会。）

　　但就是不去做……我们这群孤僻之人就是这么难搞。

　　「啊，看到芭蕾想起来了，晚上我有看到过在车站里跳舞的人。」

　　「啊啊，我也有见过。街头舞者吧。好像还有大会什么的。」

　　也有街头舞者的假面骑士，最近是不是成为了主流了呢，虽说我觉得把它当作是判断标准有点不对。

　　因为是那位监督，我本以为可能会出现主要人物全灭结局的，结果收尾收得比我想像中的要温和不少。（注：此处应该是指以街舞为主题的《假面骑士铠武》。另外该作的监督是田崎龙太、柴崎贵行，我不太清楚这两位的作品风格，大老师担心的应该是身为编剧的虚渊玄老虚才对。）

　　「这么一说的话，还有马戏团和街头艺人呢，从体操联想到的。」

　　「为什么？」

　　「马戏团所属成员里似乎有不少有体操经验的人。」

　　为什么《傀儡马戏团》不动画化呢？《潮与虎》都动画化了。像白银这些角色明明这么棒。（注：白银是《傀儡马戏团》的女主。顺带一提，该作已动画化。）

　　「从吹奏乐和歌剧想到一个，声乐家。」

　　「声乐家和歌手不同吗？」

　　「参与合唱的人，或者说不使用乐器的音乐家这样的吧。」

　　到这儿真的是差不多用尽了灵感，我和留美都没法再给出意见了。下面开始切换到另一个视点。

　　「那么，接下来就以戏剧为中心考虑吧。感觉大概这样？」

　　在纸张剩下的空白处以戏剧为中心，以圣诞节活动的舞台剧经验为基础，将演出者、后台工作人员、编剧、监督一一列举出来。

　　「与戏剧相关的人，不是只有实际演出的人，这点留美知道吧？」

　　「嗯。还有做小道具的人之类的。」

　　「其他的，还有在演剧途中更换舞台装置的人。看，场景变化的时候会背景板也会变对吧？不过我把这些都算作了后台工作人员。」

　　「快速正确地完成这些好像很辛苦呢。编剧，是指写剧本的人？」

　　「没错。将原作故事分成一个个场景，同时得配合公演时间对其中一部分进行取舍选择。不过当然也有原创作品在。」

　　「嗯，大致上明白了。监督的话我知道，但是八幡当过的制作人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是全体的管理者哦。公演啦演员的选定啦……如果拿公司作类比的话就是总经理？」

　　「哼……？」

　　嘛，这些只是附带的内容，和留美的进路没什么关系。大致上明白就行了。

　　然后呢，虽然之前一直在写，但留美的相谈实际上从这里才正式开始。因为结果大致不变，所以要考虑过程。

　　话虽如此。

　　「不过，写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通过社团活动或者街上的培训班之类的来体验这些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想成为偶像也有养成所。只要调查的话附近开办的培训班好像多得很呐。」

　　「嗯，我想起来我家附近也有钢琴教室这一类的在开着。」

　　在职业的旁边，进一步在纸上写上培训班、社团活动、养成所等。魔术师和搞笑艺人的话，应该是师徒制吧？

　　「这个时候又来新问题了：留美想试试看这些吗？」

　　「如果有用就会去吧。但是如果被问到想去这里面的哪个的话，就不知道了。」

　　留美皱着眉头回答。我感觉自己大概抓住了留美的纠结之处。这就是所谓的青春期特有的烦恼吧。

　　有想做的事情，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因为看不到前方的路，所以即使行动了也无法毅然决然地踏出脚步。

　　而且，留美也在为是否向父母传达尚未明确统一的想法感到踌躇吧。

　　我是没有这份烦恼就是了。将来的梦想是专业主夫嘛。话说我也应该去些料理教室之类的地方学习学习吗？

　　「如果想当偶像，在千叶站附近徘徊的话也许会遇到星探之类的也说不定呢。」

　　「这么说来，同学里有这样的孩子在。那什么、读模？不知道是准备去当还是已经当了。」

　　「一般来说如果是可爱的孩子的话好像有很多做过这一行的样子。是只做一次就算啊，还是去当专属模特啊，就看那孩子自己的想法了。」

　　如果小町说要当读模的话，我该怎么做才好呢？是支持好呢还是阻止好呢。应该作为千叶的大哥为她应援吗？

　　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我再重新审视了一次写满了字的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确认了没有遗漏。

　　「那么，留美，虽然这时应该谈到作为正题的剧团成员了……」

　　「嗯。」

　　「——但我完全不清楚怎么才能当上。」

　　没办法，实话说身边根本没有戏剧相关的人，而且和电视电影演员不同这又只是个小众的职业。既不清楚是否有专人来物色选拔，也不知道是否有类似培养所的地方存在。

　　剧团的人练习的场景倒是在电视上看过，莫非是没有一定的实力就不能加入吗？有考试或者面试吗？

　　「这样啊……也是呢。」

　　「然而，不懂的可以调查。你……留美对我以外的人说出这次相谈的内容也可以的话，就能得到更多情报了喔？」

　　「诶……？」

　　只有我一个人的话会就此止步。因为所以，此刻就应该借用文明精华·机器的力量。

　　换言之，即网络。

　　社团时间还没结束，雪之下和由比滨现在应该还待在部室里吧。再怎么说用手机上网也是有极限的，因此想使用部室的电脑，但是带着留美去部室的话，想瞒着那两人使用电脑基本不可能。

　　这样一来就必须对他们说出留美的事情。虽然我不喜欢轻易假借人手，但这次的事情多方面的角度也很重要。

　　倒不如说，以雪之下的身份大概有去看过剧团公演，没准对此有详细的了解。

　　不过，这也是得到留美同意之后的事了。

　　「所以，我想使用奉仕部部室里的电脑，怎样？如果留美不想，我会回家后再调查。不是急着想要答案的话，选择那么做本人当然也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话让留美陷入沉思。

　　不是找亲人和教师而是特意来跟我商量的烦恼，就是因为不想被他人知道吧。说不定我刚才的提案，背叛了留美对我的（不知道有没有的）信赖也说不定。

　　但为了女孩着想，期望得到一个万全的结果并不是什么坏事。

终于，留美她在低着头思考了一会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二、

向平塚老师说明了情况，包括为什么要去奉仕部的理由也一并明言。之前没有跟平塚老师提起留美的相谈内容，而这之后却要跟奉仕部的那两人交底，几乎等同于把平塚老师排挤在外，这对女孩的精神卫生实在不太好。

　　「鹤见さん，你选人的眼光没有错误哟。找比企谷相谈应该是正确的。直到全部想清楚之前尽情使用比企谷吧。」

　　像这样，于分别之际说了些随心所欲的话。能不能不要把别人当成便利之物呢。

　　然后，在离开房间的时候，老师在我耳边——

　　「她正处在歧路上。责任的确是一介高中生无法承受的重大，但她特意来找你相谈也是事实，好好去做吧，比企谷。」

　　如此低声私语道。有点心动的感觉是秘密。真的为啥结不了婚啊，这个人。

　　◆◆◆

　　带着留美前往奉仕部的路上，我反刍着老师的私语。耳朵痒痒的姑且不提，留美来找我相谈的理由是什么呢。

　　不跟至亲之人或老师相谈，却特意找了年龄及距离都拉开一截的高中生——而且还是没结识多长时间的我。留美执意来见我，一定有什么理由在。虽然不知道留美有没有自觉到这点就是了。

　　虽然真要说的话，其实我并没有必须要接受留美相谈的义理和义务，但本人可不会让依靠我的、比自己年纪要小的女孩子的心情无功而返啊。再说留美也并不是陌生人。

　　暂时我还不清楚该怎么才能算『好好』做——虽然还不清楚，但如果能给出留美能接受的回答的话，至少能解决女孩的烦恼吧。因此，当前的课题是留美的烦恼相谈。

　　途中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对话，我和留美顺利抵达了奉仕部的部室。不，我只是不知道和现今的小学女生该展开什么样的对话而已。和现今的高中女生也不知道。

　　「这儿就是部室。」

　　「八幡在这里面都做些什么？」

　　「没委托的话，差不多都在看书。」

　　「每天？」

　　「差不多每天。」

　　「哼……八幡一直待着的地方、吗。」

　　不知为何，留美感慨似的地、深深地眺望着部室。就算那么盯着看也什么东西都不会出来喔。

　　「啊，前辈～！去哪儿了呀？」

　　——订正。一色彩羽蹦出来了。

　　不，说真的，为啥你会在这啊？学生会那边怎么了？

　　留美被一色的突然登场吓了一跳，瞬间躲在了我的后面。虽然可以理解，但请不要扯我的袖子好吗。不良杀法对我可没有效果喔。（注：来自《光速蒙面侠21》，又名《冲锋21》，是抓住对手的袖子和领口将对手扯到身后的技能。）

　　「被平塚老师叫过去了，没从那两人那里听说吗？」

　　「听是听说了，但人家明明有事前辈却不在这不是完全不行嘛……啊咧？」

　　说了多么蛮横无理的话啊，这个后辈。那种要求去向户部提啦。

　　微妙地凑近后、故意选取角度可爱地抬眼窥视我表情的一色，这时注意到了藏在我身后的留美。

　　嗯，看到这家伙后，就更能明白留美的歪头和向上看这一类的小动作果然是天然之物。

　　「啊咧……这女孩，确实是圣诞节晚会那时的小学生没错吧？」

　　「连同这个等下会一起说明，总之先进去吧。外面超冷的。」

　　「啊，说得也是呢。雪之下前辈，有客人来了哟。」

　　一色摆出一副宛如新入部员的姿态。那家伙喜欢奉仕部过头了吧。跟在小跑向部室里的一色后面我也准备进入室内——却没有成功。因为留美拉着我的袖子站在原地没有动。

　　「怎么了，留美？要进去了喔。」

　　「……刚才那人，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学生会长？」

　　「啊啊，圣诞节晚会的时候有打过照面吧？」

　　「为什么她在这里？」

　　「……真的，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也弄不明白。」

　　把不知为何像在生气又像在闹别扭的留美邀请到部室里。

　　我应该没做让女孩生气的事吧，嗯，应该没做。

　　接着，进入奉仕部后雪之下和由比滨看到留美的出现果然还是吃了一惊。即便彼此相互认识，但在预想之外的地方相遇的话，不用说肯定会感到惊讶的。

　　「留美就坐在那里。」

　　「嗯、嗯。」

　　「雪之下，能泡杯红茶吗？」

　　「……是呢，还是冷静之后再来听发生了什么比较好。」

　　能理解我的意思真是帮大忙了。雪之下从热水壶里往纸杯中注入红茶，放在坐在委托者的固定位置的留美面前。

　　「只有纸杯真是抱歉。」

　　「没这回事，谢谢你。」

　　女孩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低头致谢。尽管林间学校的时候给人感觉态度要更随意一些，但还是能做出与年龄相符的对应。只对我才小生意气……嘛，也不是不行。没什么好在意的，真的没什么不行，嗯。

　　我从平时的座位里拉出椅子，坐在留美的旁边，然后得到了三者三样的回应。

　　「小企为什么要坐那边……啊，这样啊。」

　　「并排坐的话，总觉得不通报不行呢。」

　　「前辈果然还是更喜欢年下呢。」

　　如果我坐在平时的位置的话，就会让女孩一个人集中承受我们的视线。虽说这里没有人会伤害留美，但本来就已经是小学生只身一人来到高中这样让人不安的状况，再来这么一出会变得更难受吧。

　　即使不特意挑明这些人也能都明白缘由，所以雪之下快给我把手指从手机上移开。然后由比滨，不要用温柔的眼神看这边，难为情死了。一色也不要摆出小小的胜利姿势。

　　「留美，我来说，还是你自己来？」

　　「不用，没关系的八幡，我自己来。」

　　「这样啊。」

　　如果觉得太过紧张的话就由我来代讲——我是这么想的，但看起来这种担心对意志坚强的留美而言是多余的。

　　「互相……直呼名字……」

　　一色小声嘟囔道，作出反应的话好像会变得很麻烦所以装作没听到。我是比企谷八幡，难听系主人公哒。

　　「鹤见留美，六年级小学生。今天是来找八幡商量的。」

　　「那么这边也重新介绍一下吧——我是由比滨结衣，小企的同班同学。」

　　「雪之下雪乃，和比企谷及由比滨同学一起在这个社团进行活动。」

　　「一色彩羽，是这所学校的高一学生会长的说。」

　　各自重新自我介绍。一色连装模作样的敬礼都用上了，在小学女生的留美面前还耍你那套小聪明脑子里到底是在想啥啊。

　　「话说回来，留美ちゃん，像以前那样也可以哟？看，就像林间学校的时候一样。」

　　「那、那个时候是……那个，没礼貌的说话方式真是十分抱歉，由比之滨さん。」

　　「结衣就可以了哟，留美ちゃん？」

　　「好、好的，结衣さん。」

　　由比滨的话让留美给出了如同黑历史被暴露的我一般的反应。因为那个时期的女孩正处于迷失自我中呐。

　　不过，由比滨的沟通能力也不是盖的。如果有像由比滨一样可爱的女孩子满脸笑容地向自己搭话的话，心里变得暖洋洋的也是理所当然。要是中学时代的我毫无疑问会产生错觉去告白然后被甩。

　　有种观点是用名字来称呼的话双方关系会变得更好的样子，大概。可在我身上压根没效。因为我被材木座直接叫八幡也没有和那家伙加深关系啊。啊，但是如果把户塚叫做彩加能让我们比以往更亲密的话，我明天就开始实践。可是，直呼名字未免太高难度了，事到如今才改称呼也很奇怪啊，该怎么办好呢……

　　「小雪和彩羽ちゃん也没问题吧？」

　　「嗯，是呢，只要不是『小雪』，随便怎么称呼我都不介意。」

　　「我也没关系哟。」

　　「请多、关照，雪乃さん，彩羽さん。 」

　　留美的脸上终于带上了些许笑容。果然还是很紧张吧，坐在旁边也能明白女孩卸下肩膀的压力。

　　留美抿了一口红茶后，道出了访问总武高中的理由。

　　正如刚才在学生指导室所说的那样，虽然此时的留美仍无法把握住自身烦恼的全貌，不过大致上能稍稍总结一下了。虽然说话还有些结结巴巴，但比起之前还是要流畅不少。

　　「——就这样，我被八幡带到奉仕部这里来了。」

　　「原来如此。大体经过我已经明白了，鹤见さん。」

　　「小雪？」

　　「……留、留美さん的意思我明白了。」

　　雪之下一副超辛苦的样子说出了留美的名字。谁叫这女的也是孤零零气质，自己的名字有被叫过却几乎没有称呼过别人的名字吧。和我不同，没有一个小町这样的妹妹。由比滨则是一脸超欣慰的笑容，好似在说「做得好」一般。你是雪之下她妈吗？

　　这一幕就仿佛象征着最近的奉仕部的力量关系。

　　「话说回来，戏剧啊……确实圣诞晚会的时候观众对演出评价很好的样子呢。」

　　「是啊是啊！不过可惜我们因为忙于准备工作所以没看到呢。」

　　由比滨和一色开始笑容满面地谈起回忆，两人中间坐着的雪之下却将手指贴在唇边，皱起眉头。是在思索留美的话题的重点吧。

　　这次相谈的问题点在于找不见答案。即便提出了冥思苦想得到的答案，身为委托人的留美不能接受的话便等同于没有解决。

　　奉仕部的活动宗旨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份立场，只要对人严格、对己亦严格的雪之下还坐在部长的位置上就不会改变，也不会被改变吧。

　　然而，这一次即使告诉了留美成为剧团成员的方法，也不一定就是留美真正寻求的答案。

　　「嘛，就是以上所说的情况，你们之中有谁知道成为剧团成员的方法吗？」

　　朝由比滨和一色看去，两个人都摇了摇头。亏我还小小期待了一下一色这边会不会耍些一如既往的小聪明说什么「人家以前有想过要做童星哟」之类的话呢。

　　「说真的前辈究竟是怎么看待人家的，好想彻彻底底地逼问一次呢。」

　　「别逼问啊，追问就足够了。」

　　为什么呢？感觉一色的思考回路里混进了雪之下的成分。超可怕的。脸上虽然有在笑但太阳穴直跳的样子简直可怕至极。

　　「雪之下你呢？」

　　「是呢……以前去看戏剧的时候发的入场小册子里，有写着募集儿童演员。」

　　「雪之下前辈，是只招募儿童演员吗？」

　　「嗯，不过个人认为这其实是粉丝服务的一环，类似于情操教育一样的活动。」

　　「yihuang……qingcao？」

　　由比滨小声嘟哝道。之后会告诉你汉字怎么写所以别再说些听起来像笨蛋一样的话了。

　　不过，这样啊，连雪之下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只能按照当初的计划去做了。

　　「雪之下，拜托你了。」

　　「……以前也说过的吧，我们这里可不是电脑室。」

　　虽然并没有说清楚拜托什么，但雪之下似乎察觉到了我想法的样子。只见她一边轻轻地吐气，一边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做好准备。

　　「留美，换座位吧。」

　　「嗯。」

　　跟留美一起坐在了笔记本电脑前。我右边是从包里取出平时戴的眼镜的雪之下。所以说太近了。雪之下平时身上的体香此时漂荡在周围，让人差点就想要起身逃走了。

　　本想向左移一点，但因为要让留美看到画面所以移动也有限度。话说留美ちゃん？把手放在我大腿上有点那啥……位置上不太妙耶。虽然一点都不重就是了。

　　然后是后面站着的，以右边一色、左边由比滨的组合摆好阵形。搞啥啊你们，在这间房间里用电脑的时候不摆阵形会死吗？沙漠之狐吗？（注：《浪漫沙加2》中的阵形，大致上就跟现在大老师+后宫的站位一样，左右两边和后面的左右两边均一个。）

　　不管怎么说，最近我的私人空间总有种被逐渐侵略的感觉。

　　注意到相互之间的距离比以往更近，我能明白自己的背上正在冒汗。求你们能离远点吗。要是被说了有汗臭味的话恐怕就再起不能了喔我。

　　一边介意着周围，一边总之先在搜索条里输入「剧团成员」，然后在下拉联想中发现了『剧团成员如何成为』。

　　想着就这个然后点击进去，浏览起出现的搜索结果里最前的那个网页。

　　恐怕是某种就职网站吧。在工作内容和工资一类的页面中找到了『如何成为』的子页然后单击它。

　　全员盯着那一页看了一阵后：

　　「总结一下的话，要成为剧团成员的话就得加入剧团。加入是否需要面试和入团考试则视情况而定。既可以事先在养成所学成毕业后接受面试，也可以经养成所的前辈介绍加入。在社团活动中学成了唱歌、乐器和舞蹈的人一样能入团，其他的像所属于艺能事务所的人也有资格。自己递上履历书也可以，也有直接被物色选中的情况，大致上就是这些。」

　　「唔，虽然都是些不知道的内容，但某种意义上和预想中的差不多呢。」

　　「以前在电视上看过的特别节目里有展示过主角的试镜过程，没想到为了入团也要考试啊。」

　　由比滨和一色在我的后面聊着天……也不是不行，不过能别靠着我说话吗。虽说压在肩膀上的重量并不重，但伴随着的柔软的感触和温暖的体温都传过来了喔。

　　重振精神后我拿起鼠标，想换别的词来搜索。

　　「等一下，比企谷君。」

　　「诶、哦……」

　　紧接着，雪之下握住我的手，带着鼠标移动到别的页面。

　　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不由得发出奇怪的声音。虽说不突然也会发出声音就是了。话说手超软的所以求放开。

　　「这个不是也可以作为参考吗？……啊。」

　　雪之下打开页面看向这边，和我、恐怕也和其他三人的视线相撞了。然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做了什么吧。

　　仿佛碰到了什么滚烫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就像弹起来一般，雪之下就以这样的势头放开了我的手。跟着一会移开目光轻轻抚摸着那只手，一会又整理起头发，完全静不下来的模样。看到雪之下这副和平常不同的样子，该怎么说呢……嗯，说什么好呢。

　　虽然感到有些混乱，但我还是强迫自己从雪之下身上移开目光，看向前面的显示器。在那儿写着某个著名的剧团。

　　「啊～『剧团季节』的试镜？书面遴选淘汰三分之二，面试又十中取一，连演艺圈的演员接受测试也落选了。这已经不是窄门的等级了啊。」（注：应该是指『剧团四季』，也就是四季剧团，百科上称其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剧团。）

　　「……八幡，看不到。」

　　「咦？啊抱歉。雪之下，能往对面挪一点吗？」

　　我因为雪之下的行动改变了体势，使得自用上电脑后就一直沉默寡言地盯着屏幕的留美看不见了吧。妨碍拼命阅读文字的女孩可不行啊。

　　「八幡，稍微往后坐一点。」

　　「嗯？可以是可以……等、喂！」

　　「留、留美ちゃん！？」

　　我听从留美的话把座位稍微向后移了一小段距离，然后因为那之后的留美的行动陷入了僵直。要问为何——留美直接坐上了我的大腿。不，到底在做什么啊，这个小学生。

　　「这样看得更轻松。」

　　「留美是看得轻松了，但等待我的可是社会性的死亡。」

　　虽然实际上完全没有感觉到重，但周围传来的精神压力却沉重如山。

　　留美调整了一下娇小美臀坐在我大腿上的位置以求更舒适后，集中起精神在显示器上。虽然并不感觉有多丰满，但我还是差点被隔着裤子也依然能感受到的这份柔软给夺取了意识……不过没事，只要想成小町的话这点不算什么。已经习惯了盛夏时分被穿着单薄的小町抱上来了。这种程度的身体接触而已，才不会像某个Third Children（第三适格者）一样害怕。（注：指碇真嗣。）

　　「小企，在偷笑哦。」

　　「前辈，喜欢年下是很不错啦，但太幼的话就会让人敬而远之唷。」

　　「果然还是报警比较好呢。」

　　「我要主张自己无罪。」

　　切实目睹了事情经过的由比滨她们还要联合起来把我打成恶役是搞什么啊。真起诉的话她们不就赢了吗。

　　竭力无视掉自动映在视线边缘的留美那头美丽的长发，将目光转向显示器。

　　「回到正题……『剧团蒲公英』全国甄选？」

　　「啊，出自这里的名人有好多呢，报纸上经常有报道。」

　　「诶、由比滨、有在看报纸……？啊、是电视栏吧。」（注：日本报纸上列出的各电视台各时段节目的长条目录。）

　　「有看呀！电视栏以外也有好好看！就是因为被人小看得太过分了啦！」

　　「对不起，由比滨前辈，我也感到有点意外。」

　　「连彩羽ちゃん都！……小雪？」

　　「……」

　　「说些什么呀！」

　　大吵大闹的由比滨暂且先放一边，从『蒲公英』提供的信息来看，果然入团还是需要面试和测试的。

　　看向在籍演员一览——喔喔，这个孩子很厉害啊。才高中生就已经有十年的艺龄了，同时是『Destiny』作品的配音声优常客。尽管还是个小孩子，却有着让老练声优们都战栗的演技。而且还很可爱。好厉害啊，简直就是真·赢家组。

　　「说起来，这个声优的声音很像留美呢。」

　　「是吗？虽然我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没听出来。」

　　「我是看的字幕版，所以不知道呢。」

　　「我虽然是看的配音版，但真记不清了。」

　　「话说前辈，光靠声音就能认人也太夸张了吧？」

　　唔，没得到认同。嘛，好像有听说过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和被录下来的声音不一样来着？没看惯动画就无法分辨出声线的不同吗？

　　……如果是材木座的话，说不定会同意我的看法呢。不过让材木座和留美见面我觉得会很不妙。被留美辱骂从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就不好了呢。像我一样。

　　（注：『剧团蒲公英』捏『剧团向日葵』，Destiny即捏它Disney-迪士尼，这一段都是在说留美的声优诸星堇，她3岁就加入了剧团，《星际宝贝》、《魔发奇缘》、《冰雪奇缘》都有配过音。）

　　◆◆◆

　　在网络的海洋中徜徉一番过后，现在是小憩时间。让留美从我膝盖上下来，享用红茶和作为茶点的曲奇。

　　女生那边很是热闹。除了一部分。该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个性相似的人常常粘在一起。

　　由比滨和一色一边读着偏差值低的杂志一边进行着偏差值低的对话。然后雪之下和留美正并排而坐细声交谈着，不过从我这边听不到她们在说些什么。

　　脸上浮现出平时和由比滨说话时略有不同的平静笑容的雪之下，以及解除紧张状态后露出与年龄相应的笑容的留美。

　　以前就有在想了，艳丽的顺长黑发、端正的容貌、纤细的体形——这两人的外表有许多相似的部分。面容更是极为神似，在不知实情的人看来，会误认为两人是姐妹也不奇怪。不如说，已经到了哪怕改变发型都很相似的程度了。

　　性格上也一样，Cool？冷静？冷彻？——该取哪个形容为好呢，总之这点上也很接近。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都有与年龄相应的地方……嘛，那啥，我是说可爱的部分。虽然也确实都有一些讨人嫌的地方就是了。

　　思及将来，就无法断言留美以后不会成长得像雪之下一样了。不限于特定部位。

　　因为一直发呆地注视着这两人，结果被她们注意到了这边。

　　「比企谷君，为什么呢，我感到了比平时更让人不愉快的腐烂视线。你在想些什么呢？」

　　「八幡，眼神空虚的样子显得比以往更恶心了。」

　　啊啊，果然很像啊，这两个人。怎么办？应该为了不让留美成长得像雪之下那样而施以矫正吗？不，不是为了我本人喔，是为了世间众生着想。

　　还是应该为了防止地球变暖而置之不理呢？我的体感温度可是确实下降了。在世界上发表雪之下致使全球冻结理论的话，不就可以不愁吃穿地安闲度过了余生了吗。

　　「不，只是在发呆而已，所以是你的错觉。」

　　「是吗？那就好。」

　　雪之下没有起疑心，用如一如既往的态度喝了一口红茶。我不由得舒了一口气。

　　看向留美，只见她也在喝着红茶，并在不经意间和雪之下对上视线，然后互相露出微笑。

　　……什么呢，这份插不进去的感觉。不，我不是想介入进去，倒不如说已经习惯了这种氛围。光是看着她们的我都不禁浑身发痒。

　　两人微笑对视的场景如画一般。

　　注视着这样的两个人的时候，奉仕部的门突然打开了。不敲门就进来飒爽现身的闯入者，不用说都知道是谁。

　　「哟，还顺利吗？」

　　「平塚老师，说了这么遍进来前请敲门了。」

　　「哈哈，抱歉啦。」

　　平冢老师毫不在意地笑道。

　　「怎么了，平塚老师？」

　　「那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一色。学生会的工作怎么样了？」

　　「因为学生会的工作比想像中还要闲嘛。交卸的工作也完成了，现在是空闲状态唷。」

　　「没有事做就找事去做，这就是所谓的工作啊。」

　　平塚老师，这是社畜的思考唷。我可不想就算去找也要工作啊。说到底我本来就不想工作。啊啊，但是只做饭洗衣打扫也不行呐，专业主夫。

　　「嘛不说这个。我是来看下情况的，进展怎么样？」

　　「实话说无计可施了。情报太少了。」

　　啊咧，这说法不是挺帅的吗。本应该失去的厨二心蠢蠢欲动了呢。

　　玩笑先放一旁，戏剧不像电影那样可以轻松看到。

　　电影的话，全国各地都有电影院放映，票价只需两千日元左右，而且每天数回地连续放映几个月。

　　但是，刚才调查的时候已经判明了，『剧团季节』的公演只在大城市上映。在千叶附近是东京，其他的还有北海道和关西。而且票价便宜的也要三千日元，贵的要超过一万日元。更别提一天只表演一次，偶尔演出两次。

　　恐怕是日本最大的剧团都是如此，其他的剧团可想而知。

　　「是吗。就知道会这样，所以刚才翻了一下桌子。」

　　平塚老师从白衣的口袋里唰的一声拉出来两张纸。

　　接着又一边自己发出「锵锵！」的音效一边展示给我们看的，是长方形的乍一看像是门票一样的纸。

　　「老师，这是？」

　　「如你所见，是门票唷。本周末『剧团季节』最新作品的S席。」

　　「啊，我想看这个！可为什么会有它的门票啊？」

　　简直配合到不可思议。那什么，平塚老师难道是负责说「想着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疯狂科学家（Mad Scientist）角色吗？（注：‘こんなこともあろうかと（想着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科学家在披露自己的存在意义时的固定用语，只要是科学家就想要用一次的名言，是可以无视一切伏笔、展现究极都合主义的魔法之语，每当主角方陷入困境、缺少关键道具时，就可以说出这句话然后无视所有过程直接把关键道具拿出来。）

　　「莫非这也是婚礼的续摊上拿到的吗？」

　　「啊，不，这是那什么……派对上拿到的啊。」

　　平塚老师因为由比滨纯粹无垢的提问而移开目光。平塚老师会去的派对，应该是婚活派对吧。然后拿到了这两张票、唔、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我是说真的，拜托快来人把她娶走吧（切实）。

　　「被说了请一定要活用于与伙伴的约会哦。」

　　不要再说了！泪水真的要忍不住了！

　　从鼻音开始变重的平塚老师身上移开目光后发现，雪之下正头痛地按住太阳穴，由比滨脸上浮现出干笑，一色则是津津有味看着门票。我说一色，你对老师也太不关心了吧。

　　「嘛、细节方面怎样都好，正好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没法去看，就把这个送给鹤见さん吧。」

　　听到这话的留美一副搞不太明白的样子，为平塚老师送到手上的票感到困惑。

　　「那、那个……平塚老师，虽然很高兴，但是这么贵的东西……」

　　「不用在意。收到后我自己都把它忘了，反正这样下去它也会变成桌子的肥料吧。与其那样不如交给有兴趣的人去看还比较好。」

　　然后，平塚老师轻轻摸了一下留美的头，径直离开了。平塚静飒爽而去也。

　　好了，那么平塚老师留下的票该怎么处理呢？当然，使用的话也没关系。

　　「于是前辈，该让谁去好呢？不用说留美ちゃん肯定有一张。」

　　「那还用说，当然是留美的家人啊。因为是周末所以也会有时间，更何况是去东京那么远的地方。」

　　虽说不知晓留美父母的职业，但大部分的家都是周末休息吧。因为只有两张票致使父母双方中有一人不能去看，即便如此久违的亲子团乐不也正好。

　　虽然我是这么想的。

　　「我家……父母都有工作，而且最近特别忙。」

　　是吗，果然到了年末临近的话大人们都会变得很忙碌呢。我家父母最近也很忙的样子。

　　……所以是这个吗？留美会特意来跟我相谈的原因。没能和父母相谈的理由，是因为顾虑到忙碌的双亲吗？

　　要得出结论时机尚早，不过我确实捕捉到了留美寂寞的表情。这可能会成为解决女孩烦恼的关键也说不定。

　　先不说这个。

　　「留美さん，这周末你的父母有时间吗？」

　　「大概没时间，已经说过有工作了。」

　　「这样啊……那么不决定好和留美ちゃん一起去剧场的人不行呢。」

　　「是呀，就算留美ちゃん再能干可靠，要独自一人去东京果然还是太危险了。」

　　真可惜，我果然还是认为让留美的父母去是最好的。这样做最简单，也没什么不自然。

　　「虽说如此，但是谁陪着去不是已经决定好了吗？」

　　「啊，说得也是呢。」

　　「如果可以的话人家也想去看就是了，但是嘛——」

　　当我正思考着别的事的时候，其他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诶，什么意思？

　　「比企谷君，已经确定好本周末有空了吧。」

　　「什么啊，那个确定。」

　　「小企不可能没空嘛。」

　　「……嘛，说是这么说，但偶尔还是有预定的。」

　　「在说什么呢？前辈不可能有预定的啦。」

　　「……虽然是这样没错……」

　　不不不，我星期天得早起啊，可是有着需要燃烧内心、感动流泪的预定在。（注：指的是前文所说的特摄和Q娃节目时间。）

　　已经有过所说的话基本被无视的经验了。八幡是知道的唷，这种时候我的意见是不会通过的。

　　所以我决定早点放弃抵抗，多做点更有建设性的事更好。反正也不讨厌。

　　「啊、那什么，留美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看吗？」

　　「……嗯，拜托了，八幡。」

　　原本勾着头的留美抬起脸——虽然算不上盛大，但确实地——向我展露出笑颜。

　　◆◆◆

　　太阳沉下，窗外夜幕降临。

　　因为已经临近放学时间，所以我们各自与留美交换了联系方式后，今天的相谈就此宣告结束。

　　「留美，你是坐公交车来的吗？」

　　「嗯，从车站过来的。」

　　据女孩所说，我和留美的家好像离最近的车站很近。既然如此，在日暮西沉的现在，我该采取的行动已经决定好了。

　　「雪之下，虽然是因为我的缘故导致离校时间被推迟，但是不好意思，之后的收拾可以交给你吗？」

　　「没关系。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开口的。」

　　「小企，留美ちゃん就拜托了唷。」

　　「比起后辈属性，妹属性要更好吗……」

　　把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鬼的一色放一旁不管，我披上大衣拿起书包。

　　「留美，我送你到家附近。」

　　「诶，那样不好吧。」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让女孩子一个人回家很危险，所以不要在意。」

　　「……我明白了，谢谢。」

　　留美背着书包，面对三人站好后郑重地低下了头。

　　「没有打招呼就突然来访，还受到了这么多照顾，真是非常感谢。」

　　「别在意，留美ちゃん的烦恼能解决就好了呢。」

　　「有什么事的话就联系人家吧。」

　　「如果比企谷君对你做了奇怪的事，记得要大声向周围的人求助。」

　　「鬼才会做啊，不要把我说得跟变态一样好吗？」

　　虽然我认为小学老师对儿童这么讲是正确的，但请不要把在话里登场的变态用我代替。在下可是个绅士。

　　同带着甜美的笑容把我骂了的雪之下、由比滨和一色告别，我和留美是走向了公交车站。

　　◆◆◆

　　总武高中的公交车站设置在校门附近的环形交叉路上。正好我和留美到车站的时候就开始上下车了，不用等车就能上车。

　　即使还没到下校时间，乘车的学生依旧很多，座位已经坐满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想悠闲地坐这一路的，没办法了。

　　我抓着吊环，和留美站在一起。女孩因为不够高所以抓的是我的袖子。雪之下也好，一色也好，为什么都喜欢抓我袖子呢？

　　等了一小会儿公交车就开动了。因为才从学校出发，所以乘客都是总武高中的学生。里面混有一个小学生多少有点引人注目。真是的，明明平时从不管别人的事的。如果是我的话，坐在座位上马上就会用耳机堵住耳朵、假装睡得很香的样子喔。

　　即使在公交车里我和留美也没有对话。要谈商量的事的话他人耳目太多了，而我和留美的关系也没有近到能「最近怎么样」地去问女孩的日常生活。

　　没错。太遥远了。

　　我和留美一起行动的时间，总共加起来都只有两、三个小时左右。不过是夏天的林间学校、以及圣诞节活动中偶然共处了一段时间的高中生和小学生而已，血缘关系什么的都不存在。

　　两家相距虽然算不上很远，但也不能说是邻近。

　　无论是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很遥远，也并没有做什么让留美感到开心继而亲近我的事。为什么留美会找这样的我来相谈呢？从最开始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理由。

　　……虽说这不是只凭思考就能得出答案的问题就是了。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公交车突然摇晃了一下。

　　「呀！」

　　「哦哦——」

　　公交车好像急刹车了。这对十分注意安全行驶的公交车司机来说是非常罕见的错误。是有人突然冲出来吗？

　　『诸位乘客真是十分抱歉』

　　道歉了那就没办法。既然没有人受伤，也就不至于抱怨。

　　「八幡。」

　　「嗯？没关系吗，留美？」

　　「没关系，没有哪里受伤，只是……」

　　留美的声音说到一半顿住了。到底怎么了呢？刚才在公交车的摇晃中我用手楼住了身体不稳的留美的肩膀，将女孩拉近自己——啊啊，是讨厌与我接触吗？哈哈哈，是酱咧。

　　……感觉有点受伤。

　　「那就好，小心点哦。」

　　「嗯……那个，八幡。」

　　「怎么了？」

　　「手。」

　　对收回手的我，留美伸出了左手。因为我的左手还抓着吊环所以没法握手。想抓袖子的话明明随意的。

　　「手怎么了？」

　　「……以前也说过的，普通人都能察觉到吧。」

　　「以前也说过的，我并不普通。」

　　「……总觉得有些理解她们的辛苦了。」

　　留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后，握住了我的手。什么啊，如果想那样做直说就好了嘛。小町也经常这么做，我又不介意。

　　牵着手，重新认识到了留美的娇小。在这小小的身体里，女孩到底隐藏着什么呢？

　　「我觉得刚才是留美说明不足喔。」

　　「明明错在八幡的理解能力让人绝望的差。」

　　被说成绝望这种程度未免太过了吧？

　　就这样，我和留美牵着手下了公交车，向女孩家的方向走去。

　　在车上已经听留美说过，看来她父母没法过来迎接的样子。明明留美的回家时间比平时要晚，更是越过傍晚到了可以算作夜间的时段……却仍旧不来迎接女儿的父母。

　　是留美的父母对女儿放任不管呢，还是留美没有对父母说清楚情况？不管怎样，我不会去干涉他人的家事。

　　但是，看到下车后也不放开手的留美的样子，总觉得还有别的问题存在。

　　即便如此，我应该从留美这里问清楚一切吗？问清楚后就能得到我想要的答案吗？这点也尚不明确。

　　我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留美究竟想从我这里寻求什么呢。

　　可是……然而……为何……——我一边思考着没有答案的问题，一边埋头走着。

　　「八幡，到这里就可以了。」

　　「喔、已经快到了啊。」

　　「嗯。」

　　留美说这话时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公园的旁边。有滑梯和秋千的典型小公园，而此时里面已经没有了人影。

　　周围也是没有来往行人的，路灯照耀的住宅街。在这里和留美道别也没问题了吧。

　　「这样啊。那么留美，周末再见。」

　　「嗯。」

　　「……如果戏剧能看得开心就好了。」

　　「……嗯。」

　　结束了对话，我守望着留美走远后，转向了自家方向。

　　没有过多考虑，我用了林间学校的试胆大会时一样的说法。

　　那个时候，我将留美周围的人际关系破坏了。这次，我又将破坏掉留美的什么东西吗。

　　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为了留美好，但无论如何想为她做些什么——这一点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

　　八幡和留美离开后的侍奉部活动室里发生的对话

　　「由比企谷君担任留美さん护卫的话，是不是有必要准备对警察盘问的对策呢……」

　　「啊哈哈，可能要吧。」

　　「啊ー，在休息日的晚上带着小学女生的眼神腐烂的男子高中生……这构图看起来确实很糟糕呀。」

　　「这样的话，戴上眼镜怎么样？新年第二天和小企一起买东西的时候有去过眼镜店，小企戴眼镜的样子合适到人家都吃了一惊呢！」

　　「嘿～新年第二天、一起去买东西，是吧？」

　　「啊，不、不是只我们俩人哦！小町ちゃん也有一起。」

　　「小町ちゃん……啊，前辈的妹妹？人家还没有见过面呢。」

　　「大概，明年就能见面了吧。毕竟志望于这所高中，考试应该也没问题。」

　　「哈……对了，话说前辈果然喜欢年下呢是吧？」

　　「……提这个到底是想说什么呢？」

　　「噫！？没、没什么，我没别的意思唷？你看、前辈对留美ちゃん和对我们的对应真不一样呐——我只是在这么想而已。可是连自行车都放着不管要先把留美ちゃん送回家呢前辈。」

　　「小企对年下的孩子就是那样的态度哟。曾说过会自动套入哥哥角色中去。」

「原来如此……留美ちゃん，意外的是支伏兵也说不定呢。」

三、

留美造访了侍奉部的翌日，同时也是带留美去看戏剧的前一天。

　　我陷入了没法去侍奉部、而是得直接离开学校的境地。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做好带留美去看戏剧的各种准备工作了。

　　「准备、是要准备些什么啊。连Opera Glasses也要买好带上吗？」（注：观剧用的小型双筒望远镜，游戏和电视里贵族常举着的那种。）

　　「跟留美さん一起行动的话，不把比企谷君的眼睛毁掉不行呢。」

　　「不要突然说这么可怕的话，你这么讲可叫我如何是好。」

　　为了参加社团活动而离开教室的时候，不知为何守在教室门前的雪之下突然说出了惊悚的话语。

　　「啊，小雪你来啦。」

　　「诶诶，我觉得只有由比滨さん一个人话，想要说服比企谷君还是比较困难的。」

　　「说服？在说什么啊。」

　　「所以说，是周末的事唷。」

　　为了不挡住别人而从教室门前往墙边移动，连同由比滨一起合流了。

　　由比滨的意思是和留美一起行动的时候我的眼睛会招致误解。嘛，那啥，确实比起单纯的眼神很差，我这双眼更常被说成是「腐烂」或者「死鱼眼」，但有到这种程度吗……

　　「根据由比滨さん的说法，戴上眼镜后你的眼神可以得到缓和。活动室交给我，你就去买副合适的眼镜吧。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了。」

　　「什么说服啊，这不只是在传达决定事项而已吗。我的意愿呢？」

　　「不存在。」

　　我想也是。

　　如果除了我以外的两个人这样决定的话，我再怎么样做也没法将其改变。可是，考虑到实际问题果然还是不可能的。

　　「我没钱喔。」

　　「我知道。所以，虽然有些不合规矩，但我和由比滨さん和一色さん一起凑钱。」

　　「喂喂，我没理由让你们做到这种程度吧。我是有想被包养的想法，但可没打算接受施舍啊。」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啊这群家伙。而且连一色都来？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

　　「那个呢，小企，昨天我们三个人已经事先谈好了，明明我和小雪都从小企你那儿收到了生日礼物却都还没有回礼。所以啊，虽然有点晚了，但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生日礼物的替代收下吗？」

　　「哈啊？明明没必要那么介意的。而且，一色什么都没从我这里收到吧。」

　　「那就在人家生日的时候给一份更棒的回礼呗。」

　　说着话的时候一色也加了进来。诶，这是什么情况？

　　「今天学生会休息，所以打算和结衣前辈一起率先一睹前辈戴眼镜的样子喔。」

　　「呃，也就是说，我和由比滨还有一色一起去购物？」

　　「就是这样。」

　　抵抗这道包围网大概已经是无用功了。让人直想叹气。

　　「那么小企，我们在校门口等你。」

　　「无断缺席什么的也是没用的哦。」

　　「那就走吧」、刚想出声这么说时候，由比滨和一色就往玄关跑走了。诶，这种状况下搞放置？对了还有不要在走廊上奔跑啊。

　　「比企谷君。」

　　呆呆地看着跑走的两人的身影消失在眼前，本想追上去的我被雪之下叫住了。回头所见的那张脸上带着极其认真的表情。

　　「你知道留美的相谈背后有什么隐情在吗？」

　　「……不，我不是特别清楚，不过可以大致猜到是什么。」

　　「这样……」

　　这么说着，雪之下把手放在唇边，思考片刻后。

　　「接受相谈的人是比企谷君，你。」

　　「啊啊。」

　　「即使不找你这种小角色，对她来说也应该能有其他可以相谈的人在。」

　　「小角色什么的……嘛，确实如此。」

　　先不论雪之下的日常毒舌，她提到的也是我从昨天起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虽说对于现在的留美来说找朋友相谈确实是件比较困难的事，但本来和进路相谈差不多内容的烦恼的话，一般来说都是同父母和教师商量的。

　　为什么不这样做、不能这样做，留美应该有着无法对我们明言的理由。

　　「比企谷君，你和家人关系好吗？」

　　「啊？嘛，和父母关系一般般吧，跟小町则很要好喔。」

　　毕竟老爸超喜欢小町的，对我就比较随意了，至于老妈则是会把我生日蛋糕上写的名字搞错的马虎对待等级。呜哇……我的待遇，未免太随便了吧……？

　　说是这么说，可不管对待我的态度再怎么随意也并不代表自己没有被爱，大概。或许我本人确实有让父母叹气无语的地方，但也不会就这么放弃自己的儿子吧。

　　「是呢，不如说要讨厌像小町那样的妹妹还比较困难吧。」

　　轻笑道的雪之下的笑容中，我隐约察觉到了其中包含着的复杂感情。

　　我是知道的，雪之下很不擅长应付那位自己的上位互位、自觉不敌的姐姐阳乃さん。而且在我看来，她同时还对母亲抱有近乎恐惧的感情。当事人的阳乃さん评价妹妹对家族的感情时说的是「尽管心里讨厌，但又不想被讨厌」。

　　不过与此同时我和由比滨也都认为，雪之下对家人虽然确实抱着抑郁的感情，但其中大概没有讨厌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明明喜欢、不想被对方讨厌却不知该怎么做」吧。本来如果被像阳乃さん那样的人常常捉弄的话，有着难以应付的意识也不奇怪。实际上我也对那人感到很棘手，又并不讨厌。

　　「世间有种各种各样的家庭呢。有像你那样关系良好的，也有像我这样关系复杂的。」

　　虽然不想对别人的家庭多嘴，但雪之下家的情况正确形容的话与其说复杂不如说是麻烦。阳乃さん是魔王，她母亲则是身为魔王的她给出「比我还可怕」评价的人。要攻略的话就必须做好万全准备。更别提雪之下自己的性格里都有麻烦之处存在。

　　「就是不知道留美家是哪一边。」

　　跟我无法给出与朋友关系相关的建议一样，雪之下也没法提供与家庭关系相关的意见。她似乎猜到了留美的真正烦恼与家庭关系有关。

　　仔细一看，雪之下的表情透露出异常的不甘之色，仿佛在为自己无法成为留美的力量而感到不甘心一般。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吧。

　　从昨天那个样子来看，这两人的性格相似，相性也相当不错。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雪之下大概已经对留美抱有了一份感情。或者该说是庇护欲？

　　即便是普通人，只要是正义感稍强的人，都会去尝试消除女孩的烦恼吧。亲朋好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无法保持沉默，一如所见是极为正当的理由。

　　然而，这位少女是雪之下雪乃，是对陷入困境之人伸出援助之手的侍奉部部=长。持有者怀着慈悲之心给予未持有者，这就是所谓的志愿者。

　　这次留美委托的是我比企谷八幡，并且雪之下还不明白能切实帮助留美的方法。自己没有的东西，理所当然的无法分享给寻求该物之人，不如说寻找的方法连自己都想知道吧。

　　那么我只能行动，必须行动。那正是我的义务，是我的责任。

　　但同时也生出疑问——真的这样就可以了吗？

　　「雪之下。」

　　「怎么了？」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必要的时候也会依靠你，这样可以吗？」

　　我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出这番话后，雪之下一瞬间睁大眼睛——这一次露出了没有包含复杂感情的、纯粹的笑容。

　　「你呀，这种时候一般不应该说『一定会帮上忙』吗。」

　　「能不能帮上忙还不清楚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断言啊。虽然会努力去做，但最终结果会怎样可不知道。」

　　「是呢。如果只是随便说说场面话的话，我就要看轻你了。」

　　言罢，雪之下拿起了书包。我们原本靠在墙壁上交谈，雪之下走出二、三步之后回过头来。

　　「留美さん就拜托你了。」

　　「当然。」

　　「你戴眼镜的样子，我认为有看一眼的价值。别忘了喔。」

　　「啊啊，假如我没忘的话、呐。」

　　下周见——这么说着，彼此轻轻地挥手告别。不过在那之前——

　　「啊对了，雪之下，忘了问你了。」

　　「？是什么呢？」

　　「希望你能回忆一下……」

四、

追着往玄关走的由比滨和一色到达鞋柜处时两人已经不见了踪影。不会吧，难道她们不告诉我约定汇合的场所就先走一步了吗？

　　当然，没有那样的事，出了学校后很快就在公交车站附近找到了那两人。看起来公交车还没有来的样子。

　　说起来，我放着爱车不管就回家已经连续两天了呢，而且中间还跨过了周末。吾之爱车哟，离开主人这么久不觉得寂寞吗？什么，不？Emmmmmm……

　　「比企谷。」

　　向着公交车站走去的时候我被叫住了，回头看向声音的主人，只见平塚老师笑着朝我挥手。

　　「今天有点私事所以请允许我早点离校，平塚老师。」

　　「我已经听雪之下说过了。不就是和鹤见君的约会准备吗？真是的，最近的年轻人呐……啊不，我也很年轻喔？算是年轻人呐。」

　　「准备工作不都是老师你搞好的吗，请不要把责任全扔我头上。」

　　开玩笑的～～从这么笑道的老师身上感到了一丝杀气。老师最近一次的约会是什么时候呢？如果问了这个的话大概会下起血雨吧。

　　「话说那根本就不算是约会吧，只不过是带留美到东京走一趟而已。」

　　「男女一起开心地出门游玩，说成是约会也是理所当然喔。」

　　按照这种说法，这之后同由比滨和一色一起去购物，过程很开心的话不也能算作是约会了。不不不，和双重约会相比人数还不够呢，嗯。只是买东西而已。

　　看了眼还在公交车站等待的两人，确认了还有时间。对老师我也有想问的事。

　　「老师对留美的现状知道些什么吗？」

　　对我的提问，平塚老师扬起嘴角。

　　「不，我从鹤见君那里什么都没听到哦。」

　　「是吗。那什么、看平塚老师随随便便就地把我推荐给留美，还以为你知道些什么呢。」

　　明明昨天平塚老师一边对留美说「找我相谈是正确的」、「直到全部想清楚之前尽情使用我吧」之类的，一边又跟我说「好好去做吧」，最后甚至还准备好了公演票。

　　老师的行动真是让人搞不明白。

　　「我只是安排了鹤见君能同想见的比企谷安心说话的地方而已。不过——是呢，她抱有诉诸于口之外的烦恼，大致上是有猜到就是了。」

　　我想也是。老师对人际关系的细微之处非常敏感。这不仅仅是因为作为老师经常关注学生的一举一动，还有那至今为止才短短十数年人生经历的我所无法比拟的对人经验的原因在吧。

　　「都已经明白到这种地步了，老师也不采取行动吗？」

　　「接受相谈的是你，我什么都没从鹤见君那里听到，也没有被她拜托过。那么，我的行动只是多管闲事而已。」

　　「明明圣诞节的时候相当好管闲事的。」

　　「因为你们这群麻烦的家伙太让人费心啦。如果有其他能出手帮忙给出建言的人的话我一样会撒手不管的。」

　　平塚老师耸耸肩否认道，我却觉得老师是在撒谎。即使真的有那样的人在，老师大概一样会为了我和侍奉部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虽然平塚老师将其称之为多管闲事，可被帮助的那一方绝不会这么想。

　　「老师是认为像我这样的人能帮上留美吗？」

　　「啊啊。实际上鹤见君也并没有找别人，而是直接来找比企谷相谈。而且，比企谷的话可以解决鹤见君的烦恼，我是这么认为的。个人想法就是了。」

　　真的是有够随便的。到底是凭什么根据这么说啊？我自己都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把全部都丢给我啊。」

　　「适材适所不是吗？」

　　老师是想说解决留美的烦恼这件事交给我是合适的吗。可我到底能做些什么呢，老师又对我期待些什么呢？

　　「人与人之间各种问题的答案，不像数学一样只有唯一解。像你擅长的国语也是，考试题目的答案只有一个吗？登场人物当时情境下在考虑些什么？由角色行动中进行类推思考，每个人从中领悟出来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吧。」

　　「虽然有同感，但是现代国语教师说这种话没问题吗？」

　　「正因为是教师，呐。」

　　平塚老师微微一笑，本想从怀里取出香烟，但却发现是在玄关所以放弃了。吸烟的人还真是辛苦。

　　「结合你从鹤见君那里得到的情报，再将周围的各方状况纳入考量、计算，同时捕捉登场人物的心理——在此之上，给出属于比企谷自己的回答就好。说不定索性什么都不做也是正确的。总之随你喜欢就行。」

　　「还是一如既往地净说些强词夺理的话呐。到时候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啊？」

　　「那我反过来问你，究竟怎么才能算是失败呢？」

　　「那是……」

　　不知道。说到底，连留美的烦恼是什么都不清楚，也就无所谓成功和失败了。

　　「深思熟虑的是你的优点，但因为思考得太多反而踌躇不前就是缺点了。我喜欢的动画的主人公呐，光一个『看你不爽』的理由就能行动起来了。」

　　「那是指用自傲的拳头从正面击溃的意思吗？」

　　「没错。有时候不去考虑那些细枝末节，单凭简单的行动也会带来好的结果。」

　　嘛，确实可能存在这种情况。那这次的场合下所谓的简单行动，就是直接去问留美在烦恼些什么吗？

　　「留美会说出来么。」

　　「那就看你了。」

　　「口才方面我可是没一点自信啊。」

　　请不要在交流能力方面对孤零零有所期待。乱来也要有个限度。

　　「要打破心之壁可不只是靠口才哟。不求利益、不含算计的真挚态度——换句话说，只要表现出你是在真心关心她就可以了。」

　　「……哈。」

　　虽然AT力场只能用暴力打开或中和，但感觉难度对我而言太高了。不过和老师说的一样，我确实担心留美、在意着女孩的事。

　　「年下的可爱女孩因为仰慕你而特意来高中找你，这都不奋发起来那你一定是个假的比企谷。」

　　「求换种说法，这样别人听到了还以为我是变态呢。」

　　听到我的吐槽，平塚老师用温柔的表情呵呵地笑了。

　　「我以前对你说过的吧，或许总有一天，可能会出现一个能理解雪之下和由比滨、踏进她们的内心世界的、不是你的某人，而我希望那个人会是你。」

　　「……嗯。」

　　「让我们在此假设一下，雪之下和由比滨遇到了某种难题吧。然后比企谷没有帮助她们的方法——这个时候，如果有其他人能帮上她们的话，你会只是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被那个人帮助她们吗？」

　　「……可是，她们能得到帮助不是件好事吗？」

　　「真的吗？」

　　平塚老师的假设，让我的内心感到一阵令人不爽的骚动。

　　就结果而言在往好的方向进展的话，无疑是和那个某人一起行动比较好吧。也有只要结果好就其他一切都OK的说法。

　　然而，我那任性且极度傲慢的思考却——

　　「因为你不怎么依赖别人，所以很难理解被帮助的人的心情吧。究竟由谁来伸出援手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最终结果而言呐。」

　　「哈……这样啊。」

　　「被掳到魔女城堡的公主殿下，被帅气王子救出的话是Happy End，但如果以欠债的形式被恶德金融组织带走的话那就是Bad End对不？」

　　「这结局是不是太极端了。」

　　结果不都是从魔女城堡里逃出去了？不，虽然我明白里面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了。只能看到十八禁的End啊，那个结局。

　　「老师是说我可以成为白马王子吗？」

　　「哈哈，确实对乙女（少女）来说那个要来得更浪漫些，但是鹤见君想要的没准是眼神腐烂的别扭魔法使也说不定呢。」

　　平塚老师的情况与其说是乙女（未婚女性），不如说是乙女（好女人）的感觉。（注：乙女（おとめ）和最后一个的乙女（おつおんな），写法一样但读法不同，前者一般指少女或未婚的年轻女性，后者……就我谷歌到的有两种说法，一是甲乙丙丁的乙，也就是比最高的甲级次一级，但依旧算是不错的好女人；二是乙な味的乙，用在食物上是别有风味的意思，用在人身上大概就是个性独特吧，这里思考了半天还是取第一种，就算是取第二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翻为好，当然也有可能两种都不是，如果有知道这个词意思的人请告知一下。）

　　到此，我和老师的谈话不得不结束了。公交车这时到站了。

　　从这里也能看到由比滨和一色在喊我赶快过来。太羞耻了求不要。

　　「那么再见，老师。尽我所能——只能这么保证了。」

　　「啊啊。好好地、呐。」

　　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后，转身回到了校舍。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但都被说要好好地做了，那就只能去做了。

五、

同由比滨和一色一起去到千叶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到达目的地的途中过得相当辛苦。不如说根本就还没到。

　　搞啥啊？这一趟确实是来买我的眼镜的没错吧？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在沿途的商店里逛来逛去啊？为什么要问我你们买的东西适不适合啊？

　　跟一路上吵吵闹闹的当今女高中生一同逛街刷店实在是有够辛苦。

　　和平时一样离自己两、三步距离的她们真的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话说回来，「姦」这个汉字不纯度实在是异常的高，「嬲」字就更加了。（注：第一句用了「姦しい」的形容，所以大老师才会思维发散到第二句上去。）

　　就在这样不着边际打发时间的思考中，我们一行终于来到了正月时和由比滨一起去过的那间杂货店。展示架上装饰的依然是写着「EyeWear」的POP广告。都说了给我直接写眼镜啊，眼镜。

　　「小企给小雪的礼物就是在这里买的呢。」

　　「嘿ー、嗯？这么说雪之下前辈用电脑时戴的那副眼镜其实是前辈送的礼物吗！？」

　　不，别这个时候说出来好吗？超不好意思的。

　　「前辈？为什么能选中适合雪之下前辈的眼镜呢？」

　　「啊？不，『这个应该会适合吧』什么的，凭感觉选的而已。」

　　「嘿ー没看过实际戴上的样子、就可以选中、适合雪之下前辈的眼镜、好厉害呢。」

　　「……啊。」

　　一色脸上带着笑容，用故意间隔的强调说法一句一顿道。这孩子搞什么，好可怕。

　　然后由比滨像是注意到什么一样的发出了小小的惊呼。为什么我突然有一种会被抱怨的感觉？

　　「不，不只是雪之下，由比滨啊、包括给一色你的礼物也是，都是因为想选就选了。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合适就是了。」

　　「诶？啊、那个……」

　　「小企……诶嘿嘿～」

　　我的话让一色闭口不言，由比滨则是傻傻的笑起来。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

　　过了好一会儿，摆弄着头发、心神不定的两人才取回平静。

　　「那么，选与耍帅前辈相配的眼镜、是吧。」

　　「啊，这个很适合小企呢。」

　　先不论一色那意义不明的形容，由比滨从眼镜架上找到后拿出来的，正是正月时分戴上后让她说不出话的那副眼镜。记得是被评为意外地合适？

　　事到如今再抵抗也不过是在做无用功，我直接接过戴上。

　　「呐，非常合适对吧，彩羽ちゃん？」

　　「……」

　　一色也是和当时的由比滨一样呆呆地凝视着我哑口无言。面对这种反应，我该露出什么表情才好呢。

　　「……意外地能行呢。」

　　「对吧？」

　　「不过是不是有点适合过头了呀？那什么，都变成另一个人了。」

　　「……但小企就是小企呢。」

　　被夸奖了该给出什么反应为好我也不知道。话说后半段是什么意思啊。

　　「啊ー，那么就选这个了吗？」

　　「等一下，也许还有其他适合的眼镜也说不定。」

　　「啊，这个跟前辈选的雪之下前辈的礼物是一样的款式。弄成情侣款怎么样？」

　　「怎么可能做这么让人羞耻的事啊。」

　　被雪之下数落轻蔑倒还没问题，如果流露出最近偶尔展现的妙龄少女该有的反应的话，我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小企和小雪都戴眼镜吗……我也试试看吧？」

　　「啊，如果侍奉部的前辈们都戴的话那人家也要！」

　　「干嘛燃起意义不明的对抗意识啊，戴上眼镜也不会让你看起来变聪明哦。」

　　「在说什么呢？『戴眼镜=知性』可谓决定事项唷？如果是在图书馆的话就更加了。对吧，结衣前辈？」

　　「是、是呢。哈哈……」

　　那之后经过各种试戴，结果还是选定了最初戴的那副眼镜。

　　「那么，小企，这是我们的礼物。」

　　「要好好珍惜唷。」

　　买下之后并没有当场交给我，而是被两人带到了咖啡店。

　　点完单，跟着由比滨和一色两人才将好好包装好的盒子郑重交给我。这么正式干嘛，让人乱开心乱害羞一把的。

　　回想起来，上次从家人以外的人那里得到生日祝福究竟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呢。因为生日恰好在暑假所以不会在学校得到祝福，不如说本来就没有能够一起庆祝的朋友。啊咧，真的隔了到底多少年了啊。

　　正确的说现在这个也和生日祝福有点不同，即便如此、嘛，那啥，是值得开心的事是不会有假的。

　　「啊、那个……谢了。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使用的机会就是了。」

　　「哦哦，真少见呢，小企坦率地说谢谢。」

　　「坦率？算坦率吗，这个？嘛，总之前辈又在装模作样了。」

　　「唯独不想被你这么说呐。」

　　害羞得不敢看两人的脸。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脸变红了。

　　背过脸去想蒙混过关的，不过好像已经被看个了通透。

　　「结衣前辈，快看快看，前辈脸红通通的呢。」

　　「因为小企相当容易害羞呢。……最近也是，常常对彩羽ちゃん招架不来。」

　　「诶ー，是这样吗？」

　　嘛那啥，一色捉弄我的频率确实很高，但雪之下和由比滨也不遑多让，让我害羞的举动相当之多。由比滨更是私人空间的范围太小了，给我多自重一些啊。

　　那之后闲聊了一会后（主要是由比滨和一色），觉得差不多该走人的时候，由比滨重新摆好了站姿。

　　「呐，小企，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不过留美ちゃん现在除了演剧之外，也遇到了其他的困难对吧？」

　　「很可能是这样。」

　　「我呢，没有注意到留美ちゃん真正的烦恼……但是拜托了，小企——请给予留美ちゃん帮助。」

　　「之前跟雪之下也说过了，我会努力去做的。虽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就是了。」

　　「嗯，拜托了哦。」

　　由比滨对我展露笑颜。为什么大家都会对我这样的人抱以全幅的信赖呢？虽然难以理解，但我已经决定好能做的尽量去做。因为被拜托了嘛。

　　「人家的话，并没有特别担心呢。」

　　相对的，一色用吸管搅拌着冰块一边说道。

　　那么，虽说腹黑然本性善良的一色是怎么想的呢。察觉到我和由比滨的视线，一色露出让我感到有点不爽的小恶魔笑。

　　「前辈即使嘴里不停抱怨，但总能把事情解决不是么。」

　　还以为有什么别的想法，结果跟由比滨一样对我抱以全幅信赖。当然也可能是把麻烦事全扔给我就是了。

　　「不要随便期待啊。」

　　「因为，圣诞节的时候不也一样想出办法解决了吗？所以人家一点都不担心。留美ちゃん的烦恼下周就能解决了。」

　　不知为何自豪地挺起胸膛的一色。唔呣，果然旁边有由比滨在对比的话……不对不对。

　　「被期待的人会觉得很沉重呐。」

　　「因为不被逼入绝境的话，前辈就不会行动起来呀。」

　　「啊哈哈、确实是这样呢。」

　　由比滨用像折本的口头禅一样的话表示赞同，但就算是我也不至于在截止日临近之际才开始工作。真要说的话，我认为自己是安排好日程表按步就班去做的类型。评论栏？那只是忘了做而已。（原文是コラム（column），指报纸、杂志、新闻网站等的专栏、评论、短评之类，应是指第一季OVA结婚杂志那段剧情最后大老师要写的评论。）

　　「嘛，尽我可能去做吧。」

　　「加油哦，小企。」

　　「作为妹妹角色，可是期待着哥哥（欧尼酱）的努力哟？」

　　谁是妹妹啊。我才不要像你这样的妹妹。有小町一个就足够了。

　　「对了，由比滨、一色，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

　　◇

　　由比滨结衣的内心

　　「虽然不认为小企外表变得像样些了就会有人主动接近，但沙希她们可能相当危险。姬奈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危险……」

　　一色彩羽的内心

　　「果然对像前辈一样的妹控来说，妹妹角色更容易接受吗？」

六、

「剧团成员真的是很辛苦啊。」

　　不开玩笑地这么想。

　　回到家的我，用自己的电脑重新调查了关于剧团的事。

　　有名的剧团为了能让成员集中精力在演剧上会给出足量的工资，而并不富裕的小剧团的剧团成员则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进行戏剧活动。而且有的时候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也有为了戏剧活动使用自己打工赚来的钱的情况存在。

　　以此为前提，他们的职业究竟算是剧团成员、还是算自由职业者呢？挣钱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演剧，也就是为了兴趣。这种情况下是把兴趣当成了工作吗。对我来说把兴趣作为工作是很件轻松的事，可对他们来说能算是幸福吗？这不是我能多嘴的事，我个人的看法也没有意义。

　　然而，他们的父母会怎么想呢？自己的孩子将走上可以预见的艰苦之路，他们会表示支持吗？也许当事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自我感觉十分幸福，也许在某些人的眼中坚定追求梦想的人充满了魅力——可是啊，虽说是我的个人想法，但如果选择了那样的生活的话，就基本上没有了储蓄、无法从容地生活了吧。父母会推荐那样的人生吗？

　　人，年轻时勇于挑战，上了年纪就会追求安定。大概也有像我这样还年轻就寻求安定的。如果是普通父母的话，通常不会支持孩子的无谋挑战。

　　比如，孩子说想从事音乐活动因此想要上京，一般来说是会阻止的吧。虽说拥有才能且已经做出了成绩的话，也许会应援就是了。

　　那么，留美的父母是哪种呢。虽然不知道留美的双亲是直接还是间接，总之他们把女儿培养成了一个心地善良的少女。那么，很容易就能想象到两人都对留美抱有思念、亲情、慈爱这种事。这样的父母不可能会不支持留美的挑战吧，不如说会表示欢迎。

　　还有，留美又是怎么想的？在目前仍未找到烦恼的根源的情况下，她能向父母好好说明自己想做的事情吗？就算说明了，有决心继续可能不受父母欢迎的挑战吗？

　　在昨天和留美那番短短的对话中，我窥见了一丝女孩和她家人的现状。

　　双亲都有工作这点和我家一样，不过留美有兄弟姐妹在吗？因为没有听女孩说过所以假定是独生子女吧，会不会像过去的小町一样心中堆积了不少寂寞呢。

　　虽然只是猜想，不过没准留美和父母没法好好交流也说不定。像是夏天时被孤立了的事，和这次的烦恼一样都没找父母商量。

　　光凭脑子去想、去计算，也无法得到答案。明明知道这点却还总是在思考的我算什么啊。

　　……我啊，究竟是想为留美做些什么呢？

　　思维陷入了循环。就如同留美找我商量的事一样。

　　……那么，从循环的外侧着眼就可以了吗？不，那可不行。如果把问题当作谜题的话，指向谜底的证据还不足够。

　　也正因此，无论怎么思考都无法导出正确的答案。

　　就在我再度陷入思考的循环中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现在在家里只有我和我的爱妹小町两个。

　　「哥哥还没整理好吗，要吃饭了哦。」

　　「啊啊，知道了。抱歉了小町，我马上就来。」

　　「快点下来唷。」

　　总而言之，先用小町的料理来满足肚子吧。

　　享受完小町的料理后，我冲好了咖啡，两人份的混在一起。小町虽然是处在升学考试在即时期的受验生，但紧张学习中间的小憩也是得好好空出来的。

　　唔，虽然不及MAX咖啡的甜味，但依旧很甜。话说用甜味来判断咖啡是怎样啦。不过终究只是速溶咖啡，香味也就那样了。

　　「对了哥哥。」

　　「嗯？」

　　「在烦恼些什么？」

　　在桌子上托着腮、坐在我对面的小町，用不允许撒谎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我。小町会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我心头有数。

　　因为在学生会选举引起的那场骚动的时期冷淡地对待了小町，结果激起了我家妹妹盛大的怒火。虽然最后好歹和好了，但人类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八幡记忆犹新。

　　「跟雪乃姐姐和结衣姐姐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和她们没发生什么。是新的委托……与其说是对侍奉部，不如说是对我个人的委托。」

　　「也就是说那人是专门为了寻求哥哥帮助而来？」

　　「嘛，是这样没错。」

　　小町惊讶地瞪大眼睛。我知道以我的人际关系而言，这种情况是相当罕见的。不过即便如此，居然能惊讶到目瞪口呆的程度哥哥我可是超难过的唷。

　　「小町，能找你商量一下吗？」

　　「好呀。」

　　独自一人思考陷入困境的我，大概是想要听听别人的意见。而之所以选择小町，一定是因为我家妹妹是能毫无顾忌地商量、连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可以一并帮到底的首选对象吧。

　　材木座？虽说对他确实不用怎么顾虑，但我不觉得他的意见对解决方法有帮助，所以不把他列入考虑之中。

　　「不能找家人商量的理由，会有哪些呢？」

　　「和家人？一般来说，是不想被他们知道吧。正因为关系亲密，所以才会有不想被家人知道的秘密不是吗？」

　　「具体来说呢？」

　　我的话，会是什么呢？不想被小町知道的事。如果私藏着的珍本被小町和老妈知道了的话，也许会想去死也说不定。

　　「小町的话、比如说，不想和哥哥讲同男性朋友之间关系的话呢。」

　　「啥？那害虫还在缠着小町吗！？」

　　像川崎大师之类寺庙一样名字的大志，哥哥是绝会不原谅的喔！（注：真言宗智山派大本山金剛山金乗院平間寺，通称川崎大师。）

　　「看呗，就会变成这样。在自己看来明明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却被人给出像垃圾酱一样的过度反应，只要一想到会这样就不能找对方商量了吧。」

　　「啊啊，确实呢。孩子的吵架却让父母出面的感觉吗？」

　　「对对，正是如此。」

　　小町说大志这货没什么大不了。唔呣，那就没问题了。

　　那么，留美是怎样呢？女孩这么可爱，因此有异性方面的问题也不奇怪。而且夏天那时也展现出了不找父母商量、等升到中学就好了的达观态度，恐怕也在意着家人的过剩反应吧。

　　「这么一说的话，我记得好像有人说过因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想被别人认为自己太沉重了，所以会找即使添麻烦也没关系、不管怎样都好的人商量。」

　　后一句可能没说过，不过那家伙的话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谁呀，说这种话？」

　　「一色哒。」

　　「最近哥哥的话里那个叫一色さん的人出现了好多次呢。新的义姐候补吗？」

　　「才不是。没提得那么频繁吧。且不说这个，如果有非常麻烦的事情的话，就没法找家人商量了吗？」

　　对我的提问，小町皱紧眉头沉吟起来。虽然还没确定在留美周围是否有麻烦事，但总之女孩选择了我作为她的相谈对象。能否从此处找到疑问的突破点呢？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也可以找负有义务或责任之类脱不开关系的人商量一下呢。」

　　「义务和责任……吗。像是在同一个团队一起工作的人，或是有管理责任的教师之类的？」

　　「对呀对呀。」

　　对于留美来说我并不处这种立场，应该。

　　既然如此，那就反过来思考吧。成步堂君，让思维逆转吧！

　　不是留美选择了我作为相谈的对象……那么？使之逆转的话……能商量的人只有我？有着只能找我相谈的理由吗？

　　要说对留美来说我是怎样的存在……只是有过几面之缘的年长男性、吗。

　　「那找对自己来说算不上是身边亲近之人相谈，又是什么状况呢？」

　　「嗯～～像刚才说的，就算劳烦对方也会因为仅此一次而不会在意的人？」

　　「也就是会因为义务和责任伸出援手的人吗……还有其他的么？」

　　「是呢……」

　　小町一边靠向椅背，一边抬头看着天花板陷入思考，顿了一下后又把肘支在桌子上，用手指向我，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吗？」

　　「嗯。」

　　「我，对小町来说原来不是亲近之人吗？」

　　简直是迄今为止未曾有过的打击。让人双脚一软的冲击。

　　「啊哈哈，不是这个意思。虽说如果可以的话，哥哥快点儿离开妹妹身边的话小町会很开心就是了。总之不是哥哥想的那样啦。」

　　小町温柔地笑了。

　　「不负有义务或责任什么的也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吧。即使不是身边亲近之人。」

　　妹妹口中说出的话，让我的心中的大石头落了地。虽然只是个人随意的想象，不过留美是这样看待我吗？

　　「……对于小町来说，是我吗。」

　　「是呀。如果小町和爸爸妈妈有困难的话哥哥就会不计得失地出手帮忙。虽说相对的，哥哥也会给我们添不少麻烦就是了。」

　　小町说的恐怕没错。我觉得给家人添麻烦也没关系，被添麻烦也不在意。甚至连麻烦都不认为是。

　　只不过，那是因为是我。留美不一定会这么想。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也许会做出闭口不言的判断。

　　「如果小町真的有困难的话，应该会找哥哥商量的唷。感觉如果是哥哥的话会有办法做些什么，而且是哥哥的话即使过度使用也不会痛心呀。」

　　「喂，最后一句。」

　　「哥哥为了帮助小町，会做各种各样的事吧？」

　　「那当然了。」

　　此处可以立即回答。如果是为了帮助小町，无论让我做什么都甘之如饴。能否帮上忙才是次要的。

　　而且啊……如果对象是雪之下和由比滨的话，我的回答应该也会是一样的吧。虽然自己没有正面回答平塚老师的问题，但是在我的心中毫无疑问存在着想帮助她们的心情。

　　更进一步说的话，大概对一色和留美也抱持着同样的情感。

　　会让自己如此去想的对象因人而异吧。对我来说是家人，对其他人来说就会是朋友，或者是恋人，有着各式各样的答案。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是对自己无比重要的人，才会有不想被对方知晓的烦恼。

　　「会让依赖的一方会感到辛苦的话对被依赖的那方真是敬谢不敏，不过正因为是哥哥，说不定没办法避免就是了。」

　　小町呼呼地笑着，拿起咖啡杯放入水槽里。接着来到我身后，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呐，哥哥，不管是义务还是责任也好、义理还是图谋也罢，就算没有这些也能让所有人都想帮助他的，我想肯定不会是普通人。」

　　「是呢，如果有像这样宛如动画主人公一般的家伙存在，个人可是一点都不想接近啊。」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有人在没有义务、责任、义理、图谋等理由驱使下，仍旧打算伸出援助之手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这么说着，小町把放在肩上的手绕到我面前，紧紧地环抱住我。

　　「我希望哥哥能成为这样的人，早点让小町开心一下呐。」

　　「嘛，我会努力的。」

　　「真的吗？」

　　「会积极努力争取妥善处理。」

　　「结果不还是不去做嘛。」

　　（注：「前向きに善処します」（会积极努力争取妥善处理）就字面意思来看，只会理解为是积极、建设性地对待某问题，所以对方抱有事情今后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期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这等同于情况不乐观、否定的回答方式。只是利用气氛和缓的表达推迟回复，借此糊弄过去。说白了也就是一种社交辞令，是为了避免因直接拒绝对方而使之失望才使用的场面话，不存在保证，浮于表面。）

　　轻轻地摸了摸小町的头，她像卡玛库拉一样呜喵地叫着离开了。

　　「受益良多，3Q了。」

　　「不客气。那么小町就回房去学习啰。」

　　「啊啊。」

　　挥挥手，小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目送妹妹离开，本想也回到自己房间，但想了想后又泡了一杯咖啡。这一次是没有加糖和牛奶的黑咖啡。

　　因为刚才小町让我吸收了甘露，所以这次不舔点苦水的话就无法平衡。

　　从餐厅来到客厅，背靠在沙发上开始总结思考。

　　果然小町是最好的妹妹。作为商量的结果，感觉切实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然而碎片仍不足够。这之后，就只能等待从留美那引出的情报了。

　　比企谷八幡有应行之事、应诉之言吗？虽然，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留美所想要的。

　　——但至少，我已经决定好了想做的事。

七、

星期六的早上我一般都是睡到九点左右，不过今天可不能那样做。更别说这次，我是被小町叫醒的。

　　「呐小町，不管怎么想时间都还非常充裕不是吗。」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哥哥一定会一直拖拖拉拉的呀！」

　　虽说是要和留美一起去东京的『剧团季节』剧场，但开演时间是下午五点半。哪怕追求余裕，在下午三点左右到达东京已经足够来得及了吧。理论上，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从最近的车站出发就行了。

　　明明如此，却在清晨八点被妹妹叫醒。

　　被小町从被子里拖出来，扔进浴室好好洗了个澡，穿上了选定好的衣服。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小町会这么来劲，但讲真实在是早过头了。

　　「说起来哥哥昨晚上居然不选好今天要穿的衣服，让人简直不敢相信！」

　　「哈，真是对不起。」

　　面对小町的说教，我不知不觉间用上了敬语。这种时候不违抗妹妹才是明智的选择。

　　话说回来，为什么小町也知道了今天演剧鉴赏的事啊——有那么一瞬间这么想到，嘛反正是联络了由比滨从她那儿得知的吧。

　　「没有错，因为结衣姐姐非常担心哥哥唷。」

　　「不，再怎么想我也不至于会睡过头乃至爽约的吧。」

　　「不是说这个！留美ちゃん是林间学校时的那个孩子吧？这大概是她人生中的初次约会，对象却是垃圾酱实在是太可怜了，至少哥哥要好好打扮一下再出门吧。」

　　我说你啊……本来这就不是约会，而且就算是我被这么讲也会哭给你看哦？

　　「很好！衣服这样就行了。吃早餐么？」

　　「啊啊。不如说，我本来打算吃完午饭再出门的。」

　　「那么，去剧院的路知道吗？」

　　「电车的换乘和到剧院的道路都已经确认完毕。话说你是我妈啊？」

　　「是妹妹。那么，我去准备早餐啰。」

　　小町咚咚咚地小跑下楼梯。简直就是小学生远足前的母亲呢，这孩子。将来小町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母亲……呜、好、母亲……总有一天会成为的吧。

　　明明不用这么介意我、专心于学习也可以的。毕竟马上就要参加考试了。让妹妹担心的本人没资格说就是了。

　　好了，该换衣服了……从她们那里收到的眼镜也试试看吧。

　　顺带一提，小町对我的眼镜模式的感想是「很合适但是感觉有些违和」。嘛，合适就行了。

　　\*\*\*

　　到了中午，我直接被小町赶出了家。天气是晴朗的冬日，感觉在公园里运动的话会很惬意……虽然我没搞过。

　　离家最近的车站虽然没有千叶站那样拥挤，但仍旧有很多人进进出出。

　　明明是休息日却依然穿着西装走路的男人。我可不想成为这样的社畜。

　　外出途中的一家人。看起来很幸福呢。

　　凝视着那家人的小女孩。不对这不是留美嘛。真早啊，离约定的时间还有蛮久的。

　　「留美，久等了吗？」

　　「不，没那么久。」

　　从坐着的长椅上起身朝我小步跑来的留美，一言以概之——十分可爱。

　　戴着和圣诞节的时候不同的帽子，上身是领子和袖口覆有绒毛的大衣和围巾。肩上拍着小型挎包，百褶裙下是黑色的紧身裤——观察到这里时突然发觉，我看到的女孩基本上都穿着紧身裤。……总觉得注意到这点的自己好像变态呢。

　　嘛，总之不管怎样搭配都很适合这一点，可以说是被物色为模特也毫不稀奇。比起那些个偶像，毫无疑问是留美这边更加可爱。

　　「这一身很适合你，很可爱喔，留美。」

　　「……」

　　因为留美比小町还要小，所以对着女孩说些让人肉麻的台词也并不辛苦。不过留美好像不怎么中意的样子，突然把脸扭向一边。

　　「那副眼镜是怎么回事？」

　　女孩就这么别着脸，一边用余光瞟着这边一边小声问道。明明在意的话直接看就行的。

　　「从雪之下她们那里拿到的。感觉怎么样？」

　　「……不戴眼镜的样子，要更好。」

　　留美将头正面朝向我，认真地盯着我的脸看了一阵后，又忽地别过脸去。

　　嗯，毁誉参半的样子吧。好像年下组不太能接受呢。

　　「嘛，想和留美走在一起这是必需的。忍耐一下吧。」

　　眼神腐烂的男性带着小学生到处跑，这样的场景确实让人敬谢不敏。

　　留美歪着头，似乎不太明白这番话的意思，但还是听话地点了点头。

　　「虽然有点早，现在就出发吗？午饭已经吃过了吧？」

　　「……嗯。」

　　和留美步调一致地走到检票口。看着女孩有些紧张不安的样子，这里就得发动哥哥技能了。

　　一伸出手，就有只小手小心翼翼地握了过来。这种时候如果被拒绝了大概就会再起不能，不过前几天就牵过手了，所以倒也没那么担心。为了让她感到安心，我紧紧地握住留美的小手。

　　\*\*\*

　　坐着电车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留美对关于戏剧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我则在了解的范围内尽量回答，其间也夹杂着别的话题，所以并没有闲下来。

　　「对了留美，你怎么跟你父母说今天的事的？」

　　「……说是和朋友一起。」

　　「是吗……」

　　突然问起自己在意的事情，而女孩和之前闲聊的时候相比，回应得稍微慢了一点。唔呣……。

　　就在这样的对话之后，终于到达了剧院所在的车站。换乘的时候就有想过，果然东京的出行人流相当不同。和千叶车站的高峰时间也不一样，有种杂乱无章的感觉。

　　在这个车站下车的乘客目标似乎跟我们一样是那个剧场，朝同一个方向走的人很多。去确认了下现场，发现已经有人在排队了。诶、为什么？不是对号入座吗？没有自由席的吧。

　　「八幡，为什么那些人在排队？」

　　留美好像也有同样的疑问，但遗憾的是我也不知道答案。

　　后来才知道，如果早些进场的话，可以尽情地浏览周边商品，还能享受和其他县前来观看戏剧的同好交流的乐趣。就为了这些而排队吗？找别的地方安静地说话不是也可以吗？

　　疑问无穷无尽。虽说当局者迷，但旁观者似乎也不怎么清呢。

　　之后我们决定在附近的咖啡店度过开演前的时间。

　　连锁经营的咖啡店的话，因为从窗户外边也能看见高意识系的人所以决定敬而远之。（注：意識高い系·高意识系简言之是指说话很高调、自我夸赞，但是实际上却没有做的那么好的人，大概是中二病+装逼犯？总之含义要更复杂一些，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搜搜看。）

　　最后我们进到了一家萧条——可能有些说过头了，毕竟是在人来人往的车站前大街上——总之是氛围相对比较安静的个人经营的咖啡店。

　　店主（好像叫Master比较好）是一位留着胡子的白发绅士，在柜台对面擦着杯子打招呼。嗯，这家店就像是咖啡店的模范一样呢。哦，有虹吸壶呢，也就是说可以做水出咖啡吧。（注：サイホンがあるってことは水出しコーヒーやってるのかな。穷人没进过咖啡店随便翻的，而且水出咖啡是什么也没搜到，冷萃咖啡吗？）

　　来到禁烟席的对面坐着的留美，果然双脚有点离地。这孩子真的很娇小啊。

　　「那副眼镜要戴到什么时候啊？」

　　「啊、也是，出去的时候再戴上吧。」

　　摘下眼镜插在胸前的口袋里。虽说没有度数，但一直戴着的话对于不习惯的人来说也是有些不适的。

　　轻轻揉了揉眼睛后，看向菜单。唔，果然要比连锁店的要贵一些啊。和なりたけ的拉面一样。（注：也就是10.5卷大老师和一色约会时去的那家拉面店，没有中文翻译。）虽然不能长时间占座，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自由续杯吗？

　　「留美决定好了吗？」

　　「……和八幡一样。」

　　「啊？我不点果汁哦。」

　　「别小看人了，咖啡什么的还是能喝的。」

　　看来我似乎惹女孩不开心了。只见留美脸颊鼓起，把头转向一边。虽然确实是有把对方当小孩子看待，不过回想起来我自己觉得咖啡喝起来很美味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如果这个时候点橙汁的话，我想大概会让留美更生气的。

　　稍微改变了下点单，把Master叫了过来。

　　「两杯拿铁咖啡，要热的。」

　　比起美式或和混合饮料应该更容易入口吧。虽说难点是没法弄得像MAX咖啡那样甜。

　　看向店中，零零散散的还有一些别的客人在。像是常客的老人和数名妇女，还有似乎来看公演的女大学生二人组。

　　两个人凑在一起阅读着看起来像节目单的纸。那似乎和我们今天要观看的演出节目一样，莫非这两人已经是第二回来看吗？

　　一边盯着两人一边这么想的时候，小腿被留美踢了。

　　「呃！搞什么啊，留美？」

　　「看着大姐姐们下流地笑。」

　　想立刻反驳「才没有吧」，但留美的尖刀踢意外的踢中了要害，痛得一瞬间张不了口。

　　虽然有狠狠地捏留美那鼓起的脸蛋的冲动，但因为正好这时候Master给我们端来了咖啡所以放弃了。

　　「久等了……怎么了？」

　　「没……不用在意。」

　　留美傲傲地将脸扭向一边。Master看着这样的我们愉快地笑了笑，说道「请慢慢享用」后离开了。

　　疼痛是缓解了，可该拿这个小学生怎么办才好呢。不过，这里用宽容之心来原谅对方正是展现年长者度量的时候。

　　「我只是看她们拿着我们等会要看的戏剧的场刊所以有些在意而已，别无他意。」

　　「哼。」

　　留美仍有点闹别扭的样子，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紧接着皱起眉头。看吧，果然觉得苦不是吗。即便是看起来不黑的咖啡也一样是苦的喔。

　　「留美，要放几颗糖？」

　　「……八幡也要放吗？」

　　「因为是甜党嘛。」

　　从糖罐里拿出两颗方糖放入。这样做的话，留美也能坦率地放糖而不会固执己见了吧。

　　「……三颗。」

　　「了解。」

　　无可非议的数量，再怎么说也没法开口要四颗吧。

　　喀哒喀哒地搅拌过后，浅尝一口——和量贩品味道不一样这点好歹还是能品出来的。如果是阳乃小姐的话没准还能知道是哪里产的咖啡豆。雪之下对于红茶相当了解，不知道对于咖啡的造诣是不是也一样深。

　　留美也喝了一口，这次看上去松了一口气。虽说是到了想装大人的年纪没有错，但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选喝果汁就好。

　　「啊，对了留美，之前从雪之下那里有听到。」

　　「……什么？」

　　诶，为什么心情突然变差了？前几天这两人明明关系很好的。

　　因为女孩散发的压力变得稍微有点儿局促，不过马上就恢复了过来。

　　「看戏剧的时候，要记住和看电视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

　　「看的时候就知道了，不带先入为主的观点去看比较好，详细的内容没告诉我。」

　　「哼？」

　　其实雪之下的建议具体意思我也不太明白，不过这里坦率地听从比较好吧，再说也只是做好心理准备而已。

　　\*\*\*

　　开演时间迫近，我们结账后走出店门时，发现天色已经稍稍变暗了些。

　　从现在开始看公演、吃晚饭、坐电车，这样下来的话回去的时间会相当晚。如果是在星期天搞这一套的话第二天想必会心情忧郁，还好今天是星期六。

　　来到剧院的时候这里已经变得人山人海。剧院的收容人数超过千人，想必来客的数量也是如此之多，实在是副壮观的情景。

　　已经开始入场了，队伍排得很顺畅所以能顺利进入剧场。有名的拉面店亦是如此。

　　剧场内贴着公演中的节目海报和过去作品的海报，有人正以此为背景进行拍照，除此之外还有装在原始容器里的流行饮料、粉丝俱乐部入部的介绍、以及购物空间等等，可以让人感受到文化祭中走廊处的氛围。虽然规模完全不同就是了。

　　留美也是一副兴致勃勃的模样东张西望。虽说此刻已经在剧场内了，而且座位号码也知道，但走散的话还是不太妙，因此我紧紧地握住了女孩的手，而留美也用同样的力量握了回来。

　　「要不要去逛逛？」

　　「……人多，看完后再去。」

　　嘛，也是啊。购物区那儿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实在没有挤进去的决心与精力。

　　总之先去确认下座位，该说不愧是S席吗，离舞台很近。我们的座位以阶层而言在一楼，而且正好处在中间位置。

　　我个人是想从二楼靠后的座位来看就是了，嘛，现在的席位在看戏时不用将头转来转去地移动视线，也算是可以接受吧。

　　「留美，因为待会要看很长时间所以最好去下洗手间，如何？」

　　「……去、是要去，不过八幡真的是不够纤细呀。」

　　「嘛……」

　　「没否定呢。」

　　总比含糊其辞说不出口要好吧。因为不需要占座，因此我带着留美一起去到洗手间。

　　虽说至今仍不明白休息时间一起上厕所的女孩子的心情，不过这时候我突然想到，以前的留美也和那些孩子们这样做吗？怎么也想像不出来那个场景。

　　洗手间里已经排起了队。和留美分开，从厕所里出来后发现女孩还没有完事。虽说早就知道女性上厕所用时较长，不过这边队伍的流动情况和男性那边还真是截然不同呐。话又说回来，观众阶层是女性占多数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了。

　　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等留美出来。要是在厕所门外等着的话，又会被说成是不够纤细吧。

　　等了一会儿后，留美从厕所里出来了。看到女孩的表情，我不禁皱起眉头——留美看起来一副非常不安的样子。

　　只是稍微分开一下而已，那个坚强又能干的留美就会感到不安吗？不，确实要说的话女孩坚强可靠的印象是我擅自这么认为的，但违和感仍是挥之不去。

　　「留美。」

　　当留美看向出声唤她的我这边的时候，我注意到女孩的脸上露出了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回到座位上，一直等到开演为止。戏剧终于开幕了。

　　然后，瞬间明白了雪之下那条建议的真意。

　　最先出场的是身着与背景同色的全身紧身衣的男子，手里拿着模仿鱼群的棒子到处走动。虽然道具本身做得不错，但是和通过电视观看相比，在现场能清楚看见模仿海藻的舞台装置。感觉有点尴尬。

　　然而，马上便不再介意这些了。被登场的演员那响彻全场的声音、颇感夸张的动作、包含所有这一切的表演所吸引——所倾倒了。

　　最初我看到的舞台装置和小道具也都有被完美地活用。其中最惊人的还是利用威亚的演出。演员们翻滚起伏的动作加上威亚后，看起来真的就像是在空中游泳一般。就连能隐约看见钢丝这点都让人觉得十分可爱。

　　因为分成了上下两部的形式，有进入一次中场休息时间，而在那之前主人公溺水的那一幕，那高超的演技使其看上去仿佛真的在空气中溺水了一般。

　　休息时间，留美一直保持着沉默。第一次看戏剧的我都有种难以言喻的感动，留美会有什么感想呢？因为是很短的休息时间，再加上还没看完，所以此刻没有询问的必要。休息期间，我们两人一直未离开座位。

　　偶尔会出现的歌唱和舞蹈，是在迪斯蒂尼（即迪士尼）电影中也被唱过的熟悉歌曲。我记得几年前在游戏里听到过，现在则好似在参加相关的现场演唱会一样，有一种CD和映像盘无法带来的高扬感。

　　在严肃场景之间，如果搞笑太差的话会让人兴致下降，但本剧里搞笑场景插入的时机和频率的平衡感把握得非常出色。而且在台词中加上现代风格的改编，即便只有一点点也能让人会心一笑。

　　在戏剧的终幕，邪恶魔女的脚是由全身紧身衣的八个人联合操作的，虽然他们全都暴露在观众的视线中，但光源的调整加上与背景同色的紧身衣很好地将他们隐藏住了，不喧宾夺主地惹人注意。这又是个让人觉得可爱的小地方。忙碌的四周营造出了最终BOSS的感觉。

　　接着迎来的是大团圆。消灭了邪恶的魔女，公主和曾经吵架的父亲和好，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虽然最后是一如既往劝善惩恶的套路，但也可以称得上是王道结局。有种虽然知道故事情节但仍一口气读完了有趣小说的满足感。

　　演员轮换着向观众席致敬，落幕后掌声经久不息。

　　这下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复看好几次了。

　　不用说我，留美也为演出送上了掌声。

　　\*\*\*

　　看完戏剧，到走出剧院之前耳中一直传来周围人们的对话。

　　真是太棒了、下次再来吧、爸爸我也想演戏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戏剧鉴赏的感想，听起来大家差不多都是好印象。没有差劲的演员，演技都非常出色——以外行人的眼光很难找到减分之处。

　　我和留美穿过沉浸在余韵中的人群空隙离开了剧场。虽然我们也不是没有感受到余韵，但现在还是想先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于是我们进到了从观赏前就和留美商量好了的、车站附近百货商店的西餐厅，在那里找个位子坐下，适当的点了些餐后，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留美，感觉怎么样？」

　　「……嗯，总觉得、好厉害。」

　　实乃小学生等级的感想，虽说实际上是小学生就是了。并不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感想，而是将留美的感受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好厉害」一词吧。

　　「正如雪乃さん说的那样，虽然有想到和看电视不一样，可一开始还是被吓了一跳。」

　　「老实说，我原本还以为只是学艺会的加强版这种程度而已。」

　　「倒没想到八幡那个地步，我只是觉得小道具什么的，只要努力的话就能做出来吧……之类。」

　　留美似乎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演技之出色真是一言难尽呐。」

　　「歌舞也看起来十分快乐，还包含着对人世间的眷恋……该说是把感情好好地传达出来了吗。」

　　「是啊，不知不觉就跟着一起哼唱了。」

　　「八幡吗？」

　　「因为是知道的曲子啊。」

　　留美莞尔一笑。嘛确实好像和我的角色不符的样子就是了。

　　「前阵子八幡告诉我的，和戏剧相关的职务？好像是有四个吧。」

　　「嗯？啊，那个啊。记得是演出者、后台工作人员、编剧和导演吧。」

　　「嗯。负责威亚之类的，还有使船移动的，就是后台的人吧。」

　　「是吧。后台人员如果无法把握住全剧的走向，是不可能做到如那般天衣无缝的默契配合的。」

　　「是呢，剧团全体成员都在全力以赴这点，我真切地体会到了。」

　　这时，点的菜正好送了上来。

　　我和留美都不打算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所以安静地开始用餐。

　　「八幡的可以分我一点么？」

　　「哦哦，那么留美的我也拿一些啰。」

　　「嗯。」

　　互相交换菜点——久违地体验了一番以前常和小町做的令人怀念的事情。

　　就这样，我们吃完了这稍迟的一餐。现在动身的话，大概要过十点才能回到家里吧。

　　陪伴留美一起回家的这一段路程，我想将会是最后的期限。

八、

到达最近的车站，和前几天一样走在去留美家的路上。

　　冬日临近结束，虽说再过一阵子就是春天了，但天气依旧寒冷。不如说个人感觉比前几天还要冷。不明白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夜空澄澈，繁星抬头可见。

　　留美依然握着我的手。吃过晚饭、从餐厅出来就牵上了手，除了检票口以外，连在电车里手都未曾松开——在满员电车里面对面站着时也是一样。

　　因为最近一阵子总是在和留美牵手，已经有种默认牵手状态的感觉了。

　　我不觉得自己被留美讨厌了。倒不如说，明显是在亲近我。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就不会特意来找我商量了吧。

　　坦率地讲心里话的话，被像留美一样的可爱的女孩子亲近毫无疑问会感到高兴。

　　不过啊，虽说个人是无法关闭的哥哥被动技能持有者,会被小女孩亲近到不放开手的程度吗？

　　不不，也是时候不要逃避现实地想些有的没的了。

　　我注意到了留美所抱有的感情，也对女孩的烦恼有了设想。

　　与此同时，我也从笨拙的、温柔的、装可爱的、爱管闲事的——信赖我的人们那里收到了填补设想的碎片。

　　有人希望我能帮助留美，有人托付了所思所想。

　　有人推着我前进，有人轻拍后背支持。

　　既然如此，为了回收剩下的碎片，剩下的只需要迈出脚步便可。只不过对于我来说，踏出这一线的精神准备是必要的就是了。

　　……

　　「呐，留美，你喜欢爸爸妈妈吗？」

　　一边卖弄着夜空中可见的星座的小知识一边走着，终于来到了留美家附近。就在几天前送女孩回家时的那个公园，我突然这么问道。

　　听到我的提问，留美握着的手用力了一瞬间后，停下了脚步。

　　我转身正面面对停下脚步的留美，女孩却只是低着头。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最喜欢了。」

　　「这样啊。」

　　既然说最喜欢家人的话，那为什么要低着头呢？为什么不看着我说呢？这应该不是无法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宣言的事吧。

　　留美这份态度证实了我那个如果可能的话不希望言中的预想。

　　「为什么、要问那种事？」

　　「……在公园里稍微聊聊吧？」

　　「……可以、是可以……」

　　没有回答留美的问题，我拉着嘟哝着的女孩的手向公园走去。

　　正如前些天从外边看到的那样，公园并不算大，是设置有秋千、滑梯和长椅的那种常见小公园。

　　在带着留美坐上长椅之前，我看到了一旁的自动贩卖机。里面陈列的是千叶县随处可见的饮料。可以很容易地预想到接下来的交谈会变很长，因此——

　　「留美，喝点什么？」

　　「……和八幡一样就好。」

　　「这样啊。」

　　我是毫不犹豫地买了MAX咖啡，不过每个人都有不合口味的东西存在。老实说买什么都行这种话，与其说是让人好买，倒不如说让人好推荐自己喜欢的？

　　把MAX咖啡交给留美，两人并排坐在长椅上打开了易拉罐。喝了一口后在口中蔓延开去的炼乳、砂糖以及咖啡的味道——这又甜又暖的MAX咖啡果然是灵魂饮料啊，能让人静下心来。

　　只不过，好像不太合留美的口味，只一口便皱起眉头。不行吗。

　　所以我重买了一瓶瓶装的红茶递给她，这次她则一口气全灌下去了。没必要表现的MAX咖啡有那么难喝吧。

　　看着轻轻出了一口气的留美。差不多是时候了吧。

　　「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留美会来找我商量呢？」

　　「……给你添麻烦了？」

　　「不，完全没有，只是觉得不可思议而已。一般来说前途的事应该和父母和老师商量才对。出钱的是父母，进路相谈则是老师的领域。为什么特地要来见像我这种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只是稍微相识程度的人呢——我这么想到。」

　　这其中应该有着明确的理由存在。虽然不知道留美是没有意识到，还是只在装作不知道，但她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到需要小学生特意到访高中来商量的严重程度。

　　「……我也不明白。」

　　「这样啊。那就把这件事先放一边吧。」

　　又喝了一口MAX咖啡。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只是我自己的想象。综合各种各样的要素，个人认为正确率应该相当高，但即便如此也仅仅只是想象、不如说更近乎于妄想。根据情况，甚至有可能伤害到留美。

　　——然而，我不能不向女孩发问。

　　「留美的双亲，没来看圣诞节的演出对吧？」

　　「……！」

　　坐在旁边的留美倒吸了一口凉气。

　　已经从雪之下、由比滨、一色她们那里确认过了，在圣诞节活动中谁都没有见过留美的父母。

　　确实那一天我们只顾着准备工作没能集中精神观看表演，尽管如此，仍然有人作为监督员在场。舞台剧谢幕之后也有人作为服务员留在会场里，目睹了留美和同班同学、叶山以及老人们说话的场景。

　　川什么同学的妹妹……记得是叫京京。专注着给京京拍照的川崎——是叫川崎吧——作为监护人也参加了活动。其他的诸如参演了舞台剧剧的小学生们的监护人也有到场。

　　然而，谁都没有目击到留美的父母，也没人看到留美和像父母的人说话的情景。

　　没准只是错过了也说不定，但当时我们这些人之中除了一色以外都认识女孩，一入眼就能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仍旧没有留下留美和父母说过话的印象。

　　「……我说过了，因为他们很忙。」

　　「不管规模怎样，自家孩子居然当上了舞台剧主角，在父母看来这显然是属于孩子的盛大舞台。与其说是父母没来看表演，不如说是没有把参加舞台剧、当上了主角这件事告诉他们吧。」

　　「……」

　　「什么都不说的话，我这边就自行判断了。」

　　嘴里黏黏糊糊的。虽说事到如今才想到，但果然MAX咖啡可能不太适合在谈话中喝啊。

　　可是——我深吸一口气，张开了口。不开口说出来不行。

　　「留美，你和父母交流不是很顺利吧？」

　　狡猾的说法呐。吵架了吗？关系不太好吗？无论哪种说法都能算的质问。

　　然而，这是我从女孩的言行和态度以及周围的状况推测出的、留美真正的烦恼。

　　没有和父母商量，是因为不是能和父母对话的状况。

　　总是想牵着手是因为寂寞吧？在剧院的厕所那边稍微分开一下便露出看起来很不安的表情也是同样的理由。

　　来找我商量，是因为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会遭到冷落？还是说，是我的话总会帮忙做点什么呢。后者与其说是推测倒不如说近乎妄想，更直白点说就是不要自恋了。

　　紧握着塑料瓶的留美张开了嘴。

　　「不要随便……自说自话啊。」

　　「啊啊，抱歉了。」

　　「明明什么都不知道……却摆出一副很了解的样子。」

　　「……我也只能说些好像很懂的话了。留美不告诉我，我也没去问你。所以，我说的其实跟胡言乱语差不了多少。」

　　「……」

　　我都这么说了，留美却没有否认我的话。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刚才所言的是正确的，还是因为这些胡话没有反驳的价值。

　　不过，把推测出的假设当作真相来展开行动，纯粹就是自我满足而已。这道理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不弄明白不行。

　　「呐，留美，所谓的『知道』和『明白』，你认为是什么意思？」

　　「……不是『理解』吗？」

　　「是呢。举例来说的话，理论和道理之类的，知道这些就是『理解』；而知晓遇到高兴事的人的心情则是『共鸣』；以及，和留美商量后明白了留美的烦恼，这种情况属于『掌握』。」

　　我至今仍不能理解感情。

　　我不过是在综合女孩的情况后以此推测、类推、推导出自我满足的回答而已。

　　并非否定自己一直以来使用的这种方法。

　　只是，只这样的话、只凭这种方法的话是无法解决留美的烦恼的。我能明确地察觉到其中存在着不足之处。

　　所以，我想去了解——想去理解。

　　——理解我的答案中缺少的那份感情、心意与思念。

　　我摘下眼镜，放进胸前的口袋，转过身子朝向留美。

　　为了知道我怎么都想不明白的东西，为了用我的真心去面对。

　　「我想要知道。把握了留美的烦恼后，我想要理解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如果可以的话还想同留美的心情产生共鸣。所以，留美——」

　　稍稍停顿。留美缓缓抬起低着的头。

　　「……告诉我，好吗？」

　　我从正面注视着留美。留美虽然有在看着我这边，目光却游离不定。尽管如此，女孩也没有移开视线。

　　即使穷尽话语也未必能传达自己的想法。原本就不擅长说话的我连能不能流畅地表达出来也是个问题。

　　都不像我了。简直就跟在雪之下和由比滨面前不堪泣言那时一样了。

　　但是，要将我的心意传达给留美，果然还只有通过话语一途。

　　虽然即使说出口能不能确切传达到也是个未知数，可不说的话是不可能明白的。事已至此，要想避免最后都没有理解留美这种不能更差的结局，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是我的心意有传达到一部分呢，还是拗不过我的坚持呢……无言片刻后，留美轻轻点了点头。

　　「八幡你呀，平时明明理解能力让人绝望的差，这种时候却很敏锐呢。」

　　「都说了绝望这词是多余的。」

　　一边苦笑一边傲傲地如此说道的女孩的笑容，看上去像是勉强挤出来的一样……大概不是错觉吧。

九、

我最喜欢爸爸妈妈了。爸爸喜欢妈妈，妈妈喜欢爸爸，两人也都喜欢我。

　　因为两人都要出门工作，所以有时也会感到寂寞，不过有好好说上话，也经常一起出门游玩。我从来没有置疑过我们是和睦的一家。

　　但是呢，大概在十二月初的时候，我在学校里被孤立的事从某处传入了两人的耳中。也不知道是从学校还是邻居那里传过来的。

　　然后那天晚上，我被爸爸妈妈叫到了客厅。「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我们那么不可靠吗？」说了些这样的话。

　　我想这并不是对我发火，只是在担心我而已。

　　觉得爸爸妈妈不可靠什么的，我从没有这么想过。过一阵子就会平息下来、不想把事情闹大、被孤立的事已经解决了——我如此传达到。

　　……我没有说出自己觉得自己很凄惨这件事。大概是不想让爸爸妈妈觉得我过得很凄惨吧。

　　就这样，这次谈话就这么结束了。被告知到「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跟我们讲」，以及「很晚了快去睡吧」。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受到责备。

　　可是，当我从客厅出来后，在外面听到了爸爸妈妈在说话。

　　『能不能辞掉工作呢？果然对于女儿来说，母亲是应该待在家里陪伴的啊。』

　　『一时半会的不可行喔。毕竟站在肩负责任的立场上，还会给公司和同事带来麻烦。不要把事都强加给我啊。』

　　大概是这样的对话。因为是隔着门的，所以没怎么听清楚。并没有大声争论……然而，我想他们是吵架了。

　　之后好像又说了一会儿，但是声音太小听不见。争吵到此结束。

　　第二天，两人表现得很普通。

　　一起吃完早饭，一起出门工作去了。他们从那以后一直都没有吵过，也没有把那天的事情说出来。

　　但是、但是啊……并没有回到原状。总觉得有哪里和以前不一样了。

　　圣诞晚会开了，除夕荞麦面也一起吃了。进行了新年参拜，也去亲戚家问候了。

　　可……就是有什么地方不对。

　　——并不是很长的故事，但女孩一字一句，缓缓道来。

　　再一次，我觉得自己做了很过分的事。勉强留美说出她不愿回想起来的记忆。话虽如此，此刻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最开始会那么想。

　　考虑到留美刚才的话，结合她的行为，再加上确认了女孩父母的情况，我认为此刻终于能把现状完全掌握了。

　　虽然自己说有点那个，但像我这种明显不是正常人该有的思考，甚至可以说是人非人。

　　说什么「想同留美的心情产生共鸣」啊，只是我自己想知道、想明白而已不是吗。喜欢看热闹也要有个限度。

　　但是，留美的烦恼已经掌握了。我理解了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我比谁都明白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差劲混蛋，所以自我反省和自我厌恶放到之后再做。

　　现在留美的事才是最优先要解决、思考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到。

　　「谢谢你，愿意跟我讲。」

　　「……嗯。」

　　低着头的留美的声音，并没有哽咽。明明是会哭也不奇怪的情况，真是个坚强的孩子啊。

　　我利用留美的这份坚强令女孩说出了她烦恼的本质，而反省就暂且往后推一推，先来试着整理一下整件事情。

　　果然，造成留美烦恼的远因是夏天的林间学校事件——更准确的说，是那时在学校被孤立了。

　　过一段时间后，方才听说到爱女不幸遭遇的父母当时的心境究竟如何，外人只能依靠想像。当重要的人陷入困境时我对此却一无所知，也没人告诉自己，直到对方度过苦境后自己才被告知的时候，我会怎么想呢？是会觉得「太好了」呢，还是会叹惋自己没能成为助力？

　　不管怎样，发生在留美身上的事情肯定会教人担心，正如女孩自己所想的那样，父母比起生气来要更加忧心女儿吧。

　　然而，虽然没从父母本人那里得到求证就擅自决定下来，但我还是认为留美的双亲似乎在逃避着责任。

　　如果把留美父母的对话往最极端恶意的方向解释的话，就会得出父亲把留美的麻烦交给母亲处理，母亲则优先于工作而把女儿搁置不管。

　　而且，留美莫不是也隐约察觉到了这点。父母双方互相推卸责任——「留美在学校里有了不愉快的回忆都是你的错」——在女孩看来这难道不就像是在责难一般吗。

　　于是，留美责怪了她自己。如果说最喜欢的爸爸妈妈是因为自己原因而吵架的话，很可能会顾忌同产生了隔阂的父母商量事情。

　　「和以往是有哪不一样？嘛，可能具体哪里不同无法描述，但能隐约感到有什么发生了变化吧。」

　　「嗯……虽然不太明白，不过应该是吧。」

　　听说青春期心和身的平衡会崩溃。毫无意义的焦躁和奇行大概也是原因之一。正值青春期的留美，大概是把烦闷都积蓄在胸中了吧。现在的留美和夏天那时相比明显有了变化。

　　如果自己改变的话世界就会改变，这种说法依旧只是谎言。

　　世界不会改变，但可以改变自己——而自己也能够改变。

　　其能依靠成长、立场以及感情来达成。根据自己是积极或消极，即便听取同样的话语，印象也会有所不同吧。

　　譬如，假设女孩的父母和好了。可是对双亲产生了罪恶感的留美，却在并无深意的父母日常言行中读出了「责怪自己」的意思。

　　譬如，假设留美的父母没有和好。可是看起来仍像平时那般，扮演着原样。隐藏本心、客套交往，粉饰已然破碎的关系过着日子——如果留美察觉到了这些，那么迄今为止家族间的那些羁绊，说不定都会变得无法相信了。

　　贯彻的谎言能成为真物吗？一直假装自己未曾注意到违和感的话，会在不知不觉间习惯吗？

　　无法否定这点。确实也存在着互相之间找到妥协点、不断调整的人际关系，我很久以前就知道它能够成立了。人类啊，如果一直暴露真心的话是无法在社会上生存的。客套话是无论如何都需要的。

　　然而，也有像我这样——以及，像留美那样——无法接受的人存在。

　　「留美想怎么办呢？」

　　「……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一切能恢复原状。」

　　这次的「不知道」，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留美所追求的是打破现状。

　　希望能消除父母的不和与罪恶感，变回原本的和睦一家。但完全不知道自己为此应该做些什么、能做什么。明明目标明确，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把人际关系比喻成齿轮的话，关系不和表现为齿轮错位。将故障零件换新后，乍一看可能恢复了原状，但实际上那和交换是一个意思。留美想要的不是不失去鹤见家的某些东西就不能确保的平稳。

　　留美的愿望并非浮于表面之物。一度损坏之物无法复原——乍一看跟原来一样，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不同的东西。为了不显坏而予以修复，就好似拼凑出来的残次品一般。

　　说到底，原本就不存在能够恢复原状的事物。虽然也有适当的骨折治愈后会形成更为强韧的骨头的说法，但那毕竟是另一回事。带着伤疤就等于留下了痕迹。人际关系千变万化，即便看起来没有变化，但一定有哪里在改变。

　　希望时间能够帮忙解决从而放弃地一直等待，留美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说正因为抗拒这种做法，想自己做些什么所以才来见我吧。

　　时间不是药，而是毒。以一时的关系度过一阵，不知不觉间就会容许了那种关系。

　　也许无法当场解决，但一旦有了问题，需要的不是解消而是解决。这可以说是我拖延了问题的解决、结果付出了惨痛代价后的经验之谈。（注：日语中解消这个词的含义略复杂，一时半会不好解释，某种意义上可以当作“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或造成问题的原因”，比起获得结果，而注意从原因上入手，个人理解。）

　　那么解决问题，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仰头大大地喝了一口MAX咖啡。这样一来就喝光了。

　　「呐，留美。」

　　「……嗯。」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如留美所愿，但现状是可以改变的喔。」

　　解决所必要的条件有两个。

　　首先，让女孩的父母和好。虽然可能两人已经和好了，可如果没有的话就让他们和好。此乃第一条件。

　　达成之后接着的第二条件，便是留美的意识改革。将女孩心中觉得是自己害父母关系变差的罪恶感消除。心存芥蒂是没法好好生活在一起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满足条件所必须的行动有且仅有一个。

　　留美抬起低着的头，面色不安的看着我。

　　「我……该怎么做才好？」

　　「把留美的想法说出来就行了」

　　「……就、这样？」

　　就只需这样。

　　留美因为在意父母所以没能找他们商量。一想到是自己害父母吵架了，就无法再向他们开口倾诉。

　　父母则只是担心女儿，并没有生留美的气。以及，明明女孩此刻正心烦意乱，他们却未能注意到。

　　——那么，说出来就好了。

　　也许说出来也未必能传达到，没准关系还会就此恶化……尽管如此，因为不想就这样下去，留美还是动了起来。

　　留美的烦恼只能由她自己解决，我能做的事极其有限。不过，能从背后推留美一把的那个人——同时也是被女孩恳求这么做的那个人——是我。

　　「『没能找你们商量，对不起』啊，或者『希望你们能够和好』啊之类的，把留美想说的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就行了。」

　　「……」

　　然而，留美没有回应。女孩从我身上移开视线，闭口不言。

　　原来是这样啊。留美是个聪明又勇敢的孩子，我所说的那些理应早就考虑到了。

　　简单之事也无法办到的理由是存在的。

　　人类之所以踌躇不前的理由，其名为恐惧。

　　「留美，你在怕什么？」

　　「……！」

　　「是顾虑爸爸妈妈会一直这么不和下去呢，抑或担心自己无法和父母好好对话呢，还是说……」

　　吞了一口口水。我也快对自己的恶劣行径容忍到极限了，尽管如此，我不能不说出来：

　　「害怕发现自己被父母讨厌了呢？」

　　「……不要……！」

　　留美眼中含泪，紧紧攥住了我的袖子。

　　果然，啊。

　　留美最害怕的、比什么都要恐惧的，正是自己被爸爸妈妈讨厌了这件事。

　　当然，事实如何还未确认。但实际上，和父母到底是怎么想的已经没有关系了。

　　在对自己是否被讨厌了一事产生疑虑的阶段，留美心中就只有「被讨厌」或者「没被讨厌」两种可能，而内心脆弱的女孩会不断壮大消极的想像。

　　像我这种受过训练的专业孤零零人士对人的恶意很敏感，与此同时也很迟钝。有人讨厌我，那不接近对方就好了。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被讨厌了的话反而是可以忍受的。必须要说明的是，迟钝并不就代表无所谓。

　　然而留美还只是个孤零零初学者。虽说夏天那时她已经看开，和周围的同学做出了了断，但仍旧只是个资历不过半年左右的业余人士罢了，还没有产生对于恶意的耐性吧。

　　更重要的是，来自家人的厌恶感情就连孤零零都没办法承受。

　　「……不要……我好怕呀、八幡……」

　　留美那小小的身体连同声音一起颤抖。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女孩不知伤了多少次心。虽然我认为自己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来安慰留美，但这样就没法把对话继续下去了。

　　我跟安慰以前害怕打雷的小町一样摸着留美的头。女孩的头发清爽润滑，手感十分舒适，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想抱住这孩子，可同时又对生起这样的感想的自己感到厌恶。

　　总之，这里不解开留美的误会不行。

　　维持这种状态一会儿后，女孩的颤抖看起来似乎平息了下来。

　　「呐，留美，你喜欢爸爸妈妈吗？」

　　我问出了必须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留美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点了点头。

　　「被喜欢的人讨厌什么的，光是想想就觉得恐怖，这种事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啊，留美，不要搞错了。」

　　把手放在留美的肩膀上，女孩跟着抬起了头。湿润的双瞳和我的目光交汇。留美的双颊泛红，是在忍住不落泪吗。

　　「爸爸妈妈最喜欢留美了——唯有这点是绝不会错的。」

　　一口气说出的话让留美呆住了。那张脸看上去与年龄相称，突然让我有种「和小学六年级女生面对面会引发大问题呐」的感觉。

　　「……为什么、能这么肯定？」

　　「很简单。连我都知道留美是个既聪明又温柔的好孩子，留美的父母毫无疑问要比我更了解这点。把留美养育得这么出色的双亲，不可能不爱女儿的吧。」

　　语毕，女孩好像变得有些晕乎乎的，脸也变得更红了。

　　我、雪之下和由比滨都知道在那个夏天的夜晚试胆时留美所采取的行动。女孩依靠随机应变帮助了蔑视、孤立、嘲笑自己的同学。

　　据说人在被逼到绝境时会暴露出那个人的本性。留美的行动确实地展现出了女孩的勇气和温柔。

　　把留美养育成那般的是她的父母，那么很容易就能想像出女孩的双亲一样是心地善良的好人。那样的人不可能不爱着留美。

　　「诶……什、什么？」

　　「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没有任何深意，照单全收下就行。」

　　尽管与鹤见家的双亲尚未谋面，也完全不清楚他们的外表和为人，但只有这点能够断言、可以确信——虽说也不能完全否定存在是反面教师的可能性，不过在留美最喜欢父母的前提下是可以排除这种可能吧。

　　留美是个好孩子的话父母也是好人——也许不能如此一概而论，但一般而言孩子是反映父母的镜子。

　　……虽说这种情况下，放本人身上就变成了想看看我家父母长什么样就是了。

　　只见留美脸变得通红，忽的别开了脸。把脸转向一旁的话女孩的耳朵就近在眼前。这里给她来个乘胜追击吧。

　　「所以说没必要误会自己被父母讨厌了。」

　　站到旁观者的视角来看的话，留美的烦恼实际上是从误会的错误认知上延伸出来的。处在漩涡中的女孩会感到不安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作为一切的前提就搞错了，那当然无论怎么思考都不会有答案了。

　　「～等、干什……」

　　凑近女孩耳畔如此轻声低语，留美捂住耳朵直起了身子。可能让她感到不舒服了，这里就放我一马吧。

　　「不要去想对方是不是讨厌自己，坦率地、单纯地从正面迎上去不就行了吗？据说单纯的事物才是最强的喔。」

　　这是从平塚老师那里来的现学现卖。比起死缠烂打地讲大道理，更能促使人类行动起来的其实是感情——同时也是我无法纳入计量的最后要素。像我这样的人谈论关于感情的事实在是既奇怪又可笑。

　　由于留美直起了身子，我便再次注视着她的眼道：

　　「把留美想的传达出去就可以了。因为留美最喜欢爸爸妈妈了呐。」

　　留美的双颊依然红通通的。但是，女孩没有躲避地与我对视。

　　渐渐地，留美的目光变得游离不定，有种静不下来的感觉，不过在做了一次深呼吸后取回了冷静的样子。

　　「……八幡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相谈呢？」

　　「嗯？」

　　「为什么愿意陪突然不请自来找上学校、仅仅只是一个姑且算认识的小生意气的小学生胡闹呢？」

　　有小生意气的自觉啊。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原因造成了留美如今的状况，这是我的责任；留美既然来找我商量，那么我有必须要解决的义务。

　　然而，我真的是以此为理由来行动的吗？

　　虽然我确实是一个没有理由就不会出手的人，但我行动的根本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

　　归根结底，我大概也是个单纯的人呢。

　　「——因为是留美、吧。」

　　「因为是、我？」

　　「啊啊。因为留美有难处，所以想帮上忙——想成为你的力量。虽说我采取的方法伤到留美的心就是了。」

　　让女孩说出了不想说的话、想起了不想回忆的事、考虑了自己讨厌的内容……回想起来还真是对女孩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啊。

　　我知道自己没脸说这话，但比企谷八幡只知道这种做法。因此只能对留美感到抱歉了。

　　女孩稍作思考后，从长椅上站了起来。她背向我，抬起头仰望夜空。

　　「……八幡你啊，假如有一天雪乃さん、结衣さん和彩羽さん她们也有困难了，仅凭刚才那个就足以成为你出手帮忙的理由了吧。」

　　「是、呢。我想大概只需『因为是她们』这个理由，我就会展开行动了吧。就跟留美一样。」

　　「……嗯。」

　　我拿起留美没喝完的MAX咖啡。虽然变凉了些，但味道还是老样子。

　　凝望星空片刻后，留美回过头来。

　　女孩好像本来准备开口说些什么，但看到我手上拿着的MAX咖啡后眯起了眼。

　　「……变态。」

　　「留美又不喝了，没关系吧？」

　　只不过是和小学生间接接吻就被称为变态，在下要表示异议。明明小町也经常夺走我的饮料。虽说年龄相近的话可能会心慌意乱就是了。

　　「……神经大条。」

　　「对不住了。」

　　关于这一点已经到了放弃希望的程度。请不要跟本人要求那种东西。

　　留美叹了一口气，来到我身边伸出了手。从手势来看应该是想接过MAX咖啡。

　　稍微想了想后，我还是把它递给了留美，结果女孩二话不说仰头就灌了起来。不，MAX咖啡可不是这么喝的啊。

　　留美一口气把剩下的全喝干了——从眉头都皱到了一起可以看出明显是在逞强。

　　女孩喘了一口气后，开口道：

　　「……今天，我会找爸爸妈妈好好聊聊。」

　　「这样啊。」

　　至今为止留美的行动到底蕴含什么意义尚不得而知，但似乎女孩已经下定了决心。

　　那真是太好了——虽然想这么说。

　　「但是，还是有点害怕……所以。」

　　尽管在我看来留美的烦恼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留美的眼中却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想要正面挑战就必须有相应的意志——女孩是想要有人从背后推她一把吧。

　　「……请给我勇气。」

　　留美抬头凝视着我，然后……静静地闭上了双眼。

　　……这就是所谓的等待接吻的场景吧。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口，但看留美那紧握着空MAX咖啡罐、紧紧地闭上眼睛、身体微微颤抖的姿势——怎么也不可能会认错。

　　女孩清爽的黑发、端正的脸庞、长长的睫毛都因不安而轻轻颤抖着。再一次体认到留美是美少女的事实。然后，那般美丽的女孩儿此刻正以等待接吻的表情仰头对着我，不自觉间心跳变得激烈起来。

　　虽然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给女孩勇气，但如果能够帮到留美的话，我也不会拒绝。

　　先抚摸留美的头，让她放松下来。见女孩抖了一下，明明害怕的话不做不就好了、让人不禁如此想到。

　　手扶着留美脸颊，我将唇印到其上。

　　以年下孩子们哥哥角色自居的我，嘴唇落下的地点可以想象。

　　…………

　　……

　　唇离，然后，与留美睁开的眼对上了视线。女孩脸上是一副看起来非常不满的表情。

　　「……额头？」

　　「那儿是留给长大后自己喜欢的人的。虽然要说的话达成这个的难度也蛮高就是了。」

　　我苦笑着说完后，留美似乎更不满了，一边「呣～」地小声抱怨一边抱住了我。

　　我知道自己被留美依恋了。然而，我可不是能趁着这个机会夺走女孩初吻的男人……也没有那样的资格。

　　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强行问出了留美的烦恼以及提出了谁都能提出的解决办法，仅此而已。

　　轻轻地拍了拍抱着我的留美贴在腹边的头后，女孩才不情不愿地松开了我。

　　老实说我们好像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话，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也到了不赶紧回家就会被警察抓住辅导的时间。

　　留美也清楚这点吧。离开我身边的女孩，脸上努力摆出平静的表情。

　　「那么，留美，一个人可以吗？」

　　「……嗯。我一个人可以。也从八幡那里得到了勇气，虽然只有一点点……」

　　留美边说边抚摸额头。如果这样就能鼓起勇气比什么都好。

　　「那把罐子给我吧，我去丢掉。」

　　「……不用，我来丢。」

　　「是吗？」

　　两人走出公园。我和留美都该回家了。

　　从这一刻起，女孩只剩下一座必须跨越的山峰，但如果是留美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那就再见了。」

　　「……嗯。」

　　与女孩挥手告别。

　　今天几乎一整天都和留美牵着手，现在空着手感觉有点冷。嘛反正马上就会习惯了，毕竟在下本来就是个孤零零嘛。

　　「八幡！」

　　走出了几步路后，留美叫住了我。还是用罕见的大声，我从来没有听过女孩用这么大的声音。

　　回过头去，只见留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谢谢你！我可以再去见八幡吗！？」

　　自己没有资格接受留美的感谢——虽然我是这么想的，然而当看到留美那张开心的小脸时，那样的想法毫无疑问是不解风情的。

　　我没有多想便开口了。

　　「啊啊，什么时候都可以。雪之下她们也会高兴的。」

　　于是留美朝我挥挥手，吐了吐舌头后，转身跑开了。

　　虽然不太清楚女孩最后的行动是想表达什么，但真的很孩子气。无论表现得再怎么成熟，留美也才只有12岁——本来就只要像普通的小孩子一样说任性的话、做想做的事就好。

　　我一边在心中祈祷着留美的奋斗能够成功，一边踏上回家的路。

　　即使星空高远、仿佛能冻僵身体的冷风吹过，我的手却感觉不到寒冷。

十、

陪留美观赏戏剧那天过后。

　　先是回到家后被小町没完没了地追问约会情况怎样；接着周一来到学校由比滨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回答之后对面反而闹起了别扭；与此同时一色故意扮成妹妹角色缠了上来，不过在发现我什么反应都不给她后就干脆放弃了——因为你完全没法和我家天然的妹妹小町以及可爱举止浑然天成的留美相提并论啊，一色！

　　然后到了放学时间，雪之下见到我的眼镜模式后直接抛出一句「你是哪位」，等我摘下眼镜后又问了一遍「你是哪位」。这梗去年夏天就用过了吧。

　　全员到齐之后，总之先简单地交待了有关留美烦恼的事项。关于女孩对戏剧的兴趣，从观剧后的气氛来看似乎变得更加浓厚了。至于和家人的关系就看留美自己选择怎么去做。

　　因为是不经本人同意就不便坦白的内容，所以说得多少有些模糊不清，但看三人的反应都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你看，果然和我说的一样吧。」

　　「只不过留美的烦恼还没有彻底解决就是了。再说我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当有烦恼的时候，只要有人愿意倾听就会变得轻松不少的事也是有的哦？」

　　连无忧无虑的由比滨也会有烦恼吗——虽然很想开个玩笑但这里果然还是需要自重。因为我和雪之下的缘故给由比滨造成了负担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关于由比滨我仍有许多不知道的事情。

　　「连结衣前辈也会有烦恼啊。」

　　「彩羽ちゃん，这话是什么意思啦！？」

　　刚这么想一色就揶揄道。一边说着「真是的——」一边与一色嬉戏的由比滨的身姿，确实看起来一副从没烦恼的样子……是有的吧？呐？

　　「留美さん的话应该没问题的。那孩子很坚强，萝莉谷君也好好努力过了呢。」

　　「留美确实挺坚强的，还有我虽然确实很在意那孩子，但可没把人家当萝莉看啊。说成是哥哥（お兄ちゃん）也行呀，至少。」

　　「呵呵，是呢。哥哥（お兄ちゃん）也好好努力过了呢。」

　　尽管对轻笑的雪之下不由自主地心动了一下，但可不能就此把刚才的毒舌给忘掉。所以说现在心跳变得激烈只是错觉而已，嗯。

　　「真是的，你也好谁也好，总是把别人当萝莉控看待。」

　　「因为前辈真的超疼爱留美ちゃん的哟？」

　　「因为留美ちゃん很可爱呢。」

　　「确实，我承认留美是很可爱，但年龄太小了吧。」

　　我真的有做过那么让人觉得是萝莉控的行为吗？在下想提出异议。

　　「嘿～，那么前辈的好球区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啰？」

　　「啊啊。」

　　「诶？」

　　啊，不好。在思考自己是如何对待留美的时候条件反射的回答了。

　　漫不经心的回答，本以为会被说些什么的，结果却什么也没被说。

　　装可爱全开问出问题的一色摆弄着头发，雪之下目光游离地盯着马克杯看，由比滨也傻笑着一副静不下来的样子。

　　……不，这样的反应也很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就是了。

　　这之后，不知为何谁都没再开口，只是静静等待时间流逝。

　　不，说真的这场面该怎么办才好啊？

　　◆◆◆

　　——那之后过了数天。

　　由川什么同学和三浦发起的料理活动的准备工作有在进行的样子。……虽说只是从时不时来到部室的一副匆匆忙忙样子的一色那里听听进展情况的报告罢了。

　　那天的侍奉部，正如往常一般集中于读书、喝茶与聊天（仅限一部分人）的时候，我的怀里突然传来了震动。

　　我把作为拥有消磨时间功能的闹钟的手机从怀里取出，另一边那两人又露出了仿佛看到了什么奇景似的表情望了过来。虽然感觉几天前也似乎出现过一样的场景，总而言之，先看看短信再说。

　　——————————

　　From：平塚老师

　　比企谷君。有事找你，请到接待室来一趟。

　　——————————

　　啊咧，这不就只是把之前那条短信重发了一遍而已吗？有些在意地翻出差不多快沉入电子杂志之海的之前那条来自平塚老师的短信看了一眼，发现这回是把地点换成了接待室。（注：mail magazine，电子杂志，众所周知日本的短信其实都是邮件，这里是指以邮件形式发送的杂志读物。）

　　如果是过着普通的校园生活的话，接待室可谓是比学生指导室更不需要的房间了。到底有什么事啊？

　　「比企谷君，是垃圾邮件？」

　　「不是，是平塚老师发的。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挺麻烦就是了。」（注：垃圾邮件=迷惑メール，迷惑=添麻烦。）

　　「小企好过分！」

　　不不不，实话说雪之下也是相当那啥的。她发的邮件有时……会频繁地让人感到害怕与麻烦哟。（注：いや雪ノ下も相当だと思うけどな。あの人のメールは時々……頻繁に、怖かったりめんどくさかったりするんだもんよ。这句话到底是指雪乃还是静可爱不太清楚，翻了原作看了看暂时也没找到提起雪乃发的邮件的形容，总之先这么翻了……）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但既然叫我了那就去一趟吧。」

　　「是吗……这个时候去的话，在放学之前能回来吗？」

　　「啊啊，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那我们在这等小企你吧。」

　　在一边说着「一路顺风」一边大幅挥手的由比滨，以及有些畏缩和害羞地小幅挥手的雪之下的送别中，我离开了部室。

　　接待室就在职员室的旁边，一般的学生是不会被叫到这儿的。这么一说还从没有思考过，究竟是什么人来访时会用到呢？首先能想到的是其他学校的教师，接着是监护人吧？

　　平塚老师特意叫我来接待室，八成是有人来找我有事吧。如果要问会是谁的话……完全想不出来。

　　会不自觉地去思考徒劳无功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说是我的习性了。

　　一路上想着这些有的没的，不知不觉就到了接待室。

　　「失礼了。」

　　敲门后一进入房间，一只手拿着手机的平塚老师就狠狠地瞪了过来。

　　「比企谷你啊，为什么不回我短信？」

　　「不，那啥，因为马上就会过来嘛。」

　　「……算了。有客人找你。」

　　「哈……」

　　平塚老师用眼神向我示意的，是一进房间便映入眼帘、此刻正端坐在沙发上的两个人。

　　年纪大约在四十岁左右吧。脸上带着柔和表情的穿着西装男性，以及黑发齐整地平到肩部的女性。我想这两人应该是夫妻，可记忆中确实从没见过他们。

　　虽然没有见过面，但那位女性却给我一种既视感。老实说，这位女性完全可以称作美人，而且看上去相当的年轻，同平塚老师站在一起也会被视作是同龄人。不，不是说平塚老师看上去像四十岁的意思哦。

　　「比企谷，你那眼神是什么意思？」

　　「啊、不、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是瞅她一眼平塚老师就察觉我在想些什么，女性的直觉真是敏锐得可怕。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刚才的惊吓刺激了一下，我突然明白了那股既视感的由来——这位女性与留美十分相似。

　　夫妻俩从沙发上抬起腰，朝我颔首道：

　　「初次见面，比企谷君。我是鹤见留美的父亲。」

　　「同上，我是留美的母亲。」

　　「你、你、你们好。我似比企谷八幡。」

　　不好，慌张到咬舌头了。对我这种孤零零来说，被初次见面的人如此礼貌的对应实在是浑身不自在……没被要求握手真是太好了。

　　「比企谷，别站那发呆了，坐吧。」

　　「好、好的。」

　　在平塚老师的催促下坐到了沙发上。对面是留美的父母，旁边是平塚老师。怎么说呢，比起打工的面试还要紧张。

　　「呃，这是什么情况？」

　　「鹤见君的父母来找你，所以我把你叫了过来。一眼就明白了吧？」

　　「不，这我当然能看出来。」

　　坐立不安也是没办法的。看向留美的双亲，两人都用和善的微笑回应了我，却让我坐得更加不自在了。

　　「比企谷君，很抱歉突然来访。你没有在忙吧？」

　　「哈、哈啊，只是呆在部室里而已，没什么要紧的事。」

　　「那太好了。其实今天来见你，是为了留美的事。」

　　大概是已经事前决定好了由男主人主导交谈吧，太太没有要说话的迹象。

　　总而言之，先听听男主人要说什么。

　　「前几天，也就是留美去观剧的那天，她将我和妻子叫到一起，敞开心扉道出了一切——关于没法和我们商量的学校的烦恼，关于从圣诞节那时开始我们感觉到的不协调感，以及因为自己的错使得我和妻子吵架的事。」

　　原来如此。看样子留美和我分手回家便下定了决心，将自己对父母的思慕之情直截了当地一次性全部倾吐发泄出来了呐。这么一说，此刻这两人特意来见我一事，可以视为事态好转了吧。

　　「留美从小就是个聪明温柔的孩子。我们夫妻都要出门工作，她独自一人一定很寂寞吧，可从未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甚至还反过来帮家里的忙。不知不觉间那孩子变得很擅长隐藏内心了呢。我们只想着甘于现状，却没有察觉到留美所发出的信号，让那孩子感到不安了——明明父母的不和正是孩子最为恐惧的事物呐。」

　　坐在沙发上抱着胳膊的男主人的身姿，看起来似乎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对我说这些话。

　　「那个，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嗯，怎么了？」

　　「说到底，两位把我叫过来的理由是什么呢？」

　　突然被叫出来，仿佛在找借口辩解似的说明情况，我该给出什么反应为好？归根结底我就没打算要对鹤见家的家事过多介入。

　　「很抱歉我说话可能比较难听——如果想忏悔的话，请去教堂找牧师或者神父。」

　　「喂比企谷——」

　　假如留美本人来汇报结果的话我不是不会听，只是对我来说，留美的相谈已经结束了。我也并不是在生留美父母的气，而是真的搞不懂他们到底想对我说什么。

　　尽管我说了相当失礼的话，鹤见太太却只是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男主人则不知为何笑了。

　　「哈哈，抱歉了。就跟留美说的性格一样呢，你。」

　　「哈……」

　　「一上了年纪，说话就会变得比较绕呐。」

　　请不要讲关于年龄的话，旁边某位会起微妙反应的。

　　男主人表情变回认真，朝我低下了头。

　　「比企谷君，谢谢你接受了留美的相谈。我向你发誓，今后不会再让留美伤心的。」

　　「……不要对我发誓，请向留美发誓吧。」

　　「哈哈，那是当然。」

　　语毕，男主人朝身旁的妻子递过一个眼神，至今为止沉默不语的太太终于开口了。

　　「请允许我再次向你道谢——谢谢你，比企谷君。」

　　「啊—、那个、其实我什么都没做，所以没有要被这么感谢的理由……」

　　男主人已经很难应付了，这位太太则更难面对。Cool的美\*熟女只是露出微笑看着这边我就缩了。

　　「多亏了你，我们才明白了留美ちゃん的心情，也让我们意识到了自己怠慢了作为父母应尽的责任。因为太过依赖家人这种立场而疏忽了维系家族的努力，这之后不弥补不行啊。」

　　「哈啊……那请加油。」

　　「嗯。因为将留美ちゃん养育成既聪明又温柔的孩子的可是我们俩呢，肯定会加油的。」

　　「……」

　　留美这家伙，连这话都说了吗……我害臊地挠着脸颊移开目光，却发现平塚老师正用慈爱的眼神看着我，我该往哪里看为好啊？

　　不管怎么说，留美的烦恼果然是源于误会。眼前两位是如此地爱着留美的心意已经完美传达出来了。

　　「呃那个，要说的话就这些吗？」

　　「啊啊，没错，只是想向你好好道声谢而已。谢谢你抽空过来。」

　　「比企谷君，留美也一起过来了，现在应该正跟侍奉部的其他人打招呼。可以去看看她吗？」

　　「当然可以。那么我先走了，平塚老师。」

　　「啊啊，辛苦啦比企谷。」

　　就这样我离开了接待室。

　　不过，留美这么快就过来见我了啊，我好像蛮受那孩子欢迎的。

　　◆◆◆

　　父「哎呀，真是个相当难应付的孩子呐，他。」

　　静「因为是个既乖僻扭曲又麻烦的家伙呢。」

　　母「大概正因如此，他才能注意到留美ちゃん的烦恼吧。」

　　静「呵呵，他对细微之处确实是很敏锐。」（注：原文是機微，指表面察觉不到的细微变化。）

　　父「唔～、作为父亲这方的心情有些复杂啊……」

　　静「诶？」

　　母「哎呀，作为母亲这方觉得女儿找到了好归宿哦。」

　　静「诶？」

　　父「嘛，虽然那大概是几年后的事情了，但与他对酌一杯应该会很有意思。」

　　母「带到家里来的话，留美ちゃん会努力亲手做菜的吧。」

　　静「诶诶～？」

　　◆◆◆

　　一回到部室，站在门外就能听到里面交谈的声音。从那吵吵闹闹的样子来看似乎一色也在。那家伙真的是随时都在啊。

　　「哟，我回来了。」

　　「啊、前辈，留美ちゃん来了哦！」

　　坐在专属位置的一色回头朝我招手。

　　就算一色不说也知道，留美的身影一进部室就映入我眼帘了——因为女孩就坐在我的座位上。

　　「八幡。」

　　「哟留美留美，最近还好吗？」

　　「嗯，我很好。但是留美留美这个称呼很恶心。」

　　「嘛别这么说嘛留美留美。」

　　「真恶心。」（注：之前留美和八幡的对话都比较随意，这里则用上了敬语，有种疏远的感觉，因为中日差异不好体现。）

　　「啊、对不起是我的错，请别再用敬语了。」

　　因为没有特别主张原座位主权的打算，我拿张椅子坐在了留美的旁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被女孩不满地瞪了一眼，为啥啊。

　　「话说回来小企，给人家起昵称的那个时候你笑了吧？」

　　「啊啊，结衣结衣那个吧。」

　　「为什么留美ちゃん就可以叫留美留美呀？」

　　「不是、你看，那个、得考虑岁数嘛。」

　　「我们同龄哟！？」

　　正因为是同龄所以才会这么说啊。不对，现在这种小事怎样都好。

　　「留美，我刚才见过你父母了。」

　　「嗯。我和爸爸妈妈说了八幡的事后，他们就想向八幡道谢。」

　　「我什么都没做就是了。烦恼能够解决完全是靠留美自己的努力。」

　　「也许八幡是这么想的，但我和爸爸妈妈还是想对八幡说声谢谢。」

　　留美这样说着，从拍着的包里拿出某样东西藏在身后，站到了我的旁边。

　　「八幡，谢谢你。」

　　「……啊啊。留美能恢复精神的话比什么都好。」

　　「……嗯。」

　　因为头的位置刚刚好，我抚摸起留美的头。从之前的反应来看女孩应该不会讨厌这样，对留美做些哥哥会做的举动这种事我已经不再感到踌躇了。

　　「比企谷君，我觉得随便触摸女性的头部不太好哦？」

　　「对呀！虽然如果是摸我头的话会给小企许可就是了。」

　　「留美ちゃん……真好啊……」

　　无视掉其他人的声音。我只是作为哥哥做了普通的行动。

　　「然后就是……」

　　「嗯？」

　　「这个……能收下吗？」

　　这么说着，留美将刚才藏在身后的东西扭扭捏捏地递到了我的眼前。

　　那是一个有可爱包装的四角形盒子。看上去挺轻的样子，隐约能感觉里面装着复数的内容物。咦？我记忆里明明没有看到过和这个式样相同的盒子，却不知为何有种很久以前见过的感觉。

　　——等会，为什么那边三个人都僵住了？

　　「呃，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总之我收下了，谢了。」

　　「……理解能力让人绝望的差。」

　　「所以说绝望这词是多余的。」

　　「唉……情人节。」

　　「啊？」

　　情人节？什么啊那是？哦是了，点心店的阴谋日对吧。

　　嗯？这么说的话，这个莫非就是——？

　　「所以说，是情人节巧克力。因为不知道那天能不能见到八幡，想着情人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一起带了过来。」

　　「哦、哦，这样啊。」

　　「昨天跟妈妈学会了之后亲手做的……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不能保证味道就是了。」

　　「没事，我很高兴。说不定这还是我第一次从妹妹以外的人那里收到巧克力呢。」

　　现在回想起来，我连同班同学的都没有收到过。老妈已经到在家里放上巧克力点心就硬说这是情人节巧克力的等级。今年小町会给我巧克力吗？准备考试好像很忙的样子啊……

　　「小企在傻笑什么啦！？好恶心的。」

　　「前辈，大家都被吓到了喔。」

　　「诚如一色さん所说，对留美さん的应对方式完全不同呢，萝莉谷君。」

　　「我差不多快真心认为自己的待遇差到只要上诉就能成功的程度了呐。」

　　「考虑到你和我的社会信誉的话结果会如何？」

　　「啊、也是，有道理呢。」

　　不成，嘴上根本占不了上风。用毒舌刺我的这些家伙先放着不管，从留美那里寻求治愈吧。

　　「啊、那个，谢谢了，留美。我会好好珍惜的。」

　　「……嗯。还有，上次来的时候八幡写的那张纸，还拿着吗？」

　　「嗯？啊，那个啊。这么一说，我还真带着呢。」

　　我写的那张纸，就是列出职业的那张吧。虽然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但不知为何就是没有扔掉一直揣在身上。

　　「给。」

　　「可以给我吗？」

　　「嘛，我留着也没用。」

　　「……嗯。因为我想好好考虑一下演剧的事。」

　　「这样啊，虽然不知道能否成为参考就是了。」

　　从内兜里拿出纸一递给留美，女孩就拿起书包啪嗒啪嗒地往门口跑去。是日暮夕阳的原因吗，留美的脸看起来很红。

　　「打扰了，雪乃さん结衣さん彩羽さん。再见了，八幡。」

　　回头一口气说完后，留美慌慌张张地跑出了教室。虽然想着慢慢走就好，但留美好不容易和父母和好（？）了，比起作为外人的我们，果然还是选择将更多时间用在陪伴父母上比较好吧。

　　「留美ちゃん……果然是支伏兵吗……」

　　「你在说什么莫名其妙的话啊，一色？」

　　「那个呢、小企，今年的情人节、你看、呐？」

　　「不，就算你说『你看』……」

　　「……」

　　「雪之下，别一言不发地瞪着我啊，让人怪害怕的。」

　　然而，留美离开后的侍奉部这气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女孩一不在氛围就急转直下，这三人未免喜欢留美过头了吧。

　　嘛姑且不说这个，留美的烦恼解决了就是件好事。而且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如果我有成为女孩的力量的话，那么感到自豪也是可以的吧？

　　心情多少变得清爽了些，不过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该如何平息眼前这三位少女的不开心是好呢？

　　◆◆◆

　　尽管知道不能在学校走廊上奔跑，但我还是想尽快远离那间部室。

　　绝不是讨厌的场所。那里的各位都是很好的人，都非常的出色。即便如此，此刻的我仍急于离开八幡身边，越快越好。

　　脸上发烫。心跳激烈得仿佛要跳出胸膛。

　　我的脸现在一定红得不得了吧。

　　心中开心和害羞的感情各占一半——虽然我也知道这不是可以奔跑的理由。

　　小跑着来到接待室，正好看见爸爸妈妈从房间里出来。

　　我顺势扑过去抱住了妈妈。

　　「啊啦，留美ちゃん，有好好地送出去吗？」

　　面对妈妈的提问，我把脸埋在妈妈的肚子上点了点头。

　　「呵呵，脸红通通了呢，真可爱。」

　　妈妈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前段时间虽然平静下来了，可今天却完全无法冷静下来。胸中的鼓动仍未停止鸣响。

　　「爸爸的心情很复杂啊。」

　　「留美ちゃん不是也给你巧克力了么？」

　　「尽管如此、呐。」

　　爸爸也抚摸着我的头。

　　和平塚老师打过招呼，我和爸爸妈妈牵着手走出了学校。两人在谈论着今天已经请了假、准备在外面吃过晚饭再回家的事。

　　走出校门的时候，回头看向被晚霞染红的校舍。侍奉部的部室是哪间呢、八幡在哪里呢——我试图从中找出心之所属。

　　啊啊，我明白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

　　心绪依然未能平静，但唯有一点清清楚楚、不曾动摇。

　　——我，喜欢八幡。

十一、

「请你和我交往，鹤见同学！」

　　「对不起。我不太清楚你的事，所以没法和你交往。」

　　「那、那么，可以和我成为朋友后再好好了解我吗？」

　　纠缠不休。

　　明明打算委婉拒绝就好的。

　　今天把我喊出来的是足球部的三年级前辈。看脸可以说是所谓的帅哥，个头也很高，被称呼为王牌的话想必运动神经相当出色吧。他能得到与我同级的女生的追捧着迷，因此性格应该也不会差。

　　与其说我不太熟悉他的事，不如说我对他完全没有兴趣。

　　「对不起，我现在不怎么想要交朋友。可以走了吗？」

　　「这、这样啊……抱歉，耽误你时间了。」

　　虽然确实是个麻烦的家伙，而且同他根本没有说过话，即便如此前辈就是前辈。

　　作为最起码的礼节，我微微鞠躬点头后走出了校舍后面。

　　真是的，明明接下来就是社团活动了，这么一来社团活动的时间不就变短了吗？

　　◆◆◆

　　我的名字是鹤见留美，中学一年级的女生。

　　虽然自己说自己有点那个……但我非常的受欢迎。完全不感到高兴就是了。

　　自妈妈那儿继承的清爽长发的保养从未有过懈怠。

　　容貌的话，某个男生似乎曾说我是漂亮和可爱兼有的稀有例子。从那个男生的角度看来，就算说我是那位美丽凛然的前辈的妹妹也没有问题。老实说就连我自己都经常有意识地去模仿那位前辈。

　　身材的话……毕竟才刚成为中学生，今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呢。哪怕无法同那位脑袋有点笨的前辈一样那般身材傲人，也切实地希望能有与年龄相应的成长。

　　不知为什么，总会有几个没怎么说过话的男生——不管是同级生还是前辈——向这样的我表白。

　　「鹤见，做我的女朋友吧！」

　　「鹤见、不、留美，和我交往吧！」

　　「鹤见同学，从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

　　这是其中我觉得特别过分的一些例子。

　　因为是同级生，所以被直呼其姓倒没有特别介意……但不知道是不是误解了什么，有人表现得就跟少女漫画中的霸道总裁角色（俺様キャラ）一样，明明没得到我的允许就直接称呼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则是来自一个一句话也没说过的前辈，因而当时真的感到后背发凉。（注：其实不特别注明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日本那边双方亲密度排序一般是姓+敬称<姓<名+敬称<名。）

　　我拒绝了所有的那些告白。先让对方看见自己烦恼该如何回答的模样，然后完全不管如「从朋友开始」之类让人留有念想的话，全部都干脆地拒绝，快刀斩乱麻。

　　我不想同他们交往，所以只能这么说了。

　　向我告白的一部分男生不知为何很受女生欢迎，因此实际上应付女生那边还要更加麻烦一些。

　　虽然不清楚那些男生到底哪里好，但是其他女生们总是放出一些说我得意忘形、是玩弄男生的恶女之类的传闻。

　　某位前辈曾言：中学是小学的延长。事实正是如此。

　　升上中学后，我和从同一所小学升学的同级生们仍然维持着当时的关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无法好好相处。因为这个原因，从别的小学来的同学们都对这样的我敬而远之。

　　嘛……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交到了可称亲密的朋友。

　　有朋友在，有疼爱自己的前辈们在，与此同时有可以依靠的那个人在。

　　所以我不会被奇怪的谣言所迷惑——此非孤立，而乃孤高。

　　外表不差，少言少语而被认为是性格冷淡，并且在社团里是备受期待的新生部员……

　　究竟谁才能攻略下『冰之妖精』呢？——根据朋友的说法，这在学生间好像已经成为了话题。实在是有够无聊。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朝着体操场走去。今天是男子体操部要进行跑步等基础练习，因此女生能全面占用楼层的一天。

　　「对不起，我迟到了。」

　　「啊，留美ちゃん你来啦。因为还有准备工作没完成所以没关系的。」

　　「抱歉。那么剩下的让我来做吧。」

　　已经尽可能快的适当应付刚才的前辈，不过和刚放学就过来的同学们相比还是来晚了。

　　跟我打招呼的女孩子是山北真希ちゃん。她和我同班，并没有迷信那些莫明其妙的谣言，从而跟我成为了朋友。真希ちゃん是即使是对人际交往变得怯懦小心的我，也不会将她与女生那阴暗复杂一面联系在一起的好孩子。

　　「鹤见同学，说是迟到了，其实是被告白了的事是真的吗？」

　　「啊～啊，受欢迎的人果然不一样呐。」

　　「呐～～」

　　而且在这个社团里也有麻烦的家伙存在。虽然很烦人，但我迟到也是事实。

　　「迟到了真是对不起。接下来的交给我来做，大家就休息一下吧。」

　　「……装什么好孩子啊。」

　　「晚了的话我们也会被骂的，早点搞完吧。」

　　虽然烦人却并不惹人厌——这点同样是事实。即使嘴上发着牢骚，她们还是一起帮忙准备。

　　「谢谢大家。垫子我来铺吧。」

　　「我们一起做吧，留美ちゃん。」

　　「嗯。」

　　就这样，在社团活动开始前我们完成了准备工作。

　　◆◆◆

　　社团活动正式开始，像我们这样的新生部员果然还是要从基础开始练起。热身运动、柔软体操、以及各式各样的倒立——从背向墙壁的普通倒立，到面向墙壁的倒立，再到没有墙壁依靠的倒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来。

　　我的话——也许是有体操的才能，也许是一直坚持的每晚睡前做的柔软体操取得了成效——总之，我比所有的新生部员都要更早一步到达后面的阶段。虽说这也成为了让我受到阴湿对待的原因之一。

　　有一种被称为「Rondat」的体操技巧，它是用于自由体操、平衡木和跳马项目之中，为了连接技术动作而进行的助跑。看过体操的人应该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吧。（注：体操术语，最基础动作之一，具体动作可以看这里：https://de.wikipedia.org/wiki/Rondat）

　　Rondat之后本该接后手翻、空翻等一连串动作的，但万事从头起。今天我终于要开始挑战这个技巧了。

　　「鹤见，先尝试一下吧。」

　　「……好的。」

　　「虽然不会叫你别紧张，但请相信辅助你的我们，安心地放手去做吧。记住——犹豫，就会失败。」

　　「是。」

　　与平时练习所处的体操场角落不同，铺在地板上的体操垫这一次为我空了出来。虽然打扫过这里好几次，但来这里练习还是头一次。

　　慢慢的，做了一次深呼吸。部员们都停下了练习观察着我的动向。真希ちゃん和同级生们也都看向这边。

　　只见真希ちゃん紧紧地绞着双手，嘴唇翕动，从口型上看是在说着「加油啊」。我察觉到自己脸上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了笑容，与此同时紧张感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

　　我彻底放松了下来。Rondat也好，后手翻也好，后空翻也好，只要将自己能做到的一个一个地连接起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有前辈们的辅助，我还能做得更好。

　　「我的话一个人做更好。」

　　口中喃喃着那个人以前说过的话。这么一说出口的话确实感觉像个笨蛋一样，但又觉得绝无失败之理。

　　然后，我开始朝着抱着垫子的前辈们那边助跑——

　　◆◆◆

　　社团活动结束后，我和真希ちゃん一同走在了放学回家的路上。回家的方向相同也是我和真希ちゃん关系变好的理由之一。

　　「哎呀～，今天也好累的呢。」

　　「是呢，手臂都肿起来了。」

　　「真是的，如果手上的肌肉变硬了该怎么办啊……」

　　「再怎么说练习强度也没到这种程度吧。」

　　今天，我成功完成了自由体操技术动作的基本形。不过说到底我只是一介新生部员而已，不可能一直占着体操垫不走，没办法持续练习到动作完全熟练为止。

　　记得有人曾说过「观察人类是孤零零的爱好」，但不管是不是孤零零，注意观察周围确实非常重要。成功使出技巧的我和真希ちゃん她们一起回到了同样的基础练习上，然而迎接我的是笑容满面的真希ちゃん……以及来自其他几人带着尊敬和嫉妒的眼神。

　　人类只要活着就会产生摩擦。与他人只进行最低限度的交流人类也一样可以生活下去——

　　也许这种活法确实存在，但是，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

　　因害怕人际关系的摩擦而不再继续自己想学的体操——这样的选择肢在我这里并不存在。

　　「对了留美ちゃん，被叫出来的理由、是平时的那个？」

　　「欸、嗯。足球部的王牌、记得是。」

　　「啊啊，那人在我们班好像也有很多粉丝呢。」

　　「似乎是吧。明天又会有麻烦事了。」

　　不知道明天早上的班里会是什么样。如果只是被远远围观窃窃私的话就直接忽视，被当面挖苦的话……就那样忍耐住。即使我不介意，也不代表不会感到难受。

　　尽管如此，除了真希ちゃん以外还有几个不介意谣言的同学在所以心情还算轻松。

　　我不想将摩擦故意放大，可麻烦就是麻烦。

　　「都这个时候了，果然只能展开之前说过的作战了吧？」

　　「作战……啊、那个啊。虽说是有事先做准备……」

　　「人家会帮忙吗？」

　　「我想应该没问题。虽然很可能会发发牢骚抱怨一下就是了……」

　　和一起回家的真希ちゃん进行着漫无边际的闲聊——就在这时，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一辆自行车通过。

　　骑着自行车的那个身影，是我认识的男生。

　　「八幡。」

　　我一边打招呼一边挥了挥手，那个男生——八幡因此注意到了我这边，却只是轻轻地举手示意一下后就那样打算离开。

　　「八幡！」

　　下一刻，我不由的提高分贝大声喊住了八幡。老实说连我本人都对自己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感到稀奇。看来八幡的回应真的让我有一点不高兴了。

　　让一旁惊讶不已的真希ちゃん先等一下，我向一个急刹停住自行车的八幡那边跑了过去。

　　「哟、哟，留美留美，好久不见、了？」

　　「被好久不见的人叫住之后就这么走了究竟是怎么想的？还有留美留美这称呼真恶心。」

　　「你说啥，有种再说三遍啊。」

　　「真恶心真恶心真恶心。」

　　「你、你还真说啊……」

　　「不是『你』，是『留美』。」

　　「好歹让我用用第二人称代词吧，留美。」

　　这种不毛的争论时不时就会来上一次……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版就是了。

　　从自行车上下来的八幡依旧有点驼背，仍顶着那一双死鱼眼。即便在街上遇到熟人也不会特意改变自己平常的言行——从这点来看八幡可谓是千锤百炼的孤零零。

　　并不令人憧憬，身上值得学习的地方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八幡就是那样的男高中生。

　　「留、留美ちゃん？」

　　这个时候真希ちゃん也朝我们小跑了过来。她似乎仍处在吃惊中，我大声喊话的举动真有那么少见么？

　　「留美的朋友吗？」

　　「嗯。山北真希ちゃん，是和我同一个班级、同一个社团、同一个回家方向的朋友。」

　　「这样啊，交到朋友了啊……」

　　八幡笑了。

　　怎么说呢、那就仿佛听说了不擅长与人交往的妹妹交到了朋友这一消息的哥哥会露出的、充满了慈爱的笑容。……总觉得、有些害羞，全身痒痒的。

　　「八幡的笑脸真让人不爽。」

　　「咕、比起『恶心』，『让人不爽』的杀伤力还要更大啊。」

　　「那种事我才不知道。」

　　不了解八幡的人最好不要让他/她看到八幡的笑容。这可是上级者向。

　　「抱歉，把真希ちゃん晾在了一边。」

　　「没事，那不算什么。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嗯。比企谷八幡，总武高校三年级学生，我的……朋友。」

　　「跟我这种人交朋友没什么好的，就当是熟人吧。」

　　听到这话的我鼓起了脸颊。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和八幡应该算是什么关系。既不像邻居家的大哥哥一样家住得那么近，又不是同一所学校的所以叫前辈也很奇怪。

　　虽然从「孤零零同伴」这层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称为朋友是最合适的，但八幡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要说有八幡的风格的话那也确实是有八幡的风格。

　　「初次见面，我是留美ちゃん的朋友山北真希。请多关照了，八幡さん。」

　　「哦、哦，请多关照，山北さん。」

　　「叫我真希也可以哟？」

　　「别介，这个要求难度太高了，还是饶了我吧。」

　　真希ちゃん开心地咯咯笑了。

　　不愧是真希ちゃん，和我不一样，非常善于与人交流。她真的很厉害，竟然能够同那个八幡、同初次见面的人、同眼神腐烂举止可疑的年长男性如此随意地说话。

　　真希ちゃん的身边应该基本没出现过像八幡这种类型的男生吧。

　　这点倒是没问题，可八幡傻笑的模样……真让人不爽。

　　「八幡，如果不想办法解决那副傻笑脸的话会被举报的哦。」

　　「……和雪之下真是越来越像了呢，留美。」

　　「呵呵。」

　　我很高兴自己被说像雪乃さん。姑且不论这个，为什么真希ちゃん看起来也一副开心的模样呢。

　　「话说回来，留美这是社团活动结束后准备回家吧？情况怎样？」

　　「今天学会了新技巧。虽然只是基本技。」

　　「喔，有好好努力呢。不过新技巧什么的，总觉得听起来好帅气呐。」

　　「正好，八幡请我吃点什么来庆祝吧。」

　　「虽然不知道怎么个正好法，但是晚饭会吃不下的所以还是不要比较好。」

　　八幡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不过确实现在由八幡请客的话回家时间也会变晚的。下次再找机会吧。也不能让真希ちゃん陪我太久。

　　「话说留美ちゃん，那个作战准备邀请的人莫非是八幡さん？」

　　「嗯？嗯，我是这么打算的。」

　　「那现在就拜托他怎么样？」

　　「啥？作战？在说什么啊？」

　　真希ちゃん所说的就是刚才也提到过的，为了在牵制向我告白的男生的同时减少女生反感而想出的作战。

　　在意周围其他人的一举一动并去阿谀奉承完全不合我的性情，向男生献媚就更讨厌了。话虽如此，我也不想轻率无谓地将摩擦扩大。

　　这么想的我和真希ちゃん一起思考得出的作战，就是那个。

　　在谈论作战计划的时候八幡就在现场，确实就这么跟他说可谓时机正好。

　　「呐八幡，我今天被足球部的前辈告白了。」

　　「哦、哦，是吗。留美这么可爱，这种事也经常会有的吧。」

　　「从进入中学起……呃、五、不，已经是第六个人了。」

　　「呵，好厉害啊留美。于是呢，跟我说这些是有什么事？」

　　「每回都要恰到好处地拒绝他们实在太麻烦了，所以就想找个男朋友顶一下。那个角色就请八幡你来当了。」

　　「诶、我才不要，麻烦死了。」

　　所谓的作战，即是在少女漫画这类作品中十分常见的『我有男朋友了』作战。虚构的男友虽然也不是不行，不过如果是实际存在的人物，并且还在「不经意间」被别人目击到两人亲热的样子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自作主张地将风声散播开去吧。比起自己去宣传，将传播工作全部交给他人显然更能达到期望中的效果——我们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作战。

　　「秒答喔。」

　　「希望八幡さん能为了留美ちゃん出手帮忙啊。」

　　「不，那啥……嘛，留美遇到困难的话我是会帮忙，但不用那个方法也可以的吧。要说的话不是我也没问题啊，哪怕只是口头上说有男朋友，别人也没有方法去确认不是么。」

　　拜托同一个学校的人的风险会很高。虽然可信度会增加，但会给那个人添麻烦，而且说到底我在学校里本来就没可以依靠的男生，更不愿意和对方秀恩爱，如果造成了奇怪的误解也非常的令人困扰。

　　综合以上原因，我便只剩下了唯一的那个选择。……虽说我原本就没考虑过让八幡以外的人当自己的恋人角色就是了。

　　「是吗？那就没办法了。」

　　「……还真是有够干脆利落呐。」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让八幡为难。只不过，我有麻烦了的话会去跟雪乃さん、结衣さん还有彩羽さん和小町さん讲就是了。」

　　「等一下，为什么这里会冒出那些家伙的名字啊。而且连小町都有，你们认识吗？」

　　「我有加入LINE上的『侍奉部女子会』群，成员就是刚才说的那四位加上我。小町さん的话，是最近在街上偶然遇到的。」（注：LINE，韩国互联网集团NHN的日本子公司NHN Japan推出的一款即时通讯软件，可以当作是日本的QQ或者微信。）

　　上了中学以后，我让爸爸妈妈给我买了部智能手机。虽然没往里面装过多少APP，然而在和结衣さん进行短信交流的时候听说了她们在LINE组群的消息，于是便跟着加入了。

　　二月份的相谈事件后我从大家那儿受到了许多的照顾，前阵子一起出去玩了。

　　与小町さん的相识过程则是跟我说的一样。偶然在街上遇见后，被小町さん邀请到咖啡店交谈了一番。

　　「我在那里和大家商量了一下，然后从小町さん那儿拿到了八幡的使用许可。」

　　「使用许可什么的……把我当物品看啊？」

　　「雪乃さん说八幡是侍奉部的备品就是了。」

　　「啊啊，原来如此……」

　　「那么，今天晚上再和大家商量看看吧。『被八幡拒绝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这样。」

　　因为知道八幡一定会不情愿，所以我事先从八幡没法反抗的人那里获得了帮助，完美地将八幡的退路切断。

　　果不其然，八幡就像是被戳中要害般哑口无言。一定能预想到如果在这拒绝了的话之后会有什么恐怖等待着自己吧。当晚八幡就会从结衣さん那儿收到表达气愤的短信，回到家则是小町さん的主场，明天去到学校还有雪乃さん和彩羽さん守在部室。

　　虽然并非没有别的办法，但请八幡帮忙是最为高效省事的。

　　……倒不如说，只是我自己想得到八幡的帮助而已，就像上回那样。

　　「可是，如果八幡真的不愿意的话……我会考虑其他作战方案的。」

　　「咕……」

　　我贴近八幡，可怜兮兮地抓住八幡的袖子，一边抬眼向上凝望，一边用几近消失的音量轻声说道——如果眼睛能带点湿润就更好了。

　　此乃彩羽さん真传的拜托方式。

　　唔，一色さん果然很擅长装可爱啊。感觉这路线不太适合我呢。

　　只见八幡背过脸去发出呻\*吟。脸似乎有些变红了。起效了吗？

　　「这招，是一色教的？」

　　「嗯。她说在最后推一把时可以试试这个。」

　　「那小混蛋，把麻烦的技能传授给了麻烦的家伙啊。」

　　八幡挠了挠头，无奈地叹了口气。

　　「关于作战，只说有喜欢的人了不行吗？」

　　「据说有恋人的话会更有效果。」

　　「行吧，我明白了。具体该怎么做，改天再说可以吗？」

　　「嗯。谢谢了。」

　　「唉……高中三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学生交往，就算只是演戏也未免太不成体统了吧。」

　　「将来的梦想是家庭主夫，难道不一样有失体统？」

　　「你管我。」

　　就这样，结束对话的八幡骑着自行车回家了。瞧起来好像筋疲力尽的模样，应该是错觉吧。

　　然后，正当我准备和真希ちゃん聊会天再回家的时候，却发现真希ちゃん看上去相当高兴的样子。

　　「真希ちゃん怎么了？」

　　「嗯？我只是觉得『有八幡さん的出手帮忙，留美ちゃん也能安心了吧』、什么的。」

　　唔～嗯？确实单看内容真希ちゃん讲的没错，但怎么说呢，总觉得话里有话。

　　「那明天见喽！」

　　「嗯，明天见。」

　　和真希ちゃん分别，各自踏上回家的路。

　　嗯……虽然有点在意真希ちゃん的样子，但是她说的话再正确不过。我想如果八幡能成为我的『男朋友』的话，麻烦一定会切实减少的。嘛，虽说也有可能像雪乃さん说的那样，会有人认为缺乏说服力就是了。

　　「八幡是我的男朋友、吗……」

　　光是想想就雀跃不已，回到家的我直到被妈妈问到「发生了什么好事吗」为止，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在笑。

　　……边笑边回来的时候，没被熟人看到吧？

　　◆◆◆

　　我的名字是山北真希，新鲜出炉的中学女生。

　　我有一个叫作鹤见留美ちゃん的朋友，在我看来她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

　　首先，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被那份可爱所惊住了。留美ちゃん真的既可爱又漂亮，乌黑透亮的长发清爽且全无分叉。玩耍般抱住对方的时候，女孩纤细的体形抱起来的感觉也非常的舒服。

　　性格认真又温柔，矜持少语但内心坚强，简直让人想问她是不是哪部作品里的女主角。不过比起那些个女主角，我家的留美ちゃん还要更加可爱就是了。另外，该说是有点太过冷淡呢、还是达观过头呢，总之这点算是白璧微瑕。

　　学习成绩也很棒，经常帮忙教我不擅长的科目。虽说也有我反过来教她的时候。

　　与此同时留美ちゃん还和我一起加入了体操部，毫不懈怠、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社团活动。在新生部员中她比谁都要早地成功完成了基本技，被称为期待之星。

　　——正因为留美ちゃん是如此的优秀，所以常常会遭受他人的嫉妒。

　　一般而言，只要和女孩成为好朋友的话，可以说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而对于不认识的人来说，似乎留美ちゃん给了他们一种高高在上的印象。高高在上什么的，在日常生活中相当少见的形容呢。

　　留美ちゃん长得可爱，学习和运动都十分出色，在受男生欢迎同时也被女生疏远。明明这么好的孩子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

　　我呢，应该是和留美ちゃん关系最好的朋友。虽然也有其他知道留美ちゃん的好、和她关系不错的同学在，但是和女孩同一个班级、同一个社团、连回家到途中为止都是同一个方向的就只有我一个了。

　　我想，大概最清楚留美ちゃん各种各样的一面的人也只有我了——然而就算是那样的我，在见到留美ちゃん今天展示出来的新的一面后，也完全无法隐藏自己的惊讶。

　　彼时社团活动结束不久，我和留美ちゃん正走在一起回家的路上。冷不丁的留美ちゃん突然停下了脚步，朝马路对面骑着自行车、大概是高中生的男生打起了招呼。

　　「八幡。」

　　只见留美ちゃん挥手呼唤的那个高中生轻轻地举手回应一下后就那样打算离开。

　　我原以为是对方和留美ちゃん只是稍微认识的程度，可显然女孩并不这么想。

　　「八幡！」

　　那是平时从留美ちゃん那儿根本听不到的的超高分贝。稍稍有些生气的表情真可爱。

　　……不对不是这个。等一下、诶？留美ちゃん居然大声喊叫了？

　　女孩不顾惊讶的我，跑到了高中生身边。

　　我瞪大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怎么回事，留美ちゃん的样子与平时明显不同。虽然很难用语言表达，总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样的留美ちゃん。

　　平素表现得让人无法想像是同龄人的成熟的留美ちゃん现在却……怎么说呢、非常的孩子气？或者说，感觉和同级生的那些孩子们一样。

　　「留、留美ちゃん？」

　　战战兢兢地试着和留美ちゃん搭话。搭个话不要紧吧？

　　「啊、真希ちゃん，对不起了哦。」

　　「留美ちゃん的朋友吗？」

　　「嗯。山北真希ちゃん，是和我同一个班级、同一个社团、同一个回家方向的朋友。」

　　诶嘿嘿。我当然认为自己是女孩的朋友，果然留美ちゃん也是这么想的呢。即便早已清楚这一点，被这么郑重说出来还是会感到很开心啊。

　　「这样啊，交到朋友了啊……」

　　留美ちゃん的话让男生笑了。

　　唔……那是看到令人欣慰的事物的眼神呢。因为本身是副死鱼眼，所以有种异常的反差萌。

　　他对留美ちゃん的事情是怎么想的，光凭一个眼神就能传达出来的感觉。

　　——嗯，这个人是个好人。眼神有点可怕就是了。

　　「八幡的笑脸真让人不爽。」

　　「咕、比起『恶心』，『让人不爽』的杀伤力还要更大啊。」

　　「那种事我才不知道。」

　　女孩嘴上对我判定为好人的男子高中生可谓是毫不留情。留美ちゃん原来有这么毒舌啊……不对，因为是在这个人的面前所以才会这样吗？

　　正因为是他，所以毒舌也能被允许？也不对，不如说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撒娇吧。

　　留美ちゃん会去主动撒娇的年长男性……嘻嘻。

　　「抱歉，把真希ちゃん晾在了一边。」

　　「没事，那不算什么。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嗯。比企谷八幡，总武高校三年级学生，我的……朋友。」

　　「跟我这种人交朋友没什么好的，就当是熟人吧。」

　　好人·比企谷八幡さん。嗯记住了。有些奇特的名字，因此挺容易记的。

　　虽然留美ちゃん略带害羞地说对方是自己的朋友，但我的脑内雷达可是在哔哔作响啊。在我眼中留美ちゃん的少女回路此刻正高速运转中。

　　因为当八幡さん说出了否认朋友关系的发言时女孩的脸蛋马上就鼓起来了。留美ちゃん真可爱。

　　不过八幡さん防御有够坚固的，明明被此等美少女喜欢着仍是一副无动无衷的模样。

　　「初次见面，我是留美ちゃん的朋友山北真希。请多关照了，八幡さん。」

　　「哦、哦，请多关照，山北さん。」

　　「叫我真希也可以哟？」

　　「别介，这个要求难度太高了，还是饶了我吧。」

　　直呼名字时八幡さん的举动变得有些奇怪。啊啊，不擅长与人交往的类型呢。即使特地言明可以直呼名字依然表示拒绝，还真是难攻不落呐。

　　留美ちゃん也为此感到为难吧。

　　「八幡，如果不想办法解决那副傻笑脸的话会被举报的哦。」

　　「……和雪之下真是越来越像了呢，留美。」

　　「呵呵。」

　　难道说留美ちゃん这是在嫉妒我吗？女孩的毒舌和八幡さん那「呀咧呀咧」无可奈何的对应非常的有趣，让我不禁笑出了声。留美ちゃん一个激灵看向这边的反应也好可爱。

　　「话说回来，留美这是社团活动结束后准备回家吧？情况怎样？」

　　「今天学会了新技巧。虽然只是基本技。」

　　「喔，有好好努力呢。不过新技巧什么的，总觉得听起来好帅气呐。」

　　「正好，八幡请我吃点什么来庆祝吧。」

　　「虽然不知道怎么个正好法，但是晚饭会吃不下的所以还是不要比较好。」

　　和在学校看到的不同，留美ちゃん显得有点孩子气地向八幡さん撒娇。八幡さん则对这样的女孩展现着如哥哥一般的态度。

　　虽然是令人不自觉就会露出微笑的温馨一幕，不过作为留美ちゃん的朋友可是非常乐意在女孩后面再推一把啊。

　　「话说留美ちゃん，那个作战准备邀请的人莫非是八幡さん？」

　　「嗯？嗯，我是这么打算的。」

　　「那现在就拜托他怎么样？」

　　「啥？作战？在说什么啊？」

　　刚才留美ちゃん说的人就是八幡さん吧。话又说回来，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到现在的女孩的话，对告白死心的人一定会减少不少的。（注：というより、今の留美ちゃんを学校のみんなが見ていたら、諦めて告白する人は相当減ると思う。这句话老实说意义有点不明，不知道怎么理解好，总之把原文放上来。）

　　「呐八幡，我今天被足球部的前辈告白了。」

　　「哦、哦，是吗。留美这么可爱，这种事也经常会有的吧。」

　　「从进入中学起……呃、五、不，已经是第六个人了。」

　　「呵，好厉害啊留美。于是呢，跟我说这些是有什么事？」

　　「每回都要恰到好处地拒绝他们实在太麻烦了，所以就想找个男朋友顶一下。那个角色就请八幡你来当了。」

　　「诶、我才不要，麻烦死了。」

　　留美ちゃん真好懂呐，八幡さん说她很可爱的时候明显在努力不让自己的嘴角上扬。

　　啊啊啊～这几分钟里留美ちゃん接二连三地展现出可爱的一面叫我该如何是好呀！

　　只不过八幡さん果然有够难搞定的，没想到居然会因为麻烦就拒绝掉。

　　「秒答喔。」

　　「希望八幡さん能为了留美ちゃん出手帮忙啊。」

　　「不，那啥……嘛，留美遇到困难的话我是会帮忙，但不用那个方法也可以的吧。要说的话不是我也没问题啊，哪怕只是口头上说有男朋友，别人也没有方法去确认不是么。」

　　呣，耍嘴皮子——这么说有些失礼呢。总觉得八幡さん给人一种无需拘泥与客气的印象，不经意间我也会毫无顾忌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成不成，这样可不好。

　　我承认八幡さん说的确实是正论，但留美ちゃん如今正处于困境中，希望他能像个男子汉一样挺身而出啊。然而，会选择不这么做才是八幡さん吧。

　　「是吗？那就没办法了。」

　　「……还真是有够干脆利落呐。」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让八幡为难。只不过，我有麻烦了的话会去跟雪乃さん、结衣さん还有彩羽さん和小町さん讲就是了。」

　　「等一下，为什么这里会冒出那些家伙的名字啊。而且连小町都有，你们认识吗？」

　　「我有加入LINE上的『侍奉部女子会』群，成员就是刚才说的那四位加上我。小町さん的话，是最近在街上偶然遇到的。」

　　正当我以为留美ちゃん轻易放弃了的时候，之前提到的事前准备这时登场了？

　　很明显那些都是女性的名字，莫非八幡さん其实挺受欢迎的？

　　虽说单看脸不能否认是个帅哥，但眼神很差，身高也不算挺拔。嘛，我也不认为留美ちゃん会单纯因为外表便喜欢上谁就是了。

　　这么说就是内在出众了。八幡さん的内在看上去并非单纯到只需短暂交流就能明白，是一个无法简单看透的、深奥的人呢。

　　「我在那里和大家商量了一下，然后从小町さん那儿拿到了八幡的使用许可。」

　　「使用许可什么的……把我当物品看啊？」

　　「雪乃さん说八幡是侍奉部的备品就是了。」

　　「啊啊，原来如此……」

　　「那么，今天晚上再和大家商量看看吧。『被八幡拒绝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这样。」

　　这是威胁哟，留美ちゃん，名为商谈的威胁。

　　但是，两人的关系好到都对这种「威胁」完全不以为意。……感觉、有点羡慕。

　　「可是，如果八幡真的不愿意的话……我会考虑其他作战方案的。」

　　「咕……」

　　等会、留美ちゃん！？什么呀，这惴惴不安的声音、楚楚可怜的举动、以及恋爱少女般的湿润双瞳究竟是——！？

　　留美ちゃん，居然还藏着这等演技啊。呜哇、好可爱……。

　　只可惜八幡さん的防御依旧强固，并没有三两下就被攻略掉。换成别人、像我如果是男生的话，被留美ちゃん用这副姿态恳求可是有一秒就迷上的自信啊。

　　「这招，是一色教的？」

　　「嗯。她说在最后推一把时可以试试这个。」

　　「那小混\*蛋，把麻烦的技能传授给了麻烦的家伙啊。」

　　那位一色さん？请务必让我拜见一下。然后请她传授给我能够体现女人味的言行举止。

　　「关于作战，只说有喜欢的人了不行吗？」

　　「据说有恋人的话会更有效果。」

　　「行吧，我明白了。具体该怎么做，改天再说可以吗？」

　　「嗯。谢谢了。」

　　「唉……高中三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学生交往，就算只是演戏也未免太不成体统了吧。」

　　「将来的梦想是家庭主夫，难道不一样有失体统？」

　　「你管我。」

　　终于沦陷啦。难攻不落的八幡城由于留美军师的计谋被切断了退路、举手投降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唔嗯，留美ちゃん真厉害。

　　这之后八幡さん一副身心俱疲的样子骑着自行车回去了。路上请小心车辆哦。

　　我则和留美ちゃん一边聊天一边继续回家的路途。

　　「真希ちゃん怎么了？」

　　「嗯？我只是觉得『有八幡さん的出手帮忙，留美ちゃん也能安心了吧』、什么的。」

　　刚才留美ちゃん和八幡さん的那番交流若是从某处传给学校的大家的话，女孩的学园生活应该也会得到一些改善吧。只不过看到这般可爱度突破天际的留美ちゃん，被迷到失去理智的男生没准会变得更多。说不定连女生们都会无法自制。

　　只靠我们少数清醒分子可没法保护留美ちゃん，无论如何也得请八幡さん多辛苦一些了。

　　话又说回来，我自己是很想把留美ちゃん恋爱少女的一面分享给其他朋友——然而，我觉得这不是能随意说出口的事。啊啊真让人烦恼。

　　「那明天见喽！」

　　「嗯，明天见。」

　　快乐的中学生活，又增添了一件有趣的事。期待明天的到来。

十二、

　留美

　　晚上好。我有事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可以么？19:21

　　☆★结衣★☆

　　哦～留美ちゃーん好久不见～ε=ε=(((´っ･ω･)っ｡+19:22

　　伊♡吕♡波

　　来啦来啦ヽ(\*´∇｀)ﾉ怎么了留美ちゃん？？？19:22

　　留美

　　两位明明都使用了颜文字，回应却好快呢。19:24

　　☆★结衣★☆

　　是吗？现在的女高中生谁都能办到哟诶嘿19:26

　　雪乃

　　晚上好留美さん。19:26

　　☆★结衣★☆

　　然后呢然后呢？要商量的是什么(｡´･ω･)?19:27

　　伊♡吕♡波

　　晚上好～雪之下前辈(ﾉ´▽｀)ﾉ是关于留美ちゃん初中生活的烦恼吗？(・∀・)？19:28

　　雪乃

　　由比滨さん，我就没有像你一样熟练掌握象形文字的使用19:28

　　留美

　　彩羽さん正解。学校的事、有点……19:29

　　☆★结衣★☆

　　小雪晚好～～话说小企也提到过的那象形文字究竟是什么啊？？(´･ω･`)？19:29

　　伊♡吕♡波

　　嘛嘛，两位前辈先不谈那个，听听留美ちゃん要说些什么吧(-ω- )o＜唔呣唔呣19:30

　　留美

　　进入中学以后被告白的次数增加了。我想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呢？19:30

　　雪乃

　　我打字比较慢，就只适当地回复几句吧19:31

　　☆★结衣★☆

　　小雪了～解(｀･ω･´)ゞ因为留美很可爱嘛～。于是，处理是指哪方面呀(\*'ω'\*)？19:32

　　留美

　　拒绝的方法。虽然已经拒绝了五个人了，但还是觉得很麻烦19:33

　　伊♡吕♡波

　　速度好快啊(￣O￣;)顺便问一句告白的时候他们都说些什么？19:34

　　留美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和我交往、这种说法比较多。还有就是一见钟情啊、一直念着你的事啊，等等。19:36

　　伊♡吕♡波

　　呜哇好恶心Σ(ﾟДﾟ)19:37

　　☆★结衣★☆

　　彩羽ちゃん太直接啦。不过确实有点讨厌呢(´･ω･`;)19:38

　　伊♡吕♡波

　　自我中心的告白什么的～听到了只会让人产生厌恶感而已喔( っ･∀･)≡⊃ ﾟ∀ﾟ)・∵.19:39

　　☆★结衣★☆

　　彩羽ちゃん打人是不行的哟(ヾﾉ･∀･`)19:40

　　雪乃

　　可以稍微停一下么？由比滨さん还有一色さん，请不要再偏题了，认真听留美さん的话。你们是不是太分心在颜文字？上面了。19:40

　　☆★结衣★☆

　　好～的19:41

　　伊♡吕♡波

　　明～白19:41

　　留美

　　该怎么做才好呢？19:43

　　☆★结衣★☆

　　拒绝过一次后依旧不死心多次告白的人有么？19:44

　　留美

　　目前为止还没有。19:45

　　伊♡吕♡波

　　留美ちゃん想让其他的男孩子也不来告白吗？19:46

　　留美

　　就是这样的感觉。大家是怎么拒绝的呢？19:47

　　☆★结衣★☆

　　我的话～、好像还没有从不认识的人那里收到过告白的样子呢～。朋友向我告白的时候只要跟对方讲想继续做朋友就可以了。19:49

　　伊♡吕♡波

　　「我和你就只能做一辈子的朋友哦」、这么说的对吧？19:51

　　☆★结衣★☆

　　才没说得那么过分哟！？19:52

　　雪乃

　　比企谷君就给人感觉会和接近小町さん的人这么说呢。19:53

　　☆★结衣★☆

　　连小雪都！？19:53

　　留美

　　雪乃さん好像偏题了。19:54

　　☆★结衣★☆

　　对啊小雪！19:55

　　雪乃

　　确实是呢。对不起，留美さん。19:56

　　留美

　　不，没什么。19:57

　　☆★结衣★☆

　　我呢！？19:57

　　伊♡吕♡波

　　人家这边的话，则是精心调整着距离感、不给对方进行告白的时机20:00

　　☆★结衣★☆

　　大家太过分了……话说彩羽ちゃん好可怕。20:01

　　伊♡吕♡波

　　因为、不是很麻烦吗？关系好的男孩子是有很多，可是除去想被喜欢的人外，就算其他人持有朋友以上的感情人家也不会感到高兴啊20:03

　　☆★结衣★☆

　　啊～、嘛～也是呢～20:04

　　留美

　　同感。20:05

　　雪乃

　　留美さん是怎么拒绝的呢？20:07

　　留美

　　也有人说想让我多了解他，不过我都以没那个意思拒绝掉，一句话打发了。20:09

　　伊♡吕♡波

　　够爽快。可即便如此告白的人仍是源源不断？20:10

　　留美

　　虽说不至于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冒出来，但我拒绝的方式似乎没有传达给其他的男生们。20:11

　　☆★结衣★☆

　　我想是吧。也许有人会说出自己被拒绝了的事，但应该不会连被拒绝的方式也一并讲出来吧。20:12

　　伊♡吕♡波

　　雪之下前辈是怎么拒绝告白的呢？20:13

　　雪乃

　　国际教养科里的男生不多，而且说到底与他们的接点本来就少，所以最近都没有收到过告白。20:16

　　☆★结衣★☆

　　是这样么？经常有人找我寻问我小雪的事哦？不过我只告诉了他们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而已20:17

　　伊♡吕♡波

　　因为雪之下前辈是高岭之花呢～20:18

　　雪乃

　　虽然有被问过好几次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但是都没有告诉过非必要之人。换句话说，男生中没有人知道我的电话号码。20:20

　　留美

　　在中学和小学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20:21

　　雪乃

　　和留美さん的经历有相似的感觉。完全不认识的人说对我一见钟情了、想跟我交往。拒绝之后就有女生会说我得意忘形之类的。20:23

　　留美

　　我也一样，因此背地里被说了很多坏话。20:24

　　☆★结衣★☆

　　啊～、那个相当让人难受呢～20:24

　　雪乃

　　不要在意那些只能成群结队轻视他人的庸碌之人。话虽如此，我也是在最近才能做到对此冷静对待的就是了。20:27

　　留美

　　我知道了20:28

　　伊♡吕♡波

　　留美ちゃん是既不想被男生们告白、同时又希望不被女生们背地里说坏话么？20:30

　　留美

　　如果可以的话……虽然觉得难度很大。20:31

　　☆★结衣★☆

　　是好难呢～20:32

　　雪乃

　　没有拒绝时的常用套路（常套句）吗？20:35

　　☆★结衣★☆

　　这个词怎么读啊？20:36

　　伊♡吕♡波

　　Changtaoju——也就是模版一样的东西哦20:38

　　☆★结衣★☆

　　啊～、说模版我就明白了20:40

　　雪乃

　　由比滨さん，这两天来场汉字考试吧20:41

　　☆★结衣★☆

　　小雪你看、现在重要的是留美ちゃん的相谈所以就不谈这事了吧，呐？20:42

　　伊♡吕♡波

　　提起常用套路，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了这招见得还挺多的呢。虽说即便如此也会有纠缠不休地说可以尝试交往看看的讨厌家伙存在就是了。20:44

　　komachi

　　泡澡时间开始，小町参上！先去瞧瞧不在期间的消息啦(・∀・)ﾉｼ20:46

　　☆★结衣★☆

　　小町ちゃん晚上好！20:47

　　伊♡吕♡波

　　欢迎欢迎～！20:47

　　留美

　　小町さん晚上好，承蒙关照了。20:47

　　雪乃

　　小町さん，还请控制一下颜文字的使用。20:47

　　留美

　　那个，说有喜欢的人了就能解决问题吗？20:50

　　☆★结衣★☆

　　嗯～那样的话，其实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效果要更好吧？20:51

　　伊♡吕♡波

　　啊、是这样呢！这么一来除了真的纠缠不休的家伙外其他人应该都会放弃了20:54

　　雪乃

　　是这样么？个人不太喜欢说谎就是了。20:55

　　☆★结衣★☆

　　嘛～在这种事情上稍微加点料不是很常见吗？如果留美ちゃん能因此少点麻烦的话我觉得挺好的。20:56

　　留美

　　下次试着那样做看看。有什么注意事项吗？20:57

　　伊♡吕♡波

　　唔～留美ちゃん有喜欢的人吗？20:59

　　留美

　　……有。21:04

　　伊♡吕♡波

　　既然如此就假设和那个人交往，事先考虑好故事设定不也挺好的么？21:06

　　☆★结衣★☆

　　什么时候告白的、由谁告白的、现在已经交往第几天了、有去哪里玩过之类？21:08

　　伊♡吕♡波

　　没错没错！啊，不过设定得太乱来的话会露出破绽的。21:10

　　雪乃

　　没有必要非得向别人炫耀自己的隐私吧？21:12

　　☆★结衣★☆

　　可是一点都不说的话大家很可能不会相信哦？21:14

　　伊♡吕♡波

　　说得是呢。Kiss过了啦H过了啦，那些比较私人的事不说也行21:17

　　雪乃

　　一色さん你到底在说什么？留美さん还只是中学生啊21:20

　　（注：这句原文的人名都是平假名，雪乃急到汉字都没点就发出来了）

　　伊♡吕♡波

　　据说最近的孩子各方面都很早熟哦。这种事不是很普通吗？21:21

　　留美

　　呃、再怎么说那个实在是太羞耻了。21:24

　　☆★结衣★☆

　　是哟！会传出其他奇怪的谣言的！21:25

　　komachi

　　彩羽さん在教坏小孩子呢～21:27

　　伊♡吕♡波

　　啊，小町ちゃん欢迎回来。哎呀，所以都说了不讲出来也行的21:28

　　komachi

　　前面的消息全看了一遍！如果留美ちゃん愿意的话，用我家哥哥也可以哟？21:30

　　雪乃

　　你在说什么啊小町さん？21:32

　　☆★结衣★☆

　　小企和留美ちゃん交往这太21:32

　　伊♡吕♡波

　　啊～如果两人最近去看戏剧表演那次也能被当作是交往后的约会的话，没准可以更容易地制作情侣故事哦？21:35

　　留美

　　和八万交往、吗21:36

　　komachi

　　嗯！没错！虽然是那样的垃圾酱，但为了留美ちゃん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随意使用哦！21:38

　　☆★结衣★☆

　　可是你们看小企是高中生嘛和中学生的留美ちゃんKiss啊H啊什么的有点 21:41

　　留美

　　结衣さん青不要再打字了21:43

　　（注：在小町提议过后留美和结衣都有点飘和慌了，结衣是语无伦次且打到一半发出来，留美则是打错字）

　　雪乃

　　侍奉部里可不允许出现犯罪者啊21:44

　　komachi

　　没～关～系的啦！说到底只是伪恋而已。21:46

　　伊♡吕♡波

　　我想前辈大概会找各种理由拒绝吧，留美ちゃん尽情地展现可爱去拜托就行了！只要楚楚可怜地抓住袖子、抬眼上看轻声说话，对面立马就会小鹿乱撞的！记得最好要让眼睛湿润后再去试哦。21:50

　　雪乃

　　说真的请你自重一些，一色さん21:52

　　伊♡吕♡波

　　但是你看嘛，侍奉部的宗旨不就是帮助有困难的人吗？我们接受相谈，前辈负责行动——适材适所、之类的。21:54

　　komachi

　　也可以说是职务分担呢。21:55

　　雪乃

　　虽然比企谷君是侍奉部的备品就是了22:06

　　☆★结衣★☆

　　小雪！？再努力一下啊！22:07

　　komachi

　　结衣姐？留美ちゃん能轻松一点的话、你不是才说过吗？22:09

　　☆★结衣★☆

　　呜～可是、可是啊22:11

　　雪乃

　　如果是比企谷君和留美さん假装交往，个人认为前者能力不足且演技不足导致非常缺乏说服力就是了。要是留美さん可以接受这点的话22:13

　　☆★结衣★☆

　　小～雪！22:16

　　伊♡吕♡波

　　雪之下前辈这么说了，留美ちゃん怎么想？22:18

　　留美

　　可以，我想请八幡帮忙22:19

　　komachi

　　就这么决定了！那要不要让小町去跟哥哥讲？22:21

　　留美

　　不用，我自己来说22:23

　　伊♡吕♡波

　　既然如此在学校里我们也不能说出来了？是吧，雪之下前辈、结衣前辈！22:25

　　☆★结衣★☆

　　唔、嘛留美ちゃん想这样的话22:26

　　雪乃

　　留美さん，若是比企谷君失去理智想要对你做些下流之事的话，记得一定要马上逃跑哦？之后我会负责抹杀的。22:27

　　komachi

　　没关系的哟，因为哥哥是个胆小鬼嘛。22:28

　　留美

　　那个，谢谢大家能接受我的相谈。22:30

　　伊♡吕♡波

　　不用在意！那人家去洗澡啦，晚安～！22:32

　　雪乃

　　一定要多加注意。晚安。22:34

　　☆★结衣★☆

　　感觉心情复杂……我也要去洗澡了，晚安～22:34

　　komachi

　　那留美ちゃん要加油哦！22:35

　　留美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晚安。22:37

十三、

【小町和留美的相遇】

　　吃完晚饭后，正当我往胃里灌入砂糖满满的咖啡时，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呐小町。」

　　「嗯，怎么啦哥哥？」

　　我向躺在沙发上的小町搭话。我家妹妹不知道什么时候穿上了她哥的衬衫，将卡玛库拉放在小肚子上，完全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

　　大概是考试结束后产生的反作用吧，最近的小町总是懒懒散散的。虽说已经考上了总武高中，但一直偷懒的话自家妹妹会不会成为像由比滨那样笨孩子呢？哥哥对此可是感到很不安啊。

　　「你和留美是在哪里认识的？」

　　「嗯～留美ちゃん？」

　　「你们彼此虽然打过照面，但从来没有说过话吧？」

　　在我的记忆中，小町和留美基本上是不认识的。

　　在去年夏天的林间学校的时候，小町是有帮助我们想办法解决留美被孤立的状况。但当时小町的任务是cosplay妖猫做试胆大会的主持人，而留美所属的团队则是被调整到了最后一组。

　　小町大概是知道留美的，但留美为什么会知道小町呢——我忽然在意起来。

　　「啊啊，我搭讪了哟。」

　　「……哈？」

　　搭讪了？由小町？向留美？诶、怎么回事、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小町开始对女孩子出手了吗？

　　嘛、小町如果变成猎食男生的碧池那当然会很让人困扰，但就算如此竟然向同为女生下手什么的……没有没有、我从没想过「这个可以有」哦。「要来了（狂喜）」之类的念头更是没出现过。（注：キマシタワー，百合控们面对百合场景出现时的惯用语，意思大致是「女孩子之间的亲热场景来啦！」，没搜到对应的翻译总之就这么翻了（迫真））

　　本来最近雪之下和由比滨再加上一色就已经很可疑了，连妹妹和妹妹一样的存在都变成那样的话还会有我的容身之地么。嘛虽说本就因为是孤零零所以没多少容身之处就是了。那样的塔已经不需要了。（注：そんなタワーはもういらない。这句的梗实在不懂，塔指什么呢？）

　　「感觉哥哥在想什么奇怪的事呢。」

　　「因为你说了奇怪的话啊。」

　　「垃圾酱真是的……嘛，说是搭讪，不过是在街上看到留美ちゃん然后打了声招呼，跟着一起去喝了杯茶而已。」

　　「……搭讪啊。」

　　「不都说了是搭讪嘛。」

　　出乎意料地还真是搭讪。

　　————小町视点————

　　遇见留美ちゃん的那一天，记得……应该是开学没过多久的时候吧。

　　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正想着要去哪里喝点饮料什么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嘛就是指留美ちゃん的说。说真的虽然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不过……嘿嘿、小町记忆力其实还蛮不错的吧？

　　……什么啊那个表情！

　　嘛，总之小町主动去和留美ちゃん打了声招呼。

　　「喂～留美ちゃん！」

　　回头看过来的留美ちゃん浑身颤了一下呢。也是啊，突然被女高中生搭话的话谁都会吓一跳吧。

　　「你好，是鹤见留美ちゃん、对吧？」

　　「呃、是的。是我没错……」

　　「果然！哎呀～小町的记忆力还挺不赖的嘛。」

　　「哈……」

　　「啊、突然叫住你对不起哦，明明只有小町单方面的知道你而已。」

　　虽然已经时隔将近一年，但在近处仔细观察女孩之后小町再一次想到——留美ちゃん的可爱程度实在是高得离谱、对吧？如果我们是同班同学的话绝对会努力和她做朋友的。

　　嘛，这之后关系会变好就是了。

　　「人家是比企谷小町，比企谷八幡的妹妹。」

　　「八幡的……」

　　「嗯，没错。其实去年小町也有去林间学校哦，不记得了吗？」

　　「啊……」

　　顺便一提，当小町说出自己是哥哥的妹妹的时候，留美ちゃん露出了很开心的表情……哥哥对留美ちゃん做了什么吗？嗯？

　　啊好痛！真是的、干嘛啦！

　　然后呢，留美ちゃん好像也回忆起了小町的事。

　　「想起来了吗？」

　　「是的。好久不见了。」

　　「唔嗯！可以畅谈的良好开端呢。」

　　还会低头行礼，真是个礼貌懂事的好孩子呀。怎么说呢、从哥哥那里不是听到过留美ちゃん小生意气的说法吗？到底哪里小生意气了？——不由得会这么想。

　　诶？只对哥哥小生意气？嘿～、吼吼～、嗯，没事，什么都没有。

　　「对了，留美ちゃん这是刚放学回家？有时间吗？」

　　「诶？是有时间，这边没什么特别的安排。」

　　「那么，要不要和姐姐一起去喝杯茶？」

　　——像这样，小町两人一起去了附近的咖啡馆。

　　在那里聊天的内容的话，只是一些杂谈而已。大家都是一年级新生啊、留美ちゃん的社团活动啊、小町是学生会所属啊——诸如此类，同许久不见的朋友之间会聊的天没什么区别。

　　就算是没有过久别重逢的朋友的哥哥，也能想像一下这样的情景吧？

　　还有就是……女孩子之间的秘密交流。即使是哥哥也不能告诉你哟。

　　————

　　小町朝我又是眨眼又是吐舌头的，用这般莫名让人不爽的动作结束了讲述。

　　详细经过姑且不论，总之小町和留美相识的经过大体上明白了。我家妹妹的交际能力真不是盖的。

　　留美就好似一只警戒心极强的猫，会审慎地观察评估对方是否为不利于自己的存在。

　　虽然我那时是她自己主动接近的，但那也是因为女孩有从我和雪之下身上找到了能与自己共感的地方。有时候会突然自己靠近，但当这边靠过去的时候反而会躲开来。留美那家伙也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麻烦家伙啊。

　　而面对这般难以应付的留美，也真亏我家妹妹能如此轻易地踏进并深入女孩的领域。

　　「嗯？答案很简单哦。」

　　「因为是小町你所以才很简单吧。」

　　「错啦错啦，小町和留美ちゃん关系会变好的理由嘛……」

　　小町又露出像刚才那捉弄人一般的促狭笑容，如此对我道。

　　「——因为小町是比企谷八幡的妹妹啊。」

　　……好了，我该怎么回答是好呢？

　　总而言之小町那副表情让哥哥感到很不爽，于是我便怒向胆边生，把妹妹的头发给弄得乱七八糟。

　　「喵—！」

　　「喵—！」

　　小町和卡玛库拉发出了相似的叫声，卡玛库拉从小町肚子上逃走了。

　　【小町与学生会】

　　在妹妹的旁边坐了下来喝起了咖啡，于是小町把头枕在我的大腿上抬眼看着我。

　　非常自然的，我抚摸起她的头发，小町感到舒服似的眯起眼睛。

　　「对了小町，你为什么没有加入侍奉部？」

　　「嗯？怎么，哥哥希望小町加入侍奉部吗？」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按小町自己的心意就好，但你不是蛮喜欢雪之下和由比滨的吗？拜此所赐我原本一直以为你会加入我们的。由比滨她可是感到非常遗憾喔。」

　　小町入学后很快便决定要加入学生会。学生会长由选举决定，但书记和外事等职务是由学生会干部选出。同时学生会和社团活动一样，无论是谁都可以加入。

　　去年的学生会是由身为学生会长的一色、副会长的本牧、再加上书记的三股辫眼镜娘……藤泽？由这三个人在好不容易地运作着。那样的话，处理杂务的人员增加可以让一色减少对侍奉部的委托也是一件好事。

　　「小町呢，喜欢哥哥、雪乃姐和结衣姐三个人的侍奉部——喜欢在『外面』看着哥哥你们，从来没想过要进到『里面』去哟。」

　　「是么？可是算来算去你也参加了不少侍奉部的活动啊。」

　　「偶尔的话呐。」

　　比如说与留美相遇的林间学校，比如说新娘度对决。虽然与其说是小町自己主动过来的，更像是被平塚老师和雪之下卷进来的。

　　不过，我明白小町想表达的意思。就好比喜欢读小说的人并不想写作、喜欢玩游戏的人并不想做游戏一样，小町选择了当一个旁观者吧。虽说作为一介旁观者而言有些干涉过头就是了。

　　「而且还经常和一色一起来玩。」

　　「哎呀～雪乃姐的红茶和曲奇真是美味呢。」

　　雪之下虽在感叹存货飞快减少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由比滨也全力表示欢迎。偶尔有不来的日子两人那忐忑不安的心情就会传过来，毫无疑问小町和一色某种意义上已经可以算作是侍奉部的一员了。

　　尽管如此仍要说什么「喜欢在『外面』看着」，未免太缺乏说服力了。

　　「也有加入侍奉部女子会的群。」

　　「因为被结衣姐邀请了呀。聊得相当开心哟？」

　　能乐在其中的人真厉害啊。

　　有那么一段时期我、雪之下以及由比滨三人成立了总武高校侍奉部这一聊天群（由比滨建立），然而我和雪之下不仅参加率低，聊天打字也慢，现在那群已经差不多有名无实化了。

　　我至今仍不知道雪之下的联络方式，所以靠这个和雪之下取得联系的时候是很方便，只不过和那个家伙联络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少有。

　　「小町在初中时之所以会加入学生会，就是为了了解那间学校哦。」

　　「啊？」

　　我怎么记着小町以前好像嘀咕过内申怎么怎么样的呢。解释就是掩饰，我懂。（注：内申，即内申点，可以算作是除成绩外在学校一切表现的综合评价，日本高校的入学评分由内申点数与考试点数组成，内申点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几乎要到考试分数的一半，而加入学生会无疑对增加内申点非常有帮助。后一句原文是『照れ隠しにしては下衆な言い訳だ』，真的有些意★味★不★明。）

　　「所谓的学生会，不就是指代表学生的幕后人员吗？如果能掌握学校的表里两面，很多地方都会非常便利哦。」

　　「哦、哦……」

　　我家妹妹黑幕过头了。哼哼哼地笑着的小町真可怕。

　　「提起比企谷就会想到小町——小町要是有名到这种程度的话，就能想办法针对哥哥不好的传闻做些什么了。」

　　这次则是灿然一笑。讨厌，这孩子真是可爱，超～～～可爱。

　　「嘿嘿嘿，刚才那句话在小町心里得分超高哦。」

　　「如果没有这句台词的话得分就能突破天际了哟。」

　　「哼哼～小町的股价円安对不？」（注：小町の株価円安でしょ？円安是日元贬值的意思，是一个名词，小町这原句本身就完全不通、意★味★不★明。）

　　是想说「涨停版」吧？虽然我家妹妹是个不明白从别处听来的词句意思就这么随意使用的小笨蛋，但、可恶！除了可爱以外哥哥找不到别的形容词！

　　被我抚摸着头的小町就像卡玛库拉一样舒服地眯起眼睛。如果抚摸喉咙的话没准还会哼起「咕噜咕噜」来。

　　「嘛，只要小町能过上愉快的高中生活怎样都好。」

　　「哦，真难得啊，哥哥居然娇了？」

　　「刚才那句话在八幡心里得分超高哦。」

　　最后摸了妹妹小脑袋一下后站了起来。嘭的一声头从我膝盖掉到沙发上的小町恨恨地看着这边。

　　「那么晚安。我是准备学习一阵再睡，要是小町太疏忽大意的话，就会变得跟由比滨一样了哦。」

　　「好的～晚安。太把结衣姐当傻瓜看待的话人家会哭哟？」

　　小町又变回了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向电视的遥控器伸出了手。我走开后，可以看见卡玛库拉向小町那儿跑了过去。一直在等着呐这喵！

　　【留美与作战】

　　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了一阵子，突然手机振动起来。本想着反正是广告邮件没有理会，但振动没有平息。

　　好像是难得的电话。对方是……留美？说起来今天白天才刚见过面呢。

　　「接了接了。」

　　『八幡，好慢。』

　　「对不起了，我还以为是短信。」

　　『……嘛，可以接受，好歹接了电话。』

　　「于是呢，怎么了？」

　　『具体的之后再讲、八幡不是这么说过吗。』

　　「啊啊，作战的事啊。」

　　白天遇到的留美还真是带来了一件麻烦事呐。搞什么啊，恋人角色这东西。

　　虽然在漫画里面像是为了让从故乡出来探望自己的父母安心、抑或是为了掩饰说有男朋友的谎言之类的理由而经常使用的这招已经是个古老陈旧的的设定，但仍经久不衰，直到最近都有见过。

　　「那么，我该做些什么？」

　　『总而言之，先约会、吧。』

　　「约会？」

　　『我在学校里说有自己有恋人了，然后我跟八幡约会的时候被别人看到，这样的话就能增强传言的效果——差不多是这样。』

　　「嘿……」

　　在脑海中反刍着留美的话语，这是将一些工作交给他人去办也一样能得到恰如其分效果的策略。要是不拖我下水的话就更好了。

　　『怎么了？』

　　「没事，不挺好吗。如果必须要被人看见的话，还是在附近游玩比较好吧。」

　　『……嗯，是呢。』

　　「那么比起像以前那样去看戏剧表演，不如去逛街怎么样。」

　　『……』

　　「留美？」

　　『……八幡，很习惯约会吗？』

　　从手机的对面传来了女孩听起来不高兴的声音。没想到留美还能发出这么低沉的声音啊。

　　可是，为什么会突然变不高兴呢？我觉得自己蛮配合了。

　　「别说傻话了，约会到习惯的程度什么的才没有呢，别小看孤零零啊。」

　　『不到习惯的程度但也曾约过会、可以这么理解吧？』

　　真执着啊。我有说了那么让她在意的事情吗？

　　「最多也就和由比滨去看了烟花、被一色拖走强迫陪她这些了。」

　　『没有和雪乃さん去过吗？』

　　「和那家伙的话有一起去给由比滨买生日礼物过……差不多就这样了。」

　　虽说也偶尔有两人独处的时候就是了。像是在修学旅行中和平塚老师一起吃拉面后回旅馆的路上、以及迪斯蒂尼和其他伙伴走散的那次，还有去商场买东西中了小町的策略的时候，今年新年参拜的时候也是这样。

　　啊对了，这么说起来，也有和穿着礼服的平塚老师一起去吃过拉面呢。

　　在外出的目的地遇到阳乃さん的次数同样不少。

　　如果把这些不能说成是约会的经历都算在一起的话，那和女性两人独处的经验还真挺多的啊，我。

　　『哼……』

　　听上去留美好像有些无法接受的样子。女孩双眼半眯、带着点不开心的眼神就仿佛浮现在眼前。

　　「嘛，先考虑一下要去哪里吧。对了，约到什么时候？」

　　『嗯……因为这两天就会说出有恋人的事，这个周末可以吗？』

　　「这周的话……因为周六上午有补习学校的课要上，周六中午到周日都有时间。」

　　『我这边也有社团活动，周六中午开始可以吗？』

　　「行啊。」

　　『……』

　　说到这里留美打来电话的理由应该已经谈完了，然而在电话那头的女孩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对人的细微感情变化很敏锐是孤零零的特殊能力，不管是面对面还是通过电话这点都不会改变。

　　「怎么了？」

　　『诶……？』

　　「有什么想说的不是吗？」

　　『……嗯。』

　　留美犹豫了一下，轻声开口。

　　『那个……给八幡添麻烦了，对不起。』

　　「啊？」

　　『明明和八幡没有关系的，我却总是给你添麻烦。』

　　只觉得充满失落的声音。就因为这个所以我才不喜欢打电话啊。

　　虽然面对面交谈也不怎么擅长，但光凭能用眼睛观察并推测对方感情这一优点就比用电话要好了。依靠电话的话在家里也能和别人交流确实是优秀的功能，不过格拉汉姆·贝尔应该多考虑一下孤零零的心情啊。

　　「不记得我说的话了吗，留美？」

　　『……什么？』

　　「——『因为是留美』、啊。虽然白天那时我有说麻烦，但那只是嘴上抱怨而已，留美有困难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会尽最大努力帮上忙的。」

　　哥哥这种生物啊，光是妹妹有麻烦这一点就足以成为行动起来的理由了。

　　『……嗯。谢谢。』

　　因为是通过电话所以看不到留美的脸……有露出笑容就好了，我如此想到。

　　【留美与体操部】

　　「对了，今天和小町聊天的时候突然想到了。」

　　『嗯？』

　　「留美为什么会加入体操部呢？没有加入演剧部，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理由在吧。」

　　留美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对戏剧很感兴趣。一起去观看戏剧的时候感觉这份兴趣有在增加，至少当时从女孩身上并没有感受到放弃的气氛。

　　『我依旧喜欢演剧哦？春假的时候也好，社团活动体验的时候也好，我都有认真考虑过，觉得演剧很有趣的想法并没有改变。』

　　「是吗，那为什么？」

　　『……还记得林间学校那时的女孩子们吗？』

　　「啊～……原来如此。」

　　小学在一个学校而中学也读同一间的情形并不少见。如果林间学校时的那四个人中的某人先加入了演剧部的话，想必互相之间气氛会变得异常尴尬吧。

　　话虽如此，我是觉得留美没有必要单因此便放弃加入演剧部的。

　　『不单单只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了。演剧部里虽然有认真练习的人，但从不练习的人也不少，我不认为自己在这种氛围的社团里能待得舒心。』

　　「原来如此呐。也就是说体操部是能让留美过得开心的地方？」

　　『嗯。』

　　留美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那么可以认为女孩是打从心底这么想的吧。

　　『在体验入部的时候二年级的前辈给我们展示了漂亮的表演技巧，那位前辈也是上了中学之后才开始练习的。「只不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就能做出这样漂亮的动作啊」、这么感慨着，就忍不住想要自己也试试看了。』

　　「这样啊。既然是留美自己想做那么去做便可。」

　　『因为是全身运动所以可以锻炼身体，而且似乎个子小的一方更能取得好成绩。』

　　「嘿、那留美什么时候能参加大会呢？」

　　『到秋天的时候会有新人战的样子。八幡能来看吗？』

　　「抽一天时间的话应该没问题吧——如果没有无法推脱的预定的话、呐。」

　　『嗯……为了能出场，我会加油的。』

　　本着好奇追问了一下，才知道女孩在社团里似乎已经被当成了备受期待的新星。很难想像那个性格认真的留美会偷懒，这么一来大体上今年秋季大会的预定人选就已经填好一个了吧。

　　『那个……呐、八幡。』

　　「嗯？怎么了？」

　　『参加比赛的时候、是要穿体操服的。』（注：原文是レオタードLeotard，意为紧身连衣裤，直译的话感觉有点奇怪就译成体操服了。）

　　「体操服——是指那个体操服吗？」

　　不知道称其为服装是否恰当的、薄薄一层紧贴着身体的、那什么，就像连体泳装的那个。

　　虽然和正题完全无关，但听说壹岐岛八幡地区的海女就是穿着紧身连衣裤捕鱼的。（注：海女不是妖怪之流，而是一项古老的职业，指不带辅助呼吸装置、只身潜入海底捕捞龙虾、扇贝、鲍鱼、海螺等海产品的女性。顺带一提，她们穿的应该是潜水衣，LLSS里松浦果南那种。）

　　『虽然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体操服……总之就是那个体操服。』

　　「哈～专业的啊。于是，那又怎么了？」

　　『再过一阵子，服装店会派人把一年级生用的体操服送过来……』

　　留美穿体操服的样子啊……完全无法想像。

　　『——第一个穿给八幡看怎么样？』

　　「……」

　　『……』

　　……虽然无法想像，但眼前似乎能隐约看见实物。

　　电话真是最好的发明。谢谢你，格拉汉姆·贝尔。如果此刻留美就站在面前的话，我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是好。

　　「啊ー、嘛、到时候再说吧。」

　　『……八嘎。再见。』

　　从语气上来看，虽然不知道女孩现在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想必脸已经变红了吧。

　　为什么我会知道？

　　因为把挂断后响着「滋—滋—」忙音的手机暂时贴在耳边的我……

　　此刻脸上也仿佛要烧起来似的、红得让人害羞。

十四、

「鹤见同学，注视着你努力进行社团活动的样子我变得在意你起来，可以和我交往吗？」

　　「对不起。我有恋人了，所以不行。」

　　「这样啊……诶？」

　　晨练结束后正要回教室的我，被一个像是高年级的男生叫住了。我让真希ちゃん先回去，跟着前辈来到了体育馆后面。

　　然后——该说是理所当然么——我被告白了。

　　要是平时的话会适当地应付过去，不过今天是决定展开作战的日子。只不过没想居然到会在当天早上就开始实行。

　　老实说到了这地步，我都不禁有点觉得他们是不是在打赌谁能和我成功交往了。

　　于是我告诉对方我有了恋人的事，看着前辈陷入茫然。

　　「呃、那什么……恋人？」

　　「是的，恋人。」

　　「啊、咧？一直以来不是没有吗？」

　　「没有特别要讲的必要所以没说出来而已。可以走了么？」

　　「啊、嗯……不对，等一下。是谁？是这个学校的人？」

　　「有说出来的必要吗？告辞。」

　　「啊、等——」

　　我向慌张起来的前辈行礼后转过了身子。

　　我和真希ちゃん一开始商量好的做法是把情报一点一点地拿出来。本来是应该在闲谈中混入一些让人嗅到可疑气味程度的暗示信息的，但因为被叫出来告白的时机实在是恰到好处，所以临时决定利用一下这个机会。

　　即使对我来说造成了麻烦，然而那位前辈想必也是鼓起勇气才向我告白的，心中还是有少许做了坏事的罪恶感。

　　总之，只要把我有了恋人这条消息传播开去就行了。仅凭此畏缩放弃的人就会增多吧。我没有必要回答恋人是谁的问题，当然更没有必要满足让对方与男朋友见面的要求。

　　在这之后，如果被谁亲眼目睹了我跟八幡约会的样子，可以想见这份传言将会变得更加的坚实。

　　为了给别人看的约会……虽然有点心情复杂，但我本人不需要做别的、只要普通地与八幡约会就行了，这点很让人高兴。

　　这个周末我要和八幡出去玩——可话说回来，也不知道八幡会考虑什么样的约会计划，在期待的同时又有些不安。

　　虽然八幡以前好像有和结衣さん和彩羽さん等人约会过……但要是八幡敢完全重演和别的女人约会那天的流程的话就算是我也会发火的啊。

　　回到了教室，真希ちゃん苦笑着走了过来。

　　「留美ちゃん，怎么样？」

　　「已经说了哦。之后会怎样就看情况了、吧？」

　　「这样啊。刚才那位前辈记得好像是棒球部的正式选手，要是能把消息在棒球部内传播开来的话，接下来的进展我想应该会很快的。」

　　「嗯……」

　　如果是所属棒球部的话理应是看不到我参加社团活动的样子的，那么那位前辈究竟是在哪里、又是怎么看到的呢？这么一说的话，我想起来社团活动中偶尔能瞥见特地为了窥视我们而来到体操场的部外者，他也是其中之一吗。

　　话说回来真希ちゃん真是知道各种各样的人啊，虽然也有我对这些实在不感兴趣的原因就是了。既然是棒球部的正式选手想必认识的人不在少数，作为将传言传播开去的角色可以说是非常适合了。

　　总而言之，剩下的就是等待结果了。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效果、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希望能向好的方向发展吧。

　　————真希视点————

　　嗯，果然午休时间还是很困呐。

　　虽说午餐后稍长的休息时间用来消食正好，可是我一旦肚子饱了的话就会变得想打瞌睡呢。

　　男生里有的到教室外面运动身体去了，等下肚子可是会痛的哦，我可不想学。话虽如此，像其他女生一样喋喋不休地聊天也不合我的性格。我也好，留美ちゃん也好，其实都更喜欢安静的环境。

　　留美ちゃん应该是去洗手间了。像其他女生一样结伴去上厕所同样不合我们的性格，所以双方都是自己一人想去便去。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想万事结伴一起呢？……虽说对象是留美ちゃん的话我觉得那样也不错就是了。

　　一阵睡意涌了上来，我不禁「呜～」地伸了个懒腰，就在这时一个不认识的人进到了教室。大概是某个社团的前辈吧，只见班里的男生飞快迎了上去说起话来。

　　嗯，在谈什么呢？似乎是让人感到惊讶的内容，然而睡意却让大脑难以运作。嘛随便了，反正和我没关系。

　　……然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哪怕我再昏昏欲睡迷糊不清，也察觉到了情况变得有些奇怪。班级里的气氛突然嘈杂起来，到处都在小声地说着我这边听不到的话。

　　应该是从刚才那个前辈来了之后开始的吧？虽然想着「不会吧」，总觉得发展未免太快……但也没有其他的线索了。

　　思绪电转间，留美ちゃん走进了教室。

　　「回来啦～」

　　「我回来了。……感觉有点吵呢。」

　　「嗯，大概是从刚才一个不认识的前辈来过之后吧。说不定——是因为那个呢。」

　　「那个……可今天早上才刚起头啊？是不是太快了？」

　　「虽然我也这么认为，但没有其他可以想到的了。」

　　只是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当留美ちゃん返回教室的那一刻——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即便坐到了座位上，大家也都在偷偷摸摸地看向女孩那边。

　　明显可以预想到有和留美ちゃん相关的事情发生了。当然，如果发生的是我们故意传播的传言之外的别的什么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鹤见同学，可以打扰一下吗？」

　　与处在疑惑中的我们搭话的是绫濑彩同学。

　　她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一言以蔽之即是班中女生的Boss。

　　只不过，我不喜欢这名少女。虽然也有性格不合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背地里说留美ちゃん的坏话大部分都是由她发起的。

　　据我听别人说，绫濑同学从小学起就是个很讲排场、引人注目的孩子。即便到了中学仍想将领头人的位置收入囊中的她，却和既可爱又聪明、运动能力也很强的留美ちゃん分到了同一个班级。

　　虽然留美ちゃん本人因为讨厌受人注目所以自身显得非常克制，但女孩日常中的一举一动展现的可爱，依旧使她在学校里变得人尽皆知。绫濑同学似乎对这点相当的不中意，总是想方设法针对留美ちゃん。

　　如果是在视为对手的基础上为了提高自身的话那没什么好说的，可绫濑同学却是通过贬低留美ちゃん来相对地抬高自己的地位，所以我才没法喜欢上她——即使我不怎么想讨厌别人、呐。

　　「什么事，绫濑同学？」

　　「我听到传闻，鹤见同学有男朋友了的事是真的吗～？」

　　哎呀呀，没想到还真是和预想分毫不差。留美ちゃん早上才透露出去的「有恋人了」的发言就已经在全校传开了。

　　嗯嗯～这可以说是留美ちゃん影响力的最佳体现吧，在意女孩的人有如此之多。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谁那听到的——是有哦。」

　　「哇、居然是真的啊！」

　　大概是因为不擅长应付绫濑同学吧，因此有些在意她的说话方式——这种仿佛将我方当傻瓜一样拖长句尾的说话方式。原本就是这么说话的那倒罢了，可绫濑同学根本是冲着那份效果去的，这就令人、嘛、那什么……很令人不快了呢。

　　跟随绫濑同学的女生们（真的有哦，简直就像少女漫画里的恶役大小姐一样）特意用能让周围的人听到的大声说起话来。

　　作为希望传言扩散的一方，这种行为对我们来说虽然正好，但其内容中恶意隐约可见。

　　「听到了么，鹤见同学有男朋友了～哎呀～」

　　「已经接过吻了么～？」

　　「啊、说不定这之上的事都做过！」

　　「呀～H！」

　　「啊哈哈哈哈哈～！」

　　尖声尖气地喧哗不止，各种意义上都让人头痛不已。她们特地用其他同学能听得清楚的大音量讲一些难听的台词。

　　一听说我们这一世代有了恋人，思想就会跑到那个方面去也是可以理解的事。然而这些一般都不会显露在表面，即便要说出来，也只会在凑近到一起的朋友之间小小声地讲悄悄话而已。

　　这些人难道就没有羞耻心吗——就那么想贬低留美ちゃん、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良知吗？

　　然而遗憾的是，拉高音量的她们所说的内容会被周围的人当作确有其事也是不争的现实。如果就这样放任她们不管的话，留美ちゃん有恋人了的传闻很可能会朝奇怪的方向扭曲——我们是希望流言能够传播开去，可变成那样就很让困扰了。

　　我刚要指出她们话里的问题，女孩就看向了我。即使没有语言的交流，我依然明白了留美ちゃん的意思。

　　领会到留美ちゃん的眼神，我决定保持沉默。

　　「呐鹤见同学，你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是在哪里认识的？」

　　「……为什么？」

　　「诶？」

　　「为什么想知道呢？」

　　留美ちゃん发出了冰冷的声音。

　　明明声音比绫濑同学她们聒噪声要小，但女孩甫一发话，整个班级便瞬间安静了下来，让她的话语能够清晰地传递到教室各个角落。

　　留美ちゃん外表看起来是很可爱，但自带一种清冷的氛围。这样的女孩一旦带上冷冰冰的态度和冷冰冰的语气，那压迫感非同寻常。

　　……嗯，以前就在想了，留美ちゃん的演技力真的挺不赖啊。

　　「那、那是因为听说班里的朋友有了男朋友，理所当然的不就会变得在意起来吗？」

　　「哼……朋友、呢。」

　　受到留美ちゃん的威压也不退缩的胆量令人佩服。但是啊，绫濑同学所谓的「朋友」是会说这种贬低朋友的话的人吗？和我所知的「朋友」完全不一样呢。

　　「既然绫濑同学说我们是朋友，那告诉你也无妨。」

　　「诶、嗯嗯！是怎样呢？」

　　「不过像之前说的那些话，还是不要在人前讲比较好吧？会让别人觉得绫濑同学是个不检点的人哦。」

　　「什……」

　　留美ちゃん的华丽反击登场啦——！

　　不知该说是先高高捧起再用力摔下呢、还是让人心怀期待再一脚踹下呢，留美ちゃん说的话实在太过在理让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拙劣地反驳的话对面有常用套路应付：「讨厌ー、认真起来干嘛。这么拼命地否定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这回事呢ー」，冷静应对的话一定又会被说：「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莫不是拿人当傻瓜看」。平常总是居高临下模样的明明是绫濑同学呢。

　　不过、嘛，面对如此麻烦的绫濑同学，女孩一直都采取当没听到、直接无视的态度。因为她根本不当面直说、老喜欢在人背后嚼舌根啊。

　　但是，今天的留美ちゃん好像换了种风格。

　　「你在说什么呀！」

　　「因为不是能在人前说的话啊，刚才的那些。」

　　「那、那不是鹤见同学的事吗！？」

　　「我什么都没说哦？不要把想像的事说得跟真的一样。」

　　「～～～！」

　　对于女孩的正论，绫濑同学什么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留美ちゃん看上去仿佛是真的在担心着绫濑同学。虽然之前是有听女孩说过她喜欢演剧，可没想到连演戏也很擅长，看来我对留美ちゃん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呐。

　　绫濑同学似乎察觉到了在这种场合下同留美ちゃん展开口头争论是件愚蠢的事。不如说根本吵不起来吧，她不可能说得过女孩的。

　　正当脸气得通红的绫濑同学无言地打算离开时，背后传来了留美ちゃん的声音：

　　「我男朋友比我年长，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哦。」

　　绫濑同学迈出去的脚忽的停下，惊讶地回过头来。不过我也和她一样，完全不明白留美ちゃん想干什么。

　　依留美ちゃん的性格，我想她这么做应该不只是为了驳倒绫濑同学吧。然而由于这种情况下女孩没法告诉我她的想法，因此我也多少显得有些茫然。

　　「什么啊。你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绫濑同学——你很在意朋友的男朋友不是吗？」

　　「唔……！」

　　留美ちゃん朝她嫣然一笑。嗯，那是和以往有点不同的、非常可爱的笑容。

　　——毫无疑问，此乃绫濑同学的完败。

　　不信你瞧，原本因生气而涨红的绫濑同学的脸，此刻是因目睹到留美ちゃん的笑脸而变得红通通的啦。

　　……难道说，绫濑同学是喜欢欺负自己喜欢的孩子的类型吗？

　　在这之后，绫濑同学和她的跟班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远远围观的同学们也渐渐失去了兴趣。

　　「……呼。」

　　「辛苦啦。」

　　「嗯……」

　　「今天的事真是一桩接一桩呢？」

　　留美ちゃん筋疲力尽地把上半身趴到桌子上。柔软的脸蛋儿一下子就被压扁了。

　　「……这样一来绫濑同学这边暂时不要紧了、吧？」

　　「嗯～会怎样呢？那孩子可是相当的烦人啊。」

　　「也是呐……」

　　留美ちゃん和绫濑同学，这两人可以说是角色不同吧。不是常有人说吗，双方不在同一个层次的话争斗是不会发生的。

　　如果在刚才的争论中绫濑同学察觉到了留美ちゃん的魅力，说不定不会再说些奇怪的话；然而，要是那个孩子能做到这点，打从一开始就不会偷偷地在背地里说女孩的坏话了吧。

　　总之呢，在刚才的争论中留美ちゃん自己肯定了流言，因此可以说作战的第二阶段已经成功了。这样一来绫濑同学胡搅蛮缠下快扭曲成「鹤见留美和男朋友已经接过吻、甚至做过那之上的事」这般过分的传言，也将被「鹤见留美的男朋友比她年长、且是别的学校的学生」的新传言所覆盖吧。

　　话虽如此，因为散布谣言是件无需负责任的事，所以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最终会流传成什么样子就是了。

　　虽然绫濑同学的做法充满了恶意，我丝毫没有要肯定的意思——但说句良心话，也不能完全否定绫濑同学她们所说的话。

　　豆蔻年华的我们对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十分的敏感，再加上身体也发育到了……可以那个的时期，对H方面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是没办法的事。特别是男生们，有时候看过来的眼神很是下流。甚至不知真假与否，听说最近的孩子在小学生时代就有了经验。乱性的问题相当深刻呢。

　　想到这里，我望向依旧无力瘫欢的留美ちゃん。丰润的嘴唇看上去非常柔软，细腻光滑的皮肤摸起来感觉也特别的舒服。留美ちゃん体型娇小因此可能会显得有些偏瘦，但她的身材其实不差。特别是女孩的腿部线条，美丽到让人羡慕。

　　……这样啊，总有一天留美ちゃん也会和八幡さん做着这样那样的事……不对我在想什么呢！？这样不就和绫濑同学一个样了吗！自重自重。

　　留美ちゃん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抬头看向突然啪啪地拍打双颊的我。

　　对不起哦留美ちゃん，我对朋友做出了下流的妄想……

　　★★★

　　放学班会结束后社团活动就开始了。不过在这之前，必须得先打扫完学校里每班一开始规定好的分管区域才行。我们班负责的是教室的打扫。

　　就在我抱着装得满满的垃圾袋向垃圾场走去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叫我的声音。

　　「鹤见。」

　　回头一看，是从小学开始就是和我是同学的开成大诚君。看到他手上同样提着垃圾袋，应该也是正要去垃圾场吧。

　　「开成君，怎么了？」

　　「啊、不……一起去吧？」

　　「？嗯，可以是可以。」

　　开成君那样说着，和我并排走了起来。

　　怎么了呢？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和开成君聊天，但不知不觉间就疏远了，上了初中以后更是因为班级不同，连说话的机会都几乎没有了。啊，这么说来，刚才可能是上了中学以后今年第一次和他说话。

　　虽然被叫住了却什么也没说，开成君只是在我旁边默默走着。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啊……感觉有点尴尬。

　　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和八幡是同学的话会是怎样的感觉呢？从八幡那里听到的过去的经历来看，八幡似乎度过了相当黑暗的中学时代。没有像现在这么达观、对别人抱有希望、只是稍微被温柔对待、被搭话就会误会对方是不是喜欢自己——诸如此类。

　　和那样的八幡是同级生，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么？还是说没有交汇地一直这么下去呢。八幡即使笨拙、即使不被人理解，温柔这点应该不会改变，因此说不定林间学校或者圣诞节活动的时候会出手帮忙、就这样关系变好也有可能。

　　然后，『我有男朋友了』作战果然还是会去拜托八幡……无论怎么设想，都只有给八幡添麻烦的印象呢。反过来说我帮助八幡什么的……嗯，虽然现在不行，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做到的。

　　总之，如果是八幡的话、如果此刻是八幡和我一起并行的话，一定会帮我拿垃圾袋的，就算是一言不发地走着也不会感到不自在的吧。

　　——我并不是想让开成君帮忙拿垃圾袋，也绝非讨厌和他一起走。

　　只不过，最近我常常会将八幡和其他男孩子进行比较。像是「假如是八幡的话就会这么做」啊、又或者「要是八幡的话会这么回应我」啊，总是会不自觉地冒出些这样的念头。

　　这就是所谓的恋爱中的少女特有的思维方式吧。

　　最近我一不注意就会考虑起八幡的事情。也有回想起来就心跳加速的情况。

　　果然还是因为我和八幡的距离相对来说太远了吧，好羡慕侍奉部女子会的成员。彩羽さん跟八幡读同一个学校，雪乃さん与八幡在同一个社团活动，结衣さん甚至和八幡是同一个班级，小町则作为八幡的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只有我同八幡的距离最为遥远。

　　大家都是既可爱又漂亮的好女孩，一想到八幡的身边有这样出色的她们在就觉得静不下心来。虽然我自己也清楚着急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思考着这些的时候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垃圾场。

　　结果开成君在到这儿的路上什么也没说。说真的，他到底是有什么事啊？

　　「……那么，再见，我要去参加社团活动了。」

　　把垃圾袋扔掉后，准备回教室的我背对着开成君如此说道。

　　「鹤见！」

　　回头一看，开成君突然朝我迫近。他身上那股鬼气逼人的氛围，让我有点害怕。

　　「……什么？」

　　「……你有男朋友的事，是真的吗？」

　　原来是那件事啊。这么说来，开成君是棒球部的呢。因此在意起来而特地来问我的吗？抑或者是、被社团活动的前辈指示了什么呢？

　　「嗯，是有哦。」

　　「！」

　　对于我的回答，开成君倒吸一口凉气，睁大了眼睛，一副十分震惊的模样。会如此的惊讶，就代表开成君不愿相信那个传言吧。

　　但，为什么？

　　「……为什么！？」

　　「啊、」

　　身体因突然拉高的声音而僵直。好可怕。

　　开成君抓住了我的肩膀。好痛。

　　「你不是喜欢我的吗！？」

　　听到这句话，我的身体又僵住了。为什么……

　　「所以我一直在等着你——明明如此为什么！？」

　　「痛、好痛、放开我……」

　　「啊……对不起。」

　　被双手紧紧钳住的肩膀很痛。虽然因为恐惧只能发出沙哑的声音，但开成君还是放开了抓住我肩膀的手。

　　他看上去一副似乎对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感到吃惊的样子。无视掉呆然的开成君，我一秒钟也不想再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转身跑向了教室。

　　宛如逃亡的奔跑途中我一次也没有回头，所以并不知道开成君此刻正在做什么——不过，他没有追上来。

　　————————

　　注：至此本文三个原创角色都登场了，沿用了春物一贯的命名法。

　　山北真希（Yamakita Maki）

　　绫濑彩（Ayase Aya）

　　开成大诚（Kaisei Taisei）

十五、

　——我烦恼着。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陷入了不得不在本周的星期六和留美约会的境地。关于此事，我并不是没有认真思考过会变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原委，不过这些都已经无所谓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去哪里约会。

　　必须得让留美学校的同学们能看到我们约会的样子、将女孩有了恋人的事宣传出去。也因此，不在认识留美的人能看到的地方约会不行……以及，可以的话，尽量表现得如胶似漆。

　　和留美两个人一起外出，是自几个月前去东京观赏戏剧以来的第一次，而这一次在没有熟人的地区约会就没有意义了。附近的中学生聚集的场所中，留美也能玩得开心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仔细想想，其实我不怎么了解留美的事。

　　美少女中学生、虽然有点小生意气但本性温柔、聪明且富有勇气。喜欢观看戏剧，对演戏也很感兴趣。选择的社团是体操部，在其内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以前虽然有被同学孤立，但现在因为有了知心的友人和理解者，学园生活似乎不再过得辛苦。还被温和的父亲和知性的美\*熟女母亲全心全意地爱着。

　　……因为发生过很多事情，所以对留美自身的状况、在家庭在学校所处的位置之类的倒是把握得挺明白。然而，关于女孩的兴趣以及平时玩些什么这些比较私人的事就不太清楚了。

　　我自己又算不上普通的中学生，过着正经的中学生活这种话打死我也说不出口。虽然我想留美也是相当特殊，但男女享受乐趣的方法毕竟完全不一样。

　　因此，对同留美约会的场所的选择让我很是头疼。

　　昨天晚上，我试着问了问小町、

　　「在中学生们聚在一起的场所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小町只要是和哥哥在一起的话无论去哪里都很开心哟！啊、刚才那句话在小町心里得分超高哦！」

　　得到了完全没有参考作用的回答。我还以为如果询问就在前阵子还是现充中学生的小町的话，应该能听到不错的意见的，可就这件事小町似乎并不打算给我提建议。她好像知道我和留美约会的事情，所以想让我自己思考然后给出答案吧。又给我乱来。

　　综上所述，虽然我还考虑过找除了小町以外的人问出中学生可以玩得高兴的游乐场所，但要知道我可是教科书般的孤零零啊，连能不能和同班同学正经交谈都不抱什么希望。话虽如此，我一个人再怎么思考也不可能得出答案。

　　这里只下定决心了吗。

　　那么，该问谁好呢？

　　1、知晓内情能轻松提问的笨女孩由比滨

　　2、现充首席叶山及其团体

　　3、和我一样是孤零零的川什么同学

　　4、我心中的绿洲户塚

　　从这里面选的话就是川什么同学了吧。毕竟不知道为什么由比滨现在没在教室，户塚因为参加网球部的晨练也不见身影。叶山的小团体则是难以搭话排行榜的第一位。虽然川什么同学在另一层的意义上也难以搭话就是了……。

　　呃、嗯……是叫什么来着……啊对，是川崎。

　　我下定决心接近了坐在座位上的川崎。

　　「呐，可以打扰一下吗？」

　　「呀！？」

　　少女这厢应该未曾想到我会突然搭话吧。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川崎发出了惊吓过度的叫声，慌张得连旁观者都看得出来。

　　「什、什么？」

　　「啊ー、那个……要出去玩的话你想去哪里？」

　　「哈！？」

　　可以的话请不要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超显眼的。总觉得同学们好像都在看着这边。

　　为了压低声音，我坐在了川崎的椅子边缘跟她挨在一起。因为我不好意思坐在别人的座位上嘛。

　　「诶、等……」

　　「小点声。很显眼哦？」

　　「啊、嗯……」

　　川崎心神不定地摆弄着头发。虽然当孤零零被人接近时就会变得举止可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本以为川崎是可以随意应付过去的呢。明明连叶山的搭讪也能冷静地应对，少女的对人经验意外的好像很少的样子。

　　「所以呢，到底是什么意思？」

　　「照单全收便可，如字面意思的问题。假如休息日要出门游玩的话想玩些什么、去哪里玩？希望你能告诉我。」

　　「呃、那个……」

　　我的提问让川崎慌张程度更上一层楼。这问题有那么奇怪吗？

　　「你们在聊什么呀～？」

　　正当我想再问一遍总是不开口回答的川崎的时候，我不擅长应付的某个人物悠然地走到了我们身边。

　　其名为海老名姬奈。同班同学，和女王三浦关系亲密，同时还是位贵腐人。动不动就把我同叶山和户部凑成CP、频繁地从鼻子流出YU望的残念系美少女眼镜娘。虽说如果是和户塚配成一对的话倒是正合我意……先不说这个，总之她和川崎之间与其说是关系良好，不如说是川崎单方面被亲近上了？

　　「海老名同学……」

　　「哈喽哈喽ー、比企尾君、沙希沙希。」

　　「不要叫我沙希沙希。」

　　然而川崎这边似乎不擅长应付海老名同学。

　　「于是，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呢？总感觉沙希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所以过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明明放着不管就好了。」

　　「不、没什么，只是有些问题想问而已。」

　　嘛，反正来都来了，也顺便问一下海老名同学吧。

　　「海老名同学要出去玩的话想去哪里？」

　　「嗯？」

　　「哈？」

　　「不是，我是想说再过不久我必须得带个还是中学生的孩子出去玩才行，只不过个人对这方面了解实在不多，所以想找人教教我。」

　　我这么一解释后，不知道为什么川崎的心情明显变坏了，海老名同学看到她这样的脸色，用一脸「我懂我都理解」的表情同情地点了点头。诶、怎么了？

　　「于是就问了沙希想去哪里玩、玩些什么？简直就像是在邀请对方约会一样呢！」

　　「等、你在说什么鬼话！？」

　　「是啊，说到底就算我真的提出邀请她也不会答应来吧？」

　　「……」

　　「……」

　　诶、这段沉默是怎么个意思。我说的应该没错吧……呐？

　　川崎不知为何狠狠地瞪着我，海老名同学则是一脸的无可奈何。完全搞不懂。

　　「嘛也罢。然后呢，中学生的那位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女孩子。」

　　「和中学女生约会吗……可惜要是男孩子的话就大有进展了呢。」

　　「才没呢，没。进展什么的根本不存在。」

　　「结衣知道这事吗？」

　　「是由比滨也认识的孩子，但我想她应该还不知道我要和对方一起外去游玩的事。」

　　「嘿……」

　　海老名同学用颇觉有趣的表情打量着我。这家伙不仅腐烂得不行，同时还有着成为愉快犯的潜质，可不能对她掉以轻心。

　　「你要去约会啊……」

　　「与其说是约会……嘛，该说是顺其自然吧。总之现在困扰的是要去哪儿。」

　　「哼。」

　　川崎又一次摆弄起了头发，这次看起来其中包含的感情和之前的不一样。话又说回来，少女那不开心地摆弄着头发的模样，不由得再次让我感觉到她和三浦的人设重叠了。比如说可怕的地方什么的。

　　「于是就问我去哪里玩好、是吧。」

　　「嗯，作为参考。」

　　「我的话毫无疑问推荐乙女大道！可以巡回店铺后紧接着在咖啡店互相展示战利品！」（注：日本池袋一条充满基情的商业街，腐女子妄想的圣地，有兴趣的可自行百度。）

　　「啊啊，我就知道……」

　　「虽然也想推荐沙希去就是了。」

　　「没兴趣——我每次都这么拒绝过你了吧。」

　　「咕腐腐，嘴上是这么说，但一旦亲身体验过一次后就会上瘾的哟？」

　　「都说了就是因为不想变成那样啊！」

　　海老名同学常去的游乐地点和大部人的猜想一致，是对贵腐人来说堪称圣地的男士止步的场所。

　　然后此时此刻，同班同学正被迫要求加入邪教，我是不是应该阻止比较好呢？某种意义上作为本尊的我能阻止吗？不，办不到吧。热衷于传教的人单靠话语是阻止不了的。（注：这里的本尊应该是指这一邪教主要就是拿他凑BLCP的意思。）

　　「那么，川崎呢？」

　　「呃，我？」

　　「当然了，本来你就是我最初商量的对象。」

　　「……最初、啊。嘛，虽然我休息日不是在学习就是在打工……不过如果是说中学的时候，有去过手工艺用品店。」

　　这么一说的话，川崎的双手确实非常灵巧。身上的制服好像也自己动手改造过了，文化节和体育节在服装相关上亦是十分活跃。

　　「也就是说，你们两人都是去与兴趣有关的店铺的意思吗？」

　　「嘛，是这样呢。」

　　「我的话，比起兴趣更像是生存价值就是了。」

　　眼镜闪闪发亮的海老名同学暂且不去管她。去到经营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店铺的话，那当然会开心了。就连我也是经常去书店逛。

　　然而，这样的话留美喜欢的店是哪个？说起着经营戏剧相关产品的，那就是书店或者CD店了吧？还是去运动用品店比较好呢？不对，那里有摆设体操用品吗？话说体操用品是什么，护具吗？和留美一起去店里看护具？那会开心吗？

　　「啊对了，说起能让人享受的地方……」

　　「嗯？」

　　「——去至今为止与自己无缘的地方也许能玩得很开心。」

　　「无缘的地方、么……」

　　能知晓全新的乐趣，我想应该是会感到高兴吧。至于本人能教给留美的有趣之事的话……读书吗？是否能从书店巡游中获取乐趣取决于当事人的性格，留美又是怎样呢？

　　其他还有游戏中心之类的，感觉也可以带女孩去玩。留美看上去和游戏中心没什么缘分的样子。跳舞游戏看起来还蛮好玩的，虽然我完全不会就是了。

　　「既然如此请务必选择乙女大道！去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吧！」

　　「都说了不去了。」

　　不去才好。那扇门可是通向不可打开的腐海之门。

　　「但是比企尾君，约会时比什么都重要的不是只有场所而已哦？」

　　「啊？」

　　「我认为最重要的啊、是能否和对方一起开心地游玩。和谁一起去——这点才是重中之重。」

　　所言极是。举例来说的话，假如我是和叶山一起去游戏中心玩，应该不会感到快乐的吧。但和户塚一起的话就会很开心。和材木座？那我的日志里什么都不会记录下来。

　　「话又说回来，那个比企尾君居然也会有为约会的场所感到烦恼的时候啊……」

　　「求别说。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没办法啊。」

　　「你这人，不是一直嫌这种事太麻烦么。」

　　「不不不，因为比企尾君是诱受中的弱受呀，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说错了、是没法强硬地拒绝邀请的性格哟。」

　　「说法！求不要用那种说法啊。虽然没有说错……」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哪怕是被强行定下的约定我也会好好遵守。为什么我根性如此的社畜啊……

　　「那，下次和我一起去池袋吧，秋叶也行呢。」

　　「才不去咧。不要把我拖到那个世界里去。」

　　「……和我就、不行么？」

　　「呜……」

　　海老名同学稍稍低头，抬眼朝上看向这边。因为是那个女王三浦选中的朋友，容貌确实十分出众。虽然一色也经常会做一些类似的动作，但此刻眼前这位眼镜娘做起来又有着与之不同的破坏力，使得我不禁犹豫不决起来。

　　「呐？就是这样的感觉哦沙希。」

　　「……你啊，真的是很容易搞定呢。」

　　「吵死了。我有自觉啊。」

　　我向川崎道谢后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不知为何连海老名同学也跟来了。为什么要来这边？去三浦那里啊。

　　「呐比企尾君，要约会的那位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海老名同学也认识的。还记得去年林间学校时被排挤的女孩子么？」

　　「啊啊，那个孩子啊。为什么你要同她约会？」

　　「嘛，发生了很多事呢。」

　　「……哼，这样啊。」

　　「怎么了？」

　　「不，没什么哟。」

　　总觉得海老名同学笑得很开心。和妄想凑CP的时候的笑容好像不同，像是在考虑着什么。

　　话说回来，差不多该走开了吧。户部从刚才起就一直很在意地偷偷瞟着这边喔。

　　「那么加油喽，比企尾君。啊，如果产生兴趣了的话就和我一起去乙女大道——」

　　「就说了不会去啊。」

　　「呵呵。看样子坚持邀请的话总有一天会点头呢。」

　　海老名同学轻轻地挥着手离开了。

　　唔呣。果然是个谜一样的少女啊。

　　★★★

　　午休和往常一样在绝佳之所享用午餐。

　　一边大口吃着炒面面包，一边听着网球场那边传来的周期性的砰砰的击球音。

　　偶尔能听见户塚斥责部员的声音，但只能从那语气中听出激励对方的感觉。啊啊，要是户塚喊着「加油♡加油♡」为我应援的话，无论多苦多累我大概都会一直努力下去。为什么我没加入网球部呢……也许是因为如果加入后会有太多的麻烦缠身所以就不了了之了吧。

　　吃完面包后，仰头喝起了Sportop。虽说今天没有喝MAX咖啡的心情，但饭后喝Sportop总觉得有哪里不对。不，很好喝这点是没错啦……

　　就在我呆呆地抬头仰望天空时，耳边响起了嗒嗒嗒地向这边跑过来的脚步声。是谁啊，居然敢不脱鞋就踏进我的绝佳之所。

　　「八～幡！」

　　是My Angel户塚。绝佳之所瞬间升级为了天堂。

　　「哟，户塚。」

　　「嗯，哟。」

　　我举起手示意，户塚也有样学样地举手回应。这种互动真好呐，幸福感油然而生。

　　户塚慌慌张张地坐在了我旁边，自然而然地和我肩并肩。啊啊，好想永远和户塚在一起啊。

　　「练习就已经结束了吗？」

　　「嗯。因为下午有要参加户外课堂的后辈，所以提前结束了。而且……」（注：户外课堂，原文为「移動教室」，是日本中小学校授课的其中一环。指在社会学科中，学生们会走出教室，到消防局、自来水处理场或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进行实地观察学习。除了社会学科外，理科、小学低年级的生活科也同样会进行到校外观察、体验的学习活动。）

　　「而且？」

　　「嘿嘿，因为看到了八幡在这里呀。」

　　小鹿乱撞。

　　啊，这一瞬间我坠入了爱河。虽然早就已经坠入了，但现在是再坠一次。为什么户塚这么可爱啊？有户塚在这世界上就没有战争了，不会有错的。

　　「八幡在干什么？」

　　「在考虑些事情。」

　　「嘿，在考虑什么呀？」

　　虽然直到现在我都在思考该带留美去的地方,可结果始终没能得出结论。

　　对了。早上因为户塚不在所以没问成，现在问也不迟吧。

　　「还记得去年暑假的时候，被排挤的那个小学生吗？」

　　「被排挤……唔，虽然名字想不起来了，但记得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吧？」

　　「差不多吧。那以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总之现在变成了再过几天我非得带那孩子出去玩不可的状况——但是究竟该带中学女生去哪里玩好呢，我完全想不出来。」

　　「中学生啊……复杂难懂的年龄呢。虽然直到三年前为止我们也一样是中学生。」

　　无意识般「唔～」地喃喃着，户塚惹人爱怜地把手指放在嘴唇上陷入了思索。

　　「虽然以前和人出门玩的时候有去过电影院和游戏中心，但我在想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吗。」

　　「唔，我觉得如果是和八幡一起的话，无论去哪里都很开心就是了。」

　　「诶？」

　　「啊！」

　　就像不知不觉泄漏了心声一样，户塚捂住了嘴。那张脸染上了朱色。

　　为什么户塚会如此的令我怦然心动啊？死因萌死放户塚身上的话，看上去真的可能发生所以让人困扰不已。

　　「总总、总之！八幡在找可以去玩的地方对吧！？」

　　「哦、哦哦。因为某些原因只能在这附近选，户塚知道哪里比较好吗？」

　　「这附近吗……啊，体育中心怎么样？」

　　「体育中心？」

　　这么一说的话车站前好像是有那样的设施。我记得里面有打击练习场和室内足球场，但没怎么留意。

　　虽然以前和户塚去过，不过那个时候除了网球场之外没到过别的场地。

　　「嗯。我记得离八幡家最近的车站附近的那个体育中心，室内是可以打网球的哟。因为有出租服务，所以空手去也能玩得很开心，经常可以在里面看到中学生哦。」

　　「网球啊……」

　　留美打过网球吗？好像中学生除去社团活动以外就没什么别的事情要做了。

　　可以一起体验全新的乐趣——也与川崎和海老名同学所说的要素相符，这提议不坏。

　　「感觉能行呐。Thankyou户塚」

　　「不用，能帮上八幡的忙就好了。不过呢……」

　　「嗯？」

　　看向欲言又止的户塚，只见对方不知为何脸颊微微泛红，显得有些扭扭捏捏的样子。

　　不同于彷若被光芒包围着感到安乐的心，我胸中的悸动反而开始激烈地高声鸣响起来。

　　是什么呢，这份将我浑浊的心灵净化了一般的、从内心涌现出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呢？

　　「——下一次，希望八幡也能和我一起出去玩。」

　　——我懂了，这就是爱啊。

　　★★★

　　放学后。班会一结束我就从座位上站起了身。

　　要是被由比滨邀请一起去参加社团活动、一起走出教室的话会很惹人注目。孤零零要无声地潜藏在阴影里GOZARU。忍忍。（注：不是那个忍忍，而是搞笑漫画中忍者的专用口癖拟声词，GOZARU这个忍者专用句尾大家应该同样很熟悉。）

　　话虽如此，这里无视由比滨的话之后又会变得非常麻烦，因而我在途中的走廊上停下等候起少女来。

　　稍等片刻后，就远远听见了嗒嗒嗒的快步穿过走廊的声音。还真是有够忙的啊。

　　看到倚靠在墙上的我的由比滨放缓了脚步。并肩和我前往部室的少女的脸庞不开心地鼓了起来。明明和我是同龄却总是显得有些孩子气，但这份孩子气又不可思议地与她相衬。

　　「为什么小企不想和我一起去部室呀？」

　　「现在不是在一起去么。」

　　「人家要的才不是这个！从教室开始就一起去不好吗？」

　　「因为你在和三浦她们说话啊。你叫我等着你们结束吗？」

　　「呜呜……虽然是这样没错啦，但偶尔等等人家也好嘛。」

　　休息时间戴着耳机睡觉消磨时间已经足够了，没有放学后也得做那样的事的必要。

　　由比滨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但我全都左耳进右耳出了。

　　正当我以为会就这样无事发生地顺利到达侍奉部的部室时，由比滨突然拉住了我的袖子。为什么我的袖子这么容易被人拉啊？

　　「呐，小企？」

　　「嗯，怎么了？」

　　「那个……关于留美ちゃん恋人角色的事，那个怎么样了？」

　　「啊啊，那个啊——决定好这周六去约会了。」

　　「诶诶！约会！？」

　　别大声喊出来啊。这不是吓到路人了么。

　　「为、为、为什么要和留美ちゃん约会啊！？」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啊。可是你们自己联合起来把我推进坑里，才害我不得不和留美

　　伪装成恋人的哦。唆使留美的不就是你们吗？」

　　「呜呜……话是这么说啦。到最后我都有反对哟！可谁叫小雪也同意了。」

　　由比滨一会慌张一会又低落的，表情实在丰富。

　　不过嘛确实，如果连那个雪之下也陷落了的话由比滨想要干预决定无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况且我也不觉得雪之下在这方面的事上能说得过小町和一色，估计事先就已经被她们用什么理由笼络了吧。

　　「总而言之呢，为了展现出女孩有了恋人的『事实』，我正在寻找能被他人看见的约会场所，可惜进展不佳——毕竟我没有约过会嘛。」

　　「哈？」

　　话音刚落，由比滨就发出了低沉而冰冷的声音。后背不禁发凉。什么啊这份压力！难不成是传说中的乳Type吗！（注：捏New Type，乳和New在日语中读音一样，HighschoolDxD第二季也是用的这个同音梗。）

　　「诶、什么？小企不是跟我一起去看过烟花吗！而且还和一色ちゃん一起出去玩了！都这样了还说什么没有约会过！」

　　「冷、冷静一下由比滨。话说，那些是约会吗？」

　　「人家明明是、当作约会看的……」

　　才刚一眨眼冲上沸点的由比滨，现在又一口气冷却下去了。怎么回事这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感觉自己好像做了坏事一样。

　　「啊、不是、那个、呐？我的意思是没有先说『去约会吧』然后再去的经验。」

　　「不是有和小雪三人一起去水族馆约会过吗……」

　　「嘛，虽然是这样没错，但那次是三个人吧？只有两个人的约会的话，这是第一次。」

　　「呣……」

　　我这么一说后，由比滨又像河豚一样鼓起了脸颊。连那样的表情都觉得和少女很相配的我大概已经没救了。

　　「……那小企，下次和我约会吧？」

　　「哈？」

　　「说起来，小企还没请我吃蜂蜜吐司呢。可以吧？」

　　「……嘛，也是呐。」

　　和由比滨约会、啊。光看字面就开始觉得不好意思了这个。

　　如果约会对象是留美的话，因为女孩仍给人以小孩子的印象所以感觉能够接受，但要是换成同龄人，又会产生不一样的紧张感。

　　「那、下次吧。」

　　「……嗯。」

　　一反常态温顺点头的由比滨的样子让我心跳不已。

　　那之后，在去社团活动室的路上，我和少女之间一句话也没再说，只是默默地肩并肩走着。

　　到达了侍奉部，进入部室的由比滨如往常一般占据了雪之下旁边的座位，刚才向我展示过的温顺完全不见了踪影。女孩子的变脸速度之快实在令我战栗不已。

　　好了，从今早开始，我跟认识的人们商量了约会的目的地，并最终得出了去体育中心打网球的结论——但这真的就是正解了吗。

　　因为我在团体行动里总是退三步跟着走，所以不怎么习惯做别人的引导。对留美来说既是绅士又是哥哥的我倒也不是做不了护花使者，可如果对方不是妹妹，而是作为恋人（暂定）一起行动的话，我就完全不明白该怎么做了。

　　要想知道我的选择是否正确，那不等到结束和留美约会的那一刻就无法检算。然而，应该是可以从相似的问题类推出一定的结论的。

　　——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觉得留美和雪之下很相似了。不仅仅是外表，像是内在坚强的部分，还有看起来很久经世故其实内心温柔的部分……以及、有时会让我心跳加速的部分，两人都非常的相像。嘛，虽然我和女孩子说话的时候总是会有心跳得很厉害、紧张得手汗直冒等各种各样的反应就是了。

　　以前留美造访侍奉部的时候我也发现了雪之下和女孩的波长相合。换言之，如果是雪之下中意的约会计划的话，留美想必也会喜欢的吧——以此来估算选择的好坏。

　　……不对，等一下。别忘了雪之下对网球可是相当的在行，就算把她带到体育中心我也不可能做主导的啊。这样的话，要问的就是带雪之下去哪里能玩得开心了、吧。

　　「呐，雪之下。」

　　「有什么事么，比企谷君。」

　　「要是约会的话你认为去哪里比较好呢？」

　　「……哈？」

　　「小、小企！？」

　　我的问题让雪之下茫然地看向这边，由比滨则陡然慌张起来。我说你这么快就忘掉刚才和我说的话了么？

　　用余光看过去，大概是终于回过神想起来了吧，由比滨仿佛理解了一般松了一口气。虽然给出这样的反应我也很困扰就是了。

　　「怎、怎么了、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只是单纯的疑问而已。我想知道什么样的约会可以让雪之下觉得开心。」

　　「这、这样啊……」

　　雪之下把正在阅读的书阖上，目光移向窗外摆弄起了头发。我发现长头发的女孩子好像一有心事就喜欢摆弄头发。川崎和三浦也是这样。像是感到不爽的时候或者感到为难的时候都喜欢这么做，那么现在的雪之下是哪边呢？

　　「那个……因为我没有约会过所以对这种事情不太清楚……」

　　「小雪也来！？我们不是一起去了水族馆嘛！」

　　「那、那不是三个人一起嘛。和比企谷君两个人出去的场合、那个……哎呀，有几次去了？」

　　「出去时三个人、回来时两个人的情况倒是有过。」

　　「诶！？什么呀这是！人家从没听过！」

　　虽说确实是有过好几次，但基本上都是因小町的策略所致。还有就是被平塚老师带去了拉面巡游之道那次。外出的理由也大部分是和由比滨有关。有时是为了去买生日礼物，有时是去一起进行新年参拜然后在回程时发生。之所以没告诉由比滨，纯粹只是因为这并非什么值得特地拿出来讲的事罢了。

　　然而，女孩子们好像都讨厌朋友瞒着自己、在自己不知情的时候和男性二人独处的样子。从由比滨刚才那句话来看，少女大概也逃不过这个定律吧。不过真要说起来，从得士尼乐园回来的路上一色也和我变成两人独处的状况了啊……咦，那样的话，难道说存在着由比滨没拿一色当朋友看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不对，因为是后辈，所以情况又不一样吗。

　　「说到底我和比企谷君——这样的我和在社会底层挣扎匍匐的比青蛙君之流去约会什么的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哟。因此到头来虽然这个问题本身不至于毫无意义、即便如此如果硬要我回答的话果然还是选择安静一些的地方比较好吧，我不太喜欢喧闹的场所和人群，比企谷君应该也是同样的想法，所以最终必然会选择那样的地方不是么。」

　　我是能看出雪之下为了掩饰她的慌张困窘所以变得饶舌起来，但可以不要像呼吸一样自然频繁地骂我吗。虽然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所以无所谓就是了……

　　话说回来，雪之下中意的是安静的场所啊。而说起没有拥挤的人潮且安静的地方……

　　「图书馆或者博物馆吗？」

　　「……是、呢。不能否认、有去看看的想法存在。」

　　「感觉好知性呢。不过先不说博物馆，在图书馆约会是要做些什么呀？」

　　「……读书和学习？」

　　「这不就是人家不在的时候的小企和小雪嘛。」

　　换句话说我和雪之下在学校里独处的时候等同于在约会？

　　不对不对，我在想什么蠢事啊。这么想着，雪之下好像也和我想到了差不多的事情。

　　「在、在说什么啊由比浜同学？你是想说我跟这个男的在部室里约会吗？」

　　「诶、不是，人家没说到那种程度就是了。话说小雪你慌张过头啦。小企他啊，大概不是在邀请小雪去约会唷？」

　　「诶？」

　　诶，雪之下以为我是在邀请她去约会吗？我只是想知道她如果要约会的话希望去哪里而已。

　　那样的话，所谓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雪之下是想着希望和我一起去约会的场所来回答的吗？不不不，图书馆这两个地点可是我自己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话题中段从约会想去哪里变成了如果和我约会的话想去哪里——完全不同的两个话题从中途开始混在一起了。

　　「啊ー、那什么。因为过几天要和留美约会，得让某些人亲眼看到女孩的恋人是实际存在的不可，所以才听取了不同的人的意见。」

　　「原来如此……所以才那样问啊。」

　　啊咧，这个房间是不是突然变冷了？冬天应该已经过去了吧。雪之下虽然脸上笑眯眯的，却让我再次认识到笑容其实是具有攻击性的。

　　「……那么，你准备带留美さん去哪里呢？我想比企谷君应该清楚，留美さん还只是一介中学生喔——要是你将她带去太过奇怪的地方的话就等着被碾碎吧。」

　　「你是打算对我做什么啊……让人怪害怕的。」

　　背上不禁发冷。脖子上泛起了宛如被冰水从头到脚淋了一遍般的鸡皮疙瘩。说真的雪之下未免喜欢留美过头了吧。果然还是应该让雪之下去实现防止地球变暖的计划啊。

　　「有年龄限制的地方才不会带留美去呢。现在我想到的是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准备在那儿做些什么？」

　　「打网球吧。户塚说空着手过去也没关系，因为是室内所以就算下雨也不要紧。有不少中学生都去那里的样子。」

　　雪之下以惯用的将手指放在唇上的姿势陷入了沉思。应该是在考虑留美会不会喜欢我的计划吧。

　　「接下来的话，打完网球之后去咖啡店休息一会儿就算是结束了、差不多这样。」

　　「诶～就这样而已？」

　　「没办法，为了配合留美的社团活动所以只有星期六下午才有空。而且说是就这样，但打一下午网球实际上还蛮消耗体力的。再加上不能把女孩留到吃晚饭的时间，要休息的话去咖啡店之类的地方正好吧。虽然个人觉得其实去萨莉亚也行就是了。」（注：萨莉亚，意大利快餐店，不太清楚它在日本的地位……大概是比起日本三大diao丝最爱的快餐店食其家、吉野家、松屋稍微高上那么一些档次的地方吧。）

　　「唔～确实可能会很累呢～。对了小企，约会的话选萨莉亚是不行的喔、绝对不行！平时的话还好，但约会的时候不行。」

　　「啥？你这家伙是看不起萨莉亚吗Kora？」

　　「为什么突然变成了不良风格啊！？我虽然也喜欢萨莉亚，但约会的话还是去咖啡店比较好！」

　　呣、嘛，倒是不得不同意那个意见。萨莉亚确实是非常让人平心静气的地方，可同时也弥漫着一种杀伐之气。学生们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时间经常利用它，现充们有时也乱糟糟地聚集在一起。为什么他们能在人前那么吵闹呢，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理解吧。这么一想也是，以被人看见为目的的话选萨莉亚可以是可以，但想休息一下的话，果然还是去咖啡店比较好。

　　「……嘛，这计划不是挺好吗？虽然以比企谷君作为对象是唯一且最大的问题就是了。」

　　「从前提条件就被驳回了哦。」

　　「只要你存在就不会消失的问题呢。」

　　「什么啊这困境。」

　　刚想着雪之下终于开口了，结果就给我提出了一个没法解答的问题。不过，从少女没有否定我的计划来看，应当可以视作我得到了及格分。

　　既然如此，剩下的就是我能不能让留美玩得开心了吧。

　　海老名同学说过，约会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度过游玩的时间。小町和户塚也说过，和我一起的话不管去哪都很开心。那么，留美会认为和我在一起很开心吗？

　　我并不讨厌留美。虽说我对女孩子这整个群体都很不擅应付，但女孩又比我小，又让我不自觉地像对待妹妹一样地珍重，嘛、那什么，算是喜欢吧。当着留美的面说不出口就是了。即使心里抱怨麻烦也想让女孩变得开心，要是有困难的话也想帮忙解决……我可以隐约感觉到留美好像又抱有什么问题了。

　　决战时间星期六——好，上吧。

　　「前辈们好～！人家来玩了哟。」

　　「日安日安～哥哥，有好好地在做吗？」

　　就在刚缓了一口气的时候，我校学生会长一色和吾之爱妹小町便宛如常客一般地现身了。

　　——咦，这莫非是不得不再次展开说明的走向？

　　「前辈在聊什么呢～？」

　　「啊啊、有点事……」

　　「是关于小企约会的事。」

　　「哈？」

　　「诶、哥哥要约会？哦哦，是那个呀。」

　　「究竟怎么一回事，前辈？」

　　一色发出低沉的声音看向我。副声道好像在说『喂，痛快点给我全部吐出来』。

　　啊真是的……麻烦死了。

十六、

常听人说心和身是相互连系着的。

　　可能是因为在社团活动前和开成君有过一番争执（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我完全无法集中精神投入到练习中去。大概真希ちゃん和前辈也察觉到了这点吧，让她们担心了呢。

　　被抓过的肩膀虽然只是有一点点痛，但这股疼痛一直持续到了社团活动开始为止。皮肤并没有变得青紫，只是一到练习动作的时候，肩膀就会开始隐隐作痛起来。

　　前辈在将要开始技巧练习之前看出了我虽然没有受伤却不在状态，因此只叫我做辅助和基础练习。我知道自己状态不好是事实，因此被这么安排也没办法，可该说是消化不良呢还是别的什么，对明明结束了社团活动身体却不感到疲倦这点总有种挥之不去的违和感。看来我也变成相当程度的体育会系角色了呢。

　　这之后，在和真希ちゃん一起回家的路上，不出意外地被她拉到了公园里。

　　「知道我想说什么吧？」

　　「……嗯。」

　　「也知道我在担心吧？」

　　「……嗯。」

　　「那、请吧。想隐瞒是没用的，我什么都会问出来哟。」

　　真希ちゃん显得很是强硬。我并没有隐瞒的打算，也不是不想开口……不过这份强硬的态度反而让我有点开心。

　　我毫无保留地说出了社团活动前和开成君发生的事。真希ちゃん对此感到吃惊、愤怒，最后化为了对我的担心。

　　「伤势怎么样了？」

　　「没有，完全没受伤。虽然在练习时有点不舒服，但现在已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这样啊……」

　　真希ちゃん松了一口气。让她这么担心真是不好意思。

　　紧接着，真希ちゃん「唔～」地露出思考的表情。

　　「开成君、记得是隔壁班级的男生吧。上小学的时候和留美ちゃん的关系怎样？」

　　「只是普通的同学哦。只是、那个……」

　　「嗯？」

　　「……那个时候曾和关系不错的同学聊到对我们班级里的谁感到中意、的这类话题。而我对这些没什么兴趣，所以就随便举出了班级里很有人气的开成君的名字——过去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只是在当时的校园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一幕，因而直到刚才为止都被我遗忘到了记忆的彼方。没准就是这个被传扬开去后被扭曲成了「我喜欢开成君」的无稽之谈吧。

　　「啊～这种事确实常有呢。」

　　「明明我和开成君没说过几回话，而且对方看上去也并不在意我的样子。」

　　「哎呀，这是刺激到青涩小男生了吧～」

　　青涩……吗？可开成君是班级里的人气者，喜欢他的女孩子应该有不少，还经常可以看见他和数名男女组成的小团体玩在一起的情景，感觉像是已经习惯这些事了。

　　不过此时再重新回顾当初，为什么我会说出开成君的名字呢？那时候聊天的大家都举出了男生的名字，在这种氛围下只有我一人不说是不行的——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强迫观念吧，我想。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真正可怕的都是现场那所谓的「气氛」。其实本不需要害怕，以本性应付就好了的，可当时的我对被周遭排挤感到恐惧，因此没能坚守住自己的本心。

　　从没想过如此久远之前的一句无心之语居然会在今天造成这种局面。

　　「虽然传言传播的情况很不错，但却被奇人怪事给缠上了呢。」

　　「奇人怪事什么的……嘛，确实如此就是了。」

　　「该怎么办好呢。要是那边能主动告白然后留美ちゃん直截了当地甩掉对方就好啦。」

　　「嗯……但是，两个人单独见面的话、有点讨厌。」

　　不如说现在的我有些害怕男生。感觉就像被迫知晓了男女力量之差一样。

　　这次没有受伤，下次却不一定。回想起那个时候，我又不自觉地感到害怕起来了。

　　「我也会一起去哦。藏在一旁，在对方要对留美ちゃん干出奇怪的事的时候就冲出来。」

　　「诶、不行啊那么做。」

　　听到我这么说的真希ちゃん皱起了眉头看着我，不满地把嘴歪成了「へ」形。咦，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

　　「我不值得留美ちゃん依靠吗？」

　　「真希ちゃん很可靠哦？但我不希望真希ちゃん遇到危险。」

　　「我也不希望留美ちゃん遇到危险啊！」

　　真希ちゃん紧握双手放在胸前，直直地注视着我的眼睛。真的是很担心我呢……好开心。

　　一想到自己能交到这么好的朋友，心里就变得暖洋洋的。

　　「……谢谢你，真希ちゃん。」

　　「不客气。」

　　「诶嘿嘿。」

　　「嘻嘻。」

　　「……」

　　「……」

　　那之后和真希ちゃん互相凝视了一阵，但很快彼此都变得害羞起来，目光自然而然地分开了。

　　「咳咳，总、总之呢，我认为开成君的事情放任不管也可以。那边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再来考虑如何处理，呐？」

　　「嗯、嗯，是呢。」

　　总觉得气氛变得有点奇怪。我是很喜欢真希ちゃん没错啦，但为什么会这么心跳不已啊。

　　「对了，和八幡さん约会是什么时候？」

　　「星期六下午。因为八幡要去补习班，要等它结束之后才能开始。」

　　「体操部在星期六也是只有上午才有活动，所以刚刚好呢。准备要带留美ちゃん去哪里呀？」

　　「说是要去逛街，但具体哪儿没听八幡说。」

　　「嘿～，是想让留美ちゃん抱有期待呢。不过就算是想要给个惊喜，这附近有什么稀奇的地方吗？」

　　「大概、没想过要准备什么惊喜吧，毕竟是八幡嘛。他说过自己没习惯约会到那种程度，我想八幡只是还没决定好去哪里而已。」

　　「这样啊……嗯？『那种程度』？」

　　啊，果然真希ちゃん也很在意这一点呢。我点点头，肯定了真希ちゃん的疑问。

　　「听他说有和同学、后辈约会过几次……虽然本人并不想使用约会这个词。」

　　「哎呀呀，难道说八幡さん、实际上相当的受欢迎吗？」

　　「我想本人绝对会否定、不相信就是了。八幡的周围有好多可爱、美丽又温柔的人，我认识的那几位，大概、大家都喜欢八幡。」

　　因为并没有直接从她们口中听到答案，所以无法确定……然而，即便只相处过很短的时间、即便没有深入交流过，大家都很在意八幡这点我还是能明白的。

　　这么一说后，不知为何真希ちゃん突然思考起什么来，然后好像下定决心般看向了我。

　　「呐，留美ちゃん。」

　　「怎么了？」

　　「可以让我和八幡さん谈谈吗？」

　　「……怎么回事？」

　　咦，总觉得自己好像发出了十分低沉的声音。真希ちゃん对此并不在意，反而看上去有些开心的样子……既然真希ちゃん都觉得开心了那我也没理由不高兴吧。

　　只不过，真希ちゃん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总感觉、唔。

　　「留、留美ちゃん？没关系、不会抢走八幡さん的哟。确实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但只是想跟他谈一谈而已。」

　　真希ちゃん只是想和八幡说些话而已。

　　……啊啊，这样啊。

　　原来——我是在嫉妒啊。

　　……咦？但，我是在嫉妒哪边呢？是嫉妒真希ちゃん中意的八幡，还是嫉妒中意八幡的真希ちゃん呢？……不想再深入思考下去了。

　　「啊、不，只是喉咙有点儿堵罢了。真希ちゃ想和八幡说话，是指要见面吗？」

　　「不用，虽然那也不错，不过只需要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八幡さん就行了。」

　　「嗯，我知道了。今晚就告诉八幡。」

　　真希ちゃん和八幡谈话、关系变好也完全没有问题。嘛，因为是八幡嘛，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和真希ちゃん成为朋友，但就算我的朋友们互相之间关系变好了，也没什么问题吧，嗯。

　　和真希ちゃん分手回家的路上，我的脑中已经没有了开成君，该如何对待自己心中滋生出来的嫉妒之心呢——剩下的只有这个念头而已。

　　\*\*\*

　　晚上吃完晚饭洗过澡，回到房间的我一只手拿着手机陷入了烦恼。

　　明明只是给八幡打个电话、说说话而已，明明直到昨天为止还是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的，此刻却感到了犹豫不决。

　　八幡什么都不知道，真希ちゃん应该也没有别的意思。所以，有问题的只有我——只有我那连关心自己的朋友都会嫉妒的、丑陋的内心而已。

　　哔喱喱喱喱喱

　　「！」

　　就在我烦恼不已的时候，手中的手机突然响起铃声并震动起来。由于太过慌张差点就失手弄掉了。

　　来电的是八幡。

　　……真是的，为什么偏偏会在这个时机打电话来呀？

　　「……是我。」

　　『哦、哦。我还想差不多该挂断了呢。』

　　「对不起，因为刚洗完澡出来。」

　　『……这样啊，抱歉了。』

　　「穿着衣服哦？」

　　『不不不，我可不是因为那个才道歉的喔？』

　　「想像了？」

　　『才没有。』

　　听到八幡的声音就变得开心的自己。明明刚才还在烦恼的，我还真是势利呢。

　　「那么，怎么了？八幡会主动打电话过来还真少见呀。」

　　『是呢，这可是相当罕见的事哦。』

　　「可以拿去跟雪乃さん她们炫耀吗？」

　　『别啊。雪之下姑且不论，由比滨和一色感觉会抓着我说个不停。』

　　侍奉部的诸位还是老样子。在我看来雪乃さん也喜欢着八幡，不过八幡是怎么想的呢？对比起来结衣さん和彩羽さん真要说的话属于相当强硬的类型。

　　……嗯，果然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啊。

　　『说到周六的事情——』

　　「嗯。」

　　『我是打算去打网球的，但仔细一想留美不是刚结束社团活动么。』

　　「网球？社团活动只有一上午所以没那么累的，我想应该没问题。八幡会打网球？」

　　『虽说我是室内派可不代表不会运动啊。打网球我还是自认技术挺不错的哦。』

　　「八幡会网球……」

　　『我知道很让人意外，可有到这地步吗？』

　　新知晓的事实。八幡会打网球啊……感觉无法想像呢。虽然有种八幡独自一人默默对着墙壁的印象。

　　『留美有打过吗？』

　　「没有。好像迟早会作为体育课的选择项目，但至今还没打过。」

　　『那么，就稍微打打看吧。车站附近有座体育中心不是么？那里有网球场出租，空着手去也可以。』

　　「嗯，我想试试看。八幡有去过吗？」

　　『啊啊，以前和朋友一起去过。』

　　「……朋友？」

　　『别对这点感到意外啊。朋友我也是有那么一一个的。』

　　「不就一个人嘛。」

　　又了解到了新的事实。八幡居然有朋友……不对，有也不奇怪吧。因为在八幡的周围尽是些女生所以都留下固定印象了。……虽说这点不怎么有趣就是了。

　　「对方是男生吗？」

　　『不户塚就是户塚……啊、不对、呃。男生……吧，嗯。』

　　「……？」

　　事到如今也没有隐瞒的必要的，为什么会变得吞吞吐吐的啊。那位户塚さ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既然能和八幡成为朋友，换句话说要么是位相当好的人、要么是位奇怪的人吧。可能是我的偏见也说不定。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就这些。如果预定有变的话就尽早联系我。对了，在车站前碰头可以吗？』

　　「嗯，没问题。啊，还有一件事……」

　　『什么？』

　　「还记得真希ちゃん吗？」

　　『真希ちゃん？啊啊，上次见面的时候留美的朋友吧。我记得、是叫山北さん对吧？』

　　「嗯。」

　　『怎么了？吵架了吗？』

　　「……」

　　虽然不是吵架、就是了。八幡总是在奇怪的地方很敏锐，因此让人困扰。不经意间被戳到痛处致使话语卡到了嗓子里。

　　『嗯？怎么，还真是这样吗？』

　　「不、不是的。那个、真希ちゃん说想和八幡谈一谈。八幡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给真希ちゃん打个电话么？」

　　『哈？和我这种人有什么好谈的，才不要咧。』

　　啊啊，八幡这人的确会毫不犹豫地这么说呢。但也确实，只是见过一次面的朋友的朋友说想聊聊什么的，真的有些意义不明啊。

　　正常而言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对方对自己抱有兴趣，可八幡是不会这么想的。

　　「也不是想强迫八幡……」

　　『让我跟中学女生说话这点本身就相当强人所难了。』

　　「我也是中学女生哟？」

　　『不一样，留美对我来说已经是跟妹妹差不多了。』

　　「……嘿。」

　　又发出了低沉的声音。

　　虽然我早就知道八幡把我像小町さん那样当做妹妹看待，但真当亲耳听到本人这么说时……为什么呢，有点火大。被当作亲人一样看待这点很开心就是了。

　　『……嘛、行吧。我会打电话过去。』

　　「可以吗？女孩子哟？中学生哟？」

　　『别这么连问啊。如果是普通的那种活泼吵闹的女孩子的话确实是没辙、敬谢不敏，不过既然是留美的朋友，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我想。』（注:「キャピキャピ」是女用形容词，形容欢快活泼、往往能活跃全场气氛全力表现自己类型的女生，不过似乎也暗含外貌亮眼却没有内涵的讽刺意味，总之这词已经算是死语，没什么人用了。）

　　听起来充满了抗拒感的声音……真的不要紧吗。

　　「真希ちゃん是我的朋友，不要对她做什么奇怪的事哦。」

　　『电话里能做啥子哟。』

　　「不是电话里就会做？」

　　『……我这人，有那么不值得信赖吗？』

　　「因为，感觉八幡一紧张就会变得举止可疑、说些奇怪的话嘛。」

　　『……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因为八幡是胆小鬼，所以不觉得他会有勇气做奇怪的事。然而，也正因为八幡是胆小鬼，所以才可能会说些奇怪的话。

　　「真希ちゃん还是八幡初学者，要多注意一些哦。」

　　『对我来说难度却是Very Hard啊……』

　　接下来，把事先记下来的真希ちゃん的手机号码告诉八幡后，我挂断了电话。

　　虽说有被事先告知，但自己的朋友们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加深着关系，总觉得内心有些骚动、静不下来。

　　毕竟是八幡嘛，一般来说比起关系变好，只让人败兴而归就已经够好了。真希ちゃん也是，该说是有什么地方变了呢、还是单纯因为能和我成为好朋友所以我们两人有相通之处呢？老实说，我完全无法预测八幡和真希ちゃん的对话会变成怎样。

　　胸中氤氲着无法用准确语言道出的朦胧感情，我躺倒在了床上。

　　————真希视点————

　　从浴室出来后细心地做起了伸展运动。听说趁着身子暖和的时候做效果会更好，但是这种效果很难用肉眼分辨。虽然在社团活动选择了体操部之后每天都有在练习并持续至今，不过比起从小学开始便坚持练习的留美ちゃん，我的柔软性还远远不及。即便如此，总有一天我也想像女孩那样能够做出一字马的同时还能将胸贴在地上。

　　柔软体操如果规规矩矩做的话会积蓄起少许出汗程度的疲劳，但因为已经洗过澡了，所以就改成了不会出汗的适当强度。

　　就这般做了一会伸展运动，我察觉到了自己的手机在震动。确认到来电的是不认识的号码后，我无法抑止地露出了笑容。

　　「——你好，我是真希！」

　　『哦、哦，真有精神呐。呃、是山北同学没错吧？我是比企谷。』

　　「是我，没有打错哟八幡さん。」

　　留美ちゃん好好地将我的意愿传达给了八幡さん，八幡さん也好好地给我打了电话。

　　虽然当我说出想和八幡さん谈谈的时候的留美ちゃん表情有点恐怖，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女孩的恋情。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哦，嗯。

　　「能答应我突然的请求真的十分感谢！」

　　『啊～嘛，犹豫了很久就是了。不过真想问一下，最近的孩子都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啊？』

　　「是指手机号码的事吗？」

　　『啊啊。就算是朋友的熟人，也不能就这么轻易把手机号码透露给不认识的男人吧，山北同学。』

　　「之前不是说过叫我真希也可以的嘛。」

　　『我也说过这要求对我而言难度太高了吧？』

　　呣。和之前一样，八幡さん的防御还是那么的坚固。同年级的孩子的话，明明有不经本人同意就一声不吭地直呼名字、不讲礼数地随随便便拉近距离感的人在的。然而现在我这边都说行了却仍被如此顽固地拒绝……怎么说呢，超不爽的。

　　「又不是陌生人呗。而且我相信八幡さん。」

　　『如果真有那种只见了一面就能自来熟地摘掉陌生人帽子的男人的话，可不要轻易地相信他啊。』

　　「旁观了八幡さん和留美ちゃん的对话，我不觉得八幡さん会是坏人哦。别看我这样，我也是对自己看人的眼光的水平感到自负的。毕竟怎么说也是留美ちゃん的朋友嘛。」

　　『这例子真的有说服力么……不管怎样，小孩子如果抱着奇怪的自信行动就会失败，此乃世上常有之事。善于欺骗的坏蛋到处都是，所以必须得重视个人信息。』

　　「是～」

　　八幡さん果然是个有趣的人呢。该说是能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年上者应有的举止吧。也许乖僻的孩子会觉得啰嗦烦人，然而即便对方用的是颇感麻烦的语气，仍然能传达出真心担心我的心意。

　　电话里都这样了，直接见面一起行动的话想必会更加地爱照顾人。留美ちゃん也是被这份哥哥技能给攻略下来的吧。

　　「对了，留美ちゃん怎么样了？」

　　『怎么样、是指打电话的时候吗？』

　　「嗯嗯。」

　　『没说什么特别的，不过有种似乎想要说些什么的氛围。』

　　「于是呢，八幡さん什么都没问吗？」

　　『如果留美说了要我帮忙的话我会认真听她说并行动。既然没有的话，就代表留美准备靠自己想办法去做些什么吧。』

　　嘿～不是一味的娇惯啊。也并非放任主义。

　　真的就像留美ちゃん的哥哥一样呢。留美ちゃん大概对此感到不满就是了。

　　「留美ちゃん什么都没说的话，那我也不会说什么。只是今天发生了一点事，留美ちゃん应该有些累了。」

　　『哈……一点事、呢。』

　　「嗯。所以，这次和留美ちゃん的约会，请让那孩子好好开心一下吧。」

　　『……我会尽力的，只能这么保证了。说到底中学女生会喜欢的约会地点什么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不过，能让留美ちゃん高兴的地方还是知道的吧？」

　　『……嗯，大概。』

　　「嘻嘻。」

　　要是现在八幡さん在我面前的话，一定是正一边移开视线、一边害羞地搔着脸颊吧。还以为年长的男生会是什么样，真接触到了后总觉得有些可爱呢。

　　留美ちゃん和八幡さん在一起的话，我想不管去哪都能玩得很开心哟——虽然想这么说，但这应该是由女孩本人亲口对八幡さん说的话，而不应该出自只在一旁守望两人的我的口中。

　　我大概是，在羡慕着被八幡さん如此珍重的留美ちゃん吧。假如我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个人的话……不由得就会这么想。

　　我也不是不想交男朋友，只不过看到缠着留美ちゃん的那群男生，就很难对同龄人产生兴趣了。学校的前辈虽然也算是年上，可从对女孩的态度来看……呐？

　　「再重申一遍，如果让留美ちゃん伤心了的话我会非常的生气哟？」

　　「啊啊，那真可怕。因为很可怕所以我会全力以赴。」

　　虽说依然是那副怕麻烦的语调，但我想八幡さん一定会毫无虚言地为留美ちゃん奔前忙后吧。

　　留美ちゃん真的、有被珍视着呢。

　　……忽的、胸中怦然一响。

　　『啊ー、可以问一下吗？』

　　「哦？我不知道留美ちゃん的三围哟？」

　　『谁要问这个啊……』

　　惊讶于突如其来的心跳加速，不由得说了些捉弄八幡さん的话。

　　没有没有，小鹿乱撞什么的才没有呢。

　　「所以，是想问什么呢？」

　　『那啥……和留美之间发生了什么吗？』

　　「是？」

　　据八幡さん所言，当他在电话里问起是不是和我吵架了的时候留美ちゃん的反应感觉有些奇怪。

　　可我们并没有吵架……啊，莫非是那个？听到我说想和八幡さん单独聊聊的要求后女孩的心情指数急剧下降的那件事？

　　留美ちゃん，是在在意那个么？明明是做出了煽动留美ちゃん妒火的事的我不好的，根本不往这方面想的女孩真是个好孩子呐。

　　「不，没有吵架就是了……」

　　『要是很难开口的话不说也没关系的。嘛，那什么……我想你应该也知道留美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曾发生过不少事吧，要好好相处啊。』

　　「那是当然的了！根本不需要八幡さん这么叮嘱哟。」

　　『啊啊，我想也是，既然能和留美成为朋友那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我同样清楚山北同学是个好孩子——只不过看在我自认为留美的兄长份上，就让我为她担心一下吧。』

　　「……」

　　怦咚——

　　八幡さん真是、太狡猾了。我明白的，其实这纯粹只是因为信赖着留美ちゃん，所以连同女孩朋友的我也一并相信着而已吧。

　　……但是啊，被这么说了的话，人家不就会感到开心了吗？

　　「那是……没必要的担心哦。我最喜欢留美ちゃん了，希望能一辈子都和她做朋友。」

　　『……这样啊。是我多管闲事了呢。话说回来，听留美说你想和我谈谈，是要谈什么啊？』

　　「没事啦，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是吗？通过刚才的对话你明白什么了吗？』

　　「没错，通过刚才的对话我明白了哟。」

　　『嘿～嘛，行吧。那么，等会好好去睡，记得不要熬夜哦。晚安。』

　　「好的，晚安。」

　　挂断和八幡さん的通话，我倒在了床上。

　　不行不行，这样可不行啊。我只见过八幡さん一面，电话交流也只有一次，说话的时间更是连一个小时都没有。

　　——即便如此，在意八幡さん的自己此刻确实就在这里。

　　诶ー、我啊，原来是这么容易被攻略的女生吗……？

　　都说了不行呀。八幡さん正假扮留美ちゃん的男朋友，同时还是女孩喜欢的人……是位温柔又可靠的人。

　　我对八幡さん几乎一无所知。真正的八幡さん说不定是个更糟糕更奇怪的人也说不定呢。但毕竟是留美ちゃん喜欢的人，因此不会有这种事才对。

　　如果能把朝向留美ちゃん的温柔分一点给我的话……就说了不可以啦、不要再想这种事了！

　　和留美ちゃん变成三角关系什么的，我绝对不要。啊，但是八幡さん的身边好像有很多喜欢他的人在的样子，所以是多角关系？不不，无论哪个都不行啦。

　　如果能直接称呼我真希的话、如果能像留美ちゃん那般毫无隔阂地对待我的话——然而就算反复告诫自己，大脑却依旧不受自己控制地接二连三冒出这些念头来。

　　一边想还一边在床上吧嗒吧嗒地乱踢着脚，结果被楼下的妈妈骂了。

　　呜呜……今天还是早点睡吧。醒来后应该就会发现只是一时糊涂而已的。

　　一定！……MayBe。

十七、

逐渐迫近约定时间的、前一天早晨，明明十分期待与八幡的约会，我的心情却染上了一丝忧郁。

　　昨晚的电话中，我拜托八幡给真希ちゃん打电话，八幡答应了。虽然不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但自己相互不认识的朋友之间能加深关系我认为是件很令人开心的事情。

　　……只不过，自己那对真希ちゃん所抱有的、同时对八幡所抱有的嫉妒，使我的心不由得变沉重起来。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嫉妒心居然会这么重。

　　人心无法控制。这一道理我本人其实再清楚不过。

　　我喜欢八幡。所以希望能和八幡的关系更进一步。

　　我喜欢真希ちゃん。所以希望能和她当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喜欢两人。所以希望真希ちゃん能喜欢上八幡、希望八幡也能喜欢上真希ちゃん——是这样吗？自己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我不知道。

　　希望两人关系变好的想法倒是没什么问题，但要说想让两人喜欢上对方、乃至于不想让两人喜欢上对方，我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即使真希ちゃん喜欢上八幡，我也没有阻止她的权利。嘛，说到底「真希ちゃん喜欢上八幡」也不过只是个人想像而已。

　　然而，从昨天那样子来看真希ちゃん对八幡显然抱有不小的兴趣。八幡对比自己小的女孩子、该怎么说呢——总之就是很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个小町さん那样的妹妹，八幡总是很照顾像我们这种年纪小的女孩子，时刻想着能否帮上忙。虽然看上去有些笨拙、有些态度生硬，但一旦注意到那初见时难以察觉的温柔的话，八幡在心目中的形象立刻便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

　　真希ちゃん旁观了我和八幡的交谈，那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看着那样的八幡，并不靠外表和传闻来判断他人的真希ちゃん就应该已经注意到八幡的内在了吧。

　　因为是我喜欢的人所以真希ちゃん也一样会喜欢上——虽说不能如此草率地断言，但我的胸中确实扎着一根不管怎么做都无法拔除的刺。

　　正当我一边发出叹息一边走在上学路上时，身后传来了跑近的脚步声。

　　「留美ちゃん早上好～！」

　　「……早上好，真希ちゃん。」

　　真希ちゃん一如往常充满活力。一直以来我都会自然地露出笑容回应真希ちゃん，这个时候却总感觉自己表情有些僵硬。

　　「怎么了，好像没什么精神呢？」

　　「唔、嗯……有点睡眠不足，大概。」

　　「没事吧？毕竟昨天发生了那样的事，不能勉强自己哦。」

　　「嗯，谢谢。」

　　真希ちゃん的笑容耀眼无比。原来如此，据说人类在心中有愧时就没办法正视对方的脸看来是真的。去年被排挤自己的同学所抛弃的时候也是这样呢。

　　和真希ちゃん并排向学校。平常明明是一段令人开心的时光的，此刻心上却仿佛笼罩着一层乌云。

　　「对了对了，昨天八幡さん不是和我打了电话么。」

　　「……嗯。八幡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诶，没有哦！我在想八幡さん果然是个好人呐，非常非常地珍惜着留美ちゃん。」

　　「我吗？」

　　「嗯，虽然嘴上说是作为哥哥在担心，但其实也在信赖留美ちゃん吧我觉得？」

　　「……这样啊。」

　　前一秒心中乌云密布，下一刻便能透过云层看见阳光。我呀，实在是有够单纯的。明明刚才还闷闷不乐，只不过是从真希ちゃん口中听到八幡在意着我而已，立马就变得高兴起来。

　　话虽如此，无论怎么调整都始终恢复不了平时的步调……保持着这样的状态，我和真希ちゃん一同来到学校，努力投入到了社团活动的晨练中去。

　　————真希视点————

　　早上睁开眼，一想到昨天的事就有种想在床上打滚的冲动——尽管如此，我依旧认为那只是一时糊涂。

　　嗯。即使八幡さん确实是个好人，即使心里确实有点小鹿乱撞，但我可不是那么轻浮的女人啊。

　　洗完脸、换上制服、吃完早饭，一出家门抬头便是好天气！好、今天也要加油！

　　离开家的时间和往常一样。而只要用和平时一样的速度上学的话……你看就在前面！

　　「留美ちゃん早上好～！」

　　「……早上好，真希ちゃん。」

　　出门后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留美ちゃん，我想那天一定会是个好日子。元气满满地同女孩打了声招呼，回过头来的留美ちゃん脸色却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怎么了，好像没什么精神呢？」

　　「唔、嗯……有点睡眠不足，大概。」

　　「没事吧？毕竟昨天发生了那样的事，不能勉强自己哦。」

　　「嗯，谢谢。」

　　是叫开成君来着？昨天那家伙的粗暴行为弄疼了留美ちゃん的肩膀，万幸的是没什么大碍，可女孩仍旧因此感到了痛苦。

　　虽然一回想起来就怒气上涌，不过审判这种无礼之徒的任务应该如漫画一样交给男友役八幡さん才对。要是产生争执甚至打起来就麻烦了，八幡さん的身手看起来也不怎么厉害的样子，如果真演变成那样的场面八幡さん会怎么做呢。

　　——不成不成，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危险的事可是绝对不能做的啊。

　　啊对了，关于昨天那通电话，还是跟留美ちゃん说一下比较好吧。

　　「对了对了，昨天八幡さん不是和我打了电话么。」

　　「……嗯。八幡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诶，没有哦！我在想八幡さん果然是个好人呐，非常非常地珍惜着留美ちゃん。」

　　「我吗？」

　　「嗯，虽然嘴上说是作为哥哥在担心，但其实也在信赖留美ちゃん吧我觉得？」

　　「……这样啊。」

　　嘻嘻，果然留美ちゃん很好懂呐。刚才表情还有些阴暗，听到我说八幡关心自己就立马变开心起来。

　　……嗯，绝对不能让留美ちゃん的笑容蒙上阴影，那可是世界级的损失啊。

　　所以，觉得羡慕什么的是不行的，说起八幡さん相关的话题的时候心跳加速也不过是错觉罢了。

　　好啦，别在意这些了，赶紧去上学然后参加晨练吧。

　　————留美视点————

　　来到学校后展开晨练，上午课程完结后享用中餐，下午上完课后迎来放学，努力进行社团活动最后回家——今天一天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虽然状态不怎么好，但学习和练习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纠缠，度过了平稳的一天。

　　即便如此，心情依然还是无法舒畅。

　　我明白其中缘由。

　　——因为我和真希ちゃん，在互相顾虑着对方。

　　我在嫉妒着真希ちゃん，因此没法好好地同她说话；真希ちゃん则总感觉有些战战兢兢的样子，小心翼翼地与我接触。

　　大概，真希ちゃん也对我抱有某种内疚之情吧。然后我想，那多半与八幡有关。

　　一方面是想不到其他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今早谈起和八幡通电话的事时真希ちゃん感觉有在顾虑着我。而且，在这之后她便没有再提起有关八幡的话题，也没有提到明天我和八幡约会的事情。

　　以上毕竟全部都是个人想像，是我考虑太多了也说不定。不过，我确实是这么想的。真希ちゃん虽然总说我很好懂，但其实真希ちゃん自己也不遑多让。

　　我和真希ちゃん回家的路到途中为止都是一致的。今天也是我们两人结伴回家，但在一直以来分别的地方我叫住了真希ちゃん并把她邀她一起坐到了公园的长椅上。

　　我想和真希ちゃん认真地谈一谈。

　　「怎么了，留美ちゃん？」

　　「唔……」

　　话虽如此，该怎么开口比较好呢？直接开门见山地问真希ちゃん「你喜欢八幡吗」？

　　不，那也太直球了吧。可、我也不想用揣测迂回的方式去套真希ちゃん的话。而且，假设我这么问了，真希ちゃん的话很可能会给出诸如「才没有那回事呢」之类的回答，就为了照顾我的心情。

　　我喜欢真希ちゃん，她是我非常珍重的朋友。所以，被朋友顾虑这种事、我不想要。

　　「真希ちゃん。」

　　「嗯？」

　　「昨天和八幡聊过后，你怎么想？」

　　不管怎么说，首先必须得确认真希ちゃん的心意。我正面朝向坐在旁边的真希ちゃん。

　　真希ちゃん的表情虽然僵硬了一瞬间，但立刻变幻成了笑容……该说是真希ちゃん太好懂呢、还是我太敏锐呢。

　　「问我怎么想……我认为八幡さん是个好人哟？实乃哥哥的典范！这样的感觉呢。就和留美ちゃん说的一样。」

　　真希ちゃん滔滔不绝地说道。

　　「留美ちゃん拜托八幡さん是正确的。八幡さん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是他的话一定能帮到留美ちゃん。话说啊，八幡さん明明是不擅长与人交往的风格，却有在用心留意周围、有好好地看着身边的人呢。」

　　也许是因为思考消极所以才会这么想，但在我看来真希ちゃん像是在掩饰什么似的。

　　「看见他那温柔又可靠的样子，一不小心栽进去的人应该不少吧。这么一来对手可能会越变越多，留美ちゃん也对此感到不安不是？」

　　拜托了，请不要再掩饰下去了。只浮于表面的关系什么的，我最讨厌了。

　　「所以呀……」

　　「真希ちゃん。」

　　我直接打断了真希ちゃん的滔滔不绝。我能明白自己的举动让她吃惊到忘记了呼吸。

　　「对不起，是我没问好。」

　　「呃……是指什么？」

　　果然还是坦率地问比较好吧。虽然我不知道这种时候究竟怎么做才是对的。

　　「真希ちゃん对八幡是怎么想的？」

　　「……」

　　真希ちゃん再一次屏住了呼吸。总觉得有种在质问的感觉。

　　「问我怎么想……之前不是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么，『是个好人』呀。」

　　「真希ちゃん。」

　　不对哦，真希ちゃん。我要的不是那样的回答，请不要说这种隐藏真心的话了。

　　「虽然我觉得这种问法不太好……真希ちゃん，你喜欢八幡吗？」

　　「嗯……算、是吧。讨人喜欢的人、我是这么认为的哟。」

　　「真希ちゃん！」

　　此时此刻，我无比痛恨起自己那少得可怜的与人交流的经验来。我不清楚该怎么说才好，自己的问法难道不是在逼迫真希ちゃん吗。

　　「……留美ちゃん想问的，是我有没有喜欢上八幡さん、对吧？」

　　「……嗯。」

　　「……那、得知答案后，留美ちゃん想怎么做？」

　　想怎么做吗……我也不知道。即便如此，我依然想从真希ちゃん那儿听到她的回答。

　　听了后，我会怎么做呢？

　　「……我、想怎么做呢？」

　　「就算这么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也是呢……」

　　我变得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无法开口。真希ちゃん也一言未发，我们两人只是沉默地坐在长椅上。

　　过了一段时间后，防灾无线广播传出了乐声。好像坐了相当长的时间。（注：为了确保紧急时可以使用，日本每天早晚都会通过无线广播准点试播音乐，确认防灾无线广播是否正常运行，千叶的防灾无线广播应该是五点。）

　　「……那么再见，留美ちゃん，我就先回去了。」

　　「……嗯。」

　　坐在旁边的真希ちゃん站了起来。

　　放在平时的话她都会很有精神地同我挥手告别，可今天的真希ちゃん却没有回头看我一眼就跑走了。

　　我……没有站起来的精神。

　　「真讨厌呐……」

　　对会考虑奇怪事情的自己，更是对可能被真希ちゃん讨厌的未来。

　　重新审视一番自己，我果然最喜欢真希ちゃん了。

　　以前我总想着自己能和别人好好相处就好了，但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想法了。

　　有真希ちゃん在就可以了，不是真希ちゃん就不行。

　　然而，我——我的所作所为，不就等同于在谴责真希ちゃん一样吗。

　　只凭任性随意的想法就去责备自己重要的人、自己喜欢的人，这到底算什么朋友啊。感觉要被自我厌恶给压垮了。

　　回到家中的这段时间，明明第二天就要去和八幡约会，我的内心却始终布满阴云，未曾放晴。

　　————真希视点————

　　被察觉到了、呐……。

　　小跑出公园的我，在远离一段距离后换成了步行。

　　简直就像是从公园里逃了出来一样——不，实际上我就是从留美ちゃん身边逃开了。

　　女孩子们都拥有第六感。恋爱中少女的第六感更是敏感。虽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但那个时候看到留美ちゃん和八幡さん说话时的模样，根本不用问就能明白女孩喜欢八幡さん的事实。

　　我懂的，刚才那番话里并没有牵制或警告之类的意思存在。因为是留美ちゃん嘛，好孩子中的好孩子，我最喜欢的亲友。

　　可是，我……我却在意起了自己最喜欢的朋友喜欢的人。这种说法应该没错吧。毕竟我连初恋都没有过。我在八幡さん身上所感受到的这份感情是所谓的恋爱吗？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然而，若那真的是恋意的话明明是绝不可外露的……我有那么容易看穿么，还是说留美ちゃん的情敌雷达哔-哔-地发出了警报？究竟会是哪一个呢。

　　我最喜欢留美ちゃん了。虽然因为才升上初中不久所以只交往了几个月，但正如我和八幡さん所说的那样，我想和女孩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留美ちゃん长得可爱，头脑又聪明，体操也很厉害，诸如此类都是女孩的魅力之一——不过，我想就算留美ちゃん没有那些要素我也会喜欢上她的。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投缘吧。留美ちゃん是个内在非常出色的好孩子，和她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安心。未来的中学生活都不能和女孩在一起了什么的，这么可怕的事我根本不愿去想。

　　——为了不变成那样，我究竟该做些什么呢？

　　不仅是在回家的路上，包括回家后的时间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却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陷入沉思的时候被妈妈看到，让她为我担心了。虽然妈妈的好意让我很开心，但说什么「你会烦恼还真稀奇」，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啦。

十八、

——周六。

　　上午的补习学校讲课结束后，就轮到下午和留美的约会（暂定）了。最近一直忙于学习搞得有些运动不足，因此无论是打网球还是和留美一起玩——虽说也不是没有觉得麻烦的时候——但对此感到期待这点亦是事实。

　　忽的，心中生起了某种奇妙的焦躁感。该说是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有什么事正在缠上自己呢，还是说不知不觉间自掘坟墓了呢……这种莫明的感觉究竟是啥啊。

　　总之暂且不说这个，有人同讲课结束后正在整理书本的我搭话了。

　　「喂。」

　　「嗯？」

　　回头一看，站在那儿的是一如既往一副不爽模样的川什么同学——川崎。今天的少女依然是那身与众不同的时髦打扮。

　　本人大概并没有那种意图存在，但我总感觉自己在被她瞪着，害我不由自主地确认了一下书包里钱包的位置。今天难得的备好了钱，但这可是为了和留美约会而准备的活动资金，不死守可不成。

　　好，等会把钱和钱包分开放在不同的口袋里吧。

　　「……你是不是在想什么奇怪的事情？」

　　「是你的错觉。」

　　我身边的女性阵容大家都很敏锐。还是说我太容易读懂了呢。

　　只见川崎眉头皱得更加厉害。求别这样，迫力强过头了。

　　「于是、有什么事吗？」

　　「唔。嗯……你这之后有事吗？如果没有的话，希望你能陪我一下。」

　　一边搔着脸颊一边看向别处说话的川崎看起来有些害羞的样子。我比谁都明白邀请别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我同样是孤零零的少女这份勇敢值得称赞，但今天实在不是时候。

　　「今天有点那个……」

　　「哈？」

　　「还记得么，我前些天不是说过要带中学生出去玩吗？那个，就是今天啊。」

　　「啊啊，这样……最后决定好要去哪里约会了吗？」

　　「决定去车站前的体育中心打网球。」

　　「嘿……」

　　拒绝的时候感觉被狠狠瞪了一眼，不过解释一番后川崎好像也想起来了。话说回来，川崎明明是个了不得的美少女却总是摆着一张不高兴的脸，个人觉得十分可惜。虽然很难想像川崎笑容满面的样子就是了。

　　这么一说的话，也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时候去了，总有种看到过猫耳女仆川崎的印象……啊那是材木座的妄想吗。

　　「嘛，就是这样。不好意思，没法陪你了。」

　　「啊，没事……我这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虽然川崎这么说了，但不禁想让人问一句「真的吗」。仿佛能在少女头上看见耷拉下来的狗耳朵一般，看着瞧上去有些垂头丧气的川崎，我的内心不由得涌出了一股罪恶感。

　　唔，虽然并不是非得替她打气不可，但总感觉有些过意不去。明明谁都没有错。

　　和川崎在走廊上并排走着。也许是因为讲课刚结束不久，电梯前非常的拥挤。尽管站在原地等也可以，可我不喜欢被周围的人听见我们说的话。

　　我伸出手指指向楼梯间，向川崎示意。不知为何这群人不打算步行下楼，所以楼梯间空无一人。

　　「川崎，京京还好吗？」

　　「诶？嗯、嗯……还好。」

　　「改天我可以去看看她吗？」

　　「没、没问题。京京也想见你。我想大志应该也会高兴的。」

　　「啊？大志？是谁来着？」

　　「哈？」

　　虽然又被瞪了一眼，但叫那名字的小鬼我才不知道呢。即便听说他努力学习考上了总武高中，接近我最爱的小町的害虫的名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看来不让你和大志一起静下心来好好交流一番是不行的呐。那么，近期再会。」

　　「知道了。到时候我会再打招呼的。」

　　不过川崎不愧是妹控加弟控，一提起妹妹心情立马变好了。虽说听到弟弟被轻视心情转眼间变差就是了。

　　不能否认有种在利用京京的感觉，然而其中又没有包藏什么坏心，自己也确实想去见见这名隔了好久不见的可爱幼女。

　　同川崎分别，我走出了补习学校。

　　和留美约好的地点是车站前，预定是各自吃过午饭后再见面。不过因为接下来是要去打网球所以不宜吃得过饱，找点东西稍微填一下肚子就可以了吧。

　　既然如此吃什么好呢？汉堡的话感觉大了点，甜甜圈这份量大概正好——正当我一边走着一边如此考虑的时候，双眼捕捉到了迎面走来的两位女性，迫不得已瞬间调转了方向。

　　不，其中一位还好就是了……只看其中一位的话呐！

　　——然则，就在我想要悄无声息拐进路旁小巷子里之时，有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什、什么——！看破了我「隐形小企」的究竟乃何人！啊不，我知道是谁就是了。

　　在战战兢兢回过头去的我的眼前，绝世美女露出了盛大的笑容。好可怕啊。

　　「比～企～谷～君？为什么要从姐姐那里逃走呀～？」

　　雪之下阳乃。目前应该就读于国立理工系的大学，却以完全看不出是处在上学期间的频率在我们面前露脸、异常钟爱搅局的雪之下的姐姐——一言以蔽之，是位麻烦至极的人物。

　　既是美人，又擅长待人接物，还持有着与雪之下的大平原呈鲜明对比的高耸丘陵。详细描写就略过不提，总之此刻那双出众的某峰像是在故意显摆一般朝我压了过来。好近太近了好香好柔软好近（错乱）。

　　「啊，是比企谷君呀～。好久不见了呢。」

　　在阳乃さん的背后笑容可掬地挥着手的，是作为柔和的化身的、我认识的人中排名第一的治愈系，总武高中前学生会长城廻巡前辈。

　　我知道阳乃さん在在校期间就任文化祭执行委员长的时候就和巡前辈成了朋友，但没想到这两人的关系居然会好到会在休息日一起出门逛街。当然，不管谁和谁的关系再好都不关我事，可实话说，个人完全想不出这两人的共同点，也想像不出两人关系变好的理由。性格也是，不觉得有相似之处……虽说不一定非得性格相近关系才会变好就是了。

　　嘛，没有朋友的我对和某人搞好关系的方法没有兴趣，所以这种事怎样都好。

　　「两位好，雪之下さん，城廻前辈。」

　　「这是想去哪里呀？」

　　「不，只是这边有点事要办而已。」

　　「嘿～、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没有店开着呢～」

　　虽然阳乃さん表面上一副巧笑倩兮的样子，但正因为如此才超可怕的。确实有种说法是美女生起气来很恐怖，只不过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单纯的指阳乃さん这个人很可怕。

　　「比企谷君没什么事做对吧。接下来人家要和巡一起吃午餐，比企谷君也来吧。」

　　「等会，二话不说认定我很闲未免太武断了吧。」

　　「不对吗？」

　　平常的话毫无疑问是空闲状态，可唯有今天不一样。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这样淡出视线啊……

　　「来嘛，比企谷君，一起吃吧。」

　　「……只一会的话。这之后我还有事。」

　　「啊哈，和比企谷君一起吃饭还是第一次呢。」

　　巡前辈的邀请就实在没辙了。面对来自我不擅长应付的女性、年上、同时还是美女的邀请，除了举白旗外没有别的选择。

　　将两人领到了全国连锁经营的甜甜圈店。为什么这家店会摆放中华料理呢，从以前开始就很在意这点了。

　　各自点菜，就座。以前和阳乃さん遭遇的时候是吧台座位，谢天谢地这次是包厢座位。坐旁边就总是会被缠上来，哪里还谈得上吃饭。

　　不过、那啥，前几天川崎说的话这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了。

　　——我，真的，很容易搞定呢。

　　「明明被两位这么漂亮的美女姐姐包围着，为～什么要摆出一张不开心的脸呀，比企谷君？」

　　「啊，难不成，给你添麻烦了？」

　　阳乃さん露出了一如既往的促狭笑容，巡前辈则看起来有些不安地如此询问。

　　「不，没有不高兴，也不觉得麻烦，只是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的意志力薄弱而已。」

　　被说成容易搞定、不会拒绝别人也无法反驳。回想起来，自己似乎还真没有拒绝过别人的邀请，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凡人是无法从魔王掌中逃脱的。

　　「嘿～、总觉得好帅气呢。」

　　被巡前辈温和悠哉的话语给治愈了。我心中的沉渣因为这巡巡效果而烟消云散。看来被净化之前积蓄了相当多的沉淀物呢。

　　「从比企谷君的样子来看，是从补习学校回来的吧？现在正好是讲习的时期呢。」

　　「嘛，是这样没错。」

　　「会到离补习学校这么远的地方来吃饭，也就是说没有下午的课？」

　　「嗯，今天只上上午。」

　　「这样啊。那么，提包兼挡搭讪——能一起来的话就帮大忙了。」

　　「对比企谷君很失礼哦，阳姐。不过……能来的话、人家会很开心。」

　　怎么回事。同时受到并列在眼前的天使和魔王双方引诱的这个状况。天使的抬眼上看，魔王的笑里藏压，若是平时的我说不定就半推半就地跟两人一起走了，但今天可不能这么随波逐流。

　　「啊ー、那个，我之后还有事，两位可以把叶山叫上。只要叫他他就会过来吧，那家伙的话。」

　　「隼人？我觉得比企谷君更好哦～巡也是这么想的吧？」

　　「诶！？比、比起不怎么了解的人……还是比企谷君更好、我想。」

　　两人的台词内容相同，给人的印象却大不相同。要是不知情的人听到这种话，面对两位美女的邀请一定会兴奋地摇着尾巴轻易跟上去吧；然而换成知道阳乃さん的人的话，却会为自己将遭到怎样的对待而感到战战兢兢。所以说印象真的很重要。

　　「很高兴能邀请我，但真的不好意思。」

　　「……嘿～、和往常那般的『总之先拒绝再说』好像不一样呢。」

　　真敏锐呐。阳乃さん笑容不变地朝我投去了探寻的目光。那眼神仿佛能看透人心一般，让人感到脊背发凉。

　　「……比企谷君今天约会的对象是谁呢？」

　　「诶、比企谷君要约会吗！？」

　　真敏锐啊。你是超能力者吗。

　　「小雪乃……不对。比滨妹妹……也不是。一色妹妹……不对呐。难道说是小静……没可能呢。」

　　阳乃さん一边盯着我看一边如此喃喃。您是在根据我哪里来判断的啊。莫不是真的在施展读心术吧……

　　虽说我认识的女性成员中阳乃さん知道的就只有那几位，但没想到竟然会全都列举出来。话说这对平塚老师的态度实在令人潸然泪下。

　　诊断结果出来了吗？阳乃さん嘴里小声地不知道念叨些什么过后，朝我露出了如绚烂花朵盛开的美丽笑容。果然好可怕。

　　「不能花心哦，比企谷君？我以前说过的吧。」

　　「没有花心啊。」

　　明明我连本命都还没有……不对等会，还可以这样。

　　「如果是认真的话那就更不行了哟～因为你是小雪乃的人嘛。」

　　「——是认真的喔。」

　　「「诶！？」」

　　尽管只是形式上，但现在的我和留美确实是一对恋人。用「认真」一词来表现也不算言过其实吧。

　　「呃、比企谷君？究竟怎么回事？」

　　「字面意思。待会我就要和女朋友去约会。」

　　「咦咦、比企谷君有女朋友吗！？」

　　「嗯，最近才交的就是了。」

　　不知为何对此惊讶异常的巡前辈脸显而易见地红了起来，并「哇—哇—」地发出感叹。大概是对这种话题没有免疫力吧。真要是这样的话巡前辈该有多么的不谙世事呐。

　　「……」

　　「怎么不说话了，阳姐？有那么吃惊么？」

　　「不是的哟，巡。」

　　沉默不语地眯着眼睛注视着我的阳乃さん也有种别样的恐怖。

　　「呐，比企谷君。」

　　「怎么了。」

　　「你那位女朋友，小雪乃也认识吗？」

　　「啊啊，雪之下也认识。」

　　更准确地说，是像姐姐一样在疼爱着女孩。留美也很亲近雪之下，两人就宛如真正的姐妹一般。

　　那么，如果把阳乃さん和留美凑到一起的话会怎么样呢？看上去阳乃さん应该会很中意留美，但女孩又会给出什么反应呢。毕竟那孩子和我一样警戒心很强嘛。

　　「哼～、原来如此，是这样啊。那就祝你们玩得开心了。」

　　「哈……」

　　即使我做不到像阳乃さん那样的读心术，也依旧能看出这位大小姐在考虑一些不甚正经的事情。虽然不知道和哪个倒霉蛋有关，但大体上都是我或者雪之下充当受害者。

　　伴随着讨厌的预感，精神力被削减得厉害的我与阳乃さん和巡前辈道别分开了。难得这之后要约会的，现在却不得不操心起后顾之忧来，唉……

　　◆◆◆

　　今天的社团活动只上上午。虽然前辈们都在为夏季大会而努力做着调整，不过因为过度的练习会对身体处在高速发育期的中学生产生反效果，所以被老师禁止了。

　　我们新人则在辅助前辈们的同时提高基本技能的练度。说实话我个人是想多加练习的，但也清楚不能在这种时期说些任性的话。

　　如往常一般练习，如往常一般收拾场地，如往常一般和真希ちゃん一同踏上回家的路。

　　昨天发生的事我并没有忘记。真希ちゃん也是一样吧。尽管如此，我还是如往常一般和真希ちゃん在一起。

　　想和真希ちゃん像以前一样友好相处。

　　想和真希ちゃん比以前更加亲密无间。

　　两种矛盾的感情同时存在于我的心中——但，不想和真希ちゃん在一起的想法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真希ちゃん……她是怎么想的呢？

　　来到往常分别的十字路口，不经意间我们同时停下了脚步。

　　「呐留美ちゃん，今天，是和八幡さん约会的日子对吧？」

　　「……嗯。」

　　「等成功了再说也行……约会结束后我们可以聊聊吗？」

　　真希ちゃん的样子和平常一样没有变化。早上见面的时候普通地打了招呼，社团活动中也有一起练习、一起收拾场地。

　　然而，此刻的真希ちゃん，总觉得和之前不一样。虽然我说不出究竟什么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但看起来就是有点不一样。

　　「啊，放心吧，不会聊什么奇怪的话题的。我只是想听听和八幡さん约会的事而已。」

　　「……嗯，我知道了。和八幡分别大概是五点左右，这之后可以吗？」

　　「嗯。那么再见喽。」

　　挥着手说拜拜后，真希ちゃん轻快地跑开了。

　　虽说并没有什么根据，可我有种预感——这次的聊天并不会在说完约会的话题后便迎来结束。

　　回到家，洗完澡然后换上衣服。昨天晚上虽然有烦恼过穿什么样的衣服，但想着去了体育中心后反正会换上网球服，因此选择了便于活动的衬衫和裙裤。是个人很中意的一套。

　　认真追求可爱的装束打算留到下一次的约会，我想那样一来又能听到八幡说我可爱。据说八幡即使看到结衣さん和彩羽さん花费了不少心思的打扮好像也不会主动开口夸赞，不过相对的会对雪乃さん看到入迷，也能根据眼神和态度明白他其实有意识到女生的外表。

　　虽然八幡夸小町さん可爱就像喝水一样频繁，但对其他人却很少说这样的话。而这样的八幡能毫不扭捏地夸奖我，换句话说就是把我和小町さん一样分到了妹妹类别里吧，这点让人有点不爽，可是被说了可爱人家又会感到开心……到底哪个更好呢？心情有些复杂啊。

　　来到客厅，发现了妈妈给我准备的午饭和留言。虽然早餐是一家人一起吃的，不过在我社团活动的时候爸爸妈妈似乎都去出门工作去了。

　　『给留美ちゃん。我们去工作了。虽然会做晚饭，但如果和比企谷君的约会气氛热烈的话就不用在意我们了。到时候记得打电话联系。BY妈妈。』

　　『我想比企谷君的话应该没问题，不过还请遵守节度地玩得开心。BY爸爸。』

　　寂寞感确实依然存在，但因为有好好沟通过，所以并没有以前那么寂寞。读着文字，我的脸上自然而然地浮现出笑容。

　　我和爸爸妈妈说了今天要和八幡约会的事。尽管也传达了这是作战的一个环节，然而我的心情似乎都暴露了给了两人。嘛，虽没有宣诸于口，却也没有故意隐瞒的意思就是了。倒不至于被拿来打趣，可偶尔两人会用非常温暖的眼神看着我，每当这时该说是浑身发痒不自在好呢还是别的什么呢……

　　总而言之，先吃点简单的午餐吧。我也不是不会自己做饭，不过妈妈为了我能将精神集中在约会已经做事先做好了。因为已经通知过了要去打网球，所以只是一些便饭。

　　好了，不知不觉间就到了该出门的时间。见面地点约定在车站前，也就是去观看戏剧的时候等八幡的地方。

　　◆◆◆

　　一来到车站前，八幡坐在长椅上的身影就印入了眼帘。怎么说呢，看起来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呢。是累了么？

　　「八幡。」

　　走近前去搭话，就见八幡慢慢地抬起了头。感觉那双眼睛比平时增加了两成的腐烂度。和我目光交汇后，八幡抬起手啪啪地拍了两下脸，站了起来。干劲似乎鼓足了起来，眼神的腐烂情形却基本没有变化。

　　「哟留美。今天这一身也很可爱呢。」

　　「……谢谢。对了，发生了什么事吗？看起来很疲劳的样子呢。」

　　「啊啊……嘛，不用在意。只是碰到了会让人感到疲惫的人罢了。」

　　我强行压住想要翘起的嘴角试着问了一句，八幡看上去像是要甩掉什么似的摇了摇头道。说真的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抱歉啊。明明是难得的约会，见面看到的却是这副奇怪的样子。」

　　「八幡用不着道歉。毕竟是我这边先提无理的要求的，所以不用在意。那个……如果状态不佳的话，改天也行。」

　　「不用，没关系。——那么，我们走吧。」

　　这么说着，八幡拉起我的手迈出了脚步。大概是因为去观看戏剧的时候大半的时间都和八幡一起牵着手吧，感觉牵手已经算是常态了。八幡也是这么想的吗。刚才，非常自然地就握住了我的手。

　　通过手掌传递过来的八幡的体温，十分的令人安心。这股热量转移到因某些事而焦躁不安的胸中，使我的心也不禁变得温暖起来。

　　刚才虽然自己说了那样的话，其实真正想更改时间的是我本人才对。自从定下了和八幡的约会后就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天，可我的心却在这期间蒙上了阴影。

　　即便如此，和八幡通了电话、和八幡见到了面、像这样牵着手——只不过是如此而已，连我自己都能察觉到自己那颗躁动的心平静了下来。再一次体认到自己真的有够单纯。

　　……嗯，决定了。暂且集中精神，认真度过今天这一段时光吧。毕竟无论从爸爸还是真希ちゃん那里，都收到了要玩得开心的祝福。而且心不在焉的话，对配合我任性的八幡也很失礼。

　　和八幡并排携手前行。我能明白自己的心正跳得越来越快，真亏几个月前的我能保持平静啊。

　　虽说还有许多不得不考虑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就先沉下心来好好享受和八幡的约会吧。

十九、

我和八幡来到了最近的车站附近的体育中心。

　　里面有健身器具齐全的训练室、定期开设健美操教室等课程的活动室，外面还设有室内足球场、网球场等。据说别的分店甚至连温水游泳池都有。

　　虽说是全国开展的体育中心，但我一次也没来过。要问理由的话，一方面是因为小学的时候对体育运动没那么大的兴趣，现在则把心思集中在了体操上；另一方面要想聚在一起做什么运动的话在学校做就行了，而且说到底我就没有这样的朋友。

　　……下次，和真希ちゃん一起试着过来玩玩也许不错。

　　毕竟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场所，我不由自主颇感新奇地四处张望起来，八幡则侧眼看着这样的我露出了苦笑。「呣」地噘起嘴，虽然起了点小脾气，但还是老实地被八幡牵着带到了接待处。

　　「欢迎光临。」

　　「呃、那个，我是预约了网球场的比奇谷。」

　　……咬舌了。八幡咬舌啦。连面对店员都这副样子，究竟是多不习惯和人说话啊。我拼命忍耐着不要笑出声来。

　　啊，八幡好像也有点闹别扭了。我朝八幡轻轻地吐了吐舌头。是刚才笑话我的还礼哦。

　　「好的，让您久等了。两位可以使用网球场A三个小时。请问尺码是由男士提供吗？」

　　「留美，网球服和鞋子的尺码。」

　　「呃，嗯、嗯……」

　　唔……尺码吗？虽说对自己身材娇小有着自觉，也并没有什么自卑感，但要被八幡知道自己身材的尺码总觉得、有些害羞。因为不是三围或者体重，所以大概只是我本人太在意了而已……呜呜。

　　我下定决心看向了表单。同我的身高与衣物尺寸对应的是……小号么。即使心里早就清楚这一点，实际看到还是有点难以释怀。

　　把衣物和鞋子的尺寸告诉接待处的大姐姐后，对方将这两样东西和网球拍一起递给了我。这么一说的话，我好像还是第一次摸到网球拍呢。

　　「那么，祝两位玩得愉快。」

　　在大姐姐笑脸相送的期间八幡一直显得有些局促。还真是不擅长与人交往呐。虽然我也没资格说别人就是了。

　　「我还以为这种地方必须得先注册会员呢。」

　　「啊啊，之前跟朋友来的时候就已经登记好了。如果其中一方注册过了的话，另一方不用注册也可以。」

　　「哼……」

　　这个朋友、是指之前说过的户塚さん吧？

　　结果仍不清楚到底是男还是女，不过既然八幡说了是朋友的话那应该是男的吧。不由得对八幡的男性朋友产生了兴趣，说不定林间学校时来的人中就有对方在。

　　说着这种话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更衣室。

　　「那就在这分手吧，换好衣服后在那边的长椅上等待汇合。」

　　「嗯，我明白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周六下午，更衣室里可以看见许多年轻人士。嘛，说是年轻，也至少是看起来像大学生了，还有像是OL的人。

　　……身材出众的人好多啊。即便知道盯着别人看是违反礼仪的，但仍旧很在意。

　　在决定好合适的储物柜开始换衣服的我的左右来了两位漂亮姐姐也开始了换衣服。看起来两人是朋友的样子，在我头上隔空交谈。我好像选在她们正中间了，不禁有点尴尬。

　　右边的人虽然是和我一样的运动内衣，但人长得可爱的同时还……大。所谓健康的色气就是形容这样的吧。

　　左边的人穿的是无袖上衣，里面放的是苹果、不、是哈密瓜呢。乍一看感觉和结衣さん差不多大小，只不过为了换衣服弯下身子而已就摇晃了起来。

　　轮到正中间的我，则穿着一款没有一点诱惑力的运动内衣。虽说绝非瘦骨嶙峋，但身体依旧可称纤细，苹果和哈密瓜之类更是哪儿都找不到。低头往下看的话什么遮挡物都没有，直接可以看到地面，没有任何可以摇晃的地方。不如说是穿女童专用的吊带背心都可以的水平。

　　成长期不好好选择合适的内衣的话以后是会变形的。而且小的话只要有一点点间隙就能看见尖端，不能因为轻松之类的理由便疏忽大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必须比大的人要更加小心。我听一起去买胸罩的妈妈说，男人只要裙子晃来晃去的话视线就会跟过去，不管是大还是小，只要胸前有空隙的话就会偷瞟。这份经验之谈好像说的不是爸爸就是了。

　　暂且不说这些，换好印有运动中心标志的网球服的我拿着球拍走出了更衣室。大概是因为经常使用吧，球拍的握把感觉很合手。

　　外面还看不到八幡。印象里感觉八幡像是会三下五除二换好衣服跟着出来的类型，莫非是先去了一趟厕所吗？

　　坐在八幡所说的长椅上，发现前面的墙壁上有一幅向导图。一楼除了接待室和更衣室外还有训练室，八幡预约的网球场好像在一楼的尽头。网球场分为室内和室外，室外网球场旁边有室内足球场。然后，在更衣室附近的是『StrikeOut（三振出局）』……？是什么样的项目呢，虽说从有棒球风味的名字上可以大致想像出来就是了。

　　正当我无所事事地看着地图时，突然被人搭话了。

　　「咦、鹤见同学？」

　　耳熟的声音。回头一看，是绫濑同学和……开成君。

　　「你好，真是奇遇呢。啊，看那个打扮，是来打网球的吗？」

　　「……你好。你们是在约会吗？」

　　「欸嘿嘿。嘛，差不多吧。」

　　绫濑同学一反常态开心地笑道，看上去比在学校跟我说话的时候更有魅力。

　　可是她身后的开成君脸上却是一副奇怪的表情。仿佛恶作剧被发现的孩子一般，露出了宛如吃黄连般的苦涩表情。明明是难得的约会的，感觉有些奇怪呢。

　　啊，这么一说的话，开成君好像是棒球部的，我记得棒球部和体操部一样下午也没有练习的样子。回家的时候，有隐约瞥见棒球部的人在树荫下吃便当的场景。

　　「哟、哟，鹤见。倒也不是在和绫濑约会，但是、嘛、因为她说想看看我的制球力所以就来这里了。」（注：制球力，投手如自己所想地将球投出的能力。）

　　直到刚才都在绫濑同学后面的开成君猛的探出身体。因为几天前的事保持着警惕，不过这次他却没怎么靠近，使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话说回来，这到底是约会还是不是约会呢？听上去开成君似乎是在找借口的样子，可跟我说也没用呀。

　　啊、绫濑同学有些不开心了。

　　「瞧，『StrikeOut』——我是来玩这个的。鹤见也要来看哦！」

　　开成君自顾自地说着什么，然后就往那个什么『StrikeOut』？什么的地方跑了过去。完全搞不懂他的意思。

　　「呐绫濑同学，『StrikeOut』、是什么？」

　　「诶，鹤见同学不知道么？」

　　「嗯。」

　　「跟打靶差不多吧。棒球的好球区上写着数字，然后投球击中它们的游戏喔。因为开成君投出过完美分数，所以才来玩的。」

　　「嘿。」

　　就算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去看呢。开成君是对那个有自信吧。明明是想让绫濑同学看到自己的长处的，把人家放在一旁不管不是完全不行嘛。

　　「话说鹤见同学和谁来的？还是说，独自一人去参加网球教室？」

　　「我跟男朋友一起来的哟。准备教我打网球。」

　　「啊，原来是这样啊。」

　　饰演男友的八幡此刻仍没有从更衣室出来……差不多是时候担心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摔倒撞到头了吗。

　　这样想着，我看向了更衣室，正好看到八幡走出来，然而……这是在干什么？

　　「呀，抱歉了呢，留美。等很久了吗？」

　　「……嗯，没等多久、就是了。」

　　戴着眼镜的八幡，带着清爽风格的笑脸走了过来。……好恶心。

　　诶、说真的这是在搞什么？仔细一看，八幡的两颊都绷紧了，为什么还要勉强自己笑呢？完全不明白。

　　「你是留美的同学吗？」

　　「是、是的！我叫绫濑彩，和鹤见同学是在同一个班级。」

　　「这样啊。留美就请多关照了呢。那么留美，走吧。」

　　「嗯、嗯。那么绫濑同学，改天学校见。」

　　「哈ー、……啊、嗯。再见。」

　　笑得很恶心的八幡，伸出手揽住我的肩膀。放平时会是让人高兴的举动，不过放现在的八幡身上总觉得有些讨厌。

　　我看向绫濑同学，发现她不知为何呆愣愣地杵在原地，脸颊似乎也变红了。……不不、不会吧。但确实……现在的八幡乍一看是个十分清爽的好青年，而且由于照面时间很短所以好像没有察觉出破绽。

　　我知道八幡做出这种奇怪举动的理由了。虽然知道了但是……呐。

　　我被八幡带到了网球场。到达的同时八幡摘下了眼镜，把背包放在长椅上双手抱住了头。果然还是勉强自己了。

　　「是什么啊，刚才的那个？」

　　「……从更衣室出来的时候，看到了留美和看上去像是同学的孩子在一起。于是就模仿起了叶山。」

　　「叶山？谁呀？」

　　八幡之所以会戴上眼镜，说是什么为了站我身边也不显奇怪。刚才的那个也是为了展示给绫濑同学看而变装的吧，可显而易见非常的奇怪啊，那副作派。

　　然后就是，八幡不惜做出奇怪事情来也要给人以良好的第一印象时模仿的人，大概是个人缘好、朋友也多，和八幡处在完全相反位置的人吧。

　　「啊ー、还记得吗，金发的。」

　　「……啊啊，那个人。于是，刚才的到底是什么？」

　　「耻度太高了求别说。」

　　八幡一边说着一边害羞地别过脸去。从我这里只能看到后面，但仍可以看到脸颊和耳朵都变红了……感觉有点可爱呢。啊啊、不是、唔。

　　呃对了，叫叶山的人我想起来了，记得是在林间学校和圣诞节的时候很受和我同级的孩子们欢迎的那个男生。虽说给人一种值得依赖的帅气大哥哥的感觉，可在我的眼中，却只留下了只着眼于事物的表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主义」的、不值得依靠的印象。而模仿那个人的八幡，看起来对绫濑同学效果拔群的样子。稍微、有点无法理解呢。

　　八幡晃了晃脑袋拍了拍脸颊。似乎是想重振精神取回状态，但回过头朝向这边的八幡的脸还是红红的。

　　「好了，先做热身运动吧。」

　　「嗯。」

　　虽说有点想捉弄害羞的八幡，但这种时候还是就别穷追猛打了吧。难得来玩一趟呢。

　　屈伸、伸腿、转腕、伸展阿基里斯腱，慢慢地放松身体。因为上午已经有过社团活动了，所以只是适度热身。不过八幡说自己最近运动不足，不打折扣地从头到尾全套做了一遍。毕竟社团活动是文科系的（把侍奉部分到文科系可以吗），运动好像也只在体育课上做过。

　　那我也顺便做下柔软体操吧。伸展关节可动域，慢慢地、稳稳地弯下腰，将整个手掌都贴上地面——再起身时，发现八幡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留美的身体真柔软呐。」

　　「那当然，体操部员嘛，连这点程度都做不到的话怎么行。」

　　「喔喔，满脸得意呢（Doya颜）。不过还是得说真的很厉害啊。」

　　满脸得意（Doya颜）什么的……嗯，可能有吧。毕竟我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可以展示八幡看。大概、我是想被八幡夸奖吧。像是现在被夸「很厉害」就变得好开心。……我可真是单纯呐。

　　「八幡是属于身体比较柔软的类型？」

　　「是怎样呢，记得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要比现在更柔软点吧。」

　　只见八幡坐了下来，双脚并拢然后身子向前倾倒，伸出的手指却连脚尖都没法碰到。感觉比我爸爸要柔软一些就是了。

　　「好僵硬。」

　　「别拿我和体操部员比啊。哟——」

　　「啊、八幡，这种做法是不行的。」

　　「嗯？」

　　虽然八幡气势十足地使劲用力前屈，但这种做法只会让身体感到疼痛而已。我绕到八幡后方双手按背往前推动。……八幡的背部、相当宽阔呢。

　　「慢慢地、在韧带感到稍微有点疼的地方停住，然后循环这个动作。」

　　「哦哦。不过话说啊——」

　　「什么？」

　　「没想到居然会有一天和留美做这种事呐。」

　　「……怎么了，突然这么说？」

　　「没什么，刚才不是模仿了叶山吗，不知不觉就想起了和留美初次见面时的事情。」

　　初次见面的时候……林间学校么。虽然说实话那段回忆中有许多不太愿意回想起来的辛酸片段，然而我真心认为在那段时光中能被结衣さん和雪乃さん——更重要的是能被八幡关心、能够与他们相识真的是太好了。

　　老实说，当时的我不怎么在意结衣さん，对雪乃さん有点害怕。顺带一提，那个时候我觉得八幡是个奇怪的家伙。

　　「做咖喱时的事？」

　　「没记错的话，第一次近距离听到的台词是『的确，一群蠢蛋』吧。呐，留美留美？」

　　「？真恶心。近距离、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突然叫我留美留美啊。不过因为是八幡，大概是有什么原捏他在就是了。（注：留美留美的叫法是捏的《机动战舰》的星野琉璃，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虽然和留美初次说话是在那时，但从野外定向开始就在意起留美了哦，我和雪之下。」

　　「是这样么？」

　　「啊啊。所谓『孤零零才懂孤零零』呐。」

　　我从未听过这句有点像是格言的话。不过、这样啊……从那时起就在看着我了啊。

　　唔，这么说来，在野外定向的时候记得是和高中生一起来着，当时没怎么关注周围，那之中原来有八幡和雪乃さん在么。……总觉得有种错过了什么的遗憾感。

　　「八幡是怎么看待我的？」

　　「嗯～、就算是小学生之间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啊、之类的。」

　　「不是说这个，我是指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嗯、是呢……感觉与其他孩子比起来，留美要更成熟、更可爱——差不多在想这些吧。」

　　「……」

　　「诶、喂、留美！好痛！」

　　「啊、对不起。」

　　不行不行。不知不觉就加大了力道。是在推着八幡的后背真是太好了，想必此刻我的嘴角一定是翘起的吧。

　　……还得注意不要让声音透出喜悦之情才行。

　　「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呢？」

　　「嗯～、小生意气？」

　　「……」

　　「啊痛痛痛、就说了好痛！」

　　哼，正当的对应而已。故意用力推着八幡的背的我，这个时候脸颊绝对鼓了起来。

　　居然还给我反抗，我一气之下直接坐到八幡的背上。

　　「啊、喂！好重、虽然不至于——但都说好痛了！」

　　「呀！」

　　在身下乱动的八幡挥着手拍了拍我的屁股，教人不由得一个激灵捂着臀部跳了起来。

　　在八幡看来这样的动作大概是和受到关节技攻击时拍地认输一个概念吧，但……

　　我狠狠地瞪着一边哼着「痛痛痛」一边站起来的八幡，脸上发烫，不用看也知道已经红透了。

　　「你呀，嘴上说要慢慢来结果却是在做什么啦。」

　　「……八幡H。还有，叫我留美。」

　　「紧急避难罢了。真是的，感觉留美将来会是个骑在丈夫脖子上的妻子呐。」

　　看着转动腰部伸展身体的八幡，我的脸又抑制不住地变红了。没办法，八幡的话让我控制不住念头想像起了作为妻子的自己……

　　「那么，准备运动就已经做好了么？」

　　「嗯。因为上午还参加了社团活动。」

　　「原来如此。有好好努力吗？」

　　「最近又学会了新的技巧哦。」

　　「嘿，有机会的话想看看呐。」

　　「可以哟。」

　　「哦？真的吗？」

　　在和八幡对话的期间脸上的热度渐渐降了下来，取回了冷静。

　　其实本来是想给八幡看以Rondat为始的基本技的，不过一是地上没有铺设垫子有受伤的风险，二是对没有前辈的辅助独自完成这个动作仍旧感到有些恐惧，所以只能遗憾地放弃了。

　　这里所说的新技巧，是前几天在社团活动中成功完成的一式。虽然确实抱有在还残留着感觉的时候尝试一下的想法，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展示这一招的话八幡很可能又会夸我厉害——心里打着这样的小算盘。

　　我把球拍放在地上，在稍微远离的地方和八幡正面相对。八幡看起来期待不已的样子。能看到这孩子气的地方，不禁有点开心。

　　那么，接下来是亮相时间。注意手臂的反转、集中意识到正上方、跳起。将膝盖拉到腹部近旁、尽可能蜷缩身体、持续看着地面、不扭伤脚腕地、着地。

　　——成功了。後方宙返、也就是所谓的后空翻，将来总有一天在平衡木上也得做成的一式。能学会这可称为体操代名词的技巧，心中坦率地为此感到高兴。

　　带着技巧成功的喜悦，我满脸笑容地看向八幡，却发现不知为何八幡把脸扭向了一旁。诶、为什么？

　　「有好好在看吗，八幡？」

　　「不、没看。」

　　「为什么？好不容易成功了的。」

　　「那个……不，虽说没注意到的我也有错就是了、穿裙子的时候最好别做刚才那个。」

　　八幡表情纠结，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裙子？我当然知道自己是穿的裙子呀。

　　「有穿紧身裤哟？」

　　我把裙子掀了起来，露出了里面的紧身裤。因为没有打底裤所以提前把它带过来了。倒不如说，明明看见我穿的是裙子还想不透这层吗？这么想着，只见八幡又移开了视线。

　　「所以说别这样。留美不害羞吗？」

　　「不会对八幡以外的人这么做哦。」

　　「就算是我也别这么做。」

　　哪怕穿着紧身裤，如果是被八幡以外的男人看见的话，与其说是害羞不如说是讨厌。

　　发现保持掀起裙子的状态八幡就不会看向这边，因此我放了下来。

　　八幡脸红了呢。唔，这样啊。算不上是预料之外，不过八幡的确相当的绅士。而且，即便是我也能让使八幡心跳不已。我记住了。

　　「好了，这次真的要开始了喔。」

　　「嗯。」

　　八幡手持着篮子里的球走向球场，我也跟了上去。感觉、有点兴奋起来了呢。

二十、

站在球场上的我们，却并没有把网夹在中间，而是站在了同一侧。这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打网球的经验，所以必须先从接受简单说明开始。

　　「留美没有打网球的经验吧？」

　　「嗯。我只打过羽毛球。乒乓球也没有打过哦。」

　　「这样啊。那么首先……按理来说是教球拍的握法，不过这东西怎么称手怎么拿就行了。不管什么握法只要能打到球就没有问题。」

　　八幡一边说着一边旋转手里的球拍，用忍者般的握法挥动。啊，学校里打扫的时候，男生们用扫帚当剑打来打去胡闹的时候做了类似的动作，好像是什么什么斩击之类的。（注：原文是何とかストラッシュとか，总感觉以作者的尿性会是某个来打的必杀技。）

　　我半眯着眼盯着八幡，直把八幡看到颇感不自在地重新拿好了球拍。

　　「普通的也可以，还请认真地教。」

　　「抱歉抱歉，是我不好。话虽如此，我自己也没掌握规则到能好好教人的水平就是了。」

　　八幡从篮子里取出球扔了过来，球在一个弹起后飞到了我手上。

　　「将球打到网的另一边，在弹跳两次之前再打回去。虽说规则有很多，但没必要那么在意，先随意地互打试试吧。」

　　「我知道了。」

　　就着球场的一边，我和八幡开始了对打。没有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发球（再说了我也不会），只是把八幡轻轻打过来的球打回去而已。

　　相当的有难度。用力过猛的话球会跃过八幡落到后面去，打法稍有不对球就会飞向奇怪的方向。

　　尽管如此持续练习下来之后还是变得稍微上手了些，可以和八幡互打几个回合、进行连续对打了。

　　「这不是变熟练了吗。」

　　「是么？感觉、多少有点抓到诀窍了。」

　　「很好，要稍微加快速度了喔——」

　　「知道了。」

　　这么说着的八幡下一击打出的球比之前的要快上不少，不过即便如此也还不到无法回击的程度。砰—、砰—的，回击球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悦耳。

　　暂且又这么继续对打了一会儿后，八幡突然把我打过来的球叩往地面，然后就这么把反弹跳起的球拿到了手上。……感觉有点帅气。

　　「那么，差不多是时候试试看发球了吧。」

　　「嗯。」

　　在八幡的招手示意下，我来到场地后方的线的正中央站定。

　　只见八幡把装有网球的篮子放在旁边，将球抛向空中——然后挥下球拍。球越过网，刺向了对面的场地。大概是落入了线的内侧吧。

　　……不过是区区八幡而已，却从刚才起的一连串动作都非常的帅气。这就是所谓的反差萌吧。还是说是我太单纯了呢？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总而言之，先试着练习到篮子里空空如也为止吧。」

　　「嗯……不教我诀窍吗？」

　　「我也没会到能教人的地步呐。熟能生巧吧。」

　　接过了八幡扔向我的球。就算嘴上说得再多也不知道能不能懂，试着做一下也许更容易理解。

　　「还有就是发球有着必须从此处将球打入对方场地对角线的方格中的的规则在。」

　　「明白了。说起来，八幡的网球是谁教的？」

　　「墙壁。」

　　「……什么？」

　　「所以说，是墙壁。墙壁老师超赞的喔，不管我打什么球都一定会还给我。虽然是用奇怪的打法就会把球往奇怪的方向还回来的斯巴达式教育，但也简明易懂地告诉了我『刚才的打法不行啊』。」

　　「……」

　　「咋啦？」

　　「没什么……」

　　听到这孤零零的轶事一则该怎么做为好呢。当我还在为给出什么反应感到为难的时候，八幡已经在我旁边占据了位置。是准备给我递球吧。

　　不管怎样先试试看吧。总之第一步从模仿动作开始。

　　——我将球抛向空中。

　　\*\*\*

　　究竟打了多少球了？虽然没有数过，但感觉已经超过了五十，尚未突破一百。

　　累是毫无疑问有些，不过还是努力按照预定目标努力去做了。

　　刚开始的时候球总是要么碰到网、要么越过线，可渐渐的，我发现自己能准确将球打到瞄准的位置了。

　　「呼！」

　　短而有力地吐出一口气，打出的发球刺入了对方球场的范围内（好像是叫发球区的样子）。

　　为了接住下一个球，我向八幡伸出了手，然而不管等多久也不见球递过来。

　　不由得从前方场地收回视线，朝八幡的方向转头看去——的时候，眼前突然被毛巾给盖住了。

　　「哇噗—」

　　「辛苦了。暂时休息一下吧。」

　　「……啊啊，这样啊。已经全部打完了么。」

　　从毛巾的对面传来八幡的声音，我才察觉到篮子里的球已经被打光了。

　　一注意到这点，至今为止未曾留意的疲劳感也跟着一起涌了上来，右手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

　　「话说回来，还真是了不起的集中力呐，连我去取毛巾都没注意到吧。」

　　「是这样吗……不过我自己也感觉有点打入迷了。」

　　「也是呢，都出了这么多汗。」

　　「啊、呀—」

　　八幡就像擦拭皮毛湿漉漉的猫一样擦拭起了我的头发。头发变得乱糟糟啦。

　　「别发出奇怪的声音啊。」

　　「还不是因为八幡太粗暴了。」

　　「喂，注意说法。」

　　大概，八幡对小町さん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吧。或许有些粗枝大叶，可擦拭我头发和脸的手却有种莫名的温柔，给人异常熟练的感觉。

　　虽说很高兴能如此毫无隔阂地对待我，然而同时这也表明说到底八幡只是在拿我当妹妹看待，让人有点不甘心。

　　「真是的。啊，对了。留美，休息的时候能顺便帮我买点饮料吗？我要Sportop。」

　　「嗯？嗯，我知道了。」

　　八幡说着，把一枚把五百元的硬币递给了我。……不知为何总有些违和感。

　　如果是八幡的话，我想不是自己去买，就是和我一起去买——也许这么说有些奇怪，但八幡是不会做这种让人跑腿的事情的。

　　我看向周围。

　　八幡脚下是空荡荡的球笼，球场上到处散落着之前我打出去的网球。

　　原来如此。

　　「八幡。」

　　「嗯？」

　　「我马上就回来，要留点球给我哦。」

　　「……慢慢来也可以喔。」

　　看到八幡露出苦笑，我确定了自己猜测。八幡好像打算在我不在的时候把球全部一个人回收掉。

　　正是因为这样的举动，才会被彩羽さん说成是在耍帅的呢。大概是无意识地选择这么做的吧。还总说什么不想工作，其实根本就是个劳碌命嘛。

　　哎呀得快点了。慢吞吞的话，八幡会把球全部整理好的。

　　\*\*\*

　　呃、我看看，SportopSportop……没有呢。

　　网球场附近的自动贩卖机里没有名为Sportop的饮料。于是我在馆内到处走动找起了Sportop，却怎么也找不着。

　　从名字来看我想应该是种运动饮料的……难道是八幡为了推迟我回来的时间而撒谎了吗？再怎么说也不至于不做到这种地步吧。

　　室内网球场在一楼的尽头，尽管我甚至走到了另一边的尽头，但这段路上的自动贩卖机里仍旧看不到Sportop的影子。

　　都找到这里了还是没有那也没办法了。正当我随便买了两瓶运动饮料，想回到八幡身边的时候——被阻止了。

　　「鹤见。」

　　「……开成君。」

　　开成君不知为何摆着一张不高兴的脸。他也是来买饮料的吗？那样的话早点去买就好了，为什么要挡在我面前呢。

　　我倒并不是讨厌开成君，只不过因为之前发生的那件事，使得我无论如何都会下意识地严阵以待。刚才有绫濑同学在还好，然而此刻女孩却不见人影。即便是绫濑同学也希望她能在场——从这点来看，我大概是对开成君萌生了苦手意识吧。

　　「为什么要走啊。今天我的状态可是非常不错，超厉害的哦，打出一箭双雕了。（注：二枚抜き，指只靠一球同时击中两块得分板，也就是击中两块得分板之间的分隔线）。」

　　开成君虽然在笑着，但他没有掩饰自己的不高兴。就那么想展示给我看么？可是那样的话不是有绫濑同学跟着一起吗，有她在就行了吧。

　　「我是和男朋友一起来玩的，不过在说之前你就走了。而且，那什么『StrikeOut』？我对它没什么兴趣。」

　　更进一步的说，我对开成君本人也不感兴趣，但好歹还是会自重一下。

　　开成君听了我的话后绷紧了脸，想要维持住笑容。说真的不用掩饰也可以了吧。

　　正这么想的时候，对方好像终于放弃了强颜作笑。只见笑容从他脸上消失，转而明确显露出了不愉快的感情。

　　「男朋友？那个优男吗？那种人到底哪里好啊？」（注：優男：温柔的男子，文雅的男子。词典是这么解释的，但还是自己意会比较好。）

　　在对侮辱八幡的言辞感到生气之前，我先一步在意起了「优男」这个形容。

　　当人们第一眼看到八幡，我认为他们的脑海中首先浮出的绝不会是「优男」这个词。毕竟八幡不仅眼神腐烂，性格更是堪称扭曲。然而，若换成刚才那个戴着眼镜的恶心八幡的话，初次见面的人是不是就误会了呢？

　　开成君没有见到那样的八幡，看过的只有绫濑同学。我想大概是绫濑同学跟开成君说了关于八幡的事情……从之前的情形来看，应该是带着好意传达的吧。

　　要说的话，八幡和优男、是只要认识本人就绝对不会产生联想的词。

　　「反正是个软弱无力只知道学习的家伙吧。」

　　「明明对我的男朋友一无所知能不能不要说他的坏话？」

　　我瞪着开成君语气强硬地说，他似乎感到有些害怕，一边畏畏缩缩一边嘟嘟囔囔道：

　　「而、而且，也和我完全不像。你是打算故意气我吗？」

　　琢磨他的意思花了我一些时间。我完全同意八幡和开成君不像这句话，但故意气他……是指什么？

　　「为什么会认为我要和跟开成君相似的人交往？」

　　「因为啊……鹤见，你去年是喜欢我的吧？」

　　又来这个啊。

　　为什么一年多前不经思考说出的这短短一句话影响却能延续到如今？为什么开成君会把这句话牢记到现在？

　　我真的搞不懂。

　　虽然想深深地叹口气，但现在就先忍耐一下吧。

　　「那种事从没有过——就算真是那样，我现在也有了正在交往的、喜欢的人。而那人并不是开成君。」

　　「怎、怎么会……是骗人的吧？是不是被那家伙抓到什么把柄了？」

　　……已经没有必须再和开成君交谈下去了。更准确地说，就算说了也没有意义。

　　「我要走了。男朋友还在等我。」

　　「喂、喂，等一下啊！」

　　拦在前面的开成君把手伸向了想要避开他回去的我。前几天的事从脑海中闪过，我不由得缩起了身子。但是，从开成君身后传来的声音，瞬间让我的心安定了下来。

　　「——怎么了，留美？」

　　「八幡？」

　　「这么晚还没回，我还在想怎么了呢。」

　　趁着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讶到的开成君不知所措的机会，我赶紧跑到了八幡的身边。……虽然不知怎的八幡又戴上了眼镜，让我不知给出什么反应为好。

　　话说，那个角色还在演啊。等会要是再抱着头的话，就用手指着来笑八幡吧。

　　「抱歉，我和同校的一个同学碰上了。」

　　「这样啊。已经聊完了么？」

　　「噗……嗯。那么再见了，开成君。」

　　「啊、啊啊……」

　　我一边因为爽朗的八幡差点笑出声来，一边向开成君挥手匆匆离开了那个地方。并没有故意让开成君看见的打算，只不过一来到身边八幡就自然而然地伸出手来，因此我们是牵着手走开的。八幡的体温通过紧握的手心传了过来，心中的不安转眼间便消失了。

　　「球已经收拾好了？」

　　「啊啊，那种小事没必要在意就是了。」

　　在回去的路上向摘下眼镜、头疼地按着太阳穴的八幡发问，不出所料果然是已经收拾好球之后了。毕竟我这边浪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因此得到的回答和预想中的一样，不过心中还是对八幡感到些许歉意。

　　「没办法不在意哟。以及，还有一件事对不起——我没有找到Sportop。只有、这个。」

　　「啥？居然没有千叶的特产运动饮料，这地儿究竟是怎么个回事？」

　　「虽说要是能事先问一下就好了，但八幡说的饮料我是真的从没见过。那到底是什么呀？」

　　「哦哦、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吧。用纸盒装的运动饮料……啊咧，难道说已经不卖了吗？这么一说的话，我最近也没怎么见到了呢。」

　　我把塑料瓶交给八幡。似乎在连八幡自己也不清楚的时候，名为Sportop的饮料已经不再出现在大众视线里了。不过如果是八幡喜欢的饮料的话，我也想去了解一下就是了。

　　「话说回来，为什么八幡是从那边过来的？」

　　「嗯？啊、对了对了。」

　　试着问了一下在意的地方。虽然为了找自动贩卖机我一直在场馆里兜兜转转，但还是能明白八幡来的方向并不是网球场所在的方向。我记得那边好像是接待处的样子。

　　只见八幡从口袋里拿出了某样东西。是什么呢，橡胶、吗？

　　「因为留美没有绑头发呐。想着那么长时间的运动总这样会造成妨碍，所以就去接待处买来了。」

　　「给」、这么说着然后递过来的，是毫不起眼、最最普通的那种橡皮筋。平常我在社团活动的时候都是用橡皮筋把头发扎起来的，可是今天不小心忘记带了，因而刚才一直是披散着头发打的网球。

　　……怎么办。非常、非常的开心。手掌中的橡皮筋是没有任何装饰的朴素之物，可以说是就连百元店都有得卖的小东西。然而，八幡有好好地注视着我、为我买来的橡皮筋，对我来说已经等同于宝物了。

　　在人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候突然来个惊喜，八幡又在耍帅了。

　　「啊ー、那啥，毕竟是便宜货，留美不想要的话——」

　　「没、没这回事、我要的。我想要！」

　　「哦、哦……」

　　八幡似乎把我紧紧盯住橡皮筋不放品味这份喜悦的模样当作讨厌的意思了。

　　见橡皮筋差点就要被收回去，不由得脑袋一热急匆匆地抢先说道，我那欲望全开的话语让八幡都有点吓到的样子。冷静点啊，我。

　　「谢谢……可以帮我绑上吗？」

　　「让我来绑？」

　　「嗯……不行？」

　　想着反正要绑不如叫八幡来绑，便试着提出了请求。我自己也能理解自己说的话很奇怪，所以害羞得不敢直视八幡的脸。

　　咦，这莫不就是彩羽さん所说的抬眼上看？

　　「虽然不是不可以……嘛，行吧。来，转过身去。」

　　「嗯……反正要绑，就这样绑吧。」

　　「啥叫反正要绑啊。按这姿势绑的话物理上难度很高哦。」

　　正面对着八幡。虽然一般来说都是从后面把头发扎起来，但此刻我希望能从正面来绑。该说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呢、还是「一不做二不休」呢，反正都这样了，我只是想要试着撒娇到底、而已。

　　「即使做得不好也不要抱怨喔。」

　　「嗯……啊。」

　　从颇感困扰似地挠着头的八幡手中接过塑料瓶，我仰起头看向八幡。

　　因为是从正面摆弄后脑勺的头发，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我被八幡的手臂环抱着的形式。

　　眼前是八幡的胸膛，左右是八幡的手臂，看起来出乎意料地硬朗，令人心跳不已。明明没有接触到却仿佛能感受到八幡的体温。啊、这么说来我身上会不会有汗臭味啊？突然在意起来了。

　　然而，那些患得患失的纠葛在八幡触碰到了我的头发后便一口气全吹飞了。

　　八幡用温柔的手法从太阳穴边开始梳理头发，把头发集中到脖子附近。因为是用手梳所以有点痒痒的，手指掠过耳朵的时候甚至禁不住颤抖了一下。抬起头来印入眼帘的，是八幡脸上认真的表情。

　　……啊、不妙。这比想像中的还要害羞多了。

　　「留美的头发清清爽爽的呢。」

　　「诶、嗯。因为妈妈教了我保养的方法。」

　　「这样啊。」

　　好险。太过放松，以至于差点就发出了不成样的声音。八幡如此细致温柔地郑重对待我的头发，让害羞更上一层楼。

　　「OK，绑好了喔。」

　　正当我思维莫名发散到「抚摸头发和被摸头是其实是一回事呢」的时候，八幡已经说着充满成就感的话语收回了手。

　　我一边感到恋恋不舍，一边把手伸到脑袋后面，然后发现头发被绑在了比预想中还要高的位置上。

　　「……马尾辫？」

　　「说到运动型女生的发型就是这个吧。」

　　「是这样么？」

　　近处的墙上正好挂有一面大大的镜子可以让我看到自己的后背，就见映在镜面上的是很难想像能以这般困难的姿势绑出的漂亮马尾。

　　「八幡、很习惯绑头发吗？」

　　「不，倒也算不上习惯就是了。以前小町还留着长发的时候有做过同样的事，手指大概还记着怎么绑吧。」

　　「嘿诶、小町さん原来有绑过马尾啊。」

　　「啊啊。虽然有试过各种各样的发型，但听我说马尾最适合后就一直这么绑了。」

　　「哼……」

　　「咋啦？」

　　「没事、什么都没有。」

　　……八幡和小町さん这对兄妹是不是喜欢对方过头了呀。虽说关系好并不是坏事就是了。

　　可好到这种程度，都要让我忍不住去怀疑自己最大的对手——更准确地说——最危险的人物其实是小町さん才对了。

　　「……我呢？」

　　「啊？」

　　「发型、合适吗？」

　　「留美给人一种成熟的印象，可活泼的风格也很合适呢。」

　　「……可爱吗？」

　　「哦，可爱可爱。」

　　八幡摸了摸我的头。虽然是我让八幡这么说的，但感觉好不走心的样子。尽管如此，脸上还是绷不住要露出笑容，不由得赶紧转过脸去背对八幡，马尾尖随之一同摇摆。因为一直以来只是在后颈处把头发束起来而已，所以这种高马尾感觉有点新鲜。

　　——从明天开始，在发型上花再多些精力吧。

　　说话间，我们回到了网球场上。

　　和八幡并排坐在长椅上喝起了运动饮料。八幡什么都没有问。

　　之前解释是那么解释，但八幡是不会单纯地认为我只是被学校同学叫住了而已吧。然而，因为我什么都没说，所以八幡不会去主动触碰。

　　虽然也可以说成是漠不关心，可事实并非如此。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是自己的原因等，只要有理由的话八幡便会自行积极地参与进来。反过来说，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就会放着不管。

　　侍奉部的活动理念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能觉得麻烦也是一个原因吧，总之八幡基本上不会去破坏这种立场。

　　因此我想这次也是一样，除非我主动开口请求相谈，否则八幡是不会问我发生了什么的。不如说关于开成君的事，我的对应早已经决定、完全没有商量的必要就是了。

　　「那么，差不多可以试着比赛了看看吧？」

　　「嗯。」

　　好了，休息时间结束，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即便我不认为今天才刚入门的自己能胜过八幡，也不妨碍我产生想好好回敬哪怕一次的不服输心情。

　　摸了摸八幡给自己扎的马尾，我向着场地走去。

二十一、

进入球场，以网为界，面向八幡。

　　比赛终于要开始了——但在这之前，因为我是个新手，果然还是得从说明规则开始。

　　「话是这么说，我是真的不清楚详细的规则啊。」

　　「网球比赛要得几分才能赢？」

　　「呃、我记得是拿到4分的话就胜1局，拿到6局的话就胜1盘。胜的盘数超过一半就赢了。」

　　「……相当漫长呢。」

　　「是啊。我们也打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总之先玩一个局再说吧。」

　　「嗯。在到时间之前赢更多局的人获胜哦。」

　　八幡苦笑着把盛满半分的球笼递给了我。虽然不认为自己会赢，但我打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带着必败的心态去挑战。至少也要让八幡夸我一句「很厉害呢留美」。

　　「因为网球对发球方有利，所以就先由留美来发球吧。」

　　「知道了。不要手下留情哦。」

　　「真是的，留美真的和雪之下很像呢。」

　　「和雪乃さん？」

　　今年冬天和侍奉部的大家关系变好之后见面的机会有所增加，与此同时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我和雪乃さん很像。像是结衣さん和彩羽さん，当然还有眼前的八幡。

　　外表上长发和容貌的相似，这是我和雪乃さん双方都同意的地方。和雪乃さん关系加深后，为了成为像她那样出色的女性，我正在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不过那份毒舌和对八幡无法坦率的应对就敬谢不敏了。

　　于是，刚才的交谈里哪儿体现出我和雪乃さん很像呢？

　　「那家伙在比赛中要是赢了的话便会在旁人看不见的角度偷偷地摆出胜利姿势，输了的话就明摆着不开心、要不就是坚持到获胜为止。也是因为有什么事都要比个高下的习惯在吧。我剥梨子她就作成兔子造型，还炫耀般地跟上一句『还差得远呢』。」

　　「雪乃さん这么讨厌输啊。」

　　「关于胜负的事情相当的不服输呢。顺便说一句猫也一样。」

　　听着这番话，总有种招人微笑的感觉。一想到像大人一样的雪乃さん也有孩子气的地方，脸上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笑容。我本来就还算是个孩子，所以没关系。

　　话说回来，梨子的事我有印象，原来林间学校时端出的梨是八幡他们剥出来的吗？在被周围人无视的时候看到了那些剥好的梨，记忆中自己的心也稍微平和了一些。

　　……改天有机会向雪乃さん道个谢吧。

　　「那么，开始吧。」

　　「嗯。」

　　「还有就是，一开始我就认真的话，留美会打得没一点意思。」

　　「……嗯。」

　　「我会一点点认真起来的，所以就放我一马吧。」

　　「知道了。我会马上让八幡认真起来的。」

　　虽然和八幡聊天也很开心，但因为预约时间快到了，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开始比赛。

　　我的宣言让八幡又露出了苦笑。比起刚才那令人恶心的爽朗笑容，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好——话虽如此，现在的我更想把这份显然把我当小孩子看的笑容给“打”没掉。

　　站到了刚才反复练习发球的位置。手拿着球看向对面的八幡。八幡沉下腰来定睛注视着我。

　　经验差、年龄差、男女差、体格差，以上这些全是我方不利。从之前对练那几下的感觉来看，八幡完全没有拿出真本事来。总之目标是让八幡认真起来，嗯。

　　把球扔在地上咚咚地弹了两下。因为曾在电视上看过所以试着模仿了一下，也许这有助于掌握节奏吧。

　　——那么，比赛开始。

　　★★★

　　比赛展出了火花四溅般激烈的一进一退的攻防战——并没有。零进三退吧。当然我既是零又是三。

　　最初的一局从我的发球开始。大概是练习的成果吧，发出的球既没有触网也没有越过线，直接突刺进了八幡侧的球场。即便这算是今天最得意的一次发球，八幡依旧非常从容地打回来了。我把差不多沿同样轨迹被打回来的球又打了回去，如这般持续了一段时间对打。八幡的手下留情一点一点地放开，若我跟不上了便会失分——重复着这样的展开，第一局没有得到一分便结束了。

　　接着是第二局，八幡的发球精准地打进了我这边的场地。一开始容易回击的球速果然有在一点点地变快，发球的落点也越来越刁钻。直到最后跟不上对打丢分，这局同样没得分便宣告了结束。

　　第三局。到了这个时候再怎么迟钝也已经明白了。八幡的手下留情——更准确地说是接待水平太厉害了。正当我以为准确的发球和接球会以我方容易回击的位置和速度打过来的时候，就发动我刚好能勉强跟上的极限进攻。虽然一开始就知道双方实力有很大差距，但八幡的水平还是高到了出乎意料。如果没有手下留情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对打了，比赛很快就会结束吧。不用说，到最后我连一分都拿不到。

　　即使受到显而易见的手下留情都无法取得一分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八幡对气喘吁吁的我说道。

　　「差不多到时间了，下一局就结束吧？」

　　「……哈……嗯。」

　　「……没事吧？」

　　「嗯……」

　　身体上并不算特别疲劳，精神上却是两码事。我自己说不要手下留情，八幡也并没有这个打算，但面对这样的现实说真的心情都要变沮丧了。

　　「呐，留美，下一局、」

　　「手下留情的话，我可不会原谅。」

　　「唉……我知道啦。那么，从超认真的我那里拿到一分的话就给你奖励，怎么样？」

　　「……全力以赴。」（注：原文是全力で叩き潰す，除了打败这个意思外也有打死、粉碎的意思……）

　　「好可怕啊、喂。」

　　我直起身来用力瞪了过去，八幡嘴角上扬露出了苦笑。虽说确实引出了八幡的笑容，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通过网球办到这点。

　　目前为止的三局都没能得分，我不认为自己下一局就能从依旧没有拿出真本事的八幡手中拿下一分。然而，无论如何我都要给八幡一个出奇不意、吓一大跳。

　　「OK，那要来了喔。」

　　这一局由八幡开始发球。也就是说我最少也有四次机会。一次也不能浪费。

　　八幡将球扔向天空。我为了读出发球的轨道而集中精神，但并没有意义。

　　第一球。八幡发出的这一球恐怕是认真的，我什么动作都来得及做出球便已经从身旁飞掠了过去。至今为止我所接到的发球究竟有多手下留情啊……虽然很不甘，可这一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完全反应不过来。

　　紧接着第二球。一直以来八幡都是向上投出球后，等球回落后再打出去的。我也是有样学样这么做的，然而这次八幡却是在投出的球到达顶点之前便打了过来。

　　面对的是接近最高速的发球，不仅如此接球时机还被打乱了，反应慢了一拍的我虽然勉强做到了回击，但毕竟姿势已经崩掉，所以没能把球打回八幡的场地。

　　本就很擅长网球的八幡再用上这么多的技巧的话，获得分数的难度恐怕比之前任何一局都要高。不过，这次的发球可能是因为玩了些小花招吧，速度并没有到无法还击的程度。再来一次的话，我想只要我姿势不崩掉就可以把球打回去。

　　然后是第三球。会是高速球呢，还是会错开时机打过来呢，本以为只能用赌运气，没想到八幡竟然打出了低发球。

　　上升到快接近室内球场天花板的球以弧形落下。落地后球又高高弹起。天花板上的灯亮着光，时机也难以把握——但同时，这就和我平常发球是一样的。

　　球拍挥下。目标是八幡所在位置的另一侧。当我将视线从球转向八幡的场地时，发现八幡已经跑了过来。大概是根据我的姿势把握到了瞄准的方向吧，用尽全力打出的球被先一步来到球网附近的八幡不等其落地弹起便叩了下来，滚到了我的场地上。

　　又被拿下一分。乍看之下，八幡的这几手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有些卑鄙，像是在耍些小伎俩。然而，这确实又是靠着八幡扎实的技术才能成立的战术。更准确地说，只是我自己不甘心而已，被如此随意摆布。以认真的八幡为对手，比赛真的很快便会迎来结束。

　　最后一次机会的第四球。无论如何都想在这局得到一分。我想让八幡为我感到惊讶，而不是为了奖励——话虽如此，能从八幡那里得到奖励的话我也很乐意就是了。因此，这最后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沉下腰来，将所有精神集中在八幡的动作上。向上投出球，看姿势是低空……不对，八幡挥下了球拍。而且，选的时机很早！

　　观察起了效果，这次反应非常及时，再加上球速也不算快，终于好好还击了回去。

　　果然八幡再一次冲到了网前。保持原地不动的话就会是和刚才一样的展开了，我也跟着跑向球网。

　　会怎么做？从八幡所站位置和球拍的挥动角度来看……上！？

　　八幡把我打还的球轻轻地顶了回去。球越过了往前跑去的我的头顶——但速度并不快。那么、就还可以追上！

　　回身奔跑和球落地弹起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还来得及！

　　追上球是在第二次弹跳之前。虽然没到打不了的程度，但也已经来不及瞄准了。转身回击的同时又朝网前冲去。强行转身导致腿被折腾得有点难受。

　　是勉强回击的缘故吗，球好像飞到了八幡意料之外的方向。八幡即便姿势别扭仍旧在网前将球截击成功。只要把这一球还击回去的话——

　　飞奔。球已经弹跳了一次。

　　飞奔。挥下的球拍打中了球。然而，姿势完全崩坏。已经无法停下。

　　地面迫近。球网在视线中不断拉近。

　　为了迎接预想中的冲击，我闭上了眼睛。

　　——冲击并没有到来。

　　缓缓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地面、然后是身前的网和……脚？而且，总觉得胸口有股压迫感。

　　「没受伤吧，留美？」

　　「诶？」

　　眼前的脚好像是八幡的。抬头一看，八幡正从网上探出身子。那双手伸了出来，正支撑着我。

　　「我要放手了喔。」

　　八幡说着放开了手，我双脚一软坐倒在地。看来，是八幡从网的另一边支撑住了差点摔倒的我。拜此所赐我没有摔倒，也没有脸直接撞在网上……虽然是如此……

　　「真是的，没必要那么拼命吧。要是受伤了怎么办？」

　　「……」

　　「留美？」

　　「……了。」

　　虽然八幡在跟我说话，但现在的我根本顾不上这个。脸颊发热，心跳加快，双手交叉在胸前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身体。

　　「留美，怎么了？」

　　「……到了。」

　　「呃、喂，为什么要哭啊？真的有哪里受伤了吗？」

　　用湿润的双眼抬头仰视八幡，吓了一跳的八幡慌忙越过网来到这边。

　　「八幡……碰到了。」

　　「啊？」

　　「碰到了……我的胸部……」

　　「……哈！？」

　　就在我差点摔倒的时候八幡从网的另一边支撑住了我的身体——对打算双手撑地减轻冲击、做出两臂向前张开手掌这个动作的我，以将双手伸向两侧胁下、仿佛紧紧抓住胸部一样的姿势、支撑住了。说是仿佛，实际上就是被抓了。

　　比起差点摔倒、比起头差点飞插进网，被八幡摸到胸部的事实更让我感到混乱。

　　「不、不对、等一下！我没有摸到的感触哦？」

　　「……就算没摸到也确实存在着啦！」

　　多么失礼的话啊！少女的胸前明明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确实我的往下看的话能看到地板，别说哈密瓜和苹果、连橘子都看不见就是了。

　　说出这么不懂少女心的话的八幡，必须得给点惩罚不可。

　　见我眼中噙泪死死地盯着自己看，八幡肉眼见地开始慌了。

　　「等会等会、真的不是我的错。时机啊、运气啊，是这些东西的不好。」

　　「今天一天之内被八幡摸了屁股、胸部也给摸了……。该让八幡怎么负责好呢、去找小町さん或者雪乃さん商量一下……」

　　「——是我的错。让我尽全力赔偿吧。」

　　八幡果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敌不过侍奉部的诸位和小町さん，一听我这么说就几乎要土下座一般低下了头。

　　如果知晓了刚才发生的事，想必雪乃さん一定会兴高采烈地对八幡喋喋不休展开责备，小町さん则会觉得很有趣而到处生事搅乱混水吧——正因为了解她们从而预见了这样未来，所以八幡才会这么拼命想要阻止。

　　虽说不是由我这个得到帮助的人该说的话，但这次就原谅八幡吧。

　　「呵呵。」

　　「嗯？」

　　「对不起，有点得意忘形了。放心吧，我不会对大家讲奇怪的话的，也不会说什么要负起责任之类的。」

　　八幡慌慌张张的样子感觉有点可爱，只是想逗弄一下而已。「这么说的话，八幡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虽然事实上我是这么想的，但是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

　　我的话让八幡松了一口气。

　　「开这种玩笑对心脏不好喔，留美。」

　　「抱歉。还有……」

　　握住八幡伸过来的手，一下子就从地上被拉了起来。跑来跑去累了的脚虽然有所恢复，不过还是有点难受的样子。

　　因为所以，我趁着唰地站起来的势头就那样直接抱住了八幡的腰。真亏几个月前的我能做出这种事来啊。那时是处在感动至极的状态就罢了，要以平常的状态去做的话……该怎么说呢，害羞死了。

　　然而，不能总是害羞。不让八幡注意到地轻轻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抬眼看向八幡。

　　「谢谢你救了我，八幡。」

　　「哦、哦……」

　　我是打算以笑脸道谢的，有好好笑出来吗？

　　对我突然的行动感到困惑的八幡眼看着又变狼狈了起来。是不习惯被道谢、还是只是单纯的害羞呢，总而言之有点可爱。

　　「呐八幡。」

　　「什么事？话说留美，已经可以放开了不是么？」

　　「真的没有摸到的感觉吗？」

　　「……哈？」

　　现在也是，虽然紧紧地抱住八幡的腰部附近，却并没有胸部被挤压的感觉。没有大到能被挤压的程度实在是太遗憾了。

　　「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哦？」

　　「拜托别再捉弄我了……」

　　我把手放在胸前。虽然没法挤出什么沟，但个人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见我开始揉起自己的胸部，八幡一副无语的样子戳了戳我的额头。

　　尽管如此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八幡看，直到把八幡看得变局促起来。总觉得好像被我的气势压倒了一样。

　　「啊ー、就是那啥……」

　　「嗯。」

　　「……不说不行吗？」

　　「我想听听感想。」

　　「为什么变成公开处刑了啊……」

　　八幡挠着头仰天长叹。有那么难以启齿么？

　　很难回答吗……唔，也是呢。问这种问题是想干什么啊，我。

　　八幡一会「嗯ー」一会「啊ー」地念叨犹豫了片刻后，最终还是轻轻地抚上了我的头。

　　「……说句实话，我是没有什么摸到的感触就是了……只是想着『留美的身体果然很柔软呐』——在别的意义上。」（注：这里是指说的不是胸部。）

　　「……八幡H。」

　　「喂喂，这是勉强别人回答之后该说的话吗。」

　　我知道自己的双颊肯定已经泛起了红晕，不由得将脸埋在了八幡的胸膛里。八幡也不知是为了遮掩害羞还是因为双手空着没事可做，毫无章法地抚摸着我的头，摆弄着自己绑的马尾辫。

　　果然还是不应该问这么令人害羞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称得上是自爆，不过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八幡的心脏正激烈地跳动着，说明现在的我也能让八幡心跳加速。

　　但，果然还是我这边程度更甚。八幡那尽管有些笨拙但却是在为我着想的言行、对我展露出的温柔的笑容、更别说此刻我正紧紧抱着八幡、被抚摸着头，以上种种加起来，毫无疑问是我这方被八幡弄得小鹿乱撞的时候更多。

　　好不公平呀。

　　「话说回来，球呢？」

　　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一直维持抱着八幡的状态的话那么脸上的红色也会一直无法消退，因此想办法打算转移注意力，紧接着想到的便是比赛的事情。

　　「啊啊，看，就在那里。」

　　八幡用手指的是静静躺在我这侧场地上的球。

　　「啊……果然、不行呢……」

　　「不，这一球是留美赢了哦。」

　　八幡对垂头丧气的我说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知道八幡并不是那种会无谓地安慰他人的人，所以一定有什么理由在。

　　「怎么回事？」

　　「我刚才的触网，是犯规了哟。」

　　「……那不是、为了救了我吗？」

　　「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我犯规的事实吧。」

　　我最后的反击（虽说是完全称不上反击的乱来罢了）打出去的球被网挡住了。对此不知道八幡是把握到了还是没有，总之不管怎样都会向我伸出援手的。

　　然后，在救下我的时候接触到了网、犯规了——即便被这么告知，我也是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嘛，要给留美一些奖励呢。」

　　「…………我是想要奖励、可是……」

　　「就当成是幸运吧。」

　　我不这么认为。确实我很想得到八幡的奖励，然而作为被完封之身，就仿佛是被人怜悯而将胜利拱手相让一样，不可能毫无芥蒂地感到喜悦。

　　「我可不会以为这样就赢了哦。」

　　「真是崭新的嘴硬台词啊，喂。」（注：捨て台詞，也可以译退场台词，就是那种已经可以称之为定番的一边绝尘而去一边留下一句『不要以为这样就赢了啊！！！』）

　　等下一次，我一定要让八幡夸我厉害不可。尽管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次，但我想变得更强。

　　「不过，留美真的好厉害啊。老实说我没想到会坚持到那个地步。」

　　——我想变得更强。然后和八幡对等地比赛。

　　……这样啊。被疼爱被担心、之类的固然很开心，但相比之下我更想成为与之对等的人——与八幡和侍奉部的大家，以及……真希ちゃん。

二十二、

开成大诚的场合

　　◆◆◆

　　我很受欢迎。

　　在班里个子最高，运动神经也很出色。学习也不错，人际交往也做得很好。

　　小学的时候，不管是谁哪怕只有其中一个比别人强就能收获人气，拥有全部这些的我是班级里的人气者、不对，就算在整个学年里我都有着相当高的人气。

　　虽然因为女生之间的互相牵制所以次数并不算多，但我确实有被直接告白过。不过都是些不觉得和自己相配的女孩子，因此全部以不会被讨厌的方式拒绝了。

　　我被告白→温柔地拒绝→传言说我是绅士。就这般，我的评价直线上升。

　　至今为止我觉得可以交往的，只有一人。

　　——鹤见留美。

　　六年级的时候是同班同学的女生。脸与其说是可爱不如说是美丽，文静温顺，性格上虽然没怎么说过话，但是个给人感觉并不坏的女孩子。

　　班里也有许多男生以鹤见为目标，不过在女生之间流传着鹤见曾说喜欢的人是我的传言，传开之后其他人便早早地放弃了。

　　而那样的鹤见，却从六年级的夏天左右开始遭到女生们的排挤。我想并不是她做错了什么，只是不幸成为了班上时常流行的拿排挤某个人取乐时的目标而已……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对鹤见在意的事不小心泄露给了女生们。

　　像这种事只要不去理会过一阵子后就会自行消失，而且女生的玩乐里混入男生的话会变得很麻烦，所以就放着不管了。当然，如果鹤见开口向我求助的话我是打算插手的。以我的影响力，让女孩子们沉默收手应该很简单吧。

　　结果，并没有等到鹤见向我求助排挤便平息了。因为从林间学校开始，鹤见和那个团体的成员分崩离析、各自为营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个人很遗憾没有机会让鹤见看到我值得依靠的地方。

　　自那之后，鹤见总是单独一个人行动。不是被排挤，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独自一人。尽管有人跟她搭话会有所回应，也会参加一些活动，但休息时间基本上不是一个人看书就是呆呆地眺望窗外。那副样子看上去有种成熟的魅力，从而又收获了一波人气，可是却再没有人向鹤见告白。

　　那是当然的了。鹤见喜欢的人是我嘛，没人会在明知败北的情况下还执意去挑战的。怀着这样的想法我等待着鹤见的告白。安心地等待着。

　　然而，不管等多久，鹤见都没有来向我告白。

　　越过了新年、情人节、甚至到了最后的毕业典礼，鹤见都没有向我告白。不，不仅如此，连话都没有跟我说过了。到了这个时期，甚至连说鹤见喜欢我其实是假消息的人都跑了出来，为了让他们不对鹤见出手花了我不少心思。

　　然后是成为了中学生的如今。穿上了制服的鹤见非常的可爱。头脑明晰，运动神经也不错。虽然人际交往上似乎有点困难，但也交到了要好的朋友，偶尔能看到她们开心谈笑的场景。而且大概是因为加入了体操部吧，我讨厌上了那些想像穿着体操服的鹤见模样的人。嘛，虽说我也想像过，可一想到除了我以外的人也在想像就感到非常不爽。

　　和最高学年都是同班的小学六年级时候不同了，现在的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人对鹤见的告白。再怎么说一介刚入学的初一新生是不可能阻止前辈们的。不过，也没什么可担心的。鹤见拒绝了所有的告白。

　　听到哪怕从我的角度来看也可称帅气的前辈们被甩了的消息，我不禁沉浸在了「比起那些前辈我要更加优秀」、「因为鹤见喜欢我嘛所以当然会拒绝你们了」的优越感中。

　　——但是有一天。

　　「呐大诚，听说了吗？」

　　「什么？」

　　在上课时和我搭话的是同在棒球部的朋友。从小学开始就很和得来，经常在一起玩。

　　「山田前辈，好像向鹤见同学告白后被甩了喔？」

　　「啊啊，终于告白了啊。真是无谋呐。」

　　山田前辈是棒球部的前辈。作为正式选手的王牌，外貌和性格都很棒所以很受欢迎，但即使是这样出色的前辈向鹤见表白也无法得到肯定的回应。

　　就在不久之前听到鹤见被告白了的消息我也有过着急的时候，可现在已经没在意的必要了。因为鹤见在等我告白啊。就像我在等鹤见的告白一样。某种意义上就像是忍耐游戏一样。我真想对一直在挑战无法获胜的战斗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

　　——可是，持有这种想法的我在听到下面的台词后动摇了。

　　「拒绝的理由说是因为有男朋友了哦。」

　　「啊！？」

　　他说什么？

　　「开成，怎么了？」

　　「啊、不，没什么。」

　　一不注意抬高了声音。我向老师轻轻地低头致歉后，将头靠近了邻桌。

　　「你说什么？」

　　「所以说，鹤见同学好像是因为有了男朋友所以才拒绝的。」

　　虽然有点吃惊，但我马上就察觉到了。大概，鹤见已经决定向我告白了吧。

　　强行压下即将勾起的嘴角，我思考着该如何回应告白。

　　「我也喜欢鹤见」、这是最没问题的吧。不不，我可是等了很久了呢。也有说些「让我考虑一下」之类的话让她吃醋这一手。

　　「我觉得有也不奇怪就是了。」

　　「嘛，确实是呢。」

　　「说起来，去年还听说鹤见同学喜欢的是你，结果传闻终究是传闻呐。」

　　「哈？」

　　说什么呢。虽然现在还没有交往，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变成那种关系的啊。早的话，没准今天放学后就成了。

　　「大概是午休的时候鹤见同学在教室里说过，男朋友比她要大，并且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的样子喔？」

　　「哈！？」

　　你丫的说什么！——差点就要这么喊出来了。

　　「开成？」

　　「啊、对不起。什么都没有。」

　　「讲小话也要有个限度哦。」

　　班里各处响起了窸窸窣窣的笑声。我重新坐回了椅子。

　　「你搞什么啊？」

　　「不不不，因为你说的话很奇怪啊。」

　　「奇怪么？这可是从与鹤见同班的人那里听说的，我觉得应该没搞错喔？」

　　在搞什么啊，鹤见那家伙。虽然也不是不明白想要隐瞒的心情，但也没必要隐瞒到那种程度吧。

　　还是说、难道说……虽然觉得不可能…不会是真的我想的那个吧？

　　直到下课为止，我都感到坐立不安。

　　放学后，我决定和鹤见直接见面交流。

　　课外活动结束后扫除的时间，我来到了鹤见的班级，发现她正在打扫教室。现在叫她出来的话显而易见将受到周围的瞩目，同理，在教室外面一直等待也是一样的结果。

　　因此我回到本班适当地消磨时间后再次去到鹤见的班级，正好看见她抱着垃圾袋向垃圾场走去的身影。于是我回到了班上，与负责扔垃圾的同学交换，赶紧向鹤见追去。

　　「鹤见。」

　　在校舍后面追上了鹤见，我喊住了她。

　　「开成君，怎么了？」

　　「啊、不……一起去吧？」

　　「？嗯，可以是可以。」

　　和鹤见说话真的是久违了。与之比起来鹤见的样子实在是太过普通，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一般来说被喜欢的人搭话的话，不是会更开心一些吗？

　　有种令人讨厌的预感。

　　再然后，我一直等到了垃圾场。

　　问我等什么？当然是来自鹤见的告白了。校舍后面没什么人来，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就算不告白也应该会有其他的话要说吧。

　　但鹤见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单纯地走着。令人讨厌的预感不断膨胀。

　　直到最后把垃圾袋扔进了垃圾场，鹤见终于朝我看来，轻启双唇道：

　　「……那么，再见，我要去参加社团活动了。」

　　——然而，等来的却不是我所期待的话语。给我等一下啊。此时此刻这个地方只有我们俩人。如果要向我告白的话，除了现在没别的时间吧。嘛，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浪漫的情景，但都到这一步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喔？

　　——因此见到仿佛对我没有任何兴趣似的离开、只留给我一个背影的鹤见时，我感到自己心跳都变乱了。

　　「鹤见！」

　　我叫住鹤见，跑向了她。回头看过来的鹤见似乎很吃惊的样子。

　　「……什么？」

　　「……你有男朋友的事，是真的吗？」

　　迷茫于该说些什么，话到嘴边说出口的却是这样的话。都到了这个时候鹤见依旧什么也不说，令我焦躁无比。

　　「嗯，是有哦。」

　　「！」

　　鹤见的话令我屏住了呼吸。奇怪，不合逻辑。毫无疑问说了奇怪的话。

　　因为此刻鹤见的台词，并不是符合我预想中「向我告白后就能交到男朋友」这一猜想应说出的话语。

　　听上去那就好像是、有一个并非我的男朋友一样不是吗。

　　「……为什么！？」

　　「啊、」

　　我逼近了鹤见。因为很奇怪啊。因为说了很奇怪的话啊，鹤见她！

　　因为鹤见她——

　　「你不是喜欢我的吗！？」

　　鹤见应该是喜欢我的才对。因为我是从和鹤见关系很好的女生那里听说的。说鹤见只是因为害羞、因为不好意思才没有告白而已。

　　所以，我——

　　「所以我一直在等着你——明明如此为什么！？」

　　「痛、好痛、放开我……」

　　「啊……对不起。」

　　鹤见那痛苦的声音，让我注意到了自己正抓着她的肩膀——对一如外表所见的纤细肩膀用上了全力。

　　甫一松手，鹤见便转身跑回到了校舍。那害怕的模样简直就像是在逃离某种恐怖的东西一般……。

　　发生过那事后的周末。我没有心思去社团活动，从中午开始就在街上闲逛。

　　再怎么混乱的头脑，隔了一天后也终归冷静了下来。

　　那大概是鹤见为了掩饰害羞而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吧。就和我之前打算的、要是自己被鹤见告白的话就故意让她着急一阵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完全被鹤见抛出的诱饵给钓住了呢。

　　仔细一想，我也是恋爱初学者，所以即使被骗也没办法。等下周一和鹤见再见的时候，先对让她感到害怕一事道歉，然后……也许由我来告白也不错。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的话，就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了。

　　「咦，开成君？」

　　在去往车站前的路上向我打招呼的是和鹤见同班的绫濑彩。

　　以前曾经一起组成团体玩过一次，虽然很可爱，但是个一眼就能看出来向男生献媚的女孩子。嘛，走一起的话会让男方很涨面子，再者会有事没事都把男生夸奖一番，所以让人挺舒心的就是了。

　　「怎么啦？人家记得你确实在练习棒球部吧？」

　　「总觉得没什么干劲就休息了。」

　　「啊～、不能偷懒喔。」

　　那种事我当然知道。发出轻笑的绫濑声音中听不出责备我的感觉。要是如同死正经的班长那般的说教会让人不爽，既然没这个意思那就没事了。

　　「你才是，怎么只一个人？你朋友呢？」

　　「朋友是说映子ちゃん和美衣ちゃん吗？两人都有事，所以今天就分开行动了哟。」

　　确实，绫濑以前无论是在团体里一起玩的时候还是在学校看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和两个女生一起行动的。可即便如此，也不代表一天到晚都在一起吧。

　　「对了，开成君。要是有空的话，不如我们一起去哪玩吧？」

　　「……啊ー、那也不错呢。」

　　因为鹤见的事而消沉的我，接受了绫濑的邀请。

　　在附近的体育中心玩『StrikeOut』的话——毕竟是绫濑嘛——想必会给出让我心情愉快的赞美吧。

　　虽然作为鹤见的替代品约会稍显不足，但绫濑长得也还算可爱，当作消愁解闷可能正好。

　　我这么想着，正想以约会好好游玩一场的时候。

　　「咦、鹤见同学？」

　　怎么会有这种事。为什么鹤见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只见穿着网球服的鹤见坐在体育中心的更衣室前的沙发上。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网球服的鹤见，有别于平时的氛围，看起来更可爱了。但不妙啊，这个时候被看到和绫濑在一起的话，会被怀疑是见异思迁的。

　　「你好，真是奇遇呢。啊，看那个打扮，是来打网球的吗？」

　　「……你好。你们是在约会吗？」

　　「欸嘿嘿。嘛，差不多吧。」

　　可恶，绫濑乱说什么呢。我们只是来玩而已，才不是约会吧！

　　「哟、哟，鹤见。倒也不是在和绫濑约会，但是、嘛、因为她说想看看我的制球力所以就来这里了。」

　　为什么说得像是被女友目击到外遇现场的男朋友一样啊、我？明明不是约会的。

　　绫濑表情怪异地瞪着我，谁管你在想什么。现在不解开鹤见的误会可不……啊、啊咧？鹤见的脸色跟平常一样……

　　为什么不生气啊？如果知道喜欢的男生和其他女生约会的话，一般来说都会心情变差吧？

　　嘛、嘛，这里就让她见识见识我的优点，让鹤见重新迷上我就行了。试着打出记分牌翻倒和一箭双雕之类的、不，瞄准完美得分也不错。以前也做过一次。（注：スパーンと二枚抜きなんかやっちゃって，关于这个スパーン，查了好久也搞不懂具体意思，似乎是个拟声词，大概是指投球力量很大直接把九宫格的牌面直接打翻了吧？）

　　「瞧，『StrikeOut』——我是来玩这个的。鹤见也要来看哦！」

　　最近的状态很好，应该能打出不错的结果的。

　　我把鹤见和绫濑放在一边，跑进了『StrikeOut』的隔间。

　　◆

　　绫濑彩的场合

　　◆◆◆

　　我想被大家注目。因为受到家人的宠爱，所以同时也希望被家人以外的人宠爱、被当做公主来对待。我想无论是谁都应该有过这样的想法。大家似乎都在隐瞒自己的本心，去努力装作一个好孩子，可我不喜欢这样。

　　我想被大家喜欢、想要被爱，为此我尽心尽力、全心全意地去做会被人所爱的言行举止。但是，想被所有人喜爱是不可能的。虽然很遗憾。

　　因此，我决定严格挑选喜欢我的人。因为啊，反正只能获得一部分人的喜爱，那么和既帅气又可爱、既头脑聪明又运动神经出色——和这样的人搞好关系不是更好吗？

　　嘛，就算有那样的人也可能同自己脾气不合、相处不来，相反有些孩子即使不符合条件依旧关系变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了。

　　小学的时候进展很顺利。虽然这么说自己有点那个，但我的脸长得还挺可爱的。不过，大概也就是想找的话到处都有的、一个班里总有那么几个的可爱女孩子的程度吧。学校里的成绩和运动同样，虽然不差，但也只是比平均稍高的水平。换句话说，还无法达到受女生们嫉妒的等级。这个很重要呢。来自同性的嫉妒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自己的嫉妒心就很重，所以得注意不要让自己处于无法挽回的境地。

　　然而，升上中学之后却怎么都没那么顺利了。我知道原因。都怪同班的那个孩子。

　　鹤见留美。大概是打着灯笼都难以找到这一等级的美少女。可以说是既可爱又漂亮，老实说我觉得这点太狡猾了。性格上不爱说话，文静却并不阴沉，虽然很认真，但又不是顽固的死脑筋。成绩优秀的同时运动神经出色，似乎在体操部很快就受到了关注。虽说个子矮且平胸，可也因此显得娇小可爱。和同班的山北同学关系很好，稍微和她说过几句话，感觉待人接物也很友善。

　　也就是说，鹤见留美是一个拥有着别说是在班级里、可以说是在学校、甚至是普通地作为偶像展开活动并获得大人气也不让人意外的超高颜值、在此基础上自身规格还高、性格也好，即使在漫画中登场也不奇怪的如画一般的美少女。她去搞偶像活动我都不会感到吃惊。

　　与这样的女孩子在同一个班级里，我岂不是会被埋没掉？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鹤见同学自身的性格并不张扬，大家都只是在远处观望，没怎么与其接触。

　　我从入学伊始便积极地活动，获得了班级中心人物的地位。话虽如此，班长什么的太麻烦了实在不想干，我这里说的是字面意思上的中心人物。并不局限于我们班，中学的女生们都以华丽和朴素来区别——指的是性格而不是外表。并没有哪方更高一等的意思，但因为鹤见同学的性格看上去是属于朴素派的，所以我收拢了班上的华丽派。

　　开学不久我便很快意识到单凭自己是敌不过鹤见同学的。如果再这样什么都不做的话就是鹤见同学一个人胜利了。对此我无法忍受。

　　因此，我想依靠以我为中心的团体的力量将鹤见同学的地位拉下来。若是我自己不管怎么努力也达不到鹤见同学的位置的话，那便只能这么做了。

　　在以我为中心的团体之中谈论对鹤见同学不满的话题的话，周围的人就会察言观色跟着应和。这样一来即便我没有直接指示，也依旧不经意间形成了顾忌回避鹤见同学的状况。且这种氛围很快就从团体内部扩展到了班级内部。

　　接下来只要等鹤见同学消沉的时候我主动去和她打好关系，应该就能出现她归于我之下的未来了——本应该是这样才对的。

　　然而，鹤见同学即使在被班里人远远围观的处境下也完全没有在意的样子。连内心都很坚强，到底是怎样的超人啦！就算这么发牢骚也无济于事，情况也不会改变，鹤见同学仍旧过得悠然自得。

　　明明除了山北同学外没有能好好说上话的人，为什么能那么若无其事呢？

　　明明被当作异物一般的小心对待、被远远地看着小声议论——究竟是为什么？

　　无法理解鹤见同学。精神构造和我有实在相差太大，简直无法想像我面对的是和我同样的人类。

　　虽然也考虑过不是排挤而是欺凌的选项，但一想到暴露时的风险就不认为这是条好计策了。

　　就这样直到某一天，一条关于鹤见同学的传闻传入了我的耳中。说是有男朋友了。

　　鹤见同学从入学至今已经被好几个人告白了。虽然我想被大家喜欢，但是我不追求那种快组成逆后宫的被喜欢法。被自己不喜欢的人喜欢上，其实相当的不好过呢。会严格挑选来往之人的我很清楚这一点。

　　也不是没有对鹤见同学感到同情，不过这个传言可以利用一下。

　　听到传闻后的午休时间。我带着映子ちゃん和美衣ちゃん来到鹤见同学桌旁。

　　「——鹤见同学，可以打扰一下吗？」

　　面前的是大概从厕所回来的鹤见同学、和一脸睡意的山北同学。话说山北同学，我觉得还是有点女孩子的自觉比较好喔。刚才伸懒腰了吧，穿着衬衣的话突出的那什么可是会很显眼的。要知道男生们总是盯着这种地方看。

　　如这样的劝戒，如果关系好的话会说出口，但山北同学不怎么喜欢我。嘛，因为我是贬低她好朋友的鹤见同学的幕后黑手，所以没办法就是了。

　　「什么事，绫濑同学？」

　　「我听到传闻，鹤见同学有男朋友了的事是真的吗～？」

　　发出拖长句尾的甜美声音。其实女性是不喜欢这种语气的，然而若是只有和男性说话的时候语气不一样，光凭这点就能成为被讨厌的理由了。各方面都有难处呢。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谁那听到的——是有哦。」

　　「哇、居然是真的啊！」

　　哎呀，真的有啊。至今为止没接受告白是因为有了男朋友，那便可以理解了。我毕竟也是风华正茂的女孩子，所以很喜欢这样的话题。特别是我单方面在意的鹤见同学，感兴趣程度就更加了。

　　但遗憾的是，我和鹤见同学的关系并没有好到能够谈论恋爱话题，所以这里就让我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话题吧。

　　「听到了么，鹤见同学有男朋友了～哎呀～」

　　「已经接过吻了么～？」

　　「啊、说不定这之上的事都做过！」

　　「呀～H！」

　　「啊哈哈哈哈哈～！」

　　我以让班上的大家都能听到的大声说道。映美ちゃん和美衣ちゃん则按照事先商量好的附和道。

　　我想出的计策便是让鹤见同学风评被害。因为有了男友，鹤见同学的人气会朝着和之前不同的方向发展吧。我准备往那个方向操作。

　　虽然都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早熟的，但实际上和谁交往、接吻、甚至做了这之上的事情的，真的只有一小撮人而已。我也是、总有一天会……——尽管有这么想过，可自己身上还没发生过任何玫瑰色的事件。

　　人家还想继续当大家的小彩呢……开玩笑的。

　　总之，只要让班上的同学觉得鹤见同学做过那样的事情就行了。谣言什么的是不负责任的东西，实际上不管怎样，只要一旦流传下去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扭曲。

　　我知道班上的同学都在竖起耳朵听着这边。

　　「呐鹤见同学，你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是在哪里认识的？」

　　「……为什么？」

　　「诶？」

　　「为什么想知道呢？」

　　不过，一旦真的和鹤见同学面对面交流，背上不禁开始冒起了冷汗。因为进展顺利所以大意了呢。在这个时间点向鹤见同学搭话实在是不明智之举。

　　非常冰冷的声音。惹她生气了、吧。真生气也无所谓就是了，甚至可以说正中下怀。

　　「那、那是因为听说班里的朋友有了男朋友，理所当然的不就会变得在意起来吗？」

　　「哼……朋友、呢。」

　　就算是我本人也觉得自己到底在说什么鬼话。我把鹤见同学视作朋友什么的，任谁听了都会歪头疑惑吧。但是真话又没法说出来。被鹤见同学的气势所压迫，有一种差点就要脱口而出的感觉。

　　「既然绫濑同学说我们是朋友，那告诉你也无妨。」

　　「诶、嗯嗯！是怎样呢？」

　　「不过像之前说的那些话，还是不要在人前讲比较好吧？会让别人觉得绫濑同学是个不检点的人哦。」

　　「什……」

　　糟了。最讨厌的天然式回复来了。不论是生气的还是冷静的回答，我都有办法回应。可是如果把话头转向这边的话，就没法继续聊下去了。

　　疏忽大意了呐。因为鹤见同学平时不管别人怎么说她都没有理会，还以为今天也会是一样。

　　「你在说什么呀！」

　　「因为不是能在人前说的话啊，刚才的那些。」

　　「那、那不是鹤见同学的事吗！？」

　　「我什么都没说哦？不要把想像的事说得跟真的一样。」

　　「～～～！」

　　已经不行了。这回完全被摆了一道。毫无防备的薄弱之处受到了漂亮的反击。我明明知道鹤见同学是个内心坚强的人依旧固执地认为她不会反击，失败之处就在于此。

　　比起鹤见同学的传闻会怎么发展，我多管闲事的插嘴却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情况要更加不妙。

　　话虽如此，这里也不可能选择吐出老套的退场台词然后灰溜溜地逃走，会加深外强中干的小物感印象的。

　　——就在我无言地转过身想远离鹤见同学时，背后传来了女孩的声音。

　　「我男朋友比我年长，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哦。」

　　诶、为什么突然回答了？在这个时刻鹤见同学不进行追击而是重启原来的话题我想对她自己应该没好处才对。

　　「什么啊。你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绫濑同学——你很在意朋友的男朋友不是吗？」

　　「唔……！」

　　说着，鹤见同学对我嫣然一笑。那笑容可爱至极，但我能看出它和山北同学说话时的笑容不同，不知为何胸口突然感到一阵刺痛。

　　然后，不由得明白了。

　　我——无法与鹤见同学为敌。

　　说到底本来就不是什么敌人不敌人的问题。只是我单方面地对鹤见同学敌视而已，鹤见同学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虽然我早就知道了。

　　不，当然像是同学啦、会说令她讨厌的话的女孩子啦，之类的印象大概还是有的吧。我的意思是——虽说从平时女孩的应对方式来看答案已然呼之欲出——我没有被鹤见同学当做对手看待。

　　没有被放在眼中的对象不管说过什么、做了什么，都丝毫的不在意。正因如此，无论我和团体里的孩子们做什么鹤见同学都不会动摇吧。

　　一察觉到这点，总觉得空虚不已。如果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拼命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打从心底感到泄气也是没办法的呢。连我自己都觉得还是在别的事情上下功夫比较好了。

　　\*

　　难得的休息日，映子ちゃん和美衣ちゃん却因为有事不能一起玩，所以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散着步。走在街上的话，也许会遇到能陪着玩的人。人家就是如此的交友广泛哟。

　　就这般发现的是看起来很无聊地走着的开成大诚君。

　　虽然不是一个小学的，但之前在一起玩过。相当帅气，是棒球部的，好像还说以王牌为目标之类的豪言壮语。不过看到他翘了练习跑来这种地方，是什么样的人就不言自明了吧。而且对自己太有莫名其妙的自信了，一直在一起的话很是累人。

　　不过，只一会的话、还是可以的吧？

　　「咦，开成君？」

　　向开成君打完招呼，我们向附近的体育中心走去。开成君是想玩自己擅长的『StrikeOut』吧。不选择这种时候能和同伴的女孩子一起玩的项目，开成君简直了。嘛，我也没向他要求那样的事就是了。

　　就这样在目的地的体育中心里，我们遇到了鹤见同学。

　　「咦、鹤见同学？」

　　在意料之外的地方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人，不由得有点混乱。话说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搭话基本上都是用的一样的开头。嘛虽然怎样都好就是了。

　　「你好，真是奇遇呢，看那个打扮，是来打网球的吗？」

　　「……你好。你们是在约会吗？」

　　「欸嘿嘿。嘛，差不多吧。」

　　只见鹤见同学坐在长椅上，身上穿着的大概是从体育中心租来的网球服。再一次夹杂着嫉妒地认识到只要穿的人底子好即便是租来的衣服也能穿得很可爱。

　　不过听鹤见同学这么一问我才想到，至今为止虽然有和团体一起玩过，但还没有和男孩子只两人一起游玩的经历呢。这样啊，在旁人看来就好像约会一样啊。

　　尽管对象是开成君，可还是感觉有点开心呢。

　　「哟、哟，鹤见。倒也不是在和绫濑约会，但是、嘛、因为她说想看看我的制球力所以就来这里了。」

　　——明明如此，开成君却完全不懂气氛地插嘴进来，并且是以给我第一次约会（？）泼冷水的方式。

　　……嘛，也没关系就是啦。只是稍微有点生气而已。

　　啊咧，这么说来，这两人是认识的吗？当然两人是同一个年级，互相认识也不奇怪……啊，我明白了，是同一所小学吧。

　　「瞧，『StrikeOut』——我是来玩这个的。鹤见也要来看哦！」

　　慌慌张张的开成君只丢下了一句就跑去了隔间。从那个样子来看，开成君绝对在迷恋着鹤见同学。

　　原来如此。我成了碍事的人吗。

　　「呐绫濑同学，『StrikeOut』、是什么？」

　　「诶，鹤见同学不知道么？」

　　「嗯。」

　　「跟打靶差不多吧。棒球的好球区上写着数字，然后投球击中它们的游戏喔。因为开成君投出过完美分数，所以才来玩的。」

　　「嘿。」

　　此刻回想起来，我几乎没有用不惹人嫌的口吻和鹤见同学搭话过。普通地和她说话的话，便会普通地回应过来——我明明清楚鹤见留美就是那样的孩子的。不禁有种一直以来做了很可惜的事情的心情。

　　不过，既然不知道『StrikeOut』，那就说明鹤见同学没怎么来过这种地方玩吧。对投出完美分数的技巧展示也没什么兴趣的样子。

　　忽的，心血来潮起了自己和鹤见同学一起玩会怎么样。……我个人大概会感到有趣吧，但鹤见同学会怎么想呢……和我一起的话就没法玩得开心吗？

　　「话说鹤见同学和谁来的？还是说，独自一人去参加网球教室？」

　　「我跟男朋友一起来的哟。准备教我打网球。」

　　「啊，原来是这样啊。」

　　令人称奇的是就如同刚才我所想的那样，她好像是和能开心约会的男朋友一起来的。和跟任性随便的人一起来的我大不相同。有一个好男友真令人羡慕呐。

　　鹤见同学突然看向男子更衣室，与此同时那儿走出了一个戴着眼镜的、看上去是高中生的男生。

　　哇，给人温柔又清爽的感觉。咦、莫非他正是……。

　　「呀，抱歉了呢，留美。等很久了吗？」

　　「……嗯，没等多久、就是了。」

　　果然！是鹤见同学的男朋友。不过鹤见同学本人却露出了微妙的表情，怎么了？

　　话说回来，男友さん多大了呢。虽然有种成熟稳重的氛围，可光看脸本身并没有那么年长的感觉。

　　不用说，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在，会对同年代的男生不感兴趣也是理所当然，完全能够理解。

　　……咦？怎么回事，男友さん、两颊好像绷紧了的样子？鹤见同学也带着一脸微妙的表情看着男友さん。

　　「你是留美的同学吗？」

　　「是、是的！我叫绫濑彩，和鹤见同学是在同一个班级。」

　　「这样啊。留美就请多关照了呢。那么留美，走吧。」

　　「嗯、嗯。那么绫濑同学，改天学校见。」

　　「哈ー、……啊、嗯。再见。」

　　鹤见同学被男友さん揽着肩膀离开了。

　　稍稍有种男友さん似乎在勉强自己的感觉。假如能有时间更好地观察的话，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看透。

　　唔，真好呐。看着和男朋友关系很好地走着的鹤见同学我不由得这么想到。

　　明明只是单纯地和男朋友并肩走着，却能明白和平时在学校看到的女孩不同，那才是真正的鹤见同学吧。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做了很多超级没意义的事情。

　　事到如今——真的是事到如今，要是能和鹤见同学好好相处的话应该会很开心吧。不过感觉山北同学会对这样的我讲些诸如「将至今为止一直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做的坏事都束之高阁的人到底在说什么啊」之类的话就是了。我是这么想的。

　　那之后，我去看了一个人在打『StrikeOut』的开成君。

　　只是在一旁看的话很是无聊，「这个时候鹤见同学应该正和男朋友两个人亲亲我我吧」——这么一想的话，心情指数就直往下掉了。

　　就这么呆呆地看着，十二球投完的开成君从隔间里出来了。结果是七中，而且还打出了一箭双雕。如果是之前没遇到鹤见同学的我的话，应该会高兴地尽情称赞，然而现在完全没有那种心情。

　　「辛苦了。真是了不起的成绩呢。」

　　「啊啊，马马虎虎吧。鹤见呢？」

　　一般人会在约会途中突然说起别的女孩子吗？露骨到这份上，我连发火都懒得发了。

　　倒不如说，明明看见鹤见同学穿着一身来打网球的装束，为什么会以为她会到这里来啊。

　　「鹤见同学是和男朋友一起来的，两个人往网球场的方向去了哟。」

　　「哈？男朋友！？」

　　就算你吼这么大声也只会让我感到困扰就是啦。

　　人家已经想早点回家了。

　　「嗯。看起来温柔又清爽，应该是高中生的人喔。」

　　「嘁，搞什么啊。优男吗？鹤见一定是被那家伙给骗了。」

　　对素昧平生又一无所知的人口吐恶言又算什么、不由得这么想……啊啊、这就是回旋镖吗？

　　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产生了自觉，跟着便陷入了自我厌恶的状态。此时此刻我只想裹在家中的被子里羞耻地滚来滚去。

　　话说回来，他说的「被骗了」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想说鹤见同学是被欺骗了才交往的吗？

　　……总觉得、心累不已。回家吧。

　　「虽然我也只是和他说了几句话所以还不太了解，但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珍惜鹤见同学的好人哦。」

　　「你站那个人那边啊。」

　　开成君不高兴地说道。没什么站队不站队的，我只不过是讲出事实而已。真要说起来的话，已经对开成君什么想法也没有的我确实更想站男朋友那边。

　　「鹤见同学看起来也很开心的样子，我觉得还是不要乱猜比较好喔。」

　　「啊、喂、你就回去了吗！？」

　　「嗯，拜拜。」

　　开成君慌慌张张地对将小挎包拍在肩上、向出口走去的我说道。已经没有和我在一起的意义了吧。莫非是想说让我跟着你一同去看看鹤见同学那边的情况吗？

　　说老实话，我对鹤见同学和男朋友怎么玩的确实很感兴趣，却也不想去做可能会妨碍她们约会的事情。

　　「哈……男朋友、变得想要起来了呢。」

　　尽管十分在意鹤见同学与男朋友的恋爱之路，但是能目睹到看起来很开心的鹤见同学就令人足够羡慕了。

　　◇

　　附录

　　「呐，你还记得刚才更衣室里夹在我们之间的那个孩子吗？」

　　「啊啊，那个可爱的孩子？小学生或者中学生的。」

　　「对，就是那孩子。」

　　「记是记得，那孩子怎么了？」

　　「虽说有在注意不让我们发觉，但她不是很在意我和你的胸部吗？超可爱的。」

　　「啊啊，有在看有在看。看过我们的胸后，再看向自己的胸部就消沉下去了呢。」

　　「才那个年纪的话，明明没什么好在意的呢。」

　　「是呢。我也是中学的时候逐渐增大的。」

　　「这么一说的话，以前的你个子和胸部都很小呢。那个孩子也会和你一样吗？」

　　「谁知道？但是，肩膀很酸喔。」

　　「想吵架我奉陪哟？」

　　「你不是也有对『好东西』吗？」

　　——健康的色气小姐姐和哈密瓜小姐姐的场合

二十三、

　 租场时间到点了，我和留美一起收拾好球，离开了网球场。

　　不过话说回来，这次还真是好好活动了一番呢。起初是在教留美打网球因此活动量没那么大，但开始比赛后便感觉一直在跑来跑去了。虽说也有最近运动不足的原因在，但还是感觉挺疲劳的。

　　话虽如此，留美按理来说要比我更累吧，看起来却很有精神的样子。我记得女孩上午有社团活动的练习、发球数即使没到一百也打了相当多的球、在比赛中明明被我诱导着前后左右的跑遍全场的。这就是年轻的好处吗？

　　也许是休息的时候没有帮忙收拾的原因，留美无论如何都坚持要拿球，最后演变成由女孩提着球笼、我只拿着两人份的球拍一起走向接待处。明明用不着那么在意的呐。

　　「网球场A结束了。」

　　「收到，两位辛苦了。请问两位还玩得开心么？」

　　「系、系的。谢谢。」

　　咕，又咬舌了。真是怎么也不擅长和店员之类的人说话啊。

　　可恶，留美又在忍笑。

　　「很开心。下次打算和朋友一起来。」

　　「那真是太好了，在此恭候您的到来。请问要注册会员吗？」

　　「不用，下次再说。」

　　「这样啊。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再次光临了。」

　　留美把球还了回去。果然和我不一样，交流能力很强。倒不如说中学生以下等级的我有点不妙呐。嘛，我不打算改善就是了。

　　手续搞完了我们走向更衣室。网球服的话更衣室里有回收箱，鞋子则在回去的时候返还就可以了。

　　出了一身汗后无论如何都想洗个澡啊。

　　「那么留美，等会在接待处旁边的沙发那边集合吧。」

　　「嗯。再见。」

　　和挥手告别的留美分手，我来到了男性更衣室。

　　虽说是间清洁漂亮的更衣室，但可能是因为刚刚和留美在一起的缘故吧，一踏入进去就满鼻腔男人的气味了。放眼望去，更衣室皆是诸如老爷爷、散发着现充味道的大学生风貌的年轻人、以及筋骨隆隆的肌肉男之类的男性成员，所以我这想法未必错了。

　　女孩子为什么会那么香呢？就算是出了汗也……不，还是打住吧。这想法怎么看怎么恶心。

　　能在这样的现充巢穴里久待吗！我要回自己的房间去！

　　抱着远离那群人的念头，我赶忙找到自己的储物柜。不用说是在角落里。

　　汗湿的衣服贴上身上，黏糊糊的很不舒服。让留美干等可不好，所以赶紧去冲澡了。平常在家都是蜻蜓点水地几分钟搞定，但如果被女孩说有汗臭的话我一定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因此还是认认真真地沐浴吧。

　　就在我打开储物柜脱掉衣服、把手伸向备置的毛巾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后面叫住了我。

　　「喂、你。」

　　「嗯？」

　　转过身去看到的是一个初中生左右的少年。虽尚显青涩，但也兼具将来成为帅哥的要素，感觉走的会是和我完全相反的阳光路线。个人主观偏见就是了。

　　仔细一看，这不是刚才和留美说话的家伙吗。说是同一所学校，是同学还是前辈呢。虽说不管是哪个都没差。

　　「怎么了？」

　　「啊、啊咧搞错了？啊、不，那个……我在找人。」

　　「不在更衣室的话那大概是在淋浴室？等一下应该就会出来的吧。」

　　「是、是这样呢。那我走了。」

　　这家伙搞什么？和朋友走散了吗？

　　嘛，怎么都好。赶紧洗完澡吧。

　　浴室里陈列着淋浴设备被围起来构成的隔间。设施内也有SPA，如果想慢慢地泡在浴池里的话去那里便可以享受，但现在时间没那么充裕。只是流汗的话淋浴就足够了。

　　调节好温度后打开了头上的花洒。本来就是单在室外走便会汗澄澄的大好晴天了，比起纯粹的因天气出汗，运动后流下的汗水要来得更加让人心情舒畅。

　　洗完澡头脑为之一清后，脑海里浮现出了留美的事情。

　　自去年暑假算起，我和留美相识已经快满一年了，然而女孩的周围却好像总是事件连连。去年夏天是同班同学，冬天也是同班同学加上父母，然后此刻亦然……有什么事正令留美感到烦恼。从女孩的朋友山北同学在和我的电话里暗示的话语中也可以想象一二。

　　上一次，我不顾留美期望与否直接插手干预，独自一人也好借助侍奉部和其他人的力量也好——虽说中途冒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可终归仍是解决了委托。即使是放弃问题的解决、选择了简单的解消，但后续的清算理应结束了才对。既然如此，如今让留美烦恼的是什么呢？（注：前面提到过解消大意是“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或造成问题的原因”，留美的委托问的是戏剧相关，而大老师解决的实际上是背后的家庭问题，所以实际上可以算作是解消。）

　　然后这一次，我作出了只要留美不主动寻求帮助就不会多管闲事的决定。这并不单单是因为留美已经是中学生了、如果总是受人相助的话就无法成长，同时还考虑到现在的女孩有像山北同学那样可以求助的朋友，且问题并没有紧迫到必须尽快解决不可。

　　换句话说，这一次我没有从留美身上感受到像以前那样——虽然不知道这样形容是否准确——的悲壮感。此外，个人感觉到女孩似乎已经自己得出了答案亦是理由之一。

　　自己能解决的问题用不着别人从旁插嘴。当然，若解决方法明显错误、若是谁都无法获得幸福的方法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在那种情况下，需要在意的点就变成不知道我有没有权利插嘴了。

　　就这般，尽管思考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过今天约会途中被人目击的目标任务既已完成，若能凭此帮助留美解决烦恼的话这一切就成了杞人忧天，没什么好说的了……但实际上会怎么样呢。

　　结束了认真仔细的考虑之后，我的念头转移到了今天的留美身上。

　　不过是便于活动的衬衫和裙裤罢了，并非特别时尚的服装穿在女孩身上看起来却十分可爱，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再加上时常展现出来的、一色做起来就能明显看出是在装可爱的吐舌头一类的可爱举动。

　　明明只是从小学生变成了中学生而已、明明外表没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

　　今天真是动不动就觉得留美很可爱。不对，这点我早就知道就是了。

　　而且我发觉自己和女孩的身体接触异常之多。牵手从以前开始就经常做了，抱过来的经历也不是没有。留美娇小纤细，可以说几乎感受不到重量，不过、嘛、怎么说呢……尽管大都是突发事件，但现今的我已经摸过女孩身上各种地方，这并不是说留美的魅力会因此而减少，相反甚至我觉得保持那样就好……

　　察觉到自己的思考正逐渐变得恶心，我不禁摇摇头驱散了这些念头。

　　虽然至今为止都是这样，但最近的我变得更加不相信自己了。我本应将留美当作需要庇护的年幼少女来看待的，然而今天一天却变得奇怪起来。

　　留美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美少女，且显而易见今后会更成长得更加出色。那样的话我还能不能维持现在的想法呢。说到底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坚持的必要，内心的原则正在动摇。

　　为了复位一团乱麻的思绪，我把水扑打在脸上，关掉淋浴，拿起毛巾。果然不扔掉变得恶心的思维不行呐。

　　出了淋浴室，依靠凉爽的风给身体降温。本想在电风扇前悠闲地散去热量，因为那儿有现充大学生团体挤着所以放弃了。

　　嘁，肌肉闪闪发光的显瘦型男一伙。我也不是特别瘦，但是和经常运动的人相比果然还是算得上纤弱了。我、我才没感到不甘心呢！

　　无关紧要的事而已。嗯。

　　好了，回到自己的储物柜前，正当我要换衣服的时候，后面又有人叫住了我。

　　「喂，你。」

　　「嗯？」

　　听到和进浴室前一样的叫法，回头一看，果然是刚才那个现充预备军的少年，正用很有气势的眼神瞪着我。

　　「怎么了？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啊ー、那个……找了却没有找到、不过、」

　　「这样啊。」

　　我本想就这么穿上衣服，可不知为啥少年突然靠近过来，近距离地打量起我的脸。虽然搞不太懂，但能先让我穿上衣服吗？

　　「那个，你是鹤见的男朋友、吗？」

　　「是这样没错？」

　　尽管不知道是留美的同学还是前辈，但肯定是认识的人不会这错。我知道了所以请让我穿衣服。

　　少年一瞬间露出惊讶的表情，紧接着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实话完全不可怕。女生要可怕多了，眼前的少年甚至给我一种小狗狗超凶低鸣恐吓（笑）的感觉。

　　「这就是你的真面目吗！」

　　「哈？」

　　不妙。从刚才起就完全一头雾水。既不知道为什么会纠缠过来，也不明白刚才的台词是什么意思。真面目是在说啥啊，我是最终BOSS吗？

　　「你骗了鹤见吧！那双腐烂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证据！」

　　「……总之能先让我穿上衣服吗？」

　　谁好心来帮帮忙翻译一下。我完全听不懂这家伙在说什么。明明都是日本人却完全没法沟通。

　　好不容易才穿上衣服，转移到更衣室的长凳上。少年一边拿眼瞪我又一边跟着我，赌气似的坐到了我的旁边。

　　长椅旁边正好有自动贩卖机，因此买了两瓶运动饮料，递给少年一瓶。

　　「……我可不会就被这样收买哦。」

　　「才没那个意思咧。」

　　尽管紧绷着个脸，但仍会小声地说「谢谢」来接过，莫非其实是个本性认真的孩子吗？

　　再次正眼打量少年，虽然才是中学生，却已经能看到帅哥的影子了。将来大概会变成像叶山那样的清爽系吧。仍处于成长期，个子就已经只比我矮一点了，想必以后身高也会变高吧。换句话说，我所感受到的现充预备军的印象基本上没有错。

　　所以，为什么我会被现充预备军缠住呢。

　　「于是呢，你是谁？」

　　「……问别人名字的时候应该先报上自己的吧。」

　　「啊不，也不是特别想知道所以无所谓就是了。所以呢，留美的朋友为什么要找我？」

　　「开成啦！开成大诚！不要因为是鹤见的男朋友就得意忘形哦！」

　　「哦，哦……」

　　为啥突然生气了？最近的年轻人动不动就会发火吗？果然中学男生都太过情绪化了呐，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ー，我叫比企谷八幡。呃、开成？是吧，有什么事吗。好像在找我的样子。」

　　「……和鹤见分手吧。」

　　「嚯。」

　　「你、看上去是高中生吧？一把年纪了还和中学生交往是搞啥啊。」

　　「居然说我一把年纪……嘛，高三和中一交往，在周围人看来是这样啊……」

　　好了，若要提炼一下开成少年的主张，大致可以归纳成一句「我和留美不相配」吧。嘛，要是换成我被问到自己和女孩是否般配的话，应该也会回答说配不上的吧。因为一方是留美所以没有怀疑的余地，但就算是别的美少女中学生，和我交往什么的本身就可以说是惩罚游戏了。虽然说到底不般配就无法交往之类的理由本身就很奇怪就是了。

　　「鹤见喜欢的人可是我。明明我一直在等她的，你却突然从旁插足了。」

　　「横刀夺爱吗……」

　　我不知道眼前的开成究竟是巧合还是从哪里听到的，在我和留美的约会现场现身并找碴。由此很容易就能推测出开成少年喜欢留美，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掩饰害羞、打心底里这么认为、想要这么认为——开成少年的心情是其中的哪一种呢？

　　刚才还在想留美只要不主动寻求帮助我就怎么怎么的，现在女孩的疑似烦恼化身都找上了门来，那便只能应付了。

　　「所以你——」

　　「稍微等会。先让我打个电话叫留美等我们一下。」

　　尽管快速地冲了个澡，然而接下来就这样和开成少年展开对话的话，会让留美等很久的吧。

　　让又一次瞪着我的开成少年等在一旁，我拔打了女孩的电话。虽然不清楚留美的洗澡时间长短，但我记得女生在洗完澡后还有用吹风机吹干头发等各种颇费工夫的步骤，此刻的女孩有没有处于可以接电话的状态呢。

　　耳边听着呼叫声的时候突然闪过了回想。我并不怎么用吹风机，但是去年夏天在林间学校时户塚应该用的是自带的吹风机。洗完澡后的户塚身上漂来了洗发水的味道，给人一种奇妙的煽情感。不对，一点都不奇妙，因为是户塚嘛。

　　等了一会儿仍旧未接通，正当我以为对面还没到能接电话的状态的时候，留美正好接了电话。

　　『对不起，让八幡你久等了。』

　　「没事，现在接电话没问题吗？」

　　『我还裸着，这样也可以吗？』

　　「别、不用了快点给我穿上衣服。倒不如说为什么要问我啊……」

　　一听到我说「穿上衣服」，开成少年的眼神立刻就变了。虽然我不是不明白你的心情，但还请稍微冷静一下。死脑筋的男人可是会被讨厌的喔。

　　『骗你的，已经穿好衣服了，直到刚才都在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哟。』

　　「别撒这种莫明其妙的谎啊，真是的。」

　　『怎么了，突然打电话过来？』

　　「啊啊。之前和留美说话的那家伙——开成大诚好像和我有话要说，能等我一会吗？」

　　『……』

　　电话对面留美抱着头的样子浮现在眼前。

　　留美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何不把烦恼跟我倾诉，这点只能靠猜想了，但从女孩的性格来考虑，想必是为了不给我添麻烦而打算自己来处理的吧。话虽如此，就结果来看却出其不意地造成了此刻的窘境，那孩子一定感到懊恼不已吧。

　　『对不起。他是我的同学，最近有点纠葛……』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用在意。总之就这样吧，等谈话结束后我会再联系的。」

　　『……八幡，我有个请求。」

　　「嗯，什么？」

　　『我会再打电话过来，请开下免提，让我也旁听八幡和开成君的谈话。』

　　大概是在意话费吧，留美竟说出了这样的话。虽然我手机的话费都是从父母那儿拿的因此不能随意浪费，可话是这么说，这里让女孩负费也有点说不过去的样子。我能理解这种因为是和自己有关的话题所以十分在意的心情就是了。

　　「不用，那留美就这样等着吧。放心，我不会做什么不好的事的。」

　　『……嗯。对不起哦，八幡。我、果然总是在给八幡添麻烦。』

　　「就这点事而已，太大题小作了呐。」

　　『因为……』

　　留美在电话那头用几近消失的声音喃喃道。说到底是留美把麻烦事引来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的。一定要说的话，只是我本人主动投身进去罢了。

　　然后，如果妹妹伤心了的话，安慰她乃是哥哥的职责。

　　「留美。」

　　『嗯。』

　　「比起『对不起』，还是『谢谢』比较好哦。」

　　『……』

　　「……」

　　『八幡。』

　　「哦、哦……」

　　『不害羞吗？』

　　「……相当。」

　　可恶。人家好不容易忍受着害羞才说出口的，居然搁这当口给我小生意气。留美轻笑的模样似乎透过电波传了过来。

　　倒不如说，今天一整天做了多少令人害羞的事啊。

　　『呵呵。不过，谢谢了。就交给八幡喽？』

　　「啊啊。那就这样。」

　　『嗯。拜托了。』

　　结束和留美的对话，按下扬声器按钮而不是切断按钮。话说这样听得到吗？虽然更衣室内并不吵闹，但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使用扬声器功能，所以不知道效果范围有多大。

　　想着离得近一点比较好，我把手机放在自己和开成少年之间。不知道能不能听到，要是真听不到也只能让留美放弃了。

　　「久等了。」

　　「啊啊。等的都不耐烦了，在那亲亲我我的。」

　　「情侣的话这种程度没啥吧。接之前的话题，你是说留美以前喜欢你、却因为被我横插一脚导致你们分手了——是这样没错吧？」

　　「没错。」

　　「就算如你所说的那样留美以前曾喜欢过你，但现在留美是我的恋人所以已经和你完全没关系了不是吗？」

　　「咕……」

　　很好，一口气说完没咬舌喔。因为是初次见面就投来恶意的对象，所以还挺担心能不能好好说出来的，对方是初中男生真是太幸运了。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就会因为紧张而暴露演技吧。

　　不过话说回来，没想到我居然会有对别人使用恋人这张牌的一天呐。我一边看着开成少年，一边回想着为了不露出破绽而和留美一起商量决定好的设定故事。

　　「那、那是因为你骗了鹤见！」

　　「说骗人什么的多难听啊。为什么这么说？」

　　「之前我已经问过和我一起来的鹤见的同班女生了。像你这种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人，怎么可能被人说成是温柔又清爽啊。」

　　「……」

　　那确实是在骗人呢，嗯。话说，这家伙是和刚才那个女孩一起来约会的吗？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总觉得电话对面的留美又在忍笑了。

　　我从包里拿出眼镜，在开成少年的注视下戴上。开成少年一瞬间露出吃惊的表情，马上又回到了横眉瞪目的状态。我又不是口袋妖怪，就算那样「瞪眼」看我也不会降低防御力的喔。（注：瞪眼，宝可梦的招式之一，效果为令目标的防御降低1级。）

　　「果然，是靠那个变装骗了鹤见啊。」

　　「这副装扮在留美那儿收到了差评喔。说到底原本和留美认识的时候我就是裸眼模式了。」

　　「一定是在鹤见烦恼的时候装着清爽的样子凑上去的吧！」

　　不听人说话呐，这孩子。在开成少年眼中我究竟是多坏的恶党啊。

　　一边叹气一边摘下眼镜。好了，不听人话的家伙该怎么说服为好呢？总之对话尚可成立这点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从这里找突破口进攻下去就可以了吗？

　　「归根结底一句话，要是在我和留美交往之前你向留美告白不就好了吗？比起怨恨别人横刀夺刀，更应该反省一下慢慢吞吞的自己吧。」

　　「那、那是……我在等鹤见先告白所以才……」

　　唔呣。虽然不知道理由何在，不过开成少年似乎坚信留美喜欢自己呢。是对自己有自信呢，还是被周围的人煽动了呢？个人觉得应该基于某种根据才会这么想。

　　比如说从同学那儿听到「听说○○喜欢你哟～」之类的话。顺便说一句，我就是那种被当作整人的笑料取笑之后真的喜欢上人家的人。然后女生们就会说什么「比企谷好像喜欢○○耶～」「诶～好恶心哦～」「他哪根筋搭错了吧～？」之类的话，用我能听见的音量，说话的还是当时我喜欢的女生。啊啊，不堪回首的黑历史。

　　小学的时候，只要和异性关系好、待对方温柔一点的话，就会有人莫名其妙地起哄些什么「你不会是喜欢○○吧～」、「快结婚！去结婚啦！」。也许是因为害羞而没能坦率面对吧。

　　我身边没有做那种事的人。因为没有关系好的男生和女生嘛。

　　只是稍微被人温柔相待一点或是被人搭话便会喜欢上那人——对于有着这种经验的我来说完全感同身受。小孩子之所以会变成大人，就是因为品尝过这些又甜（？）又苦的经验。

　　——成为大人是件悲伤的事情。

　　「既然你很在意留美的话，一定知道去年留美是什么状况吧？」

　　「你是说那个吧？拿排挤某个人取乐的游戏。」

　　「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帮助留美？」

　　「那种事外部人插嘴的话反而会造成纠纷，沉默一点忍耐一下的话很快就能平息的。实际上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啊。」

　　「呵……」

　　如果开成少年是真挚地恋慕留美的话我倒也不是不能帮他，但从刚才起就总有种违和感萦绕不去。我明白因为年纪到了所以变得无法坦率的心情，也能理解无法完全无视留美以外的人际关系的想法。

　　我比谁都清楚每个人的思考方式都不一样，然而我还是不禁会想，不同的人对待喜欢的人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吗？

　　在修学旅行中为从朋友关系更上一台阶而烦恼的户部、在圣诞节往前踏出一步的一色、通过志愿调查和情人节活动来探寻叶山心意的三浦。我从开成少年身上感觉不到他们那样的情动。

　　虽说也可能因为还是中学生，情绪还没有成长到这一步，可我总觉得开成少年并没有认真地关注过留美。我感受到的并非希望喜欢的人喜欢自己的恋爱之情，而是对留美的独占欲。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开成少年想表达的并非是对横刀夺爱的愤慨，而是自己对留美所有权的主张。开成少年至今一次也没有说过喜欢留美，留美则说过喜欢开成少年，怪不得他的态度一直这么高高在上。

　　「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管以前怎么样，留美现在正和我交往，所以就死心去找其他的女孩子怎样。你身边不是有关系好到能一起来这种地方的女孩子吗？」

　　「又不是因为关系好所以非得交往不可吧。我和她只是朋友而已，鹤见喜欢的是我——」

　　「纠缠不休的话会被讨厌的喔。还有想说的话就坦率地说出来。」

　　开成少年似乎没有退让的打算。到底是什么呢。留美如果不喜欢开成少年的话，会导致他在班级里地位的崩溃吗？

　　「我哪里不坦率了啊？」

　　「在意周围的眼光、观察对方的脸色、等待留美的告白。如果你真的想和留美交往，那么应该自己主动出击才对。明明这样做的话，现在和留美交往的可能就是你了。你做出了令人遗憾的选择呢。」

　　至少，如果留美有关系亲近的男同学的话，我想女孩男友的角色就不会轮到我了吧。不得不选择学校和年纪都不一样的我，理由之一便是没有关系亲近的男生在吧。

　　假如将留美从苦难拯救出来是眼前的开成少年，那么今天和留美约会的可能就是他了。

　　……总觉得很讨厌呢、那种发展。作为留美的哥哥，开成少年不值得留美托付！才不会把留美交给开成少年！……不对，感觉心境和这有些不同？

　　嘛，总而言之——我不认为开成少年会珍重留美。

　　「那、你是行动了吗？」

　　我突然陷入了沉思，开成少年则带着悔恨的表情瞪着我。也真亏他的眼睛瞪这么久也不觉得累呢、我针对奇怪的角度发出了感叹。

　　「某位伯乐曾言：虽然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是成功的人一定都努力了。」（注：贝多芬名言。）

　　「……」

　　「——然、也有不怎么努力就能成功的人。」

　　「到底是哪一个啊！」

　　世间亦有「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遗骸」的说法，这个世界并没有绝对的公平。（注：憎まれっ子世に憚る，直译是讨人厌恶的孩子到社会上反而有出息，也有好人不长命、歹人活千年的说法，这里我依自己的感觉译成这样了。）像我这样努力的人却得不到回报，所以错的是世界。话虽如此也没有勇气宣言说要改变世界。

　　这点暂且不论，总之我对留美所做的无非是破坏了人际关系、帮她参考戏剧相关、强迫她说讨厌的话——这么逐一排列起来的话尽是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根本没做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留美选择了我当男朋友。

　　——鹤见留美向比企谷八幡求助了。

　　那么，我应行之事就此定下。我会好好地完成任务。不仅仅是饰演男朋友，更是作为被留美寻求帮助的男人。

　　「我不是为了被留美喜欢而行动的。」

　　「那么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家伙会和鹤见交往啊？不是很奇怪吗？」

　　「虽然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但那不正是所谓的人心吗？」

　　——我比什么都想要理解、却又比什么都无法理解的东西。不合逻辑、超出预想、麻烦到引发计算错误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名为「心」的东西并不会按着人的想法走。即便明知对方是为了自己而行动，却无法坦然地感谢、无法率直地接受。

　　最近这段时间，从被这颗「心」所左右的经验中，我稍微明白了一些道理，却依然有许多不明白的事情。

　　但是，我能理解某人喜欢上谁是不需要理由的。且，反之亦然。

　　「虽然这事我没问过但不问也知道，留美喜欢我哦。」

　　「……！」

　　像哥哥一样——尽管大概得加上这个前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确实有被女孩仰慕或是依恋。以我的性格来说坦率地接受别人的好意是很困难，然而对于留美我觉得没有误会与自作多情的余地。以女孩的性格也不会去拜托什么感情都没有的人当男朋友角色吧。至于和开成少年就没心情解释那么清楚了。

　　「而且——这同样是件不言而喻的事实——我喜欢留美，我想要好好地珍惜她。不要介入相思相爱的情侣之间啊，碍事的家伙。想要第三者插足的是你才对。」

　　「～～！」

　　我的话让开成少年的脸涨得通红，仿佛真的可以用来把热水烧开一样。只见他用力咬紧牙关，眼睛瞪得铜铃似的。

　　虽然我说了很伤人的话，但也是时候结束和开成少年的对话了。毕竟已经让留美等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我有种如果不能干脆地结束交谈就会无限循环下去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能让我回想起自己黑历史的言行可谓随处可见，简直想让人原地爆炸就此消失。

　　然后……脸涨得通红的开成少年，终于握紧了拳头。虽然对被打敬谢不敏，但只一拳的话就承受下来吧，我如此下定决心。

　　然而，开成少年并没有挥下拳头。

　　「……那、我该怎么做才好啊……！」

　　「啊？」

　　刚才的威势都到哪里去了。宛如熄灭了的蜡烛一般无精打采的开成少年费力张嘴挤出了话语。

　　「以为喜欢自己的鹤见不知什么时候交了男朋友，隔了好久的搭话反应也很冷淡……我该怎么办好？」

　　「鬼知道啊。」

　　那种事对我来说才是真的知识外。胆小鬼的独白什么的根本没有听的价值。

　　「真无情呐。」

　　「想被温柔对待吗？」

　　「不……是怎样呢……」

　　开成少年仿佛燃烧殆尽一般失去了霸气。大概把维持到刚才为止的愤怒的燃料都用尽了吧。

　　那么——并不是感到同情——只不过看着开成少年，就像是看到几年前的自己一样，感觉实在太可怜了。不如说看着超烦闷的。

　　「呐，开成。」

　　「……什么啊。」

　　「去跟留美告白吧。」

　　「哈啊！？」

　　上一秒还处于抑郁状态中的开成少年一下子就恢复了精神。是那么具有冲击性的台词吗？

　　「虽说要先征取留美的意见，不过如果她同意的话，现在就能给你安排和留美说话的时间。然后借这机会告白吧。」

　　「什、什么啊，你究竟想怎样？」

　　「你之所以不放弃就是因为留美没有拒绝你。所以不要婆婆妈妈的，像个男人一样去告白——然后被甩吧。」

　　「以被甩的前提吗！」

　　「那是当然了。有我在，你觉得你有胜算吗？」

　　我在中学的时候被折本甩了之后会彻底放弃，便是由于折本十分干脆地甩了我。「就不能当朋友吗」——正因为被回以拒绝时的常用说辞，就算是当时的我也清楚地理解到没希望了。

　　第二天，全班同学都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但我想自己能尽快振作起来也是有这个原因在。

　　「……好吧。我自己来。」

　　开成稍微考虑了片刻后终于挤出了这句话。刚才还垂头丧气的样子已经没有了。

　　接着，他一边起身走向更衣室的出口，一边干脆直接地对我说：

　　「我果然还是讨厌你。」

　　「是吗。」

　　「……但是、X、Xi……」

　　「……」

　　「～～！我去告白，要是鹤见答应了可不要恨我啊！」

　　「才不会恨你呢。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真从容啊。」

　　「嘛，你就当是吧。」

　　胜利已然确定，没有慌张的必要。这样的对话算是在善后了。

　　开成气鼓鼓地从更衣室走了出去。感情起伏好大啊这孩子。感觉都快有点躁狂抑郁症的倾向了。

　　开成离开后，平静下来的我叹了一口气，拿起了手机。

　　「留美，都听到了吗？」

　　『……』

　　「留美？」

　　『啊、嗯……听到了。』

　　在扬声器模式下听到了多少呢。有种不小心说了好多令人脸红的话的感觉，到底有多少传达给了留美呢。事到如今才开始害羞起来。

　　「开成可能还在附近，如果不想和他见面的话可以再在更衣室里呆一会。我会在之前的约好碰头的地方等着。」

　　『我想没关系的。我也马上出来。』

　　「这样啊。那么待会再见。」

　　『嗯。』

　　按下切断按钮的时候看了眼通话时间，是从拿到手机到现在为止最长的一次。虽然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话就是了。

　　好了，虽然不知道开成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是否有助于留美烦恼的解决——但我愿意相信不会让事态变得更加恶化。

二十四、

『这样啊。那么待会再见。』

　　「嗯。」

　　我按下智能手机的切断按键。这可能我是第一次用这么长时间的手机。

　　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初次使用的扬声器功能，可以清楚听到的范围好像很广。虽然有时会有难以听清的地方，但八幡和开成的对话基本上都能听到。

　　「……啊呜……」

　　是的，我清楚地听到了——清楚到了越是回想脸上就越是发热的程度。

　　\*\*

　　「对不起，让八幡你久等了。」

　　『没事，现在接电话没问题吗？』

　　「我还裸着，这样也可以吗？」

　　『别、不用了快点给我穿上衣服。倒不如说为什么要问我啊……』

　　从浴室出来吹干头发后，回到自己的储物柜时发现了手机正有来电。

　　注意到来电的是八幡，我就决定实施小町さん所说的『明明视作是妹妹却不经意间感觉到了对方其实也是个女孩子不由得心跳加速』作战。嗯，命名的品味暂且不论，我觉得这招对八幡应该很有效果。

　　以前开始就经常实施、今天也时常这样做了，我发现了当我抱住八幡的时候八幡的动作会变迟钝。大概是对我心动了吧、我想。不如说我想要这么想。因为我都这么努力了，如果一点效果都没有的话不就困扰了嘛。我也是在强忍着害羞去主动抱住八幡的啊。

　　不管怎么说，八幡会特意打电话过来，我想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讲吧。

　　『啊啊。之前和留美说话的那家伙——开成大诚好像和我有话要说，能等我一会吗？』

　　八幡的这话让我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头。完全没想到居然会去纠缠八幡那边。

　　开成君到底想干什么啊。和至今为止向我告白的人相比较，开成君的情况迥然不同。虽然这么说有点自我意识过剩……但我想开成君大概是喜欢我的吧。然而，他并没有向我告白，只是在纠缠我和八幡而已。

　　我完全搞不懂开成君。

　　「……八幡，我有个请求。」

　　『嗯，什么？』

　　「我会再打电话过来，请开下免提，让我也旁听八幡和开成君的谈话。」

　　得由爸爸妈妈他们付话费却还要打长时间电话——这是我在清楚这个前提下仍旧提出的请求。我很在意他们会说些什么。而且……我不想因为我的事给八幡增加负担。

　　可是、

　　『留美。』

　　「嗯。」

　　『比起「对不起」，还是「谢谢」比较好哦。』

　　「……」

　　『……』

　　「八幡。」

　　『哦、哦……』

　　「不害羞吗？」

　　『……相当。』

　　我明白这是八幡在照顾我。只是八幡的照顾方法太那个了因此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轻笑。

　　尽管如此，对八幡的关心感到非常开心、

　　「呵呵。不过，谢谢了。就交给八幡喽？」

　　『啊啊。那就这样。』

　　「嗯。拜托了。」

　　继而决定把之后的事都交给八幡了。只要不是以女孩子为对手的话，我想交给八幡应该是没问题的。

　　『久等了。』

　　『啊啊。等的都不耐烦了，在那亲亲我我的。』

　　『情侣的话这种程度没啥吧。接之前的话题，你是说留美以前喜欢你、却因为被我横插一脚导致你们分手了——是这样没错吧？』

　　『没错。』

　　『就算如你所说的那样留美以前曾喜欢过你，但现在留美是我的恋人所以已经和你完全没关系了不是吗？』

　　『咕……』

　　嗯，听得很清楚呢。

　　亲亲我我……站在旁人的角度是会那样看吗。嘛，毕竟本就是扮演恋人角色的请求，我和八幡的对话听上去像是有那么一回事也是理所当然、吧？虽然自我感觉只是在平常的对话、没有什么故意表演的成分在就是了。

　　能听到八幡说我是他的恋人，即使是谎言也很开心。嘴角又要勾起来了。

　　但是，开成君说的话的意思仍旧听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如此坚定地相信「我喜欢开成君」这种无稽之谈呢。我们明明连话都没怎么说过的。

　　『那、那是因为你骗了鹤见！』

　　『说骗人什么的多难听啊。为什么这么说？』

　　『之前我已经问过和我一起来的鹤见的同班女生了。像你这种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人，怎么可能被人说成是温柔又清爽啊。』

　　是刚才和绫濑同学相遇的时候的事吗。与清爽无缘的八幡故意展现出了绫濑同学会给予好评的气质。

　　不过……嘻嘻，居然说我被骗了什么的。八幡那眼神腐烂的样子真的没法给人留下好印象呢。眼镜果然是必须的吧。

　　『果然，是靠那个变装骗了鹤见啊。』

　　『这副装扮在留美那儿收到了差评喔。说到底原本和留美认识的时候我就是裸眼模式了。』

　　『一定是在鹤见烦恼的时候装着清爽的样子凑上去的吧！』

　　不戴眼镜的时候才有八幡的感觉、才喜欢上的啊。如果是爽朗模式的话没准我就不会喜欢上八幡了。

　　『既然你很在意留美的话，一定知道去年留美是什么状况吧？』

　　『你是说那个吧？拿排挤某个人取乐的游戏。』

　　『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帮助留美？』

　　『那种事外部人插嘴的话反而会造成纠纷，沉默一点忍耐一下的话很快就能平息的。实际上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啊。』

　　『呵……』

　　原来知道啊。不过要说的话，去年和我是同学的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事就是了。

　　大家明明知道却都放着不管。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对我伸出援手的（虽然有点难以判断是否可以这么说）是八幡和侍奉部的大家，以及金发的那几个人。

　　我并不感生气，也不觉怨恨。普通人应该都会采取像开成君那样的应对方式吧。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开成君完全没有特别的感情。

　　『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管以前怎么样，留美现在正和我交往，所以就死心去找其他的女孩子怎样。你身边不是有关系好到能一起来这种地方的女孩子吗？』

　　『又不是因为关系好所以非得交往不可吧。我和她只是朋友而已，鹤见喜欢的是我——』

　　『纠缠不休的话会被讨厌的喔。还有想说的话就坦率地说出来。』

　　『我哪里不坦率了啊？』

　　留美在和我交往——仅仅这些话语就让我的胸中跃动不已。我真的很单纯呢。

　　嘛姑且不说这个。在我看来绫濑同学是打算将其当作约会的，开成君实在很自说自话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坦率又不坦率吗。（注：原文「綾瀬さんはデートのつもりだったような雰囲気なんだけど、なんとも勝手な感じがする。ある意味素直で、素直じゃないかな。」这句的意思有些难以理解，暂时先这么翻了）

　　『在意周围的眼光、观察对方的脸色、等待留美的告白。如果你真的想和留美交往，那么应该自己主动出击才对。明明这样做的话，现在和留美交往的可能就是你了。你做出了令人遗憾的选择呢。』

　　兴奋的心情如同泼了凉水一般一下子冷却了下来。

　　如果开成君去年帮助了我的话？说不定、我就不会与八幡和雪乃她们相识了吧？

　　虽说就算帮助了我，我也不认为自己会喜欢上开成君就是了。然而，已经意识到自己喜欢八幡的我，光是想像自己没有遇到喜欢的人的情景就觉得害怕。

　　八幡是怎么想的呢。如果在林间学校时八幡和雪乃さん没有留意到我的话，就不会关注我，我也不会与他们相识，只会被当作受照顾的小学生中的一人而已了吧。

　　……不愿再想下去了。

　　『我不是为了被留美喜欢而行动的。』

　　『那么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家伙会和鹤见交往啊？不是很奇怪吗？』

　　『虽然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但那不正是所谓的人心吗？』

　　确实，八幡并不是打着想让我喜欢的意图特意去行动的。本人也说过「我总是在做些对留美很过分的事」这样的话。因为我自己清楚地理解到八幡是为了什么而行动的，所以事实才不是他说的那样就是了。从言语和行动中都能传达出八幡的心意，回过神来我已经喜欢上了八幡。

　　所谓的人心真的很复杂。特别是像八幡那样别扭的人，理解起来非常的费心思。正因如此，每次能理解到八幡的事的时候都会很开心。有一种解决了难题的爽快感。

　　无论和八幡一起度过多少时间、多么接近八幡，也无法彻底理解他吧。并且那大概换谁都是一样。

　　『虽然这事我没问过但不问也知道，留美喜欢我哦。』

　　『……！』

　　就在我稍稍沉思的时候，忽然听到了八幡的爆炸性发言。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我可从来没有把喜欢八幡说出口过，而且什么叫「不问也知道」！？

　　有那么浅显易懂吗、我。可就算这样，那个榆木脑袋八幡、那个废材还扭曲的八幡居然也会注意到这种事吗。

　　在混乱的我的耳朵里，紧接着又扔了一颗炸弹。

　　『而且——这同样是件不言而喻的事实——我喜欢留美，我想要好好地珍惜她。不要介入相思相爱的情侣之间啊，碍事的家伙。想要第三者插足的是你才对。』

　　脑海里仿佛被无尽的「！？」给淹没了。

　　喜欢、八幡说了喜欢我吧、刚才。说了想要好好珍惜……还说了相思相爱……。

　　虽然我的脑袋晕乎乎的，但是头脑中还残留着冷静的部分，突然意识到——

　　八幡现在是在跟开成君说话。因为几乎只听到八幡的声音，所以差点忘了这事。在这种情况下说的话……是在警告开成君吗。暴走的头脑稍微冷静了下来。

　　八幡虽然会开玩笑，也会搪塞敷衍，但不会撒谎。该说是说性格上就不会撒谎吧。

　　所以，这样的八幡能说出喜欢我这种话，我真的非常开心。

　　不过，能简单地预想到八幡会在心里加上「作为妹妹」这般多余的前缀，因此又叫人生气。

　　『想被温柔对待吗？』

　　『不……是怎样呢……』

　　稍微冷静之后，我开始专注于倾听电话里的对话。开成君的气势平息了下来，或者说变得老实了。大概是被八幡的那句话给击沉了吧。

　　这次的作战目标是让学校里流传起我有男朋友的传言、让告白的人能不再接近我。开成君如果也能不再过分纠缠的话就更好了，效果会怎样呢——

　　『呐，开成。』

　　『……什么啊。』

　　『去跟留美告白吧。』

　　『哈啊！？』

　　——正这样想着，八幡突然蹦出了奇怪的话。我也差点就跟着「哈啊！？」出了声。

　　诶、为什么话题会突然扯到这上面来？

　　『虽说要先征取留美的意见，不过如果她同意的话，现在就能给你安排和留美说话的时间。然后借这机会告白吧。』

　　『什、什么啊，你究竟想怎样？』

　　『你之所以不放弃就是因为留美没有拒绝你。所以不要婆婆妈妈的，像个男人一样去告白——然后被甩吧。』

　　『以被甩的前提吗！』

　　『那是当然了。有我在，你觉得你有胜算吗？』

　　啊啊，原来是这个意思么。是想通过让我甩了开成君、好让他彻底放弃。

　　我可不想直接对像开成君那样还什么都没对我说过的人讲些诸如「喜欢我的话就放弃吧」之类的话，那样也太奇怪了。正面告白的话就可以坦然从正面拒绝了。

　　话虽如此，八幡强势的模样还是挺新鲜的。因为我只看到过面对雪乃さん她们总是招架不住的八幡嘛。虽然和霸道总裁系不太一样，不过偶尔这样的八幡也不错呢。

　　啊，莫非雪乃さん她们中意戴眼镜的八幡也是因为这个理由？要说新鲜的话可能是挺新鲜的啦。

　　那之后，也许是开成君远离了手机吧，听不到声音了。虽说能感觉到好像在说些什么，可嘟哝得太小声完全听不见。

　　接着、

　　『～！我去告白，要是鹤见答应了可不要恨我啊！』

　　『才不会恨你呢。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真从容啊。』

　　『嘛，你就当是吧。』

　　开成君喊出了很大的声音后，好像就这么离开了。虽然丢下要强的退场台词，但正如八幡所说的那样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回应开成君——更进一步说，是他们所有人的告白。

　　只不过，尽管遗憾的是现阶段可以说是不可能之事……可如果八幡主动向我告白的话、会怎么样呢？

　　——我会马上点头答应的吧。还是说，因为太过感动以至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呢。不管怎么说，幸福满满的心情是不会跑的。

　　『留美，都听到了吗？』

　　「……」

　　『留美？』

　　「啊、嗯……听到了。」

　　不好不好，有点妄想上头了。现在不是憧憬尚不可能的未来的时候，因为我的竞争对手可是多到不行啊。

　　——就这般，回到了开头的节点。

　　\*\*\*

　　为了让脸上的红晕褪去，我又洗了一遍脸后才离开更衣室。嗯，没关系，我超冷静的。虽然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脸好像还有点红，但那一定是错觉！

　　「喔、留美。抱歉，让你久等了。」

　　「……不，没关系的。」

　　是的，没关系。看到八幡的脸我也很平静。在更衣室门口撞上八幡也不感到惊慌。

　　「嗯？脸很红哦？真的没事吗？」

　　「！？」

　　然而，八幡却把手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便只能当场破功了。常常被形容为眼神腐烂的八幡正关心地注视着我——那目光比平时更加温柔，只感觉自己脸上又充起了血。

　　「都、都说了没关系的。」

　　「是吗？那就好，不过不要太勉强了啊。」

　　「嗯。」

　　「总之接下来我想先休息一下比较好，选在咖啡馆可以吗？」

　　「我知道了。」

　　并排走在八幡旁边。这样的话就不会看到八幡的脸了吧。

　　脑海中浮现出手机里听到的八幡的话语……现在就先暂且放在一边不再去回想。或者说，要是不故意不去想它的话，我就没法直视八幡的脸了。不对，应该说是暂时连八幡的脸都不能放入视线。

　　有意识地往脸上使劲，双眼直直地盯着前方，不然便会压不住翘起的嘴角。若是看到八幡的脸的话一定会飘飘然的。

　　我们游玩的体育中心在车站前，因此只要稍微走几步路就能找到咖啡店。八幡指了指那儿朝我示意，我默默点头。

　　那是一间无论是以前和八幡一起去的由老爷爷做Master的店、还是和小町さん一起去的充满时尚感的店都有着不同氛围的咖啡馆。

　　被店员带到座位上。因为已经接近傍晚了，客人的数量很少，我们的座位周围没有其他客人在。到这儿就可以细谈了。

　　「欢迎光临。决定好点什么的时候请叫我。」

　　「我已经决定好了，留美呢？」

　　「嗯……我要这个，冰拿铁咖啡。」

　　「那么，冰拿铁和冰咖啡拜托了。」

　　「好的，知道了。」

　　端起凉水喝了一口。落座之后，感觉有些浮动的心情终于冷静下来了。

　　「啊ー、留美？」

　　「什么事，八幡？」

　　「心情变好了吗？」

　　「哈？」

　　才刚平静下来就变得有点不爽。

　　诶、什么？来咖啡店之前一直保持沉默，是因为觉得我心情不好？

　　「不，那啥，从体育中心出来后留美不是一直绷着脸嘛，还不看我这边，也不牵手。」

　　……是我的错吗。因为如果不那样做的话，脸上大概会因回想而不自觉露出笑容，所以就不去看八幡了，手拉在一起的话则感觉会出很多汗。作为妙龄少女，无法显露人前的状态可是要全力避免的啊。

　　「没什么，并没有不高兴哟。」

　　「这样啊。那就好。」

　　只见八幡带着微妙的难以接受的表情喝了一口凉水。希望能就这样把这个话题含糊带过。

　　我也跟着又喝了一口冷水，以不让八幡注意到的程度轻轻深呼吸。不让心平静下来可不行，我还有必须要对八幡说的话。

　　「呐八幡。」

　　「嗯？」

　　「谢谢你能勉强自己接受我的任性要求。」

　　「虽然我不觉得自已有在勉强……是指什么？」

　　「作战。我觉得结果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好。」

　　今天和八幡的约会是作战的一部分。当初只是想着如果能被别人看到并成为传言就好、原本打算靠旁人传播为主，但因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传言被加强了，担心的事项也减少了。单说结果的话万万岁就是了。

　　「久等了。这是两位点的冰拿铁和冰咖啡。」

　　正好这时店员将我们点好的东西端了上来。我以前就在想了，不管哪个咖啡店的店员都来得正是时候，果然是因为一直在关注客人的情况吧。

　　我没有往拿铁咖啡加入任何调味料，直接啜了一口。虽说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菜单后好不容易试出来的冰拿铁咖啡是我喜欢的饮料之一，不过也得是放入糖浆之后才能入口。然而，此刻的我更想尝一些苦味。

　　「是说留美拜托的作战计划到此结束就可以了？」

　　「……嗯。之后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啊啊，那就加油了。」

　　没错。原来是作战啊、今天的约会——因为过得太开心了，这件事已经被我完全抛到脑后去了。

　　有点、不、是非常遗憾。不由得有一种是由于自己的拜托、八幡才会出于义理和我约会的感觉。

　　因为是八幡，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有认真对待今天的约会。他为了让我开心仔细考虑了约会计划，并且真诚地处理了纠缠我的开成君。

　　——即便明明知道这些，我依旧止不住那种念头。

　　啊啊、真是够了……好讨厌呐。八幡也好、真希ちゃん也好，会对喜欢的人考虑些奇怪事情的自己——我最讨厌了。

　　无法抑止的、今天的我心情起伏非常的大。

　　就在我陷入自我厌恶的时候，对我的内心毫不知情的八幡一边在冰咖啡里混入树胶糖浆，一边开口道：

　　「于是呢，下次准备什么时候？因为我是考生，所以没办法太频繁就是了。」

　　「……诶？」

　　「怎么了，不想还以颜色吗？看留美干劲十足的样子，我还以为立刻就要约好下一次的时间呢。」

　　大脑一片空白。正深刻思考的我，一时之间无法理解八幡轻描淡写说出的内容。

　　「可以么？明明已经没有特别的理由了还陪我玩……」

　　「谈什么可不可以，我和留美玩根本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吧。这次只是特例而已。」

　　这样啊。可以么。

　　啊啊，真是……太狡猾了，八幡。平时理解能力明明让人绝望的差、本人明明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却总能说出对方内心真正想要的话语。

　　嘛，「我和八幡」也是重点吧，要是换成和雪乃さん及结衣さん一起玩的话，我想八幡就必须得找一个特别的理由了。就不知道是应该叹息自己没有被当做女孩子看待、还是应该为自己的难度比别人低而高兴了。

　　话说回来，这种时候怎么说来着。啊、对了，是这个——

　　「八幡，刻意耍帅。」

　　「……为什么依刚才的对话流向会出现这样的回应啊？感觉最近一色也经常这么说我。」

　　「凭我现在的实力想挑战八幡只会复仇不成反被杀，所以想再多练习一下。」

　　「喂对话有成立吗？」

　　实际上，今天的我对八幡没有造成任何威胁，即便是最后那球也像是八幡将胜利让给我一样。想要凭实力从八幡手上拿下一分，究竟还需要多少练习呢。

　　「留美的学校，能在休息时间使用其他社团的道具和场地之类的吗？」

　　「没见过做这种事的人。虽然也没听过有被禁止就是了。」

　　「那么，又打算去那里（体育中心）吗？」

　　听八幡这么一说，我不禁思索起来。在回去的时候，对接待处的大姐姐我回答说「下次打算和朋友一起来」、「下次再注册会员」。

　　现在的我能践行这些话吗。虽然是很简单的事、虽然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却难以回答。

　　「嗯。会去那儿吧，我想。」

　　「这样啊。那孩子、记得是山北さん来着？邀请她看看不挺好么。」

　　这句话该怎么判断才好呢。八幡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还是在催促我赶紧坦白从宽呢。

　　尽管我没有直接和八幡商量过，但因为一直对真希ちゃん的事情缄口不言，所以我想自己应该在不经意间态度显得有些可疑。

　　说不定今天一整天的我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不停地向八幡递送「快来关心我」的信息。这可不行，那种只想着别人理会自己的烦人小鬼行径真是岂有此理，令我无法忍受。

　　「关于那件事……八幡，我想和你商量一下真希ちゃん的事，可以么？」

　　「哦，真的吵架了？」

　　果然是八幡式的催促啊，面对我突然的请求也毫不迟疑地接了上来。又让八幡担心了吗。

　　真的总是受到八幡的照顾。给他添麻烦，让他忧心。在此之上，还让八幡接受我的相谈。

　　然而，此刻的我确实连半分解决的头绪都找不到。之后再来考虑报答八幡的方法吧。

　　话虽如此，我根本想不出自己能帮到八幡什么，这点让我感到很不甘心。假如我跟八幡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不管什么都会做的话，他会提出想要我想的事吗。

　　「其实……」

二十五、

山北真希ちゃん。

　　中学入学那天认识的、同班、所属于同一个体操部、回家的方向到途中为止都是一致的女孩子。

　　黑色短发，五官端正，个子高挑，身材也凹凸有致。性格用一个词形容便是开朗。认真、温柔、充满勇气、毫不胆怯，擅长深入人的内心。

　　开学典礼结束来到教室后，最初和我搭话的便是真希ちゃん。因为她的出席番号正好在我前面，一到座位上就转过身来跟我说话。

　　「我是山北真希，请多关照啰。」

　　「请、请多关照。」

　　不擅长与人交流的我，对第一次见面便微笑着和我搭话的真希ちゃん感到吃惊。坦白说有点畏缩。

　　那是我同真希ちゃん第一次说上话的日子。至于成为朋友……是什么时候去了？

　　记得开学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待真希ちゃん的态度和普通的同学没什么两样。不过因为真希ちゃん总是自来熟地凑上来，所以当时的我还觉得她是个纠缠不休的家伙。虽然并不讨厌就是了。

　　我在入学后好像立刻就变得很引人注目。尽管个人没有勇气像雪乃さん那样能够公然断言说「我很可爱」，但对于自己拥有水准之上的容貌这点还是有着自觉的。这么一说的话我无法想象雪乃さん展现可爱的模样呢，因为她只给我留下了美人的印象嘛。

　　话又说回来，我在男生之间成了话题的同时，在女生之间也朝着讨厌的方向成为了话题。按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能够很轻松地预想到自己大概会和小学时一样要么被排挤要么被欺凌吧。可也许是已经想开了，就算事情真的变成那样我觉得自己也不会放在心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那之后的某一天，由于回家的方向一致，已经加入了体操部的我和真希ちゃん正一起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虽说这也是因为真希ちゃん每次都说要一起回去就是了，不过在回家的路上和她聊天感到开心亦是事实。但现在，我有话不得不对她明说。

　　「山北同学。」

　　「嗯？怎么了？」

　　「不要再和我扯上关系了。」

　　以绫濑同学为中心的团体讨厌我这件事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虽然尚未直接发生什么后果，但如果跟我关系好的话，很明显就连真希ちゃん都会留下不好的回忆的。

　　可真希ちゃん她——

　　「你讨厌我吗？」

　　「诶、不，讨厌什么的……并没有、但是——」

　　「你讨厌我在你身边吗？」

　　「……也不讨厌、就是了……」

　　「那为什么？」

　　「……山北同学也会被排挤的。那样一样，山北同学肯定也会讨厌我的。」

　　这个时候，我其实已经开始喜欢上真希ちゃん了。所以，对可能会被真希ちゃん无视、背地里讲坏话这种事感到恐惧不已。我本想在变成那样之类便先一步疏远她、或者被她疏远，然而真希ちゃん的做法和我完全不同。

　　「我是没办法保证绝对不会讨厌鹤见同学啦，但假如我真的讨厌你了，那一定是因为鹤见同学变成了我讨厌的那类人吧。」

　　「讨厌的那类？」

　　「嗯。我喜欢现在的鹤见同学，也决不会因为听信他人的话来决定自己要交往的朋友。所以，我想和鹤见同学成为朋友——如果刚才那些不是出于鹤见同学的真心的话，那我就会努力想办法增进我们的友谊啦。」

　　听到这番话的我，已然无可否认地喜欢上了真希ちゃん。

　　我想和她成为朋友——打从心底如此祈望。

　　「……对不起。我说了奇怪的话呢。」

　　「没事哦。虽然没法说自己清楚鹤见同学现在的处境，但也能想象一二。情况似乎比较复杂，我也不会说什么『请相信我』之类没有说服力的话。不过，总有一天、呐。」

　　那么拜拜——真希ちゃん挥手离开了。

　　明明自来熟地凑上来但并不让人感到讨厌，与此同时却也不会强迫他人。距离感拿捏得真是巧妙。

　　经过这次的对话之后，我和真希ちゃん开始用名字互相称呼，然后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朋友。

　　八幡的话马上就能用名字叫了，可用名字直接叫真希ちゃん的话……怎么说呢，非常的令人害羞，花了我好长时间才办到。

　　——山北真希ちゃん。

　　非常温柔的、值得依靠的、我最喜欢的朋友。

　　那样的真希ちゃん和我，如今、却在某处产生了分歧。

　　「我和真希ちゃん……怎么说呢，有些进展不顺。」

　　「就像是倦怠期的夫妇呢。别，是我用词不当我道歉，所以拜托不要那样盯着我。」

　　我半眯着眼盯着讲出奇怪话的八幡。不过，就「进展不顺」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没有说错。

　　「真是的……总之，和好——虽然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但是该怎么做才好呢？」

　　「和好方法什么的我完全不懂啊。又没有好到能吵架的朋友。」

　　「呃、嗯……总觉得、抱歉。」

　　「能别在这时候道歉吗？」

　　摆出一副堂堂正正的态度却道出如此悲伤的事实，这边也会为给出什么反应好感到困惑的。唉，真是拿八幡没办法呀。

　　「嘛算了。那么，是有什么原因吗？」

　　「嗯……大概、是由于我说了奇怪的话吧？」

　　或者说，是因为我追问了真希ちゃん——不对，应该说是逼问了她吧。

　　「如果对那件事道歉的话能和好吗？」

　　「……不，很可能不行。」

　　我觉得根本问题不在于此。因为，归根结底——

　　「这么说的话，真正的原因不就另有其他吗？」

　　这样啊。是不是因为和真希ちゃん产生决定性的分歧时的印象太过于强烈而误解了呢。原本便是我怀疑真希ちゃん、而真希ちゃん一副对不起我的态度。换句话说……

　　「嗯？怎么了？」

　　「……没什么。原因我知道了——不如说，我想起来了。」

　　「是么。那、原因是？」

　　「……不能说。」

　　因为起因就是八幡。八幡是造成我们不和的原因，然而又并不是八幡的错。说出来只会让八幡感到困扰罢了。

　　「明明是我主动先找八幡商量，但很抱歉，我不能说。」

　　「这样啊。嘛，没关系就是了。」

　　可之后就麻烦了。相谈回到出发点倒没事，结果真正的症结在于我和真希ちゃん的心。要是能简单解决的话早就解决了。

　　「八幡。」

　　「嗯？」

　　「呃、那个……如果朋友有了比自己关系更好的人，八幡会怎么想？」

　　因为不能直接问，所以就试着迂回了一下，但总觉得能预想到八幡的回答。

　　「这是常有的事吧。要么就是我把对方当作是朋友可对方不这么想。」

　　「啊啊、唔嗯，这样啊。」

　　……在我预想之上也说不定。

　　「从刚才开始是咋回事啊，装作商量的样子，目的是挖掘我的心理创伤吗？」

　　「不，我完全没有这个打算……。倒不如说八幡的心理创伤太多了。」

　　「我的心灵创伤有108处哦。」

　　「嘿ー」

　　虽说不知道出处，但大概是什么的捏它吧。因为是八幡，所以感觉真的有那么多。

　　总之，正如八幡所说的那样，我觉得这是常有之事。

　　像是八幡心理创伤中的「朋友中有比自己关系好的人从而引发嫉妒」啊、「没有被认作是朋友」啊……以及，「朋友和自己喜欢上了同一个人」啊。

　　嘛，真希ちゃん究竟是不是喜欢八幡仍只是我的推测。根据真希ちゃん的态度，最多也就能看出她有在意的人了。

　　唔……雪乃さん和结衣さん相互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呢。我认为她们两人都喜欢八幡，再进一步说彩羽さん也是。

　　可是三人的关系非常的好。明明都在对八幡展开攻势，却并没有互相牵制，也没有陷入险恶的气氛。侍奉部，实际上是构建在奇迹般的平衡之上的也说不定呢。

　　「呐八幡。」

　　「什么啊。又是精神攻击吗？」

　　「雪乃さん和结衣さん有吵过架吗？」

　　「居然无视啊……就我所知没有、吧。」

　　「口角也是？」

　　「一旦发生也会以雪之下把由比浜弄哭为终吧。」

　　这个我懂。雪乃さん能言善辩，结衣さん则、怎么说呢……词汇量低下。尽管有些失礼，但确实已经到了让人担心的程度。

　　「关系很好呢。」

　　「大概并非是因为不会争吵所以才关系好的喔。」

　　「是么？虽然有人说越是吵架关系越好，但一般来说发生争吵的话关系就会变差吧，我想。」

　　「被指出自己的不好之处大部分人都会生气不是么？明明关系可能会变得险恶，却依旧为了对方着想而去指出其不好的地方，难道不是若非真心喜欢那个家伙就做不到的事情吗？」

　　听八幡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尽管不是因为我想到了真希ちゃん令人讨厌或者是不好的地方，然而因为害怕关系恶化而不敢直言自己想说的话——正可谓同现在我和真希ちゃん的状况极为相似。

　　「不过要这么说，她们俩倒算是经常吵架。」

　　「是吗？」

　　「是啊。雪之下对由比滨的糊涂劲儿、料理还有成绩等等等等，想说的全都会直接指出来。那家伙既不会对自己也不会对他人说谎呐。由比滨估计也有受到雪之下的影响吧，毕竟她有回过嘴说雪之下有交流障碍。这类像是邋遢妈妈和能干女儿之间的对话经常能在她们身上看到哦。」

　　总觉得可以想象呢，那副情景。这么说来，一起去玩的时候没准我见识过也说不定。但无论是吵架还是险恶的气氛，这一类的在两人之间完全见不到。

　　不过，结衣さん是妈妈么……结衣さん确实有着母性的一面，很会照顾人。雪乃さん也确实有副能干女儿的样子。

　　「八幡呢？有被两个人有说什么吗？」

　　「笨蛋、渣滓、垃圾、下流、底层、虫子。刚认识不久的时候，总是被由比滨说些诸如『恶心』、『去死』之类的话。虽然最近由比滨不怎么说了，但雪之下直到现在也会这么说。」

　　我被八幡叫作留美留美的时候也说过『恶心』所以不能讲别人……但真亏那两人能对自己喜欢的人这么毒舌啊。这么一说的话，我好像还没见过八幡生气的样子呢。

　　「没有讨厌两个人吗？」

　　「嗯、嘛……毕竟大部分都事实，所以没放在心上。」

　　「……难道说，八幡喜欢被骂吗？」

　　「喂，等等。不要把人说成有特殊癖好。」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努力的。」

　　「说真的给我等一下。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算是一种奖励，但你不努力也貌似挺毒舌了所以不用了喔？」

　　「不是『你』，是『留美』。」

　　「好好我知道了。留美保持这样就可以了，不努力也可以喔？」

　　呣。我有那么毒舌吗。不过，既然八幡觉得是种奖励的话，果然还是努力试试吧。

　　喝了一口冰拿铁。果然，虽然有点苦但确实美味。

　　好好想一想。关系变好需要理由吗。

　　相处得来、趣味相投啊之类，我认为能让人关系变好的理由是切实存在的。然而，同时也存在着即使没有那些关系也依旧亲密的人。比如说像雪乃さん和结衣さん这样的，在外人看来她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当然也可能只是我不知道就是了。

　　那么，单纯的原因不明、在不经意间关系变好会有问题吗？也不是这样。我和真希ちゃん很合得来，既是同班又参加了同一个社团。但要说我们是因为这些所以才关系变好的，个人感觉又并非如此。

　　「呐，八幡。结衣さん的交友很广，除了雪乃さん以外还有关系很好的人对吧。」

　　「嗯、嘛，是这样。她总是和两个女生和四个男生的小团体在一起。好像还有一些虽然不知道可不可以算作朋友、但只要碰面就能聊上几句话的人，在男生之间似乎很有名呢。」

　　「雪乃さん她对此是怎么想的呢？」

　　「谁知道。我又不是雪之下，不清楚她的想法。」

　　雪乃さん大概是那种单独一个人也不在乎的人。不过，要是和结衣さん这样的人成为朋友的话，当结衣さん不在身边的时候应该会感到寂寞的吧，如果对方有比自己关系更好的人的话不会感到不安吗。

　　「是呢……我们假设一下，雪之下想一直和由比滨在一起。」

　　「嗯。」

　　「由比滨也和雪之下是一样的想法，于是决定和其他朋友断绝关系，一直和雪之下在一起。那么问题来了——留美觉得做出这种选择的由比滨，是雪之下一直想在一起的由比滨吗？」

　　「像这种该怎么说来着。病娇？」

　　「啊～、是又好像不是。嘛，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雪乃さん喜欢的结衣さん是温柔的、开朗的、和蔼可亲的结衣さん。当然她也有着缺点，但雪乃さん喜欢是包括这些所有在内的结衣さん吧。

　　就算真的能一直在一起，近在咫尺地看着变成那样的结衣さん想必也不会好过。

　　「希望眼中只有我一个人。可如果真的变成那样的话，又将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是这样么？」

　　「没错。这就是所谓的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我希望能和真希ちゃん像以前一样亲密无间。我想真希ちゃん也是这么想的。然而，照现在这样真希ちゃん顾虑、疏远我，勉强自己和我在一起的话，可以想见我们之间的气氛将变得十分僵硬，对双方而言都是种痛苦的折磨。

　　突然觉得自己很是任性。我想和真希好好相处，但是不是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了呢。

　　「为什么雪乃さん和结衣さん的关系那么好呢？」

　　「对啊，为什么呢。她们兴趣不同，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完全相反。」

　　「好像没有共同点呢。」

　　「不，有共同点哦。」

　　「是吗？」

　　「啊啊。那两个家伙啊、彼此都太喜欢对方了。」

　　「喜欢……」

　　这点从旁边看就知道了，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如果不喜欢的话就不会想在一起了呀。

　　「她们喜欢对方到只是待在一起都有点手足无措了。所以应该没问题吧？我也不懂就是了。」

　　——因为喜欢所以没问题。听上去像是废话，却又十分的在理。

　　我喜欢真希ちゃん。真希ちゃん喜欢我。

　　嗯。那么这样便可以了吧。因为喜欢所以想和对方在一起，想变得更加亲密。这是理所当然的。理由之后再找，必要的只是名为「喜欢」的感情。

　　「八幡。原因、还有自己想要怎么做，我现在都明白了。」

　　「嗯、这样啊。虽然感觉自己在相谈上没能起什么作用就是了。」

　　「没有。才没那回事。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怎么做才能和真希ちゃん关系恢复良好呢。如果有具体怎么做才好的方法的话就帮大忙了，问题是没有。尽管我清楚必须通过话语不可。

　　「不是只有把想说的全部说出来一条路走吗？就跟上次一样。」

　　「嗯……我本想这么做，结果却被误解了……」

　　与其说是误解，不如说是我追问真希ちゃん的形式太糟了。话是这么说，换成什么说法才好呢。我害怕又变成和前次一样的发展。

　　「误解是解不开的。因为已经有『解』了。」

　　「……怎么了？」

　　八幡并不是在和我说话，而是看着别处喃喃自语。

　　「不，只是突然想起来了。我说完这句话后，雪之下她『那么只好再跟你确认一次』这么回我。」

　　「再度确认……」

　　「虽然情况不同，由比滨也说过这样的话：有话想说的人就等对方开口。但是，不管经过多少时间也不会有改变的人就由自己主动接近——诸如此类。」（注：都是第六卷文化祭期间的话。）

　　……其实八幡早已看透了一切吧。说是想起来了，可说出的话却一个一个准确地正中要害。明明平时理解能力让人绝望的差。

　　真希ちゃん整理心情要花多少时间呢。我讨厌在等待期间不能与真希ちゃん接触，弄不好的话可能连关系都修复不了了。

　　既然如此，我不主动不行了么。那么，我应该做的是再度确认？

　　那个问题，真的是我想问的么？我真正想问的是什么？真希ちゃん怎么回答我才会满意？

　　快点思考。……不，其实不用多想我就明白了。那、该怎么办才好？答案我其实也清楚得很。

　　就在我整理想法的期间，八幡喝完了冰咖啡，开口说道：

　　「我从来没有和朋友吵架过。但是，我明白不想失去、想要保护自己重要的人际关系、场所等这些事物的心情。」

　　「嗯。」

　　我想大概是指侍奉部的事情吧。雪乃さん和结衣さん喜欢八幡，两个人也喜欢对方，她们的心情总觉得可以理解，可是我不清楚八幡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八幡非常珍惜那两个人。

　　「八幡为了守护重要的东西、做了什么吗？」

　　「……哭着吵着，苦苦哀求，死死地缠住了她们。虽然难看至极，但姑且算是守住了。」

　　「姑且？」

　　「那之后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呐。虽然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但是如今回想起来，我认为那个时候自己能行动起来真是太好了。」

　　「……嗯。我也不想事后再来后悔『如果当时行动了就好了』。」

　　「那留美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了吧？」

　　我应该做的事。想做的事，必须做的事。

　　……嗯。没关系。虽说不知道事情会不会顺利，但我确实知道该怎么做。

　　「嗯。这之后，我和真希ちゃん约好了要见面。我会在那里解决一切。」

　　「这样啊。要是顺利就好了呢。」

　　「谢谢。之后我会报告的。」

　　和真希ちゃん见面，交谈，重归于好。就是如此简单。话虽如此、我……。

　　「……然后、呢，八幡。」

　　「嗯？」

　　「那个…虽然知道该怎么做，但果然还是很害怕……还能、再给我勇气吗？」

　　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脸在说话途中逐渐变红了。我并没有打算利用真希ちゃん来对八幡展开攻势，即便如此害怕的事果然还是会害怕。冬天的时候，我用从八幡那里得到的勇气和爸爸妈妈好好和解了，所以这次也……

　　微微垂首抬眼看着八幡，发现八幡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看起来有些狼狈的样子。

　　如果八幡对我的请求感到犹豫不定的话、如果八幡已经做不到像以前那般让我这边感到心急的从容应对的话，说明他很可能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了。也许会有人想这种时候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吧，但恋爱中的少女可是会在各种各样的情形下抓住机会向喜欢的人展开攻势的呀。

　　「啊ー、嘛，可以是可以……要在这里做吗？」

　　烦恼片刻后八幡似乎还是决定答应了。然后，被这么一说后我才注意到。

　　我和八幡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虽说客人的数量不多，我们的座位也在很里面的位置，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些显眼。不如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两人躲进厕所里……那又会怎样呢。

　　……好，我想到了。

　　我钻到桌子下面，往八幡座位那侧的靠墙方向移动。我想这样一来八幡的身体就能遮挡住视线，不会被别人看到。

　　「这样可以么？」

　　「我说啊……留美就那么想要KISS吗？」

　　为了不发出能让外人听到的音量，八幡在我耳边低声私语。内容也好、低声细语也好，一瞬间便让我的脸颊变得通红、心跳急剧加速。

　　我轻轻地深呼吸一口气、

　　「……不行？」

　　「咕……」

　　我不敢直视八幡的脸，只能低着头抬眼仰望八幡，用沙哑的嗓音细声请求。虽然没有故意学彩羽さん那样装可爱，但似乎对八幡效果拔群的样子。我感觉八幡的脸也有点变红了，大概。

　　「不行的话……请给我比赛时说好的奖励？」

　　「……知道了。我知道啦。真是的，被我亲什么的、个人只觉得是一种惩罚游戏哦。」

　　「我很开心唷。」

　　再一次轻轻地深呼吸，闭上眼，扬起脸。

　　八幡微微地叹了口气，然后抓住了我的肩膀。

　　我知道八幡的脸正离我越来越近。

　　说句心里话，真亏以前的我有那份勇气拜托这种事情啊。即便那时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喜欢八幡，但换作是现在的我也害羞到实在办不到。真想对几个月前的我道一声「GOOD JOB」。

　　心跳声大到几乎能够听见。就算不摸也知道脸热得不行。

　　和八幡的距离逐渐变近——然后变成了零。

　　…………

　　……

　　触碰时间连一秒都没到。尽管如此，八幡的嘴唇确实触碰到了我的身体。

　　虽然触碰到了……

　　「……不是额头？」

　　「嘛，今天不是被留美折腾了够么，我想回敬一个出其不意。」（注：原文：鼻を明かしてやろうと思って。这里用了「鼻を明かす」这个惯用句型，意思是攻其不备，使对方大吃一惊，算是一语双关，想了半天都不好怎么翻。）

　　有那么折腾吗？

　　上一次亲的是额头。虽然那是亲爱的证明，但是这次……

　　「八幡果然是狂热分子吗？」（注：マニアック，maniac发狂的，实在不知道怎么准确翻为好。同时这里也对应了之前八幡说留美的骂是奖励时女孩的心理活动，总之就是XP系统好奇怪那么个意思，自行意会吧。）

　　「在哪里记住的那些话啊。话说『果然』是什么意思啊。」

　　这次八幡亲的是鼻子。这该怎么判断呢。是该生气又蒙混过去了呢，还是高兴比起额头更接近嘴唇呢。

　　不过、那可是鼻子啊。虽说能被亲本身很开心就是了。如果八幡普通地索求的话，我并不吝于应下，可要是八幡对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感兴趣、那个……感到兴奋的话，果然、我不努力配合不行啊、大概。（注：不知是国际通用还是日本通用，一般而言亲吻额头代表祝福，亲吻鼻子代表「爱玩」，表示珍重、觉得可爱、亲昵之类的感情，也有对宠物和玩具表示亲昵的意思，好像。）

　　「……谢谢。果然、勇气涌上了来哦。」

　　「是么。」

　　今后再考虑那些吧——等变成那种关系之后，嗯。

　　好了，决定了要做的事，也从八幡那里得到了勇气，剩下的只有实行了。

　　但是，在那之前……还必须要好好感谢给了我不仅限今天的、许多照顾的八幡。

　　「啊、八幡。那儿——」

　　「嗯？」

　　我伸手指朝向店门口。八幡并没有任何怀疑，自然地把脸转向那边。此刻在我眼前的是毫无防备的八幡的侧脸。

　　这种时候气势最重要。轻轻调整呼吸，我探出身子。

　　「什么都没有……啊？」

　　在八幡回头之前，将嘴唇印在他的脸上。要是再晚一点的话，也许真的就变成接吻了。虽然那个也很有吸引力，但果然第一次还是想郑重选择场所和氛围啊。

　　「……」

　　「……那什么、这是今天约会和、相谈的谢礼……」

　　八幡哑口无言。我也害羞至极，说话方式变得有些生硬。

　　只见惊呆了的八幡回过神来露出苦笑，把手放在了我的头上。

　　「今天真的是一整天都在被留美折腾来折腾去呐。」

　　「……讨厌、吗？」

　　「怎么会。留美将来绝对会变成小恶魔的，不会有错。」

　　八幡有些粗鲁地摸着我的头。那张脸看起来比刚才更红了。

　　还是对待小孩子般的应对令人感到有点遗憾。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被表扬了，但总体而言应该算是有点进展了吧。

　　然后，我和八幡挥手告别，赶往与真希ちゃん约好见面的地方。

　　和八幡的快乐回忆暂且放在一边。

　　——去迎向对我来说与攻略八幡同等重要的、今天的最高潮。

二十六、

我和真希ちゃん从学校回家的路到中途为止都是一样的。在固定分别的十字路口附近有一个公园，和八幡告别的我在路上发出邮件，希望真希ちゃん能来这里见面。

　　立刻就有了回信。真希ちゃん好像也在计算时间一直做着准备，之前就已经出门了。虽然我是在离公园比较近的地方发的邮件，但看起来真希ちゃん会先一步到达公园吧。

　　当我一步一步地接近公园时，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感涌上心头。对与真希ちゃん见面感到害怕——如果是今天早上的我的话，也许会这么想。

　　然而，和八幡相谈、获得了勇气的我已经不要紧了。害怕是害怕，但与此同时，亦充满了决意要正面应对。

　　终于远远地看见了公园，坐在长椅上的真希ちゃん也跟着进入了我的视线。她没有看别的地方，而是无所事事地仰望着天空，是在思考着什么吗。如果和我想的是一件事的话，我会很开心的。

　　小跑着接近真希ちゃん。真希ちゃん也注意到了我，向我挥了挥手。

　　——来吧，让我们结束这烦闷不快的心情吧。

　　\*\*\*

　　真希ちゃん身上是轻薄的衬衣搭配上短裤，虽然算不上是羞于出门的服装，却也是非常放松轻便的打扮。这种让身体线条分明的衣服突出了真希ちゃん的姣好身段。

　　跑到坐在长凳上的真希ちゃん那里后，她因为想要站起身而前屈起身子。真希ちゃん该说是破绽满满好呢、还是说粗枝大叶好呢，常常会有让注视着她的人感到担心的时候。……就连现在也能隐约透过衣领看见某些不该看的地方。

　　「让你久等了，真希ちゃん。」

　　「没有哦，我也才刚到——嘻，像是会在约会时说的话呢。」

　　「虽然今天没有，不过以前可能跟八幡说过类似的话。」

　　「呵呵，是这样啊。」

　　那个暂且不提，我和真希ちゃん并排坐到长椅上。

　　此刻已是可以称为傍晚的时分，和放学时路过此地的时刻相差不远。公园里也见不到游玩的孩子和陪伴的父母的身影。感觉前几天被真希ちゃん带到这里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

　　「于是，约会怎么样？」

　　「约会非常开心，开成君那边也有意想不到的进展——大概这样吧？」

　　「开成君？难道说开成君跟踪了留美ちゃん吗？」

　　「不，好像只是碰巧遇到而已。开成君似乎在和绫濑同学约会，我们偶然碰上了。」

　　「哦呀？让留美ちゃん烦恼的TOP 2同时出现在约会的地方？了不起的概率呢。」

　　「虽然开成君否定是约会就是了。然后，八幡和开成君谈了些话。最终结果会怎样暂时还不清楚……」

　　「哦哦！莫非八幡さん说了诸如『不要对我的女人出手！』之类的话吗！？」

　　「呃、那什么……嗯。那种感觉的话、是有说……」

　　「哇哦～、八幡さん真会呀。」

　　像往常一样自然流畅地说着话。真希ちゃん探寻的表情、捉弄的表情、吃惊的表情，看起来全都和以前没有两样。我也能流畅（除了害羞的地方）地接上话头。

　　但是，总有一种在试探的感觉。宛如在牵制一般。我不想用这种交流方式。我想和真希ちゃん更普通地对话。要怎么做才能那样呢。

　　「对了，可以听听关于这个『非常开心』的内容吗？」

　　「嗯。之前就已经听说过要去打网球，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对打，然后练习发球，最后以比赛的形式收场。」

　　「嘿ー、感觉只是普通的网球练习呢。」

　　「可能比今天的社团活动还要累人。」

　　「八幡さん是斯巴达式教育吗？」

　　「不是哦。不如说被相当地关照了。大概因为是第一次打所以才会更使人疲劳吧。」

　　「这么说来，八幡さん网球打得很好么？没什么印象呢。」

　　「我也没有印象。虽然说不上是擅长还是强，但至少今天才第一次摸到球拍的我确实不是对手。」

　　「嘿诶～果然无法想象啊。」

　　一连对话在此告一段落。记得某个国家是用「天使路过」来形容这段时间吧。（注：法语Un ange passe，用在描述谈话中间因为某种笨拙或者尴尬而造成的突发或者意料之外的交流暂停，像是大家原本都在热火朝天地对话，突然气氛安静了，谁也不说话了，那个没人说话的瞬间就被称为天使路过的时间。）

　　尽管与真希ちゃん成为朋友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不过几乎每天都有聊天的话，天使也会经过很多次。可是我从没有觉得那段时间很痛苦。不会去想什么「必须该说些什么」，连沉默都觉得开心。

　　而此刻的我感到心神不定——换言之，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真希ちゃん似乎也在犹豫要不要说点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办。然而，我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想要做什么、自己必须做什么。

　　「这样啊……很开心呢。」

　　「嗯。很开心，今天能见到八幡真是太好了。」

　　「嗯？啊啊，是开成君吗？」

　　「虽然也有那个的原因，但不只是因为那个……」

　　「留美ちゃん？」

　　屏气瞬息，自问：回答吧，我想怎么做？

　　自答：我想和真希ちゃん成为可以挺起胸膛说是朋友的关系。

　　「真希ちゃん。叫我来这里，是因为想问我和八幡约会的事吧。」

　　「呃、嗯。是、这样没错……」

　　「那么，真希ちゃん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可以这么认为吗？」

　　「啊ー、那个……应该、是吧……」

　　「那，可以换我说了么？」

　　「……嗯。」

　　从真希ちゃん的样子可以看出她有什么想说的话。但是，如果说不出口的话就让我来说吧。

　　真希ちゃん，请做好觉悟吧。今天的我可是超固执的哦。

　　「首先是、对不起。前一阵子，我问了真希ちゃん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留美ちゃん要道歉？」

　　「就如真希ちゃん说的那样，我明明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明明不该问的，却还是问了出来。所以……」

　　——我要重新提问（再度确认）。

　　我想问的、想知道的，究竟是什么？

　　「真希ちゃん。对于八幡，你是怎么想的？」

　　「……得知答案后，留美ちゃん想怎么做？」

　　对于我那和上次一样的问题，真希ちゃん回复了和上次一样的回答。那个时候的我想不出回答的话语。但、这一次——

　　「什么也不做哦。」

　　「哈？」

　　「什么也不做。我只是想听到答案而已。」

　　只是想听到、只是想知道而已——如字面意义的，只是想确认事实而已。

　　就算真希ちゃん说了喜欢八幡，我也不打算说要放弃之类的话。抑或者，即便听到了没有喜欢上的、否定的回答，也不会想着太好了而感到放心。

　　我只是纯粹地想知道真希ちゃん是怎么想的而已。

　　对于我的提问，真希ちゃん闭上眼睛，片刻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开口道：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说实话，要问喜欢还是讨厌的话是喜欢、我想。可是……我不懂啊。」

　　低着头，放在膝盖上的手紧紧握拳，真希ちゃん倾吐着心中的话语。

　　看着这样的真希ちゃん，我突然意识到——这莫非就是八幡面对我时的感觉吗？强迫对方说出会感到痛苦的内容。即使这是为对方着想、即使是必要的过程、即使事情进展顺利，也绝非是能让人昂首挺胸去做的事。

　　——而即便如此，果然有些事情还是不问清楚不行。

　　「我就想会是这样。」

　　「诶？」

　　「我也是，搞不太懂哟。和八幡认识、说话、被那些奇行吓到、感到安心、心神不定……心跳不已。」

　　「总觉得、是有恋上的感觉呢。虽然被奇行吓到有点那个就是了……」

　　「真希ちゃん呢？」

　　「……果然还是不明白啊。」

　　我自己的话，是什么时候注意到对八幡的感情是恋爱的呢？说到底，我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八幡抱有恋慕之心的呢？在注意到自己的感情正体之前，我又是怎么看待八幡的呢？

　　事到如今仍不知晓。当时的我要比现在更加不懂，更为混乱。

　　「真希ちゃん没遇到过会让你发觉『这就是初恋啊』的情况吧？」

　　「呜诶！突、突然说什么啊！？虽然是这样没错啦……」

　　「那么想不明白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是第一次出现的感情啊。虽说我也没资格摆出一副很懂的样子就是了。」

　　对自己不曾知晓的感情产生明确的意识，想要迈出这第一步是很困难的。尽管歌曲里有『意识到这就是恋爱』这样的歌词，但没有契机的恋爱也是存在的。（注：搜了一下歌词出自藤田麻衣子的《宝物》。）

　　「其实呢，我也考虑了很多。」

　　「嗯。」

　　「自己到底是喜欢八幡さん呢，还是因为他是非常珍重留美ちゃん的男人所以感到中意呢……之类的。」

　　「作为大前提的、带着好意看待八幡？」

　　「那个是……嗯，这一点没有错，我不会说谎。因为自己的经验无法作为参考，所以我有试着去代入漫画和电视剧里看到的各种情景……结果还是不明白。」

　　「这样啊。」

　　「只不过……」

　　真希ちゃん轻轻吸了一口气，看着我说道。

　　「自己很在意八幡さん这一点、我想是不会有错的。」

　　说着这话的真希ちゃん的眼睛湿润了。我想、大概是对把这样的心情传达给我感到害怕吧。

　　明明完全没有必要在意的。

　　「对不起，留美ちゃん。」

　　「为什么要道歉？」

　　「因为啊……对留美ちゃん喜欢的人，我接着后面、那个、虽然不知道算不算喜欢……」

　　「果然、是这样啊……」

　　「诶？」

　　所谓的女生规则中，在有人说了喜欢某人之后、接着那人后面喜欢上那个某人被视为一种禁忌。在「喜欢上某某」这句话里，常常会包含着「是我先说了喜欢所以不要妨碍我哦」这样的潜台词。实在是既麻烦又无聊。

　　若是平时的真希ちゃん的话，大概会想「鬼知道什么女生规则」吧，可不知为何这次却被束缚住了。我想，很大可能是源于对我的歉意之类的吧。

　　因此，必须得告诉真希ちゃん不可：我才不会理会女生规则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呢。

　　「喜欢谁和先后顺序没有关系吧。就算早早地就喜欢上了，这部分心意也无法传达给对方。」

　　「那倒是、确实是这样没错就是了。怎么说呢，该说是对留美ちゃん感到过意不去么……」

　　「如果真希ちゃん和八幡交往了的话，我想我心里也不会平静的，人之常情罢了。不如说在仍处于在意的阶段就这么想未免也想得太远了吧？」

　　「呃、那个……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这样呢……」

　　「说到底，我自己的起跑线也在很后面喔？和八幡在同一个社团里有两人、后辈中有一人，除此之外据八幡的妹妹说光是她知道的就还有几个人哦。」

　　「……八幡さん果然很受欢迎吗？」

　　「好像是。光看平时的八幡也许会觉得难以置信，不过、『其他人也会被八幡这样的地方吸引吧』——有这么想的时候喔。」

　　尽管是早已知晓的事情，再度确认的话仍旧会感到不安。然而，哪怕某种意义上算是自爆，我也想让真希ちゃん知道我完全不在意她所担忧的事。

　　真希ちゃん皱起眉头看起来在思考着什么。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说的话，还是因为八幡受欢迎的消息。

　　不过，现在不会给真希ちゃん思考的时间。把我想说的话说全都说清楚之后再来考虑吧。

　　「我啊，最喜欢真希ちゃん了。」

　　「呜诶！？怎、怎么了突然说这种话！？」

　　「我想如果我是男生的话，肯定会向真希ちゃん告白然后被甩的。」

　　「真的是怎么了留美ちゃん！？而且以被甩为前提！？」

　　真希ちゃん既可爱又温柔，还很会照顾人。和这样充满魅力的女孩子在同一个班级里，那自然是会喜欢上的。

　　可能是觉得我精神错乱了吧，真希ちゃん抓住我的肩膀拼命摇晃。请放心，我很清醒且非常认真。

　　「因为、假如我是男生的话，我不认为自己会是真希ちゃん喜欢的类型。」

　　「诶ー……」

　　真希ちゃん终于受不了似的抱住了自己的头。

　　「只能想象出短发留美ちゃん穿着男子制服的样子……」

　　「性格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唔……文静又内心坚强、稍微有点冷眼看世人之类的？」

　　「一副阴暗的模样、把周围的人都当作笨蛋的奇葩？」

　　「我才没那么想喔！？」

　　我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性格如何。然而，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都会因出自善意或是否定——因看待角度的不同而不同，同时也会因对方是否为自己亲近之人而发生变化。

　　「不是大体上一样吗？」

　　「说法。说法太极端啦，都成了个扭曲的人了。」

　　「不是真希ちゃん喜欢的类型对吧。」

　　「就算留美ちゃん这么说，可我也没考虑过自己会喜欢的类型啊……虽然外表看起来比起帅气更接近可爱就是了。」

　　真希ちゃん又皱起了眉头，出神地想着什么。大概是在脑内模拟我是男生时的场景吧。

　　「……啊啊，如果这种人在我身边的话可能会对准屁股一脚踢飞吧。」

　　「对不？」

　　「只是可能啦。话说回来刚才的对话完全不知所云啊。」

　　真希ちゃん半眯起眼盯着我看。但是我不会直接给出答案。

　　「反过来说，真希ちゃん如果是男生的话会怎么样呢？」

　　「居然无视……呃，如果我是男生的话？」

　　真希ちゃん是短发，因此发型应该和现在差不多。个子高又温柔又会照顾人的地方大概也不会变。

　　「呃，吵吵闹闹、脸皮超厚、一到关键时刻就退缩的胆小鬼、吗？」

　　「嗯……开朗且充满勇气、但一到关键时刻就退缩的胆小鬼？」

　　「最后那个！至少帮忙修饰一下吧！」

　　「唔……因为想得太多而踌躇不前、怎样？」

　　「那结果还不是胆小鬼嘛！」

　　「呵呵、是呢。」

　　「呜呜……留美ちゃん竟然这么看我……」

　　真希ちゃん垂头丧气地用手捂脸。

　　「我是最近才知道真希ちゃん其实是个胆小鬼的哦。」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留美ちゃん居然如此的毒舌哟。」

　　「我们、关于彼此好像还有许多不知道的地方呢。」

　　「虽然是漂亮的总结，但该说是不想知道呢、还是说不知道也可以呢……。啊，这么一说的话，留美ちゃん对八幡さん也相当毒舌呢。」

　　我个人很高兴能更多地了解真希ちゃん就是了。真希ちゃん不喜欢这样吗？只知道我的——虽然这么说自己有点有那个——好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了么？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一脸无精打采的真希ちゃん抬起了头。总觉得看起来有点累了的样子。

　　「然后呢，实际上是个胆小鬼的真希ちゃん作为男生——」

　　「不要一直胆小鬼胆小鬼地叫呀，人家超在意的。呃、假如我是个男孩子……啊啊，喜欢上留美ちゃん、想表白却又犹豫不决、就算成功告白了也会被甩的吧。」

　　假如真希ちゃん是男生的话，应该会是个十分出色、受女生们欢迎的人气者吧。不过，即使被告白了，我想自己确实会如她所说拒绝掉的。

　　「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留美ちゃん喜欢八幡さん啊，而且我又不是留美ちゃん喜欢的类型。」

　　「我觉得八幡也是个相当程度的胆小鬼就是了。」

　　「总之先不提胆小鬼这茬可以么？」

　　「嗯。总而言之，我认为作为男孩子的真希ちゃん是个很棒的人，但要问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的话——回答应该是『否』吧。」

　　「我想也是呢。好啦、那么说了这么多，结果到底是想表达什么？」

　　原本——大概因为被各种捉弄——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精神的真希ちゃん慢慢回复了原状。不管怎么说，恢复精神是件好事。

　　「在回答那个问题之前我有件事情想问真希ちゃん。」

　　「……明白了。不管问什么我都会回答的。来吧，一般的问题已经吓不到我了。」

　　「不是男生的女生真希ちゃん、喜欢我吗？」

　　「在这个时候问这个！？」

　　和真希ちゃん见面明明还不到一个小时，感觉似乎已经听了好多回她的叫声。

　　真希ちゃん紧绷的两颊扬起绯红，惊讶地身子后仰。

　　「我已经说过我最喜欢真希ちゃん了哦，真希ちゃん怎么样？」

　　「……那种事，不说也知道吧？」

　　「嗯，我知道。但是，我想从亲耳真希ちゃん的口中听到。」

　　「诶……这是什么羞耻PLAY吗。为什么我要被好朋友羞辱啊？」

　　不用说我也知道。然而，我认为重要的是将其诉诸于口。我说了出来。所以我希望真希ちゃん也能好好地告诉我。

　　以不允许蒙混过关的强烈目光定定地凝视真希ちゃん，对方肉眼可见地狼狈起来。

　　……想欺负喜欢的人的心情，也许就是这样的吧。

　　反复张嘴又闭上的真希ちゃん，紧紧抿唇似乎下定决心后，终于张开了口。

　　「呜……啊～、真是的！喜欢！最喜欢了！能和留美ちゃん相遇、成为朋友我好开心！我想和留美ちゃん做一辈子的朋友！」

　　虽然没要求到这个份上，真希ちゃん还是大声地宣言了。嘴角自然地勾起形成了笑容。

　　如果不是因为姿势太过勉强的话，我会抱住真希ちゃん，但是因为那么做有些困难，所以我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留、留美ちゃん？」

　　「我也是同样的心情哦，真希ちゃん。能和真希ちゃん成为朋友我很开心。」

　　「……嗯。」

　　真希ちゃん也将头靠向我，暂时维持着这个姿势。

　　话语是传达所思所想的方式。有时候不说也能明白，有时候说了也无法传达——不管是我还是真希ちゃん，都认为只靠话语是不够的。

　　并非单纯且单调的话语，真正需要的——是饱含思念、源自内心的真挚话语。

　　我知道把重要的事情含糊地遮掩粉饰也是维持人际关系所必要的。然而怀着「也许会被对方讨厌」的想法，就很可能会错过应该传达真心话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我和真希ちゃん才会原地不断打转，难以踏出一步。

　　也许只说真心话的朋友关系是最理想的。也许光靠场面话建立起来的关系也能进展顺利。

　　我和真希ちゃん怎么相处才是正确答案呢。虽然说到底连正确答案都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了。

　　「呐，真希ちゃん。」

　　「嗯。」

　　「我想，我和真希ちゃん是因为都是女孩子所以才能成为好朋友的。」

　　「……这是刚才那个『假如是男孩子』的话题的延续吗？」

　　「与其说是延续，不如说是立足于此吧。没准我们都是男生的话也能成为好朋友就是了。」

　　「再怎么说那个假设也太……。不过，我能理解留美ちゃん的意思。当然，我也明白并不只是因为我们都是女孩子所以关系才会变好。」

　　「嗯。」

　　分开互相贴近的头，四目相对。真希ちゃん的眼睛稍微湿润了。大概我也是如此。

　　「所以，我讨厌因为是女孩子这样的理由而不能和真希ちゃん继续做朋友。」

　　「是说女生规则吗？」

　　「嗯。本来一开始，真希ちゃん说想和八幡说话的时候我发出奇怪的声音就是不对的呢。」

　　「啊～……嘛、那可能……是有点不好。」

　　「那个时候，我想我是在嫉妒你们两人。」

　　「两人、是指我和八幡さん？」

　　「嗯。既对在意八幡的真希ちゃん，又对真希ちゃん中意的八幡。」

　　坦白的说八幡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好。眼神腐烂，态度也有种嘲笑世人、冷漠无情的感觉。但是，真希ちゃん一见面就察觉到了八幡的本质并不与表面印象相同。即使有是我亲近的人这一层过滤器在，能办到这点也十分厉害。

　　考虑到自己第一次见到八幡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尽管清楚两者情况完全不同，我仍旧不由得对真希ちゃん看人的眼光感到嫉妒。

　　「啊、不、那是……」

　　「嗯，我知道的。真希ちゃん是想把我和开成君的事告诉八幡对吧？」

　　「啊ー、嗯。不过，我没有直接说出来哦？我只是讲因为留美ちゃん有了不好的回忆、所以请让她在约会中开心一点，仅此而已。」

　　「打电话的时候，就开始在意起八幡了吧。」

　　「呜……嘛、嗯。」

　　脸庞泛红的真希ちゃん移开了视线，挠了挠脸颊。真可爱。

　　因为是那个八幡，一定是无意识地对真希ちゃん采取了同我与小町さん一样的对应吧。这样的话，一开始便没有抱有坏印象的真希ちゃん会对八幡抱有好感也就不难想像了。

　　老实说对此并非没有不满，但如果不是那样的八幡的话我也就不会喜欢上了，因而能理解真希ちゃん为什么会在意八幡。

　　所以，我如此说道：

　　「我喜欢真希ちゃん。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吗？」

　　「嗯。因为喜欢所以想更加亲近、更加接近。只是如此而已。」

　　就是如此简单。没必要想得太复杂，只是单纯的人心而已。

　　如果真希ちゃん真心喜欢上八幡的话，我想自己确实会在意。

　　如果真希ちゃん和八幡交往了的话，想必也会感到难受消沉。

　　然而，等到真的发生那种事的时候再来想这些就好了。光想着如果，在现在就和真希ちゃん关系变得险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真希ちゃん讨厌我吗？」

　　「最喜欢了。」

　　「你讨厌我在你身边吗？」

　　「既安心又开心。」

　　「那么、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

　　这些话语正是我喜欢上真希ちゃん的契机。这次由我送还给她。

　　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的真希ちゃん声音似乎稍微带上了哭腔，我也感觉自己渐渐激动起来。

　　不过，那些放到后面再来爆发。现在必须忍耐到谈话结束为止。

　　「可以吗、留美ちゃん？我和留美ちゃん在一起可以吗？」

　　「我想和真希ちゃん在一起。」

　　「关系还可以、和以前一样好吗？」

　　「不要，我讨厌那样。」

　　「诶……？」

　　真希ちゃん泫然欲泣地看着我。小小的罪恶感涌上心头。

　　但我还是忍住了，牵起真希的手，定睛注视着她的双眼说道。

　　「如果不比以前更好的话，我不要哦。」

　　「～～留美ちゃん！」

　　真希ちゃん也好我也好此刻都已经到极限了。

　　她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抱住我，我也回抱住她。泪水从眼中大滴大滴地流下。

　　「对不起，留美ちゃん。对不起。」

　　「我才是、让你烦恼了，对不起。」

　　眼泪止不住地溢出。也没有止住的打算。

　　声音嘶哑。但能传达给真希ちゃん就足够了。

　　紧紧抱住。用尽全力。

　　脑子里和脸一样乱七八糟的。现在什么都不想思考。

　　现在只是想紧紧地拥抱真希ちゃん。

　　在那之后的我们一直呆在公园里，直到暮色西沉。

二十七、

星期一。早上练习结束后走向教室的我，发现鞋柜里躺有一封信。也不知算不算得上是信，简朴的白纸上只写了一行字。和纸一样内容也很简单，只写了要求和名字。

　　虽说相当突然，但离班会还有些时间。而且让对方等待也不好，在双重意义上。

　　我决定在去教室之前先去纸上所写的校舍后面。为结束这段时间的闹剧画下最后的句点。

　　虽然校舍后面广义上正如其名是校舍的后面那片区域，但在学生中说起校舍后面就是特指某个地方。可以看见学生在校舍内的行动却又没什么人气，同时从校舍那边来看又变成了死角的一个地方。尽管叫出的时间段因人而异，但基本上都是放学后叫心仪之人出来告白的地方。

　　作为至今为止被告白过好几次的人——更进一步说、作为知道是谁把我叫出来的人，我知道自己被叫出来的理由。没什么特别的感想，只是觉得对方行动真是迅速。

　　在告白名胜·校舍后面、的更里面，把我叫出来的人就在那里。

　　「鹤见……」

　　「早上好，开成君。」

　　——开成大诚君。去年我还是小学六年级生的时候的同班同学，是个很受欢迎的男生。要说的话现在好像也很有人气，虽然详细情况不太清楚就是了。毕竟我和他并没有什么往来。

　　因为这几天和他发生了很多事情，早已预想到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但着实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居然就在隔周的第一天早晨。

　　开成君大概是晨练结束后马上赶来的吧，身上还穿着棒球队的队服。

　　「不好意思，突然把你叫出来。」

　　「又没什么要紧事，没关系的。」

　　「这样啊……」

　　简单地交换了几句话后，开成君做了一个深呼吸，接着一口气低下了头。

　　「对不起！」

　　「……突然、怎么了？」

　　「因为上周、让你感到害怕和揪住肩膀让你受伤的事，我还没有跟你道歉。」

　　这个人真的是开成君吗。氛围不同到跟两天前分别的时候都感觉不像是同一个人了。

　　「……我知道了，抬起头来吧。我没有受伤，也已经不在意了。」

　　「不在意了、么？」

　　抬起头的开成君脸上浮现出苦笑。有种摆脱了什么、放弃了什么似的的感觉。

　　「鹤见。」

　　「嗯。」

　　「我喜欢鹤见。小学的时候和你同班我很开心。在你被班里孤立的时候没能帮到你，对不起。初中因为分在不同的班级我很遗憾。我知道鹤见现在有男朋友，但我还是想告诉鹤见我喜欢你。」

　　开成君一口气说完上面这段话便沉默了下来。我知道他在等我的回复，但是我的回答在很早之前便已经决定了。恐怕开成君也对此心知肚明吧。

　　「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了，所以无法回应你的心意。」

　　我无法回应除了特定的某人之外所有人的心意。如果那份心意是认真的话，就更不会对他说谎了。虽然我刚才的话实质上等同于在说八幡不是我的恋人，但我想开成君应该会理解的。

　　「不是恋人而是喜欢的人、吗……」

　　「嗯。最喜欢的人。帮助了我的人。希望与其对等的人。想要对方……喜欢上我的人。」

　　我想现在八幡也会说喜欢我——可是，我想要更进一步。

　　我十分理解喜欢上某人的心情。仅仅有了喜欢的人心中便盈满了幸福。

　　但与之相对的是，会对那个人选择了自己以外的人感到害怕。无法回应自己心意的恐惧，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

　　「——所以、对不起。」

　　「……」

　　每当被告白的时候，我都不得不给予对方那份恐惧。这点真的、相当难受。

　　然而，我必须忍耐下这份痛苦，微微低下头，如此回复开成君的告白。因为我无法回应开成君的心情。

　　「虽然早就知道答案，但果然还是很难受啊。」

　　「是呢。」

　　「……哈哈，总觉得很像呢，那家伙和鹤见。」

　　「是这样么？」

　　即使被说像八幡，也不知道该不该对此感到高兴。开成君是觉得我们哪里相似呢。

　　「尽管难受，不过能像他说的那样告白真是太好了。」

　　「是吗？」

　　「啊啊。作个了结后痛快多了。」

　　「那就好。」

　　开成君抬头仰望天空，抽\*动着鼻子。还是不去看他比较好吧。

　　「那么再见了，谢谢你抽时间来见我。」

　　这么说着，开成君朝着校舍跑去。因为还是队服，所以也可能是跑去社团部室。

　　轻轻地喘了一口气。从大清早开始就感到累了。虽然除了拒绝告白外什么事都没发生，但精神上还是感觉相当的疲劳。

　　我也朝校舍走去。下一刻，听到了往这边跑来的脚步声。

　　「没事吧留美ちゃん？」

　　「嗯。」

　　声音的主人是真希ちゃん。虽然早就知道了。

　　今天早上我是和真希ちゃん一起上学、晨练的，也是和她一起读了放在鞋柜里的信。我本来打算一个人去的，但真希ちゃん并不允许。

　　不管他听进去多少八幡さん的劝说，也不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吧——这是真希ちゃん的主张。虽然我觉得她有些太大题小作了，不过因为真希ちゃん是在为我着想所以没能拒绝她的好意。

　　「我还想着如果那家伙打算做什么的话就一脚把他踢飞的。」

　　「真危险啊。」

　　「因为有过前科所以最好注意一下。留美ちゃん才是有点太大意了！」

　　「我可不想被真希ちゃん这么说。」

　　「诶、为什么？」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穿着裙子抬起脚踢也不太好吧。」

　　「呜诶！看到了？」

　　「隐约能看见。」

　　我非常能理解裙子晃来晃去的话眼睛就会不自自主地跟着瞟过去。虽然可以趁此机会让真希ちゃん稍微反省一下平时那没有女生自觉的举止就是了。

　　和在意下摆的真希ちゃん一起来到教室。她所需要在意的地方可不仅仅只有那一处，今后有机会的话我再指出来吧。

　　和真希ちゃん一起走进教室。大概是因为班会很快就会开始了吧，大部分的同学都到了。

　　那些同学里有几个人正聚在一起交头接耳。

　　「诶～是这样啊！」

　　「呜哇～真好呐鹤见同学。」

　　好像是在说我的事情。从漏出来的只言片语来看似乎氛围不坏的样子。

　　「啊，鹤见同学，早上好。山北同学也是。」

　　「早上好。在说什么呢？」

　　「早上好。是在说留美ちゃん的事么？」

　　当我和真希ちゃん把书包放到课桌上后，从那边的小集体里脱身出来的女生同我们搭话了。虽然不能说关系很好，但也不是不好，只是普通的同班同学。

　　「我们从绫濑同学那里听说了鹤见同学男朋友的事。」

　　「……哈？」

　　对于这意料之外的话，我和真希ちゃん不禁面面相觑。两人头顶上一起浮现出「？」。

　　绫濑同学的话确实是在约会途中遇到她了，也目击到了八幡。可是，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听说他是个超级温柔、非常成熟的帅哥？」

　　「噗！」

　　「……嗯、嘛、是这样、吧。」

　　「真～好～呐～」

　　清楚八幡外表的真希ちゃん用少女不应有的声音喷笑了，不过那个时候戴着眼镜的八幡乍看之下确实是如她们说的那样。虽然了解八幡本人的话只会觉得违和感爆棚就是了。

　　「早上好，鹤见同学，山北同学。」

　　这么聊着的时候，绫濑同学走近了过来。总是和她在一起的女生们此刻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就她自己一个人过来的。感觉很少见。

　　「早上好，绫濑同学。」

　　「早上好。听说你跟她们讲了留美ちゃん男朋友的事？」

　　真希ちゃん散发出些微敌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拿出了干劲。根据事情和情况的不同不惜一战——她莫不是在这么打算吧。真希ちゃん从早上开始就精神满满呢。

　　「嗯。因为周六偶然间碰到了，很羡慕你呢。」

　　绫濑同学的氛围和以往迥然不同。包括她独自一人跟我们说话这点也是……啊、这样啊，才发现她用的不是往常那般故意拖长句尾的说话方式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让她心境改变的事呢。

　　「不由得去想要是我有一个像鹤见同学男友那样的人当我男朋友就好了。」

　　「是吗？谢谢。」

　　「啊～、人家也好想要男朋友呀～」

　　绫濑同学一边如此感叹一边回到了座位上。她的话让数名男生陡然紧张兴奋起来。大概都在竖起耳朵拼命听着这边吧，桌子和椅子喀哒喀哒地摇晃着。记得曾经听真希ちゃん说过绫濑同学很受欢迎，有不少瞄准她的男生在。努力加油捕获绫濑同学的芳心吧。

　「她那是什么意思啊？」

　　「谁知道。大概是心境有什么改变了吧。」

　　「要是能改过自新就好了呢。」

　　「嘛，给人感觉并不坏，不也挺好吗？」

　　「真是的～留美ちゃん太无忧无虑了啦。」

　　就算被说成是无忧无虑……

　　说句实话，我一直都只是觉得绫濑同学是个麻烦的人，仅此而已，所以即便她的态度好转对我来说也和以前没什么区别。虽说也不至于到完全无所谓的程度就是了。

　　「嘛，不管怎么说，要是今后绫濑同学真的不再纠缠留美ちゃん了的话，那个作战可以说是大成功吧？」

　　「是呢，取得了比当初的目标更好的结果。」

　　一开始不过是想办法解决随意告白的状况，由彩羽さん提案、我和真希ちゃん监修、制定并决定执行名为『我有男朋友了』的作战方案。

　　除了能和八幡约会之外，还能传出自己有男朋友了的传言，让其他人在告白之前就放弃。达成以上便已算是成功的作战，此刻影响甚至波及到了纠缠我的一男一女两个同学，使两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样一来就能暂时过上安定的日常了、吧？」

　　「能那样就好啦。」

　　差不多到了班会的时间了，我们从书包里拿出教科书和笔记本做好准备。

　　窗外阳光明媚，和风清爽。我有预感今天将会是美好的一天。

　　\*\*\*

　　放学回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爸爸妈妈还要一会才能回来。虽然已经习惯了，但果然还是有点寂寞。

　　把书包放在桌子上，躺在床上闭上双眼。

　　上课方面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不过社团活动时状态很不错，体操动作也完成得很顺利。和真希ちゃん一同回家，在一直以来分别的公园里说了会话。也许是因为今天是最近的烦恼全部解决后的第一个上学日吧，感觉是非常棒的一天。

　　没错，是个好日子。今后像这样的好日子也会持续下去的吧。

　　我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因为八幡。

　　通过半威胁的手段得到了八幡的协助，『我有男朋友了』这一作战的成果令人出乎意料、更准确地说是在预想以上。努力的方向性暂且不论，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是八幡努力的结果。

　　真的是一直以来都在受八幡的照顾啊，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向八幡道谢。然而，我想不出自己能为八幡做的事，由此又滋生出了新的烦恼。

　　「想要与其对等、么……」

　　这是我拒绝开成君告白时所说的话。

　　我和八幡相差五岁。从八幡的角度来看，我是一个年龄比他小的女孩子，没有被视作恋爱对象，顶多是庇护对象吧。往好点说也只是被当作妹妹，我想让八幡把我当作一个女孩子来看待。不过呢，能与晚熟且孤僻的八幡牵手的、并非家人的异性，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吧，所以被视为妹妹也不全是坏事就是了。

　　当然了，学校也不一样。因此，即使八幡遇到困难我也没法帮助他。不仅如此，我甚至连八幡是不是遇到困难了都不知道。只是单方面帮助的关系不可能对等。

　　雪乃さん冰雪聪明，如果八幡有困难的话一定有能力出手相助。结衣さん温柔体贴，所以能够支持八幡。小町さん和平塚老师则感觉会推着八幡向前、甚至拳打脚踢地赶他前进。彩羽さん的话……大概是一边折腾八幡一边享受乐趣吧。

　　我能够做什么呢。我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圣诞晚会时八幡负责的事务工作。对体力工作没有自信，也不认为自己对八幡的理解深刻到了足以支持他的程度。倒是觉得自己有在折腾八幡。总之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终于想通了结果——那便是什么办法都没有。虽然是令人遗憾的结果，但至少目前确实是再怎么思考也是毫无办法的。而通过这次的事情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假若在我的心中尚未有答案的话，不论如何思考都是在浪费时间。

　　我用力起身，打开桌子的抽屉。里面装有八幡写给我的关于进路的纸、戏剧的宣传册、空的MAX咖啡罐。

　　这是我的宝物盒。即便这些东西都不值什么钱，但回忆是无价之宝——隐约记得好像在某个广告里听过这种说法。

　　这里面每一件物品都充满了我和八幡的回忆。和八幡一起思考的进路、一起享受的戏剧、烦恼相谈的时候喝的甜得要命的罐装咖啡。

　　我解开了绑住头发的橡皮筋——约会时八幡买给我的用作发夹的橡皮筋。

　　宝物盒中再添一物。

　　我轻轻地关上抽屉。今天妈妈回来好像有点晚，先去准备晚饭和洗澡水吧。

二十八、

【被妈妈捉弄】

　　那之后，虽然我和真希ちゃん在公园一直聊到天黑，但两个人还是感到意犹未尽。

　　于是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妈妈要在真希ちゃん家住一晚。

　　『代我向比企谷君问好。』

　　「说了是真希ちゃん家吧。」

　　妈妈突然讲疯话。头痛不已。

　　『住在朋友家、不是和男朋友一起住的隐语吗？』

　　「不是。妈妈有这么做过？」

　　『和爸爸一起住的时候，曾经对奶奶说过这样的话哦。不用瞒着妈妈也可以喔？我会帮忙瞒过爸爸的。』

　　「我生气了哦？」

　　妈妈最近经常说些这样的话，搞不清她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因此不知给出什么反应为好。

　　『啊啦真可怕。要换的衣服没关系吗？』

　　「嗯。内衣和牙刷在便利店买，睡衣向真希ちゃん借。」

　　『是么……』

　　「妈妈？」

　　『不，没什么。明天什么时候回家？』

　　「大概中午的时候吧。晚饭已经做了吧？对不起。」

　　『不用在意。为了留美ちゃん的恋爱之路妈妈可是不吝协助的哦。』

　　「都说了不是八幡。」

　　『呵呵，抱歉抱歉。明天再好好地告诉我和比企谷君约会的事吧。』

　　「……嗯。」

　　『玩得开心哦。代我向真希ちゃ的父母问好。』

　　「知道了。那就这样。」

　　挂断电话后轻轻呼出一口气。爸爸妈妈都知道我喜欢八幡。虽然爸爸看起来有些心情复杂，不过两个人都在支持着我。这点好是好，可妈妈偶尔、不对是频繁的捉弄着实令我有些困扰。

　　妈妈平常总是又酷又帅气，但有时候又喜欢开玩笑，容易上头。嘛，该怎么说呢、虽然很可爱就是啦。有时也会和爸爸两个人抱头无可奈何。

　　实际上我现在就想抱头了。

　　【住在真希家】

　　「留美ちゃん的妈妈怎么说？」

　　「留宿没问题。还说了要玩得开心。」

　　「这样啊。还以为太突然会不行的，真是太好了呢。」

　　「嗯……明天和八幡约会的事好像会被刨根问底就是了。」

　　「难道是有什么不想说的么？比如亲了之类的？」

　　「……唔、嗯。嘛。」

　　「……诶，真亲了？」

　　「虽然是、亲的鼻子。」

　　「啊啊、是这样呀……鼻子？诶？那是什么情况？」

　　「那要等安顿下来再说。」

　　扔下想打听详情的真希ちゃん，我快步走向山北家。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叨扰真希家，所以感到有点紧张。更准确地说，这还是我第一次留宿在朋友家。

　　途中顺便去了趟便利店，买了我的住宿全套和睡衣派对用的果汁和点心。真希ちゃん说是必须得准备。

　　「哎呀～其实我超憧憬和朋友一起住的。」

　　「真希ちゃん也没做过吗？」

　　「嗯。虽然有跟人提过，但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实现。第一次是留美ちゃん我很开心哦。」

　　「我也是，很高兴我的第一次是真希ちゃん。」

　　在店内一边和真希ちゃん说话一边购物的时候，旁边的店员露出吃惊的表情看着我们。怎么了呢。

　　买完东西后来到一个幽静的住宅区，山北家就在这里。天色已暗，可以感觉到附近各家正在准备晚餐的气氛。山北家也没有例外，飘散出饭菜的香味。

　　「我回来了！」

　　「打扰了。」

　　「啊啦，回来了。」

　　从大概是厨房的方向传来了女性的声音。同时能听到炒菜的响声，肯定是正在做菜。

　　被真希ちゃん带到客厅。在客厅旁边的厨房里做菜的那位女性一看就知道是真希ちゃん的妈妈，是个十分可爱的人。

　　真希ちゃん的妈妈暂时停下炒菜的手，走出厨房欢迎我的到来。

　　「妈妈，这就是我刚才打电话跟你说的留美ちゃん，今天她要在我们家住一晚。」

　　「初次见面，我是鹤见留美。很抱歉今天突然叨扰贵宅。」

　　「啊啦，晚上好。真是有礼貌的孩子啊，和我们家真希大不一样呢。」

　　「别多嘴啦妈妈。」

　　「好好。啊，爸爸会回来得比较晚，不用在意尽情地玩吧。」

　　「我们想在我的房间里吃饭，可以吗？」

　　「准备还需要点时间，做好了就叫你们，在那之前先去洗澡吧。」

　　「好～的。走吧，留美ちゃん。」

　　虽然和我家有点不同，但真希ちゃん和阿姨的关系非常的好。光是看着她们的互动就会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

　　被真希ちゃん牵着手，去到二楼的房间。真希ちゃん的房间确实有她本人的感觉。整理得很干净，书架上按顺序规规整整地并列着书。其内大部分是少女漫画和少年漫画，少年漫画多一些的样子。也可以看见可爱的毛绒玩具与靠垫，给房间增添了女孩子的氛围。

　　「进来吧留美ちゃん，随便找地方坐就好。」

　　「嗯，打扰了。」

　　被真希ちゃん催促着坐到了床上，她自己则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与我相对。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叔叔是在上班吗？明明是周六。」

　　「说是要去见以前的朋友。大概率会喝上几杯，所以没准明天才会回来。」

　　「那么，问候就是明早了呢。」

　　「更可能睡到中午都没起床就是啦。」

　　真希ちゃん呵呵地笑了。

　　「那现在我们就听妈妈的话先去洗澡吧。」

　　「好的。」

　　「留美ちゃん可以先去哦。衣服的话——」

　　「诶，一起去洗啊。」

　　「……诶？」

　　正想走向衣柜的真希ちゃん一下子卡壳了。回过头的她表情僵硬，嘴角一扯一扯的。我说的话有那么令人吃惊吗。

　　「一起去洗吧？」

　　「不，我不是没听见。不是、呃……来真的？」

　　「真的。」

　　真希ちゃん死机了。以想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姿势静止在了当场，话说维持那个姿势不辛苦吗？

　　「真希ちゃん讨厌吗？」

　　「虽然不讨厌……话说回来，留美ちゃん是不是太放飞自我了？」（注：原文是吹っ切れすぎ，指消除隔阂或病愈后心情轻松愉快，实在不好怎么翻。）

　　「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已。」

　　结衣さん也说过和朋友一起洗澡是件很普通的事情。雪乃さん虽然非常害羞但好像并不讨厌的样子。

　　「……好，那就一起进去吧。」

　　「一起洗个澡而已，是要那么鼓足干劲的事吗？」

　　「要是不鼓起干劲的话就会被留美ちゃん甩得团团转呢。」

　　就这样，我和真希ちゃん一同起身走向了浴室。

　　\*

　　从真希ちゃん那里借了衣服，准备好了替换的内衣。虽然她说可以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但实在不至于劳烦他们到这份上。因此我把内衣放进了带来的袋子里。

　　在我旁边脱去外衣的真希ちゃん展露出的内衣和我那没有魅力的运动内衣不同，很是可爱。而且即便没到白天的大姐姐们那般程度，在同龄人中真希ちゃん应该也算是比较大的了吧。上衣放到洗衣机里后就轮到下面了。这边也是和胸罩一样颜色的可爱条纹款式。体育课换衣服的时候就在想了，真希ちゃん的腰很细，臀部也很紧实。虽说本人好像十分在意自己的屁股有些大就是了，真是奢侈的烦恼啊。

　　「那、那什么，留美ちゃん，你看得太入迷了吧？」

　　「真希ちゃん才是。」

　　「……」

　　「……」

　　「去洗澡吧」

　　「是呢。」

　　我光明正大地看着真希ちゃん换衣服的同时，她也在偷偷地看着我。其实和我一样堂堂正正地看也可以的。

　　真希ちゃん稍微犹豫了一下后，解开了内衣的挂钩。尽管没法描述得详细，但是明显比我的要大，形状也很漂亮，某处和我的颜色有点不同。……即使不是小宝宝感觉也能理解想吸的心情呢。

　　再加上从真希ちゃん在意的大屁\*股延伸出来的、纤细双腿的曲线美。以及虽薄却又茂密的……真好呐。

　　「就说留美ちゃん看得太入迷啦！我这边可是超害羞的啊、真是的！」

　　「真希ちゃん不是也在看嘛。」

　　「嘛、是这样没错……。走啦、去洗澡！」

　　「嗯。」

　　和谁一起洗澡，是自爸爸妈妈以来的第一次吧。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成新鲜。

　　————真希视点————

　　想要泡澡必须得先洗干净身体。如果是平时的话，我会一口气淋湿自己然后唰唰的飞快洗完身子，但今天有一起进去的朋友。

　　「呃，怎么了？」

　　「果然两个人一起进去就感觉有些窄呢。」

　　到现在仍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的，我和亲友留美ちゃん一起坐进了自家的浴缸。进入这件事本身已经做好了觉悟，可真一旦进入之后就没有考虑过这些有的没的了。脑子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好窄。

　　话虽如此，两人缩着一动不动也不是办法。

　　「嗯ー、好。那么留美ちゃん，来坐在椅子上，我给你洗。」

　　「诶，真希ちゃん先来就好了。」

　　「来嘛来嘛，别客气。」

　　让留美ちゃん坐在椅子上，拿起花洒。我们家的热水调节可是有诀窍的。

　　「这个温度可以吗？」

　　「唔嗯～可以，感觉正好。」

　　「那就开始喽。」

　　调好温度，喷洒到留美ちゃん头上，又长又黑又漂亮的头发瞬间湿透。真羡慕啊，我一留长头发就变成卷毛了。轻轻地抚摸女孩的头发，发丝不会缠绕在手指上，也完全不见分叉，有好好地保养着呢。

　　热水浸湿了留美ちゃん娇嫩的身体。仿佛稍微抱用力点便会折断一般——虽尚不至于如此，但着实纤细非常。话是这么说，却又完全不会给人病态的印象，该长肉的地方都好好地长着。

　　身体前面几乎是个平板。有是有但只有一点点、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留美ちゃん的身体基本上很柔软。不管是在柔软的意义上还是触觉的意义上，触感都很棒。所以，我想那里大概也很柔软吧。……稍微摸一下可以吗？

　　更进一步说，那拥有漂亮颜色的中心部——我有点想吸诶。啊不行不行。

　　腰好细，屁股也小小的。对于大屁\*股的我来说羡慕至极。看到水顺着留美ちゃん的细腰和美臀流过，差点就要流口水了。

　　老实说，留美ちゃん的身体并不能称为肉\*感。许多地方都……比较小。然而，不知为何能从女孩身上感受到色\*气。因为我词汇量不足所以没办法很好地表现出来，不过比起色\*情，色\*气一词要更准确吧。

　　「那、我要开始了哦～」

　　「嗯。」

　　弄湿海绵擦，把沐浴露打起泡后交给留美ちゃん。让女孩自己洗身体前面，在这期间我来洗头。

　　果然柔顺的头发即使用手来梳也不会钩住。帮留美ちゃん洗头，可不能用我自己那种粗糙的洗法。

　　「很会洗头发呢、真希ちゃん。」

　　「是吗？我这边可是紧张到不行就是了。」

　　「有那么夸张么？」

　　因为真的是十分美丽的头发啊。假如这是要洗的衣服的话，正好是可以揉洗的长度，但那种荒谬之事怎么可能被允许。

　　连护发素都认真地用上去了，只觉得累到不行。

　　「真希ちゃん怎么一副好累的样子？」

　　「就感觉上来说，跟处理易爆物、或当珠宝店的店员差不多吧。」

　　「为什么啊？」

　　就是这么的用心哦。

　　用淋浴将头发冲洗干净，然后从留美ちゃ那里接过海绵擦开始帮女孩擦背。触感和想象中的一样好，甚至好到和我的皮肤都不像由同种物质构成了。如丝绸般光滑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虽然我没摸过就是了。

　　……然后在洗屁股的时候注意到了，留美ちゃん好像还没长的样子。至于是哪里、是什么那就没法细说了。

　　「那么，接下来轮到真希ちゃん了呢。」

　　「是是是。」

　　注视着看起来很开心的留美ちゃん，心中不由得涌出股小小的罪恶感。与留美ちゃん交换位置坐到了椅子上。虽然有点累，但确实很开心呢，嗯。

　　————留美视点————

　　真希ちゃん的发型是短发，比我短很多。真希ちゃん说我的头发很漂亮，但我觉得她的也不遑多让，既柔软又松散。

　　「客人，有痒的地方吗～？」

　　「……留美ちゃん用这种语气说话违和感超大的耶。」

　　「没有吗～？」

　　「那啥、倒是没有啦。」

　　真希ちゃん真不会配合啊。

　　一边按摩头皮一边洗头。此刻我的姿势可以从坐着的真希ちゃん身后窥视前面。换成是我的话是看不见的，但真希ちゃん的可以。每当她用海绵擦擦洗胸前的时候那里都会像果冻一样改变形状，看上去十分柔软的样子。

　　「要冲喽～」

　　「来～吧～」

　　真希ちゃん把头发冲洗干净后甩了甩头，就好像猫一样。

　　从她那里接手海绵擦，开始帮她搓背。没有一丝污点的美丽背影，那漂亮的身体曲线格外显眼，让我不禁想用手指顺着这光滑的背部滑一路到底。

　　……要试试看吗。

　　\*\*\*

　　洗完彼此的身体，那之后稍微打闹了一阵的我们俩全身红通通地出了浴室。

　　好像出来的时机正巧，晚饭刚好准备好了。向阿姨道谢后接过了餐盘，来到了真希ちゃん的房间。

　　热乎乎的山北家晚餐是米饭加味增汤、配上酱菜和炒蔬菜。各家有各家独特的风格，尽管和鹤见家的味道不同，但我觉得是非常美味的一餐。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阿姨做菜很拿手呢。」

　　「是吗？确实是很好吃啦，不过没和别家比较过。」

　　「那么，下次就轮到真希ちゃん来我家了。」

　　「嗯，不久后一定。」

　　好了，澡也洗了，肚子也填饱了，心情变得轻松愉快的现在，我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给八幡打电话】

　　「呐真希ちゃん，我想打个电话。」

　　「嗯？打呗。」

　　「我要给八幡打电话，真希ちゃん也好好考虑一下该说些什么。」

　　「——给我等下。」

　　真希ちゃん抓住了我拿着手机的手。不松手的话就打不了电话了。

　　「不是、为啥啊？」

　　「我和八幡商量过与真希ちゃん的进展不顺。现在我们已经和好了，所以我想向八幡报告一下。」

　　「呃、虽然也想问为啥要现在报告——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也得和八幡さん说话啊！？」

　　「不想吗？」

　　我歪头问道。真希ちゃん红着脸沉默了。从其反应可以推测出她是想的，只不过最先出现的害羞占了上风吧。

　　「真希ちゃん真是胆小鬼呀。」

　　「你、你管我啦！人家还不习惯嘛！」

　　我也没到习惯和八幡通电话的地步就是了……嘛算了，不管了。

　　今天八幡有打来过电话，所以从通话履历立刻就能打过去。

　　稍等片刻。虽说正好是吃饭的时间，但八幡还是马上接了电话。

　　『喂。』

　　「晚上好八幡。」

　　我一出声，真希ちゃん就吓了一跳。看着好有趣。

　　我打开了扬声器模式，把智能手机放在了我和真希ちゃん之间。

　　『怎么了，留美？』

　　「我想为今天的事再次道谢以及、结果报告。接电话没问题吗？」

　　『这样啊。饭已经吃完了所以没问题。』

　　「嗯。」

　　真希ちゃん也打个招呼就好了，可她却僵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唔呣，少女回路完美运作中的样子呢。

　　「首先是，和真希ちゃん相处得很顺利哦。」

　　『那真是太好了。』

　　「嗯……总觉得、八幡的语气好平淡啊。」

　　『因为我没有担心啊。』

　　「是吗？」

　　『虽说和山北さん见面聊天的时间只有一点点，但我很清楚那孩子喜欢留美。留美也一样吧。』

　　「嗯，是的。我很清楚。」

　　我看向真希ちゃん，发现她的脸变得通红。真希ちゃん是个相当容易害羞的孩子呢。

　　紧紧握住仿佛被定身的真希ちゃん的手，这下子连眼睛都开始转起圈圈来了，头上也像在冒着蒸气一样。

　　『最重要的是，那可是留美喜欢的孩子。有担心的必要吗？』

　　「原来如此。」

　　能明确感受到自己有被信赖，这点固然令人欣喜……然而，完全不担心也、

　　「总觉得有点不爽呢。」

　　『蛮不讲理啊喂。』

　　我本人明明在担惊受怕，八幡却浑不在意，这差别感觉很讨厌啊。甚至被认为不必担心这点也是。

　　「……嘛，也罢。总之我想再次为此道谢。谢谢你，八幡。」

　　『我什么都没做。全靠留美自己的努力不是么。』

　　「是因为八幡给了我努力的勇气哦。」

　　『……嘛，谢意我就收下了。』

　　八幡的语气变得有些难为情。是害羞呢，还是想起来了呢。……我也想起来了，不由得脸颊发热。

　　「然后呢，现在我正住在真希ちゃん的家里。」

　　『喔，不错，感情好比什么都重要。』

　　「还一起洗澡了哟。」

　　「！！」

　　『……为啥你突然说起这个啊？』

　　「我以为八幡想知道。还有叫我留美。」

　　『我说啊……』

　　旁边的真希ちゃん发出了不成声的悲鸣想要捂住我的嘴，我灵巧地避开了。想要让八幡意识到自己需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的积累，希望她能理解这点呢。

　　「所以——该你了，真希ちゃん。」

　　「诶！？」

　　『原来在场啊……』

　　虽然开着扬声器模式就算交过去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但我还是把放在地上的智能手机递给了真希ちゃん。她又整个人僵住啦。

　　「留留留、留美ちゃん！？」

　　「我不是说过要真希ちゃん考虑要说的吗？」

　　「说、倒是说过……」

　　「所以，来吧。」

　　真希ちゃん在我的催促下终于又动了起来。唔，真是个胆小鬼呢，真希ちゃん。

　　「啊ー、那个……晚上好。」

　　『啊啊，晚上好。总有种被留美强迫的感觉呢，不用勉强也可以哦？』

　　「不。我也正想和八幡さん说话。」

　　『是吗？』

　　也许是真的说上话后就想开了吧，真希ちゃん似乎冷静下来了。不过，看她那一动不动正坐着双手捧着手机置于面前的模样，想必内心仍是有些慌乱紧张吧。

　　「抱歉，好像让您担心了。」

　　『刚才也跟留美说过了，我其实没怎么担心。』

　　「即便如此，八幡さん还是在我和留美和好这件事上帮了忙吧——所以，谢谢您。」

　　『好吧，我收下了。』

　　明明隔着电话对面看不到，真希ちゃん依然郑重地微微低头致谢。八幡也很干脆地收下了谢意。

　　『嘛，进展顺利的话比什么都好。好好相处吧。虽然觉得没有说的必要。』

　　「没错，不用说我们也会的！」

　　『哦哦，很有精神呐。』

　　笑容满面的真希ちゃん和心情愉快的八幡。怎么说呢，总觉得这两个人有种互相理解的默契，让我不禁有点嫉妒。嘛，刚才真希ちゃん大概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吧。

　　「呐八幡。」

　　『嗯，怎么了？』

　　「差不多可以叫真希ちゃん的名字了吧？」

　　『哈？』

　　「诶、等等、留美ちゃん！？」

　　所以，这是我的一点坏心眼和、对真希ちゃん的应援。

　　『被我直呼名字也没什么好处吧？』

　　「我很高兴哦？」

　　『留美的话……就跟妹妹一样嘛。』

　　「哼……那么把真希ちゃん也当妹妹一样看不就好了？」

　　「留美ちゃん！这要求太乱来了喔！？」

　　个人认为真希ちゃん其实是想被八幡直呼名字的，但实际上想怎么做仍是由她自己说了才算。这里就再试着推她一把。

　　「真希ちゃん怎么想？」

　　「诶、不、我的话、那个……不讨厌、就是了……」

　　「她这么说了哦，八幡。」

　　『啊ー、刚才说了什么？』

　　「装作没听到的话会再说一遍哦？」

　　『……好我知道了，我听到了行吧。』

　　真是的，他们两个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分明只需一鼓作气横下心来便可以了。

　　『唉，感觉留美无事一身轻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是呀，我可是切身体会到已经不知道多少回了。」

　　『原来已经受过害了啊。』

　　两人好像在说什么失礼的话。明明我只是说了我想说的话而已。

　　『话说啊，真的可以吗？说实话就算被我直呼名字也不觉得会开心就是了。』

　　「可以唷。不如说之前我就要求过叫我名字了吧？」

　　『这之前我直呼名字的就只有妹妹和留美呢。』

　　「太好了呢小八！家人增加了哦！」

　　『喂住手啊！』

　　说完两人就沉默了。是不是进行了什么特别的对话呢。他们有时候会用我不知道的捏他。（注：「家族がふえるよ！やったねたえちゃん！！（家人增加了哦！太好了呢たえ酱！）」这个梗的出典是一个相当黑暗的R18G漫画——『コロちゃん』，讲述了一个亲妈不幸离世，被父亲赶出家门只得在亲戚家借宿的女孩「たえ」，母亲唯一给她留下的东西只有一只布偶熊，然后在故事的开篇女孩在外面游荡时，孤单导致了精神分裂，将那只布偶熊想象成了自己的朋友，于是抱着熊并精分为其配音出这了段话。因为故事太过黑暗悲惨，引用了这句式之后评论、弹幕或标签里大都会跟上一句「おいやめろ」（喂住手啊！）。)

　　『现今的中学女生使用的段子究竟怎么个回事？』

　　「啊、啊哈哈，我没想过居然会被接梗……那什么、您看，现在这个时代在网上不是什么东西能查到嘛。」

　　『网络素养没问题吧？真的很担心真希啊。』（注：网络素养指以不同形式来了解并且使用电脑广泛资源的能力。）

　　「！……诶嘿嘿，我会注意不要让八幡さん太担心的。」

　　『一定啊。』

　　真希ちゃん笑容中的喜悦简直一目了然。就这样还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喜欢八幡，根本没有说服力嘛。

　　『然后，要说的就这些吗？』

　　「嗯，是吧。」

　　「搞这么晚真是对不起。」

　　『没事，这边没什么要紧事所以没有关系。』

　　真希ちゃん揉扯着自己双颊拼命压抑笑容。我在旁人的眼中也会有那样的时候吧。以后得注意不可。

　　『那么，晚安。记住不要熬夜啊。』

　　「嗯，晚安。」

　　「晚安。」

　　「晚安」、这种温柔的说话方式是八幡特有的哥哥风格吧。感觉平常都是这么对小町さん说的。

　　挂断电话后，真希ちゃん呼的叹了一口气。是因为解除了紧张呢，还是因为没法再继续与八幡说话而感到遗憾呢？

　　「真是的，怎么就突然把我也在场说出来了嘛，留美ちゃん。」

　　「还不是因为真希ちゃん不像是会主动开口说话的样子啊。」

　　「因为，人家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嘛。」

　　真希一边抱怨着「真是的」，一边往纸杯里倒入果汁。那我就打开点心袋吧。

　　「虽然八幡那么说了——」

　　「——但我们已经决定好今天要熬夜了呢。」

　　和真希ちゃん相视一笑。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

　　「八幡さん真的很温柔呢。完全想像不出他生气的样子。」

　　「今天我惹八幡生气了哦。」

　　「诶、留美ちゃん你做了什么？」

　　「在八幡面前揉胸后结果被戳了额头。」

　　「诶、留美ちゃん你到底做了什么呀！？」

　　——那么，开始我们的睡衣派对吧。

二十九、

留美

　　晚上好。可以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吗？20:05

　　☆★结衣★☆

　　没问题～20:06

　　伊♡吕♡波

　　人家也可以哦。话说，结衣前辈学习没问题吗？20:06

　　☆★结衣★☆

　　偶尔也得休息一下、呐20:07

　　komachi

　　这是休息时间占大头时的说辞呢，小町懂的～20:07

　　☆★结衣★☆

　　不不，才没那种事。20:08

　　伊♡吕♡波

　　好啦好啦。所以留美ちゃん有什么事吗？20:08

　　留美

　　是对前几天的结果报告和、感谢。托大家的福，虽然中间发生了很多事，但不管如何算是成功了。20:09

　　☆★结衣★☆

　　这样啊！太好了！20:09

　　伊♡吕♡波

　　是呢！20:10

　　komachi

　　很好很好。然后呢？怎么样？20:10

　　留美

　　呃、什么「怎么样」？20:11

　　komachi

　　和哥哥的约会怎么样了？谁叫哥哥什么都不肯跟我讲，只说过一句「烦恼什么的总会有办法的吧」。20:12

　　伊♡吕♡波

　　这么说来，人家这边也是，即使问了前辈也没告诉我详细情况呢20:12

　　☆★结衣★☆

　　同样没告诉我和小雪，是发生过什么必须得保密不可的事情吗？20:13

　　留美

　　不，我想并没有发生会让大家担心的事情哟？20:14

　　☆★结衣★☆

　　真～的～吗～？20:15

　　雪乃

　　既然本人都这么说了就不再要追问了。20:16

　　komachi

　　啊，雪乃姐晚上好～20:16

　　伊♡吕♡波

　　就算这么说，难道雪之下前辈不在意吗？20:17

　　留美

　　说了也没问题的部分我不介意说出来的。大家想听什么？20:17

　　雪乃

　　留美さん，不必勉强自己说出来也没关系的。20:18

　　留美

　　没事。要是听到八幡和谁约会了，我也会感到在意的。20:19

　　伊♡吕♡波

　　那么，人家先来吧。可以简单地说一下约会的流程吗？20:20

　　雪乃

　　虽然个人没什么特别在意的，不过如果留美さん愿意说的话那就让我也听一下。20:21

　　留美

　　中午在车站前碰头，在体育中心打了网球，接着在咖啡店喝茶后就分手了。那之后我跟朋友约好了见面所以去了那里。20:23

　　☆★结衣★☆

　　和在部室时小企说的一样呢，小雪20:24

　　雪乃

　　是呢。20:24

　　伊♡吕♡波

　　作为半天的约会感觉还不赖嘛。那么接下来轮到结衣前辈。20:25

　　☆★结衣★☆

　　唔、对了，那么，作战怎么样了？20:25

　　留美

　　偶然的，学校里认识的人也来了体育中心。就被目击到和男朋友约会的状态这点上是成功的，不过、20:27

　　komachi

　　不过？20:27

　　留美

　　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在学校里最会纠缠我的孩子变得老实了。姑且不论男生们告白的问题，女生们背地里说我坏话的情形很可能就此收敛。20:29

　　雪乃

　　突然的展开呢。明明才过了一两天。20:30

　　伊♡吕♡波

　　那个「发生了很多事」的部分，人家很在意呢20:30

　　留美

　　文字说明有点麻烦，直接见面的时候再说吧。20:31

　　☆★结衣★☆

　　总之有效果不就可以了么？呃，那么小町ちゃん。20:32

　　komachi

　　是是。那么，被哥哥温柔对待了吗（意味深）？20:33

　　留美

　　和往常一样地被温柔对待了哟（意味深）20:33

　　☆★结衣★☆

　　等、等一下！什么意味深啊！？20:34

　　伊♡吕♡波

　　而且还和往常一样……难、难道说前辈、每次都？20:35

　　雪乃

　　那家伙……20:35

　　komachi

　　哎呀，本来只是打算开个玩笑的。20:36

　　留美

　　就想会是这样，所以配合了一下。20:37

　　☆★结衣★☆

　　啊？是开玩笑呀？20:38

　　留美

　　八幡一如既往的温柔这点是真的哦。20:39

　　伊♡吕♡波

　　但感觉明显和对我们的待遇不一样呢。20:40

　　雪乃

　　应该报警吗。20:40

　　komachi

　　虽然有点难读懂，但小町觉得哥哥对雪乃姐你们的对应也变得柔和许多了哟？最后有请雪乃姐提问！20:41

　　雪乃

　　就算你这么说……比企谷君没有对留美さん做什么不耻的事吧？20:42

　　留美

　　身体上的接触是有的……可是从哪里开始算是不耻的范畴呢？20:43

　　伊♡吕♡波

　　有身体接触啊……对雪之下前辈来说，被前辈做了什么才算是不耻呢？20:44

　　komachi

　　在打网球的情境下，如果是用一只手环住腰、手把手地教球拍的挥法的话，算不算是不耻呢？如果是哥哥的话完全OK就是了？20:45（注：原文「お兄ちゃんだったら全然オッケーですけど？」，不知道是说对八幡来说这种程度完全OK，还是说是哥哥的话被这么做小町也完全OK。）

　　伊♡吕♡波

　　好的好的。重点重点。20:45

　　雪乃

　　是呢……握住手不就可以算作是不耻了吗？20:46

　　伊♡吕♡波

　　幼儿园小朋友吗！？20:46

　　komachi

　　雪乃姐莫非超纯情的？20:46

　　留美

　　和八幡并排走的时候一直都是牵着手就是了。20:46

　　雪乃

　　个人确实是没有男女交往的经验。我是说比企谷君握手才算哦。20:47（注：比企谷くんが手を握ってきたら、よ。这句稍微有点看不懂，不过应该是日常的拐弯贬大老师，和他握手才算是不洁。）

　　komachi

　　话说，刚才留美ちゃん好像轻描淡写地说了很了不得的话。20:47

　　伊♡吕♡波

　　前辈即使在我们旁边走也会保持微妙的距离，却总是和留美ちゃん牵着手呢～。这样啊、这样啊，嘿～。20:48

　　komachi

　　小町是妹妹所以牵手是常有的事就是啦～。对了，结衣姐从刚才开始就很安静呢。20:49

　　伊♡吕♡波

　　这么说来确实是呢。怎么了吗？20:49

　　☆★结衣★☆

　　不-什么？那个字怎么读去了？我不知道呢。虽然能大概理解到是指不洁的事情，可对小雪来说牵个手就算是不洁吗？20:50

　　雪乃

　　由比滨同学，改天来场汉字考试吧。20:51

　　☆★结衣★☆

　　噫20:51

　　伊♡吕♡波

　　是读Furachi哦。嘛，意思大致上是结衣前辈说的那个。20:52（注：原词是不埒。）

　　留美

　　结衣さん，再多读点书比较好哦20:52

　　☆★结衣★☆

　　终于连留美ちゃん都拿人家当笨蛋了！？20:53

　　komachi

　　与其说是当笨蛋，不如说是在担心就是了。嘛那个暂且不论，留美ちゃん，和哥哥的身体接触除牵手外还有别的吗？20:54

　　留美

　　做柔软体操时帮忙推了背，快要跌倒的时候被扶了一把。还有就是、嘛，我抱住了八幡。20:55

　　Komachi

　　温柔的哥哥得分很高呢，嗯20:56

　　伊♡吕♡波

　　留美ちゃん自己抱过去的吗！？20:57

　　☆★结衣★☆

　　留美ちゃん好厉害啊～20:57

　　雪乃

　　留美さん再稍微多点危机感比较好喔？20:57

　　留美

　　掀起裙子的时候也移开了视线，这种时候八幡相当的绅士哦。说到底我是不会对除了八幡以外的人这么做的。20:58

　　☆★结衣★☆

　　自己掀裙子！？留美ちゃん出人意料的是肉食系！20:59

　　雪乃

　　绅士这个词会有和比企谷君连在一起的一天，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20:59

　　komachi

　　约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知道的更多了谜团却也更深了。21:00

　　伊♡吕♡波

　　感觉眼前都能浮现出现前辈脸变得通红、脸扭向一边的模样了～。21:01

　　留美

　　彩羽さん正解。我都说了因为穿了紧身裤所以没关系，但八幡还是不愿看向这边。21:02

　　伊♡吕♡波

　　啊，果然？21:02

　　☆★结衣★☆

　　难道留美ちゃん是故意掀给他看的？21:03

　　留美

　　不，那倒没有。虽然个人觉得八幡的话给他看也没关系就是了。21:04

　　雪乃

　　也别对我这么做、是不是有说过这样的话呢？21:04

　　留美

　　雪乃さん也是正解。21:05

　　☆★结衣★☆

　　留美ちゃん攻势好强啊。21:06

　　留美

　　约会的事情大概就这些了。最近和朋友相处得不是很顺利，和八幡商量后被他推了一把，跟朋友见面了。看来还能继续好好相处下去。21:07

　　komachi

　　又轻描淡写地说出了不能当作没听到的话。21:08

　　☆★结衣★☆

　　嘿～、虽然不太清楚怎么回事但太好了呢，留美ちゃん！21:09

　　雪乃

　　比企谷君没有再说什么奇怪的话就行了。21:09

　　伊♡吕♡波

　　不要紧吗？毕竟是前辈嘛。21:10

　　留美

　　不要紧的。八幡很温柔的（意味深）。21:11

　　☆★结衣★☆

　　留美ちゃん！？等会，都怪小町ちゃ说了奇怪的话！21:11

　　雪乃

　　要是小町さん给留美さん带来了不良影响的话，有必要和比企谷君一起进行矫正呢。21:11

　　komachi

　　噫21:12

　　留美

　　我也有会说捏它的朋友在，并不只有小町さん和八幡的影响。21:12

　　伊♡吕♡波

　　留美ちゃん也不否定是不良影响呢。21:13

　　留美

　　我有时也觉得他们的话怪怪的。21:14

　　☆★结衣★☆

　　有时经常会说些听不太懂的话呢～。21:15

　　雪乃

　　让人头痛不己。21:15

　　komachi

　　嘛～嘛～21:16

　　留美

　　还是就是，大体上的感谢和报告已经结束了，但假如可以的话请让我直接向大家道谢。或者说，好久没见了，我想和大家见见面。21:17

　　伊♡吕♡波

　　啊，刚才有点怦然心动呢。21:17

　　komachi

　　同上。21:17

　　☆★结衣★☆

　　我也想见留美ちゃん！21:18

　　雪乃

　　是呢。确实好久没见了。这周末怎么样？21:18

　　留美

　　没问题。务必如此。21:19

　　伊♡吕♡波

　　《关于雪之下前辈和结衣前辈对留美ちゃん娇这件事》21:20

　　komachi

　　事到如今才注意到喔。对留美ちゃん娇大家都一样啦。21:20

　　雪乃

　　那么。详细的日期改日再说吧。明天我和一色同学有话要说。21:21

　　伊♡吕♡波

　　噫21:22

　　留美

　　抱歉打扰大家到这么晚。那么再见。21:23

　　☆★结衣★☆

　　晚安～21:24

　　komachi

　　捉弄哥哥后再睡觉～21:24

　　伊♡吕♡波

　　晚～安21:24

　　雪乃

　　晚安21:25

三十、

「真希ちゃん，今天放学后有时间么？」

　　在今天的社团活动开始之前，留美ちゃん和我说了那样的话。

　　今天么，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什么特长班要参加，社团活动后也没有约好要见面的人。要是有男朋友了的话可能又不一样了，可看着身边男孩子们的样子嘛，呵呵。

　　……如果是八幡さん的话、嗯、嘛，确实是想见啦。当然是和留美ちゃん一起就是了。

　　「有是有时间，要去哪里吗？」

　　「车站前的萨莉亚。今天约好了在那和我的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向她们介绍一下真希ちゃん。」

　　「诶、留美ちゃん的朋友？」

　　留美ちゃん在学校的朋友很少。绫濑同学她们停止负面宣传后，虽然跟留美ちゃん和我说话的人增加了，但都距离感颇远，不超出同班同学的范畴。同一个小学的同学中也有大半只是远远地看着女孩。

　　留美ちゃん自己也说过，在学校可称之为朋友的只有我一人。

　　不管其本人意愿如何，鹤见留美在所有人眼中都是一位满载成为人气者要素的出色少女。这样的她却变成了如今孤零零的状况，正因为此，即使绫濑同学好像有在反省了，但直到她当面亲口向留美ちゃん道歉为止我都不想原谅她。虽说要是留美ちゃん成为了人气者的话，我和留美ちゃん有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好朋友就是了。

　　不说这个，总之基于以上原因，当我问起留美ちゃん口中的朋友时，就在想莫不是说的八幡さん的同学、后辈、妹妹之类的高中生大姐姐们吧。

　　「嗯，我重要的朋友。她们都是非常好的人。」

　　「我也想和她们见见面……但为什么这么突然？」

　　「我在学校里遇到了这么棒的女孩子，还和她成为了好朋友——我想告诉她们这件事。」

　　哦呼。被留美ちゃん直率的话语弄得脸颊仿佛要燃烧起来一般。不如说，我此刻绝对已经面红耳赤了。

　　听留美ちゃん说困扰她的问题虽然是以八幡さん为主导解消的，但那些人也都在其中出了力，事件结束之后关系也跟着变得很好了。

　　啊啊，这么一说的话，确实女孩是有提到过自己时不时地会找那些人商量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我知道了。我也想和留美ちゃん的朋友们见一面，放学后没有预定所以没有问题。」

　　「谢谢。那我就联系啰。还有，真希ちゃん。」

　　「嗯？」

　　「做好觉悟吧。」

　　「哈？」

　　留美ちゃん给了我一个可爱的笑脸，却并没有回答我的意思。诶、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吗？

　　\*\*\*

　　社团活动结束后，我和留美ちゃん以和平时不一样的路线回家了。

　　留美ちゃん依然没有回答我究竟为什么得做好觉悟不可，我想先做好心理准备啊。可恶，还给我笑得那么开心。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萨莉亚。除了和家人一起之外我没去过家庭餐厅，和留美ちゃん一起时常去的地点是咖啡店，家庭餐厅却还是第一次。

　　从时间段来看店里学生看起来占多数的样子。话虽如此，大部分是高中生，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几乎见不到。为什么明明只差个三岁而已，对面却显得那么成熟呢。果然是因为裙子长度吗？

　　「啊，找到了。你看真希ちゃん，在那里的就是我的朋友。」

　　「唔、让我看……看……」

　　在留美ちゃん的指尖所指的前方，有四个高中生。然后我惊呆了、愣住了、或者说有点想退缩了。

　　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但仍旧能看出在那里的人都十分的漂亮和可爱。

　　呜哇ー、第一次见到留美ちゃん的时候我还在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可爱的孩子呢，然而现在看来是世上可爱的类型不同啊。

　　留美ちゃん拉着有些畏畏缩缩的我去到了她朋友那里。尽管清楚自己不会被吃掉，但还是有点紧张。

　　「抱歉等很久了吗？」

　　「不，没关系哦。好久不见了呢，留美ちゃん！」

　　留美ちゃん向朝我们挥手叫我们过去的那位少女打了声招呼后便坐了下来。从远处看时便清楚是很可爱的人了，此时拉近距离一看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人的体形好厉害呀」。哎呀，总盯着看就太失礼了。我也跟着坐到了留美ちゃん的旁边。

　　座席是可以坐六个人的家庭座位。我旁边还有留美ちゃん和另外一人，然后是正对面三个人。唔，大家明明看起来都是好人，压迫感却强到可怕。或者更应该说是气场吧。

　　「这孩子是我的朋友山北真希ちゃん。和我是同班、同一个社团，回家的路到途中都是一样，因此在学校里基本上都和真希ちゃん在一起。」

　　「呃，初次见面，我叫山北真希。我经常听留美ちゃん说起大家的事情。」

　　「啊，那人家的名字知道吗？」

　　微微鞠躬作完自我介绍后，坐在最里面的小姐姐突然说了那样的话。多么乱来的要求呀。啊，不过还真可能知道。

　　茶色头发，娇柔的气氛，全力表现着女孩子气，有点装可爱的感觉。嗯，与描述完全一致呢。

　　「如果搞错了的话很抱歉，您是彩羽さん吗？」

　　「哦！猜对啦。敝人一色彩羽，乃总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会长！」

　　彩羽さん一边朝我抛媚眼一边装模作样地敬了个礼。唔，在装可爱呢。但又确实很可爱。装可爱这点也很可爱。和绫濑同学不同，给人一种已然练到浑然天成的感觉。

　　「啊，那么那么，我呢！？」

　　像是在说着「这边这边！」般高高举起手向我们挥舞的另一位小姐姐。头发扎成了团子，天真烂漫的可爱笑容。我觉得不会有错。

　　「呃，是结衣さん吧？」

　　「哇，中了！是由比浜结衣哦。」

　　结衣さん看起来十分开心地在座位上蹦了蹦。然后某物跟着上下摇晃。明明那么大，身体的曲线却没有崩坏，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呀。

　　「都到这一步了希望能把大家都认一遍呐～」

　　「二分之一的概率的话，我想连消除法都算不上呢。」

　　然后是坐在我对面的人、和坐在留美ちゃん旁边的人。确实是用消除法啦，但这两位也很好认。不如说，是留美ちゃん的描述十分的精准。

　　「是小町さん和雪乃さん吧。」

　　「哦，正解！比企谷小町哦！」

　　「不如说要猜错还比较难吧。我是雪之下雪乃。」

　　小个子、令人印象深刻的显眼虎牙、总觉得和八幡さん有点相像的小町さん。这样啊，这个人就是八幡真正的妹妹吗。并非我和留美ちゃん那般像妹妹一样，而是真正的妹妹。感觉有点羡慕呢。

　　然后是，有着又长又漂亮的黑发、修长的体型、成熟的氛围——美丽到有点超出想像的少女。也不全是因为这几点，总之她和留美ちゃん很是相像。不对，就年龄上来说应该是留美ちゃん和雪乃さん很像，到了说两人是姐妹也会让人点头的程度。

　　「那么，介绍也结束了，先去拿饮料怎么样？」

　　「啊、人家赞成。两人来之前已经在饮料台点好了，一起去么？」

　　「啊，好的。那我们走吧，留美ちゃん。」

　　「嗯。」

　　大家都是既漂亮又可爱的人。虽然我还有点放不开，但大家看起来都是好人，所以肯定没问题的。

　　一想到这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快乐时间等着我，内心相当雀跃期待。

　　\*\*\*

　　只要聊上一会天，便能看出那个人喜好的话题类型倾向。

　　结衣さん、彩羽さん、小町さん三人似乎喜欢所谓的女高中生风的话题，一边看着班上女孩子们读的那些内容欢快活泼的流行杂志，一边讨论着时尚潮流和小饰件。我对此也不是不感兴趣，只是无论是在位置上还是知识上都很难以混进去。

　　雪乃さん没有参与进她们的对话中，只是偶尔被问到后给出回应而已。雪乃さん的兴趣好像在我和留美ちゃん的学校生活上，被问到了关于社团活动和学习的事情。

　　当然结衣さん她们并非对我们没有兴趣，时而会加入进来，但主要倾向是这样的。

　　「啊，对了留美ちゃん。」

　　「是？」

　　「和前辈约会的事情、人家想重新从留美ちゃん那里听一遍呢。」

　　出其不意的，彩羽さん突然抛出的这个话题，让空气一瞬间冻结了。

　　「我和八幡的约会、吗？」

　　「嗯。你看嘛，人家只听过简单的流程，更详细的就不清楚了。而且，人家对前辈和我约会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很感兴趣。」

　　喔喔，彩羽さん原来和八幡さん约会过啊。不过话说回来，刚才这话是不是在提醒「人家也和八幡さん约会过哦」的某种牵制呢。留美ちゃん曾说过有好几人喜欢八幡さん，指的就是彩羽さん她们吧。大家的关系好像都很好，但在那方面是怎么妥协的呢。

　　「是、是呢，我也很在意！」

　　「如果大家听了之后能激化哥哥争夺战的话小町会很开心的哟。」

　　「你这孩子……、嘛，虽然我对比企谷君如何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有必要确认一下他有没有对留美さん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呢。」

　　哇哦。结衣さん兴趣盎然，小町さん一脸的「让争斗来得更猛烈些吧」，雪乃さん没能隐藏住自己的好奇。大家真好懂呐。

　　「可以哦。首先，我们各自吃完午餐后在车站前集合。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八幡一脸非常疲惫的表情。」

　　「啊啊，听哥哥说是遇到了阳乃姐。对了，阳乃姐是雪乃姐的姐姐哦。」

　　「如果是遇见了姐姐的话，想必是被肆意捉弄了一番吧。」

　　「啊、啊哈哈。阳乃小姐常对小企这样呢……」

　　阳乃さん，雪乃さん的姐姐么。可以预想到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大美女，不过光听这几句话感觉她不像是雪乃さん那样的Cool系。嗯，什么时候能见一面就好了。

　　「啊，这么一说的话，哥哥对留美ちゃん的打扮有说什么吗？」

　　「打扮吗？倒是说了今天的我也很可爱。」

　　「嘿……明明和人家约会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呢～」

　　「因为是小企嘛，就算心里在想也绝对不会说出来的啦。」

　　「小町这边常被哥哥随便乱夸就是啦。」

　　「八幡さん毕竟也是个男生，在看到可爱的女生打扮成可爱的样子时就不会有什么想法吗？」

　　「啊～、这么说来，在打乒乓球的时候前辈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飘过来，凑近去的话脸还会变红喔。」

　　「好像有对我说过『那件浴衣不错』。」

　　「记得似乎也说过衣服适合我之类的话。还有穿泳装的时候举止变得有些可疑。」

　　「……大家不是都被八幡さん意识到了么？」

　　看来八幡さん的倾向是，对妹妹或者像妹妹一样的女孩子能简单说出赞美之辞，而对其他女生就算说不出口也会产生反应。

　　这大概是没有被当作是女人看待吧，我想。虽然被夸可爱会开心，但留美ちゃん的心情想必也很复杂。……我也能被八幡さん夸吗？

　　咳咳。总之因为大家都一副陷入了沉思的样子，这时候就得由我来推进话题了。

　　「那之后呢？是不是跟着就去了体育中心？」

　　「嗯，我们走向了车站前的体育中心。在路上八幡说曾和朋友去过……请问，户冢さ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啊ー、原来小企和小彩有一起去过么？」

　　「被称作小彩，果然是位女性吗？八幡的反应有些奇怪所以我挺在意的。」

　　留美ちゃん的提问，引发了连冷静的雪乃さん都快要喷出饮料的剧烈反应。诶、那位户冢さ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户冢前辈是个男人哦、大概。嗯。」

　　「呃、那个。那位户冢さん很可爱吗？」

　　「那、那是、那个……怎么说好呢。小彩选择小饰件的品味和神情举止之类的地方确实……呐，小雪。」

　　「……本人似乎很在意这一点就是了。说句实话，相当的可爱呢。」

　　「啊，这么说来小町有照片呢。看，留美ちゃん，真希ちゃん，这就是户冢さん哟。」

　　「……诶？」

　　「啊啦ー」

　　只见小町さん展示给我们的照片上所映出的，乃是一个任谁看来都娇柔无比、惹人怜爱的美少女。然而据大家所言，这是个男人、没错吧？

　　诶、活生生的伪娘？

　　「……和八幡关系很好吗，户冢さん？」

　　「相当不错喔。比企谷君好像非常喜欢户冢君。」

　　「小彩也很喜欢小企呢。」

　　「哥哥好像要走上奇怪的道路，小町超担心的呢。不过确实，户冢前辈已经到了使人无法自制也能理解的等级了。」

　　「做免费情报志的时候前辈一直在给户冢前辈拍照，那个大概有几张是留给自己用的吧。」

　　身材娇小，手臂纤细，皮肤白皙，头发也很清爽。唔，这个人绝对比我可爱。居然在可爱上输给了男人，有点受打击。

　　留美ちゃん她似乎是觉得和八幡さん关系亲密的情敌登场了，表情十分严肃地盯着照片。唔，不管有多可爱，再怎么说跨越性别之壁这种事也……虽说户冢さん外表完全是个可爱的女孩子、从旁人角度来看根本没有BL的感觉就是了。

　　「接、接下来呢？来到体育中心之后你们怎么了？」

　　「啊、接着的话，因为八幡已经预约好了所以去了接待处，在更衣室换了衣服。就是这里，从更衣室出来的时候遇到了同学。」

　　「被同学目击到约会，还发生了许多事情，学校里没关系吧？那孩子后来怎样了？」

　　「没事。尽量是在学校里最会纠缠我的孩子，但是看到了从更衣室出来的八幡后，就在学校里跟其他同学说了这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针对我的氛围也变柔和了。」

　　「看到了比企谷君——这样的话，莫不是觉得有奇怪的人缠着你？没有产生诸如『我必须得保护她不可』的想法就好了。」

　　「啊ー、那个没问题哦。因为那孩子说八幡さん是一个超级温柔、非常成熟的帅哥男友。」

　　当我把绫濑同学对八幡さん的印象原封不动地说出来后，大家都不禁喷笑了。就连刚才还忍耐着的雪乃さん也笑了出来。一开始听到这形容的时候我也做出了少女不应有的反应，所以十分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前、前辈看起来很温柔？」

　　「成、成熟的帅哥、说哥哥他吗、噗呼——」

　　「究、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变成那样啊。」

　　「呵呵，一定是因为那个吧？眼镜。」

　　「结衣さん正解。八幡戴着眼镜、模仿金发的人之后好像就被说成了那样。实话说个人觉得很恶心就是了。」

　　金发的人？是指谁呢。我认识的人中没有染发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吗。大家都乐得不行，唯一在状况外的我不由感到些微疏离。

　　「啊ー、原来是模仿隼人君呀。」

　　「前辈模仿叶山前辈……超、超不合适的。」

　　「不过，不清楚内在，第一次接触到的是戴着眼镜的哥哥的话，乍看之下确实可能给人以温柔成熟的印象。我家哥哥啊，只要眼睛没腐烂，就勉强算是个帅哥呢。」

　　「……即便那双眼睛的腐烂程度有所缓和，我觉得这样的评价也太不可思议了。」

　　听她们这么说搞得我也想见识一下那样的八幡さん了。虽说留美ちゃん似乎更喜欢没有戴眼镜的八幡さん，但个人对此还是挺感兴趣的。

　　「接着那之后我们去了网球场，和八幡打了网球。」

　　「虽然现在说这个有些晚了，但前辈的网球拿手到能教人的程度吗？」

　　「是呢……尽管是没有加入网球部的室内派，但基本功还是相当扎实的。」

　　「嗯。小企很擅长打网球的哦，同小雪联手时也有赢过与优美子和隼人君的双打比赛。」

　　「这么说来，前辈乒乓球也打得很好呢。」

　　「嘛，那方面哥哥的规格其实相当的高喔。棒球和足球也是一个人默默地玩的。」

　　「诶？那些是能一个人玩的吗？」

　　到底怎么才能一个人玩啊。网球的话可以同墙打，足球也可以独自练习个人技术。棒球……棒球一个人打？

　　「说是跟斯巴达式教育的壁老师学的。」

　　「……啊啊，是说墙壁呢。有那么一瞬间我不明白留美ちゃん在说什么。」

　　「就算语言上能理解，大脑好像也拒绝了理解呢。」

　　「小企……」

　　唔，八幡さん的孤零零逸事真是震撼人心呐。即使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才造就了如今的八幡さん，也会不禁令人想要回到过去好好关爱他。

　　「先是面对面对打，再进行发球练习，休息片刻后以比赛形式对打，然而别说是1局，我连1分都没拿到就输了。」

　　「呜哇～哥哥真没大人样呐，面对初学者还这样。」

　　「是我自己拜托八幡不要手下留情的。不过结果还是有手下留情就是了。」

　　「嘿～。人家没见过前辈打网球呢，感觉怎么样？」

　　「不过区区八幡而已却异常帅气。感觉就像是真希ちゃん提过的反差萌一样呢。」

　　没必要特地把我点出来吧留美ちゃん。嘛，随便了。

　　话说啊留美ちゃん，怎么能用「不过区区」这种说法呢。不，我能理解那个八幡さん网球打得好确实很令人意外就是啦。

　　「对了留美ちゃん，之前听说了不少像是被小企触碰到了身体、或者说是被做了Furachi（不埒）？的事、还有就是留美ちゃん主动抱了上去等等，事实究竟怎样？」

　　「就和Line上所说的没什么两样哦。和八幡一起走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手牵手，热身运动的时候帮八幡推背、后来还坐了上去，让八幡帮我扎头发的时候被摸了头，差点摔倒的时候被八幡接住救下，然后趁着被拉起的势头紧紧抱住八幡。」

　　「啊、啊咧！？总觉得还增加了！」

　　「果然留美ちゃん是匹黑马！？前辈喜欢年下虽然是件好事，但太下了也有点那个呐～」

　　「攻势如潮呐留美ちゃ～」

　　「留美さん得学会更加珍惜自己不可。即使比企谷君是个擅长明哲保身的小恶党，也不能否认他不会一时糊涂误入歧途的可能性哦？」

　　虽然我有从留美ちゃん那里听说过详细的经过，不过可能因为是不方便对大家说的内容吧，女孩讲述得有点模糊不清。再怎么说像是被摸屁股啦、被摸胸部啦之类，尽管从当时的状况来看没办法避免，可还是容易招致误解的。

　　话说回来，虽然留美ちゃん本人大概没有进行牵制的打算，但实际上从旁观者的角色来看仍旧变成了那样。

　　抛出话题的结衣さん可能是想试探一下，但那副兴致勃勃的模样完全显露无疑，彩羽さん也在一旁小声嘟囔着「这人根本没隐瞒的意思吧」。不过，雪乃さん我就实在读不懂了。和雪乃さん认识的留美ちゃん十分肯定她也在意着八幡さん，可那贬低的方式未免太狠了，已经不是傲娇而是冷傲了。这么一说的话雅原小姐也是黑发美女呢。（注：原文ツンドラ，原义是说话带刺但是很公正，一般翻成冷傲，代表人物正是物语系列的战场原黑仪，在与《魔法纪录》的联动中的魔女化身性质也是冷傲ツンドラ。）

　　「然后，我们各自回到更衣室换了衣服，在这时发生了一点小问题。」

　　「诶、怎么了？」

　　「刚才说到的同年级女生，其实她是同和我上一个小学的男生一起来的。而那个男生他、呃、闹别扭了？是这么说的吧，真希ちゃん？」

　　「青涩、纯情、年轻人特有的误解——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被比我们还小的真希ちゃん说成是年轻人特有……」

　　「呃、那个，发生过什么事吗？」

　　「小学的时候留美ちゃん的班级里曾流行过『班上谁最帅气』的话题。」

　　「然后，我无法违抗必须说出某人名字的气氛，不知不觉就说出了那个男生的名字。」

　　那是什么样的气氛呢。换言之即所谓的同调压力吧，那种无法违抗的气氛真的很难应付。

　　「啊ー、然后那个孩子当真了，认为『留美ちゃん应该是喜欢我的才对』？」

　　「是的。前几天，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迫近了过来。」

　　「诶、没事吧！？」

　　「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虽然只是个偶然，但那个男生也来到了体育中心，跟我男友八幡顶撞了起来。」

　　「听到说小企是留美ちゃん的男朋友果然心情很复杂呢……呃、那个，在更衣室和小企？那是什么状况啊？」

　　「好像他是故意守在更衣室等着八幡进来。就是这里我接到了八幡的电话，用扬声器模式让我听完了整场对话。」

　　开成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富有行动力呢。明明他要是能够坦率地为了和留美ちゃん交往展开行动就好了的，我不禁这么想到。嘛，知晓到开成君的为人——虽然没到十分熟悉的地步——我不觉得他能成为留美ちゃん的男朋友就是了。更别提还有八幡さん在。

　　「那孩子说了什么？快和留美ちゃん分手、像这样的？」

　　「差不多吧。那个男生知道的是戴着眼镜的八幡，看到没有戴眼镜的八幡就说八幡骗了我。」

　　说到这里大家又情不自禁地喷笑了。唔，知道眼镜会让八幡さん的形象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后我不禁充满了兴趣。有机会一定要让我看看啊。

　　「八幡さん说了很帅的话呢，对吧留美ちゃん。」

　　「前辈他？是这样么，留美ちゃん？」

　　「呃……留美喜欢我，我喜欢留美，所以不要打扰相思相爱的情侣——之类的，八幡这么说了。」

　　「哦哦！哥哥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令小町感慨万千呐。」

　　「留美ちゃん真是好好呀～」

　　「呣……果然心情复杂……」

　　「比企谷君居然说了那样的话……要是太把自己当留美さん男友看的话，不刺一下可不行呢。」

　　「刺是不行的哦！」

　　「说错了，是叮嘱。」

　　（注：原文「比企谷くんがそんなことを。あまり留美さんの彼氏面をするようなら刺さないとならないかしらね」「刺しちゃだめですよ！」「釘を、よ」，这里用了『釘を刺す』这个词的梗，意思是『事先叮嘱』，雪乃前一句故意没说钉字，但中文实在不好怎么表现出来。）

　　雪乃さん绝对是故意这么说的吧。是因为担心留美ちゃん呢，还是因为八幡さん被留美ちゃん夺走而感到不甘心呢？光凭语气无法作出判断。而彩羽さん和结衣さん则已经完全没在隐瞒自己的心意了。

　　「换完衣服后我们去了咖啡店，聊了一会儿后约会就结束了。」

　　「虽然总觉得最后的部分太过平淡……告白方面还要看之后效果如何，不过女生们的找麻烦是不是减少了？」

　　「班上最敌视留美ちゃん的女孩子洗心革面？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但大体上是好转了不少。」

　　「这样的话作战和约会都成功了、可以这么说吗？」

　　「是呢。也定好下次约会的约定，我觉得足够了。」

　　「诶、留美ちゃん还要和小企去约会吗！？」

　　「具体是什么时间、在哪里还没有决定，但是八幡讲好了会再陪我玩的哦，说是『我和留美玩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嚯嚯，哥哥也真会说呢。」

　　「明明人家邀请的时候总是找理由拒绝，换成留美ちゃん就自己主动要去什么的……」

　　「……果然，有必要刺一下比企谷君呢。」

　　「这是杀人预告哦，雪乃さん。」

　　「哎呀，又说错了么。」

　　其实约会之后留美ちゃん和我见面还发生了许多事情，不过就没必要在这里说了。

　　「约会后我和真希ちゃん见了面，住在了真希ちゃん的家里，两人还一起洗澡了。」

　　「等会留美ちゃん！那个没必要说出来吧！」

　　为什么要说出来啊留美ちゃん！？太突然了啦！

　　「诶什么什么？一起洗澡了吗？」

　　「就像结衣さん说的那样，要想加深关系只要一起洗澡、睡同一床被子就可以了。」

　　结衣さん是元凶吗！确实是很开心，也确实感觉关系有所加深，但是那个时候真的、真～的超害羞的啦，嗯。

　　啊，雪乃さん脸红了。成为结衣さん饵食的是雪乃さん吗。

　　「啊～、把圣诞节说的话付诸实践了呢～」

　　「由比浜さん太强势了。拒绝完全没有意义。」

　　「留美ちゃん也很强势哟。虽然不讨厌就是了。」

　　「原来在把人家排除在外的圣诞晚会上还做了那种事啊～」

　　总觉得和雪乃さん互相理解了。在同为受害者友人会成员的意义上。

　　在一个团体里和不同的对象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气氛十分热烈。唔，尽管年龄上有点差别，但确实是朋友之间的对话。

　　就这么聊了一阵，开始显现出「差不多该到此结束了」的气氛的时候，留美ちゃん突然投下了炸弹发言。

　　「啊，对了，我有件事想跟大家说。」

　　「嗯，怎么了留美ちゃん？」

　　「我喜欢八幡。」

　　噗！！又有人喷了，而且是今天最响的一次。我也跟着喷了。

　　喂喂留美ちゃん！再怎么说也随性过头了吧……！真是的，对心脏超不好的啊。

三十一、

「我喜欢八幡。」

　　没有脸红，也没有呐喊，留美ちゃん只是轻描淡写把事实说了出来。

　　因为太过于突然被震惊到哑口无言，留美ちゃん她到底想做什么啊。刚才大家还在愉快地聊天，只一句话就把现场的空气冻结了。

　　话又说回来，这里可是一向吵闹不已的萨莉亚，因此应该没人会在意我们这边吧。

　　「啊、呃、那个……没错，就像哥哥一样呢小企！」

　　「是、是呢。看他对待年下的态度，会收获一定的好感……嘛，也不是不能理解呢。」

　　「是视八幡为异性、为男人——而喜欢的。」

　　脸微微抽搐、啊哈哈地笑着的结衣さん，别说空气、连笑容都冻住了。

　　雪乃さん这回的反应倒很容易读懂，匆匆地接上结衣さん的话，可以视作是同样的心情吧。

　　彩羽さん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除了小町さん以外——也许不除掉也行？——不管怎么说，此处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着八幡さん。唔呣，世间喜欢同样事物的人真多呐（把自己摘了出去）。

　　「男人、怎么会……因为是那个小企哟，留美ちゃん？」

　　「是的，是八幡。别扭、麻烦、眼神腐烂、有些难懂但十分温柔——我喜欢那样的八幡。」

　　「……是、这样啊。」

　　对比显而易见慌张起来的结衣さん，雪乃さん则露出似乎明白了什么的表情。然后是一开始对留美ちゃん的发言感到吃惊，现在却颇觉有趣地看着两人的彩羽さん和小町さん。

　　「彩羽さん你们好像不怎么惊讶呢。」

　　「嗯？嘛，倒是没想到留美ちゃん会这么快就在这种场合下说出来，所以有点吃惊就是啦。」

　　「小町早就知道留美ちゃん的心意了喔，彩羽姐则是自己察觉到了吧。」

　　「诶、是这样吗！？」

　　呣呣。小町さん是妹妹暂且不论，彩羽さん表现出来的这份余裕是什么呢。虽然她刚才确实有对留美ちゃん进攻的姿态感到吃惊就是了。

　　「第一次和小町さん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了自己喜欢八幡。」

　　「留美ちゃん那『前辈喜欢喜欢超喜欢』的气场，在来送情人节巧克力的时候人家就注意到了唷。就是没想到留美ちゃん居然有这么积极。」

　　「呃、唔、那个……留美ちゃん、是认真的、吧？」

　　「是的。」

　　「没有重新考虑的想法吗？因为，那可是比企谷君哦？在一般人眼中都不认为他有魅力。不管再怎么温柔也好……」

　　「虽然八幡有很多不行的地方，但是我也喜欢那样的八幡。而且八幡也有好的地方。雪乃さん也是，和我一样知道八幡的优点所在吧？」

　　「……嘛，并非不清楚，只不过那些是不是全被缺点掩盖了？」

　　「话说雪之下前辈，你还记得自己曾说过自己不喜欢一般男性的吧？」

　　「雪乃姐，反论地证明了哟。」

　　啊～、果然大家都注意到了雪乃さん对八幡さん的毒舌是在掩饰害羞呐。

　　那些知道许多好玩有趣的地方的温柔帅哥——即所谓的看起来很受欢迎的人，八幡さん和他们几乎完全相反。

　　再加上——留美ちゃん且不必说——哪怕只接触了短短的时间，我也不认为结衣さん、彩羽さん、还有雪乃さん会被只在表面上给人留下好印象的人所吸引。

　　八幡さん的行为有时候令人难以读懂，性格也超麻烦的，然而一旦理解了的话真的会觉得他很有魅力。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太容易攻略了也说不定，可这确实是我的亲身体会。

　　「雪乃さん的不坦率缘于无法坦率，我大体上能够理解。但，还请不要把我对八幡的心意说成是误会。」

　　「……是呢，是我失言了，对不起。」

　　「没事。」

　　怎么说呢。我本以为雪乃さん是一个刚强又冷静、拥有不输给大人的成熟心理的高中生，但是现在的她该说是心神不定呢，或者换种奇怪的说法——像迷路的孩子一样呢？不太好准确形容。

　　「话说啊留美ちゃん，为什么要突然说出来呢？姑且先问一句，这是牵制用的宣战布告吗？」

　　「彩羽姐，明知道不是的还故意这么问有点坏心眼哟。」

　　「哎呀，那什么、女人的战斗？只是想试着做一下而已嘛。」

　　与那样的雪乃さん和动摇的结衣さん相反，彩羽さん和小町さん都显得有点乐在其中的样子。我果然还是很在意彩羽さん的这份从容从何而来。姑且还是能看出来她并不是没有将留美ちゃん视作情敌。

　　「我只是、想和大家说一声而已。」

　　「只是想说一声？并非宣战布告，只是单纯的宣言吗？」

　　「是的。我喜欢八幡。但是，八幡现在基本上都把我当妹妹来对待，就算我对八幡心跳不已，对面也不会对我动心。」

　　「啊～、记得之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毕竟是哥哥呢～」

　　「明明都告诉前辈没有哪个女孩子会因为被当作妹妹而开心的了～」

　　「而且我和八幡还有大家都在不同的学校，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不积极主动是不够的。」

　　「相、相当的积极呢，牵手啊、搂抱啊。」

　　「在被视作妹妹看待的如今比较容易接触八幡，正在执行小町さん所说的作战计划。」

　　「小町さん？你对留美さん灌输了什么吗？」

　　「『明明视作是妹妹却不经意间感觉到了对方其实也是个女孩子不由得心跳加速』作战……那个、雪、雪乃姐？眼神超可怕的喔？」

　　「你啊……怂恿纯真的留美さん，到底是有什么企图？」

　　呜哇。按着太阳穴的雪乃さん的眼神温度降到了冰点以下。被那种目光直视的话体感温度好像会下降的样子。

　　话说回来，我也不太明白小町さん的行动意图呢。是想让留美ちゃん加入八幡さん的争夺战吗？不对，即便没有受到挑唆留美ちゃん也会展开突击的。如果是想要激化战况……倒是可以理解。刚才她也说了那样的话。

　　「怎么说呢、嘛……算是为了增加小町的嫂子候补吧？就算是比小町小的也完全没问题的哦！」

　　「嫂、嫂子！？小町ちゃん你也太性急了吧？」

　　「是吗？因为那可是哥哥哟？直白点说是垃圾哥哥哦？任何事情都要趁早开始着手不是很重要么？」

　　「如果是工作或课题的话是这样没错，但选择恋人的话就不适用了吧？」

　　唔～嗯。考虑到八幡さん的性格，确实很难说他总有一天一定会交到恋人……不过都已经有这么多人明白八幡さん的魅力了，感觉未免有些杞人忧天。不对不对，毕竟是八幡さん嘛，也总给人一种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办不到的感觉。说到底，给人的恋路提供支援这点本身就很粗率了。

　　唔～嗯。正因为是八幡さん所以前路艰险。站在妹妹的立场上确实可能会想要从旁协助。

　　「小町是妹妹，对于这种事是以公平公正为宗旨。不过啊，现今这种情况怎么说呢……该说是安定呢，还是说看不到变化呢？因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小町才想让留美ちゃん努力打破现状，所以就给了她些建议。」

　　「多亏了小町さん的建议，我想应该多少能让八幡意识到自己了。」

　　「诶～、意识到的话会怎样呢。虽然让前辈喜欢上年下正好，但是年下到了留美ちゃん这等级就太小了……嗯。」

　　「唔ー、我也稍微主动一点进攻比较好吗……但是好害羞的呀。」

　　「留美さん，刚才也说过了，要学会更珍惜自己哦？」

　　「总而言之，小町的目的是帮哥哥找到恋人。虽然本来就在期待留美ちゃん当起爆剂的，但留美ちゃん预料之外的超强行动力就连小町也有点吃惊了。」

　　尽管之前的事情我不太清楚，但就今天而言，我了解到了彩羽さん毫无隐瞒、结衣さん强忍害羞、雪乃さん无法坦率——都各自表达出了对八幡さん的好感。小町さん是想在此前提下朝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吧。即便是爱情喜剧，如果因循守旧的话就会新角色登场。这个形容对大家有点失礼就是了。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喜欢八幡。不然的话，感觉自己好像连出发点都没有站上。」

　　「哼～这样啊。嗯，人家知道了！」

　　「彩羽ちゃん？」

　　彩羽さん开心地笑了。刚才好像还在思考什么的样子，突然动起来的她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留美ちゃん既然都直球宣告了，那这边也礼尚往来。——我喜欢前辈。」

　　「呜诶！彩、彩羽ちゃん？」

　　「其实人家本来是想让前辈向我告白的，但因为留美ちゃん威胁到了我被前辈疼爱的年下位置，所以就想改变一下进攻方式呢。」

　　「一色同学……」

　　「彩羽姐对哥哥的追求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呢。最近，哥哥在家里说起彩羽姐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哦。虽说也跟小町提起学生会的话题增加了有关就是了。」

　　「啊，真的吗？因为前辈总是没什么反应，人家还有点担心呢。」

　　「这又是我家哥哥那别扭性格的问题，有这么一个麻烦的哥哥真的非常抱歉～～那么作为补偿，小町的要点建议！彩羽姐把叶山さん当挡箭牌的次数可能太多了。」

　　「嗯～但是不那样做的话想和前辈一起去玩很困难呀～」

　　无视吃惊的结衣さん和雪乃さん，彩羽さん和小町さん展开着热烈的Girl’s talk。虽然大概早就知道了，不过强有力的情敌登场了呢留美ちゃん。

　　「等会等会、彩羽ちゃん！？彩羽ちゃん不是喜欢隼人君的吗！？」

　　「圣诞节的时候被甩了，转换心情了哦。明明知道没可能还是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去告白了……不对，应该说是为了给这段感情作个了断吧。事到如今，我甚至觉得我可能并没有那么喜欢叶山前辈。即便如此当时也有点感到难受就是了。」

　　「从迪斯尼回来的时候，那么消沉就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吧。」

　　「话说这对隼人君是不是有些失礼啊？」

　　「实话说，前辈超麻烦的，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要怀疑是不是有潜台词，不会坦率地接受，又笨拙又不中用，约会中看电影的时候还会蹦出‘那我就看这部等会再汇合吧’这种莫明其妙的话，可以说是缺乏男性魅力的人。」

　　「明明才刚说过喜欢，也亏你能说出这种话啊。」

　　「但与此同时，前辈也是个温柔的人，还会不经意间摆出一副认真的面孔，我也不是没想过『怎么会有这种人啊』——即便如此，喜欢上就是喜欢上了，所以没办法啦。」

　　这么说着，羞怯似的一笑的彩羽さん可爱到了极点。

　　「就是这样了留美ちゃん，人家可没有认输的打算哦。」

　　「是的，我也是一样。」

　　怎么说呢，变成像是在河滩上互殴之后「挺能干的嘛」「你也一样啊」的状况了。好不容易关系变好了，彼此没有产生罅隙当然是件好事，但总觉得状况变奇怪了。

　　「我、我也是！」

　　「由比浜同学？」

　　「我、我也喜欢小企！」

　　刚才还在一旁啊呜啊呜不知所措的结衣突然摊牌了。形式顿时更加混沌。

　　「那、那个……从救下差点被车撞的萨布雷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在意小企了，但是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小企他、那个、虽然基本是个大坏蛋但其实非常的温柔。小企是不是喜欢小雪啊、小雪是不是喜欢小企啊，考虑了很多很多之后，本想着若是能就这样三个人一直关系亲密地在一起就满足了的……但现在我想通了——我不想让任何人抢走小企。」

　　「呃，我没什么……」

　　「哦哦～结衣前辈，终于变坦率了呢。」

　　「呜诶！？暴露了吗！？」

　　「不如说以为自己没暴露的结衣姐才让人大吃一惊哟。话说回来，小町在结衣姐来探望哥哥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呢。」

　　「后来见面时小町ちゃん不是已经忘了我了吗！」

　　「那个时候的点心十分美味，多谢款待喽。」

　　「诶？呃……难道说没有分给小企吗！？」

　　「呀，很好吃呢。」

　　「小町ちゃん好过分！」

　　虽然似乎在因为我和留美ちゃん不清楚的事情而情绪高涨，但结衣さん也终于对八幡さん宣示了好感。

　　不过，嘛、嗯……这事本身倒是没什么关系，可我今天是和大家初次见面没错吧？大家没有忘记这茬吧？虽说我事先就清楚留美ちゃん的竞争对手都有谁，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就是啦。

　　结衣さん和小町さん吵吵嚷嚷之后，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向了雪乃さん。

　　「……看我作甚？」

　　「哎呀～大家不是都开诚公布了嘛。雪乃姐不如也随这流向一起坦白怎么样？」

　　「人家可是把雪之下前辈当作最强的竞争对手哦。该说是和前辈相性最好吗……」

　　「我、我和比企谷君的相性很好什么的，这种事怎么可能……」

　　「是吗？在决定免费情报志的设计的时候两人配合很默契哦。」

　　「啊，情报志那时也是这样呢，两人之间我完全插不进嘴。」（注：大概是指OVA结婚的那个？）

　　「那只是、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已。而且和由比浜同学也没法聊那些……」

　　「呜呜、那倒是……但并不是只有那一次哦？小雪不是还经常和小企十分开心地拌嘴嘛。」

　　「……由比浜同学，明明刚才还一副狼狈的模样，现在却变得很从容呢？」

　　「嗯？嘿嘿，因为一直想说却没有勇气说出来嘛，感觉超痛快的。」

　　「所以啰，雪乃姐不如也痛快说出来怎样？」

　　留美ちゃん最警惕的对象其实是雪乃さん。在对雪乃さん不太了解的人看来，可能会认为她对八幡さん的那种骂法是因为讨厌吧，但实际上那却是包含遮羞、无法坦率等各种各样的因素重叠在一起造成的结果。

　　虽说初次见面的我也无法夸口自己就已经了解了雪乃さん就是了。不过呢，因为已经从留美ちゃん那儿事先听过一些了，所以大体上能明白。大家都认为雪乃さん喜欢八幡，可以说是共通认识了吧——认为他们俩之间最可疑也是。因为，大家都在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地攻击（？）雪乃さん呢。

　　「我其实并没有……把比企谷君、当作喜欢的对象来看待就是了……」

　　「本以为是典型的傲娇台词，没想到意外的礼貌呢。」

　　「傲、娇？这是什么意思，真希さん？」

　　「指的是一开始傲傲的、关系变好了就娇羞起来，是动画里出现的角色属性的一种哦。像是满脸通红地喊出『我才不会喜欢上你这样的人呢！一点都不喜欢！』这种话之类的感觉。」

　　「……我并不符合什么傲娇吧？我既没有什么娇羞的记忆，也不可能会说出那种脑袋有问题的台词。」

　　「（彩羽ちゃん，最近的小雪她……）」

　　「（是啊，相当的娇羞呢。）」

　　「怎么了？那边的两位想说什么？」

　　「我觉得小雪是傲娇。」

　　「雪之下前辈是傲娇。」

　　被二人直截了当断言的雪乃さん哑口无言了。

　　接着，又一次暴露在大家视线中的雪乃さん，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知道了。我会说实话实说的。」

　　如此说道后，五秒……十秒……三十秒……雪乃さん仍未开口。究竟打算说需要多大决心的话啊。

　　等到差不多结衣さん她们开始着急的时候了，然后——

　　「我、我呢、那个……对于比企谷君……不、那个……我不否定、对他抱有好、好感。」

　　……这个人到底有多固执多别扭啊。都硬拉到这一步了，结果还是不能明确地断言吗。全神贯注地屏息等待等来这样一句话，直叫人当场泄气。

　　不对，大概雪乃さん和我一样，心意还没有固定下来吧。我也无法确定地说自己喜欢八幡さん，嗯。

　　「呃，那也就是说……小町可以理解为是喜欢哥哥的意思吗？」

　　「……如何解释任由你们想像。另外得加一句『在我认识的男性中』的注释。」

　　「人家不太清楚雪之下前辈的交友关系，在学校里雪之下前辈认识的男性有多少呢？」

　　「嗯，除去老师……大概是小企和隼人君吧？还有就是户部、应该不算就是了。」

　　「排除掉明显不可能户部前辈，对前辈的好感度要比隼人前辈高呢。」

　　「我不太了解这些人，但在不否定小町さん的话的时候，不就基本上等同承认了吗？」

　　「是呢～」

　　再朝雪乃さん看去，便见她双颊绯红地转过脸去了。……美丽就算了，还这么可爱，真是狡猾啊。

　　话说回来，被美丽的人、身材出众的人、可爱（装可爱）的人和既美丽又可爱的同时拥有超出同龄人的勇气的超绝美少女们所喜欢，八幡さん可以说是完全背叛了乍看之下的第一印象的人。

　　明明和现充站在完全相反的位置，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是个超级大现充。再加上除了在座的好像还有其他喜欢八幡さん的人在，哎呀哎呀真是震惊路人一整年。

　　情况太混沌了，理累了的我不由得喝一口果汁。然后，注意到了留美ちゃん正在盯着我看。

　　「真希ちゃん。」

　　「嗯？怎么了留美ちゃん？」

　　「真希ちゃん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诶、看这流向是准备把话题扔给我？这不就等同于强制当作我喜欢八幡さん了么。虽然绝不算错、不能说错就是了，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我坦白讲真难度略高啊……。说到底胜率什么的，这种思考本身就是错误的。

　　「嘿～、真希ちゃん想说什么呢？」

　　「嚯嚯～小町也很感兴趣呢。」

　　「诶！？真希ちゃん也是吗！？」

　　「理应没和比企谷君认识到这份上吧？」

　　大家的视线一下子集中了过来。压力山大。

　　为什么留美ちゃん要这么说啦，真是的——！

　　「留美ちゃん？」

　　「来的时候不是说过要做好觉悟吗？」

　　「觉悟原来指的是这个吗！？」

　　我还以为一定是因为等会要和漂亮又可爱的前辈们见面所以不要吃惊之类的意思呢。明明我之前有说过我还不明了自己的心情的。

　　不不，我怎么能输给同调压力呢。人家是不会屈服的！

　　「唔、呃……我、那个、」

　　「嗯。」

　　「我……」

　　「真希ちゃん你？」

　　「……我觉得八幡さん、是个不错的人。」

　　呜呜，输了。

　　「就像小雪一样呢。」

　　「……虽然很想反驳，但是我也这么想。」

　　「这个有点……没法帮圆场呐。」

　　「留美ちゃん，莫非真希ちゃん也？」

　　「我想大概和你推测的一样。」

　　呜呜。我清楚你们在推测什么，反正我就是个胆小鬼啦。

　　因为嘛，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就变成这样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对吧。错的才不是我。

　　「不，那个……正如雪乃さん所说，我只见过一次八幡さん，剩下的只在电话里说过两次话……」

　　「好短。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前辈就夺走了真希ちゃん的心，该说前辈是年下杀手呢，还是真希ちゃん超容易攻略呢？」

　　「……大概两者都有吧。不，心被夺走可能有点夸大其辞就是了。」

　　「因为前辈是年下杀手嘛。啊，可是城廻前辈也有点可疑，平塚老师也是。」

　　「啊，不过沙希感觉也很可疑哦？还有，以前小企告白过的女生也是，久违的再见之后想法好像变了的样子。」

　　「八幡，全年龄通杀吗？」

　　「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好像确实如此。姐姐似乎也很中意比企谷君。」

　　「喜欢哥哥的人增加对小町来说虽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啦，不过眼下的展开真有点出乎意料呢～」

　　「我这边感觉有点复杂就是了……呐，真希ちゃん，你喜欢小企的哪里呢？」

　　「人家也很在意呢。比企谷君初见面的印象，怎么偏袒看都称不上好吧。」

　　刚才还在脸红的雪乃さん已经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内心好强大啊，我也得向她看齐不可。

　　从留美ちゃん的性格来看绝对不会是单纯为了找乐子的，是打算在背后推我一把吧。我本人也有在想要更加努力。话虽如此，但我真的不太明白自己的心意啊。

　　「我第一次见到八幡さん，是和留美ちゃん一起放学回家的时候，就是上周的事。」

　　「就在最近呢。」

　　「是的。就是在那次见面中，向八幡さん拜托了留美ちゃん的约会作战计划，借此我稍稍了解到了八幡さん是个什么样的人。」

　　「啊～，『太麻烦了才不要』、『不是我也可以吧』，是不是说了这样的话？」

　　「没错。不过看到留美ちゃん表现得十分亲近的模样，就清楚他不会是坏人了。」

　　「嚯嚯～留美ちゃん表现得很亲近？」

　　「嗯嗯，那可真是，和平时的留美ちゃん完全不一样，见识到了与年龄相应的、全新的可爱一面。」

　　「那个就别说啦真希ちゃん。」

　　……害羞的留美ちゃん也超可爱的。可恶，这里只有可爱的人吗！

　　哼～哒，这是捉弄我的惩罚。能再害羞一些就好了，然后就能变得更可爱了～

　　「接下来、记得是第二天？之前提到的那个自作多情的男生逼近了留美ちゃん，见到她消沉的样子，为了让八幡さん安慰留美ちゃん就和他通电话了。」

　　「嗯？真希ちゃん知道哥哥的电话号码吗？」

　　「我让留美ちゃん把我的号码告诉给了八幡さん。趁这个机会说了会话。」

　　「真希ちゃん也被前辈的哥哥光环给攻略了？」

　　「唔……嘛，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回过头来看我还真是容易搞定啊。没办法嘛，谁叫我和八幡さん打电话的时候胸口不由自主地小鹿乱撞了。都怪我的胸不好。

　　「不，可是啊，像之前说的那样，我只是觉得八幡さん是个不错的人而已喔？依旧、不是很清楚这是不是喜欢。」

　　「留美ちゃん的见解是？」

　　「娇了。真希ちゃん家留宿的时候给八幡打了电话，那时的真希ちゃん真是娇到不行。」

　　「嚯嚯～」

　　呜呜。又被留美ちゃん羞辱了。我有表现得那么娇羞么。……大概、真的有吧。因为被直呼名字很高兴呀。

　　啊ー、这样啊。我没准、相当的喜欢八幡さん、也说不定呢。

　　「话又说回来，居然能被这么多可爱又漂亮的女孩子们喜欢，前辈也真是罪孽深重呐～」

　　「自己说自己可爱……」

　　「因为事实如此嘛。我觉得自己很可爱，也在为了变得更加可爱而努力着。结衣前辈不是这样吗？」

　　「诶、不、那个……是有在努力就是了……」

　　「那觉得自己可爱吗？」

　　「……还算是可爱啦。」

　　自夸可爱，即使心里真这么想，没有相当程度的自信是说不出口的呢。特别当是周围有比自己更可爱的女孩子的时候。

　　我想结衣さん的可爱无论在谁看来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如果我是结衣さん，身边有雪乃さん和彩羽さん她们在的话没准会丧失自信也说不定。

　　「说起前辈的喜好，实际上是怎样的呢小町ちゃん？」

　　「嗯～小町认为哥哥十有八\*九对外表并没有什么讲究喔？都公开宣言梦想是专业主夫了，喜欢的肯定是那种未来可期、能够养活自己的女性\*吧。这种家伙是不会对外表挑肥拣瘦的啦。」

　　那样的话，在在场各位里面选便是雪乃さん、了吧。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嗯？果然雪乃さん是最大的对手啊。看来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大家的视线又集中到了雪乃さん身上，雪乃さん又脸红了。真可爱。

　　就这样，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地说了一通。

　　不过在萨莉亚谈论这样的话题，大概店员小姐也出乎意料吧。

　　「哈～总觉得有点累了。」

　　「相当浓密的对话呢～」

　　「谈了很多恋爱的话题呢。」

　　浓密的恋爱话题，嗯。为什么会这样呢……嘛虽然知道原因就是啦。

　　「虽然有意料之外的伏兵在，但听到大家都喜欢哥哥，小町大满足哦。」

　　「我的话感觉太复杂了，脑子里都乱成一锅粥了。」

　　「不好意思，结衣さん。」

　　「啊，不不，不是留美ちゃん的错……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呢。但是不用过意不去哦。毕竟啊，喜欢某人的这份心情是谁也无法阻止的呢。」

　　结衣さん真的是个好人呐，既可爱又少女，而且还很成熟。我和留美ちゃん就因为都不太懂这些道理，所以才产生了些许摩擦。

　　「我对此保留评论。」

　　「要是小雪也能变得坦率就好了呢。」

　　「……不予置评。」

　　结衣さん就算雪乃さん喜欢八幡さん，也不会和雪乃さん闹别扭吧。当然也可能两人已经度过那个阶段了。不坦率的雪乃さん又是怎么想的呢？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准备回去吧？」

　　「好～的～」

　　「啊，留美ちゃん真希ちゃん，这么晚了要送你们一程吗？」

　　「不用，离家没那么远的。」

　　「两个人的话没关系的。」

　　「那假如前辈说了同样的话会怎样？」

　　「让八幡送我回家。」

　　「真正直呐留美ちゃん。」

　　「真希ちゃん呢？」

　　「……让送回家。」

　　「呵呵，那我们回去吧。」

　　尽管无法再从平静微笑的雪乃さん的表情中读到什么，不过看样子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内心了吗。嘛，就算在意也没什么用就是了。

　　「那么再见了，留美ちゃん真希ちゃん，我家在这边。」

　　「今天谢谢了。」

　　「不用在意，和朋友相会的时候说谢谢很奇怪不是么？」

　　「呵呵，是呢。」

　　「下次再一起玩吧！」

　　和大家分开后踏上回家的路。和小町さん回家的路有一段是相同，所以一起结伴同行了。

　　也就是说，八幡さん的家也在附近。说不定是可以走着过去的距离。嘛，暂且不提这个。

　　小町さん在我们这些年纪比她小的后辈面前用的第一人称是我。而且，表现得有点像姐姐。虽说今天和大家的关系都变得很好，但最容易亲近的大概便是小町さん了。也有年龄相近的原因在就是了。

　　最后我和留美ちゃん又一次坐到公园的长椅上。

　　「真希ちゃん，今天感觉怎样？」

　　「大家真是好人呐。虽然各种心累……但总之可以说是超棒的一天吧。嗯，很开心哦。」

　　这是发自真心的话语，毫无否定的要素。和留美ちゃん说的一样，前辈们都是非常出色的人，很高兴能和她们成为了朋友，聊天也很有趣。虽说被留美ちゃん坑了一把就是啦。

　　「留美ちゃん、打算赢过那些人啊。」

　　「嗯。大家都很温柔很有趣，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人……即便如此，我也不想输给他们。」

　　「对我也是？」

　　「嗯。」

　　留美ちゃん已经下定决心了。不管还有什么其他的要素存在，我都完全看不出胜败的流向。说到底所谓其他的要素，像是可爱度啊专情度啊好感度啊之类的，我想留美ちゃん和其他人之间也并没有决定性的差距。

　　那么我呢？……不管是坚定的决心和决意，还是可爱度、专情度以及好感度方面，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有比其他人高。然而……

　　「留美ちゃん。」

　　「嗯。」

　　「我……对于八幡さん，虽然依旧不能明确地说喜欢……不，要说喜欢的确是喜欢就是了，但不清楚是不是那种喜欢……」

　　「嗯。」

　　「我打算早点把自己的心意弄明白。」

　　「……嗯。」

　　啊咧？总觉得留美ちゃん的目光变冷了。

　　啊咧啊咧？我这边可是挺认真地在发表重大宣言啊。

　　「真希ちゃん你啊。」

　　「嗯、嗯。」

　　「——到底有多胆小鬼啊？」

　　「又被叫胆小鬼了！」

　　是是我懂，我当然知道在旁观者看来我喜欢八幡さん的事根本就是一目了然！尽管如此、因为嘛、那个……对当局者来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啦！

　　「不过，是呢……在一旁太过指手划脚的话，要是扭曲了真希ちゃん的真实心意也不好。我会等你想明白的。」

　　「嗯、嗯。能这样就最好了。」

　　「可是啊，等到真希ちゃん能够明确说出喜欢的时候，很可能为时已晚了哦？」

　　「嗯，我知道的。」

　　要是太过在意别人在耳边念叨的话，明明事实并非如此的，却可能会误以为真。然而，留美ちゃん和大家，这之后很可能会向八幡さん发起更强的攻势。

　　等到我察觉到自己心意的时候，八幡さん已经和大家、抑或者是不认识的人交往了也不奇怪。

　　所以——

　　「为了不让自己后悔，我会好好思考的。」

　　「嗯。拜拜。」

　　和留美ちゃん挥手告别了。

　　只剩我一人一边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思考。今天真是充满意义的一天。

　　多了四个朋友，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从今往后也想继续和她们保持朋友关系，所以不想做让大家失望的事。

　　因此……

　　「好好思考吧——自己的心意。」

　　又会、被留美ちゃん翻白眼也说不定、呢。

　　\*

　　「八幡说我像妹妹一样，所以做出了那些用在妹妹身上的对应。为了让八幡解除妹妹这一认知，我准备和真希ちゃん两个人一起逼近八幡。」

　　「我也要来吗！？」

　　「因为，我们处在不利的条件下哦？不联合起来怎么行。」

　　「不、虽然可能是那样没错啦……」

　　「啊！那么我和小雪也组成一队！」

　　「等等、由比浜同学？我可没有那种打算啊。」

　　「诶～那人家就和小町ちゃん一起组队吧。」

　　「哦哦，不错的想法呢。学生会队、侍奉部队、中学生队的三支队伍！事态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

　　「话说小町ちゃん是OUT的吧！」

　　「禁断之爱，小町觉得这个可以有！啊，刚才那句话在小町心里得分超高的！」

　　「在社会上很低哦！」

　　作者语：本想加入这样的对话，但这样一来当八幡和留美约会的时候，如果真希ちゃん不在的话就会很奇怪，所以就放弃了。

　　经常会有些虽然觉得有趣、但却不能用的段子呢。

三十二、

　　某天放学后，侍奉部一如既往的清闲。

　　是一个既没有委托、也没有来访者，在盎然春意的诱惑下睡意持续增长的放学后。由比浜看上去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也许是心理作用吧，雪之下也是如此。

　　读的书也告一段落了，正当我寻思着不如干脆睡他个一觉时，却出现了打破安宁的来访者。

　　「前辈～！请帮人家个忙啦～！」

　　「……哈……」

　　「诶等等、前辈？看到可爱的后辈却发出叹息什么的这不能够吧！？」

　　睡眼朦胧的由比滨、和因由比滨的头枕在自己肩上而感到碍事的雪之下，都对一色这个突然出现的闯入者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我叹息又是一桩麻烦事，结果还因此被埋怨了。啊啊，所以说真麻烦。

　　「所以呢，今天又有什么事啊一色？」

　　「虽然很在意最近前辈好像对人家越来越随便了……总之想请前辈帮帮忙。」

　　「如果是学生会的工作的话你们自己做啊。小町加入了人数增加了，人手已经足够了吧？」

　　「小町ちゃん有别的工作。就一些调查问卷的统计和活动报告书的错字漏字这样的活，帮可爱的后辈一下忙啦。」

　　「……哈……」

　　从经验上来说，即使拒绝了一色也不会放弃死缠烂打，那么显而易见还是早点收拾好动身比较明智。不过，我觉得这种想法和社畜是一条直线。……啊真不想工作。

　　「那、我去一会儿。」

　　「小企真弱啊。」

　　「吵死了。」

　　「哈……一色同学，人手不够的话我们也去吧？」

　　「啊啊，今天只靠前辈一个人也没关系的。所以请雪之下前辈和结衣前辈待在这里就好，呐？」

　　「嗯、嗯……知道了。」

　　嗯？从我走向部室外的后方传来了某种话里有话的说法，但还没等我回过头就被一色推着出门了。话说，能不能不要这么频繁地身体接触啊，在下会小鹿乱撞的。

　　就这样，我悠闲的放学后时间宣告结束，被蛮横的学生会长任意驱使的放学后开始了。

　　「怎么说呢、对不起了。」

　　「很抱歉特地来打扰您。」

　　一边接受一色彩羽被害者会的同志本牧和、一色宣称的「我家的书记ちゃん」·藤泽的谢罪一边处理杂务。话说回来，与其谢罪，还不如在呼叫外援之前阻止一色啊。听我这么抱怨，两人一边苦笑一边转移了话题。什么反应啊，真是的。

　　啊啊，这里没有小町真是太遗憾了。

　　我的放学后工作时间果然搞错了。

　　「哎呀前辈，手停了哦。」

　　「好—好—」

　　\*\*\*

　　「彩羽ちゃん最后的说法有些奇怪呢。」

　　「是呢。我可以猜到她的意思是让我们留在部室里，但相应的本人却离开了。是会有谁过来么？」

　　「嗯～是小企不在比较方便的人？」

　　「恐怕是吧。」

　　在比企谷君和一色同学离开的部室里，我和由比浜同学等待着可能出现的某人。通过一色同学离去时留下的话语和眼神，能明白她在向我和由比浜同学寻求着什么。而且，因为只带走了比企谷君，进而可以预想到是不想让他听到、不想让他参与的事情。

　　然而问题在于，要等多久才行呢。即使拜托别人事情也有更好的做法吧。我觉得无论是给由比浜同学发邮件还是在LINE上发信息都是可行的，动动手指的事情而已都没去做，也看不出有那么紧急啊。

　　思前想后中，门被敲响了。我与由比浜同学相互对视一眼。

　　「请进。」

　　与我的话相呼应，门打开了。站在那里的是——小町同学。然而，此刻的小町同学并没有给人往常那般活泼印象，而是一目了然的失落状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副模样。

　　「小、小町ちゃん！？怎么了？」

　　「结衣姐、雪乃姐……」

　　「总、总之先关上门进来吧，我现在去沏茶。」

　　「呜呜……谢谢。」

　　小町同学一反常态的表现让我们动摇了。虽说内心清楚人类不可能总是精神饱满，但一看到声音沙哑、眼泪汪汪的小町同学，便不由得感到痛心。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小町同学喝了一口红茶，轻轻地喘了口气。不久之后少女终于平静下来了。

　　前来侍奉部相谈的成员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如此憔悴的人。而且居然还是部员的亲人、宛如将天真烂漫一词具现化的小町同学，可以说是一种讽刺吧。

　　说真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小町ちゃん，冷静下来了吗？」

　　「是的……不好意思，突然这么失态……」

　　「不用在意。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吗？」

　　「小雪、这样太突然了吧……」

　　「不，没关系的结衣姐。那个、可以接受我的相谈吗？」

　　「当然啦。」

　　只见小町同学做完一次深呼吸后，摆正了坐姿。一个动作便传达出紧张感。小町同学的相谈内容究竟有多了不得呢……

　　「其实……这是小町的妹妹身份危机！」

　　「……诶？作为妹妹的？」

　　「身份危机？」

　　为什么呢……虽然从小町同学认真着急的样子看来似乎是一个切实的状况，但说出来的内容实在太蠢了。是我的耳朵不正常吗？

　　「结衣姐，雪乃姐，你们认为哥哥最喜欢的人是谁？」

　　「小町ちゃん。」

　　「户塚君。」

　　怎么说呢，这种气氛。「兴致全无」、大概是最正确的说法吧，总之一点也没有当初的紧张感了。能从那种状况一下子冷却到这种地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呢。

　　我和由比浜同学为小町的气势所慑不由得脱口而出了。但，回答本身并没有错误。

　　「是吧是吧！那反过来说，你们觉得最喜欢哥哥的人是谁？」

　　「小町ちゃん。」

　　「户塚君、和材木座君也是这样吧。」

　　因为前几天留美さん在萨莉亚的的炸弹发言，此刻的我们对于这种话题稍微有些敏感，却仍旧被气势所压倒立马回答了。

　　我不知道小町さん是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答案。比起这个，我更想早点结束这种意义不明的对话。

　　「哎呀没啦～小町并没有那么喜欢哥哥就是啦～～」

　　「诶，小町ちゃん最喜欢小企了吧？」

　　「我认为无论在谁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

　　「是～这样吗？」

　　哎呀～这样啊～、小町さん一边说着一边害羞地挠了挠头。这种感情是什么呢？仿佛甜点吃多了一般……是呢，我现在好像有些生气了。

　　我看向由比浜同学，她脸上虽然是笑容但嘴角一扯一扯。她也生气了吧。

　　「嘛、那暂且不提。说起哥哥喜欢的人那就是小町！像这样至今为止最先冒出的名字没有变过。」

　　「嘛，小企从不隐藏自己是妹控呢。」

　　「……那么，你想说什么呢？如果能早些进入正题就好了。」

　　「哦对，是这样。前几天的星期天，我和哥哥两个人出门去买东西……」

　　就这样，小町さん开始了讲述，内容该说是非常无语呢，还是无所谓的，总之就是这样一类的话。

　　\*\*\*

　　小町和哥哥两个人一起去了LaLaport（类似超市的超级商场）。要问为什么的话，是为了去买父亲节的礼物哦。说服磨磨蹭蹭、抱怨个不停的哥哥、把他带出去可是一件超辛苦的事呢。

　　『磨磨蹭蹭什么的，说得就像小孩子一样呢。』（注：原词ぐずる，也有形容小孩子磨人吵闹的意思。）

　　『啊，但是很有小企的感觉哦。』

　　嘛，那种事怎样都好啦。快到中午时小町我们打算在街上顺便吃个午饭，然后哥哥突然小声说道：

　　「啊，是留美。」

　　「诶、留美ちゃん？在哪？」

　　「看，那里。」

　　只见哥哥所指向的前方，是一个将长发绑成侧马尾、穿着束腰外衣和打底裤的小女孩。因为是背影所以小町一开始没察觉到是留美ちゃん，但是听哥哥这么一说，认真打量了一番后发现确实是那孩子没错。哥哥为什么就注意到了呢。

　　……总之留美ちゃん好像也是来LaLaport买东西的。周围没看见其他人，所以是独自一个人来买的吧。后来听说那天真希ちゃん好像有别的事情。

　　接着呢，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令小町惊讶不已的事情——哥哥他居然去跟留美ちゃん打招呼了！

　　没错，是那个哥哥、那个垃圾酱哦？虽说对方是留美ちゃん，但仍旧特地去跟女孩子打招呼了。明明旁边有小町在的。

　　如果是平时的哥哥的话，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然后被小町教训不才是正确流程吗。

　　『就算你这么说……不过确实，一般来说比企谷君是会装作没看见呢。』

　　『唔～假如是小彩的话，小企应该会很高兴地打招呼的……啊！』

　　正是，正是如此！如果是户塚前辈的话，哥哥一定会以『户、户塚～！真、真是奇遇呢！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去吧！』这样的气势主动去搭话的吧，即使没到这个程度仍旧去打招呼，这毫无疑问是对留美ちゃん好感度相当高的证据哦！

　　因为小町被哥哥的行动吓了一跳，所以稍微迟了一步地也跟着哥哥走向了留美ちゃん。

　　「喂，留美留美。」

　　「八幡。为什么要时不时叫我留美留美啊？」

　　「嗯、嘛不由自主吧。」

　　「很恶心哦。」

　　「说啥？叫你留美留美哦。」

　　「恶心。」

　　「……嗯，抱歉，刚才的是我不好。」

　　然后他们展开了如上不明所以的对话。小町从没见过哥哥用这么轻松随意的态度对待女孩子过，也是第一次听到留美ちゃん口吐暴言。

　　重点在于留美ちゃん一边嘴里骂着恶心，一边脸上却带着可爱的笑容。小町打招呼的时候虽然也笑着回应，但是和面对哥哥时的笑容明显不同。小町，大受打击。

　　『确实，比企谷君让人恶心呢。』

　　『留美ちゃん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小雪？』

　　从正面看留美ちゃん一如既往是个美少女呢。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穿私服，品味很不错，侧马尾也很适合她。只不过，发圈看上去像是便宜货这点让小町有些在意。

　　「嗯？留美，那个发圈——」

　　「嗯。是八幡送我的那个。各种发型都试着绑了一下。」

　　居然！是哥哥送的礼物！而且留美ちゃん还露出了有点害羞的可爱笑容，在旁观者眼中她对哥哥的『喜欢喜欢超喜欢』气场可谓是一个劲地冒出来。

　　话又说回来，哥哥也真是的，送点布艺发圈之类更豪华的东西就好了，为什么选了那个呢。

　　『小雪你做菜的时候会用那个把头发扎起来吧。』

　　『由比浜同学不也是会在洗完澡后使用么。』

　　嗯？怎么了吗？没什么？哈……是吗。

　　嘛，总之后面留美ちゃん就顺理成章地跟我们一起去买东西了。那孩子好像也是来买父亲节的礼物的，「既然正好碰上了就一起吧」这么被哥哥主动邀请的哦！

　　商量过后我们准备去卖领带和领带别针之类的男装店看看——如果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小町也只是会为哥哥的成长感动到流泪而已。

　　「那么走吧。」

　　「是呢——等会哥哥！？」

　　「嗯，怎么了？」

　　「小町さん？」

　　居然居然！在小町完全没注意到的时候哥哥已经和留美ちゃん牵起了手！

　　虽然曾听留美ちゃん说过她和哥哥一起走路的时候基本上是手牵手的状态，但当小町亲眼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那里明明是小町的专属位置的！

　　『……我记得，这确实是小町さん构思的作战吧？』

　　『呃……好像是「明明以为是妹妹却感觉到对方其实也是个女孩子不由得心跳加速」作战来着？』

　　正确的说，是『明明视作是妹妹却不经意间感觉到了对方其实也是个女孩子不由得心跳加速』作战喔。

　　『小町ちゃん的自爆？』

　　『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呢。』

　　大概是因为留美ちゃん的立场和性格等都同作战十分契合吧，太过自然地在哥哥的旁边牵起手，让小町失去了插入的机会。

　　哥哥可真是的！明明在那之前都是和小町牵手的，留美ちゃん一出现就花心是怎么回事啦！

　　『之前都是牵着手呢……』

　　『果然这对兄妹喜欢对方过头了吧。』

　　这之后去了男装卖场挑选礼物，然而——

　　「八幡，给。」

　　「哦哟。」

　　「唔，可能不太适合呢。」

　　「那这条怎么样？毕竟留美的父亲穿的西装比较简朴。」

　　「啊，是呢。也许这条比较好。」

　　天哪，留美ちゃん居然把哥哥当作父亲的模特，边试着打领带边对比着挑选。和哥哥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留美ちゃん的爸爸可是会哭的哦！

　　『……总觉得小町さん开始暴走了。』

　　『倒不如说从一开始就这样了。』

　　哥哥他也是，为了让留美ちゃん容易打领带而弯下腰、在人群中通过的时候为了让留美ちゃん不被撞到而走在前面。哈哈，真是关系很好的兄妹呢！！！

　　『已经是在故意找茬了呢。』

　　『唔，总之让小町ちゃん念叨到满意为止吧。』

　　除此之外还有——

　　「八幡，给我那个。」

　　「啊啊，给。留美的也分点给我吧。」

　　「嗯。」

　　吃午饭的时候点不同的菜单然后分享给对方！

　　「好多人啊。不要紧吧，留美？」

　　「嗯，谢谢。没关系的。」

　　在满员的电车里若无其事地守护着留美ちゃん！

　　「那么再见，留美。」

　　「拜拜留美ちゃん。」

　　「嗯，谢谢你，八幡。再见，小町さん。」

　　最后还把留美ちゃん送到家附近！

　　留美ちゃん也笑得十分开心，时不时脸还会变红啊真是太可爱了吧！可爱到想叫人打包带回家！

　　『这究竟是在抱怨呢？还是说是在表达喜爱呢？』

　　『两方都有吧？』

　　和留美ちゃん分手的时候，女孩轻轻挥动那小小的手，简直就是犯罪般的可爱。啊啊，留美ちゃん真可爱呐。

　　『喜爱成分增加了呢。』

　　『最开始是关于Iron、Maiden（铁处女）？的事来着呢。』

　　『谁都没有说拷问器具的事哦。』

　　接下来就是和哥哥两个人回家了，既然留美ちゃん是牵手的话，那小町就要抱着哥哥的胳膊！

　　『对抗心满满哒。』

　　『小町さん是想做什么呢？』

　　可是哥哥表现得和往常一样。嘛、没办法，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挽着哥哥的手，哥哥可能已经习惯了吧。

　　『有意让自己的亲哥哥意识到自己呢，这个亲妹妹……』

　　『抱着胳膊……和小企……哇啊……』

　　『由比浜同学？』

　　综上所述！小町的妹妹地位受到了留美ちゃん的严重威胁！

      \*\*\*

　　小町ちゃん「哈、哈」的气喘吁吁。

　　呃，也就是说？小町ちゃん考虑的作战计划由留美ちゃん实行→结果效果太好了→留美ちゃん抢走了小町ちゃん的妹妹地位→小町ちゃん感到很困扰——这样理解可以吗？

　　「果然是自爆吧？」

　　「说是自导自演又有点不一样……聪明反被聪明误也不太对。」（注：原文是マッチポンプmatchpomp，点火后又救火来邀功，指拨弄是非又出面调解而从中渔利的人。）

　　火柴（match）、泵（pomp）？点火的泵？像火焰喷射器一样的东西？话说小雪是在找寻描述小町ちゃん现状的合适词语吗？

　　「确实是小町出谋划策的没错，但却是留美ちゃん本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计策。留美ちゃん，可怕的孩子！」

　　呜嘎～，小町ちゃん郁闷不已。好吧，小町ちゃん的烦恼我明白了，但是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呢？

　　我看向小雪，只见她按着太阳穴摇了摇头。啊，那个是我说了奇怪的话的时候经常做的动作。

　　「那么，你是和一色同学商量后来找我们的吗？」

　　咦，难道是被彩羽ちゃん嫌麻烦推过来啦？

　　「彩羽学姐虽然也听了我的话，但并没有特别说什么。」

　　因为你看嘛，该说是没什么好说的呢还是什么……

　　嗯～话又说回来，小企和留美ちゃん关系居然那么好吗。如果我想做同样的事情，小企会怎么样呢？

　　和小企牵手很令人害羞，虽说我们一起去买过礼物，但是相互之间隔了段距离。一起吃饭、在满员的电车里被小企守护、最后被送回家什么的，真让人羡慕呐。

　　「人家心情也有点复杂，不过这对小町ちゃん来说不是好事么？你不是希望小企交女朋友的么？」

　　小町ちゃん总是说自己在寻找未来的嫂子候补。既然如此——嘛虽然没想到会是留美ちゃん就是了——对小町ちゃん来说和小企关系好的女孩子增加了应该会感到高兴才对呀。

　　「话是这么说啦。唔～大概是因为、小町自身下意识地认为哥哥最喜欢小町，所以即使哥哥有了女朋友也会把小町放在第一位考虑的原因吧。可是呢，当目睹到哥哥和留美ちゃん在一起的那份互动时，小町突然就领悟到了事实并非如此——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真麻烦啊这孩子。」

　　「小雪嘘！嘘！」

　　总而言之呢，小町ちゃん最喜欢小企这点我听明白了。以及小雪，虽然我和你是一样的感想但不能说出口哦。

　　看到无精打采的小町ちゃん，我差不多能明白她的感受。大概就是、关系要好的朋友交到了男友、在那之前明明一起玩得很开心、那之后朋友却都处处以男友优先了——小町ちゃん心中生起的正是这份寂寞感吧。

　　我虽然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和那人的关系直到如今也依旧不错，也认为自己必须要习惯这种变化。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嘛。毕竟若是比起男友，朋友要更加优先的话，恋人关系也基本不会长久的啊。

　　……等等，话说朋友关系和兄妹关系是不是不能混为一谈啊……

　　唔嗯，也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吧。

　　「小町ちゃん，你是知道小企最喜欢你了吧？」

　　「嗯，嘛。虽然妹控到有点恶心就是了。」

　　「我表示同意。」

　　小雪你别逮着机会骂小企啦，真是的。

　　「那就没问题了，即使小企有了女朋友也绝不会觉得小町ちゃん碍事的。」

　　「结衣姐……」

　　「因为是那个比企谷君，所以是不可能找一个瞧不起小町同学的恋人的吧。」

　　「雪乃姐……」

　　嘛、你看，我也是那样、对吧？假、假如哦！那个、就算我和小企成为了男女朋友关系，也不会对小町ちゃん冷淡下来的。嗯。

　　虽说关系好过头可能会反过来担心就是了。因为我觉得比企谷兄妹两人的关系实在是好到没边了。

　　「没问题、的吧？」

　　「嗯，绝对没问题！」

　　「是这样呢！」

　　小町ちゃん复活。眼睛变得闪闪发光。嗯，果然还是笑容比较适合小町ちゃん呢。

　　「好！结衣姐雪乃姐！谢谢你们！」

　　话音刚落，小町ちゃん便飒爽离开了。如暴风雨般袭来、又如暴风雨般离去……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句话的样子，是哪来着？

　　总觉得、有点心累。小雪也「哎呀呀」地抱头无语。

　　啊，对了。

　　「小雪你啊，如果阳乃姐有了男朋友的话会怎么样呢？」

　　「……从家庭情况和姐姐的性格来考虑，大概很难发展成那种事态。至少，我不会像小町同学那样动摇吧。」

　　「嘿～～」

　　真的～吗？尽管不知道小雪对阳乃姐是怎么想的，但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我觉得小雪肯定也会慌了手脚的。

　　「……怎么了？」

　　「没事，什么都没有哦。」

　　不过，小雪是绝对不会承认这点，所以就不说出来了。

　　啊～小企还不回来吗～？

      \*\*\*

　　处理着手头上被分配到的工作的我不禁想到：这些真的必须必须要现在做完吗？怎么也不觉得如今这种时候会人手不够啊。

　　在感到疑惑的同时依旧默默工作的我，真可谓十足的社畜。明明不想工作的！

　　「我回来啦！」

　　就在这时，小町豪爽地拉开门，大声宣告了自己的回归。我家妹妹看上去超精神的，到底怎么了？

　　「啊、小町ちゃん欢迎回来～。怎么样了？」

　　「没事吧，比企谷同学？」

　　「欢迎回来，比企谷同学。」

　　学生会成员们各自向元气满满的小町打招呼。喔喔，这不融入得挺好么——这么想着的同时，我也有些在意她们那像是在担心小町的说法。

　　「没问题！已经解决了！」

　　「哦～这样啊，太好了呢。」

　　「哥哥，顶班谢谢了！剩下的小町会处理，你可以回去了哦！」

　　「哦、哦。嘛，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弄完后小町会联系哥哥的，到时候一起回家吧。」

　　唔呣。放平时的话，明明会说着“和哥哥一起回去什么的不可能啦”之类的话拒绝兄妹放学同行的。啊咧，说着说着总觉得悲伤起来了。

　　「行，那我就回去了。」

　　「辛苦啦前辈。」

　　「哦。」

　　总觉得气氛有些奇怪……怀着些许疑问，我离开了学生会室。

　　怎么说呢，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被排除在外一样……啊，仔细一想是老样子呢。

　　没多久我回到了侍奉部。

　　「回来啰。」

　　「啊，小企欢迎回来。」

　　「工作已经结束了吗？」

　　「啊啊，小町回来接手就没我事了。不过我有些在意小町的样子，感觉有点奇怪。」

　　「啊～小町ちゃん她呀。」

　　「呐，小町那家伙怎么了？到这来过吗？」

　　「找我们进行了一小会烦恼相谈，总之问题已经解决了。」

　　学生会也好，侍奉部也好，都集体把我排除在外。要说是一如既往倒也无所谓，但涉及到小町……究竟怎么了呢。

　　就这样，平静的一天宣告结束。小町按她说的那样联系了我，然后我们兄妹俩一起回家了。兴致高昂的样子，还一直牵着我的手。完全没有在意其他学生的目光。

　　大志远远地羡慕地看着这边，嘛，这点怎样都好。

　　我能和小町一起回去、确实是件好事就是了……不过说真的，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三十三、

「我～回～来～了～。小町还没回来吗？」

　　玄关处没有摆放鞋子，客厅也里没有开空调的样子。嘛，大体上我都是第一个回来的，所以基本上没遇到回到家后凉快的情况，不过偶尔也想在回家时体验一个凉爽的家啊。

　　「好热……」

　　往杯子里倒上麦茶，走上楼梯。楼梯间也很热，果然电梯是必须的。话是这么说，需要电梯的个人住宅到底是多大的大家族啊。

　　我一边发着没有营养的牢骚，一边打开自己房间的门——的时候，感到了某种不协调。

　　从前，当我还处在多愁善感的十四岁的时候，为了检查房间里有没有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进来过人曾在门上设置过纸片，但这次不是这种情况。

　　——有冷气从门缝里流了出来。

　　脑子里闪过「咦、是不是开着空调没关啊」的念头仅一瞬，当我打开门时，大片肤色毫无预兆地撞入眼中。

　　「……」

　　「……」

　　「！」

　　「哇！」

　　展露大片水灵灵肌肤的某人用漂亮的投球姿势朝我扔出手里拿的布，挡住了我的视线。被扔过来的布盖住了脸，慌慌张张后退了一步的我马上关上了门。

　　「啊ー、呃ー、啊咧？」

　　思绪一团乱麻。脑子一片空白说的就是现在的我这样吧。冷冷冷冷静点。没法冷静呢，嗯。

　　重新整理一下，我刚才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的房间里出现了入侵者——话虽如此，那孩子是不会做什么坏事的。就这样放着不管吧。

　　……不，再怎么说这也不行吧。没可能无视的。

　　然后我就这样精神恍惚地敲了隔壁的房间，接着才后知后觉地慌张地把还蒙在脸上的布取了下来。要是看到我那样子可不知道会被说些什么。呆到家了。

　　「来啦、啊、欢迎回家哥哥。」

　　「……」

　　「怎么啦？」

　　「那个，是你干的好事吧？」

　　我家妹妹小町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至极，但看到她那张忍笑的脸的瞬间我便理解了一切。这小家伙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戏弄我，好像故意在回家时把鞋子收好藏起来了。

　　「嗯～说的啥？」

　　「留美哟，留美。为什么留美会在我的房间里……还、还是那副模样啊。」

　　「啊、惊喜成功啦？」

　　「超惊喜的。我还以为心脏会停止跳动呢。」

　　「是留美ちゃん说想吓唬哥哥所以小町才协助的哦。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就是啦。Yeah！大成功！」

　　在得意地笑着比出V字的小町太阳穴上轻轻使出电光毒\*龙钻。「呜喵！」地扭动身子的少女甩开我的手，拿起了脚下的包包。

　　「很痛啦真是的！那拜拜喽留美ちゃん，接下来请随意！」

　　从门的对面传来了留美小声的回应，小町从我身边经过时:P地朝我吐了吐舌头，走下了楼梯。

　　「啊、喂小町！」

　　「朋友叫小町出来玩所以接下来不会在家，要好好陪留美ちゃん哦哥哥。Bye～」

　　小町轻轻挥着手跑下楼梯出门了。真是如暴风雨一般的妹妹呐。

　　不过，这样家里就只剩下我和留美两个人了。要是平常的话这样完全没问题。

　　仔细回想一下……不，还是不要想起来比较好吧。不管怎么说，刚才的留美可是……半裸、啊。

　　打开门后出现我眼前的是——正在脱下裙子与衬衫、惊讶地回头看向门口的留美。换言之，女孩基本上是只穿着内衣的状态，这差不多可以称之为半裸了吧我想。

　　艳丽的长发和美丽的脸庞与往常无异。........：..........，并不显眼但也确实能一眼就能明白的盈盈柳腰，............，最后是纤细的双脚。这些全部都在那短短时间内清楚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被和谐了，建议去刺猬猫，或去找审核说理)

　　然后是，涨红了脸的留美把刚脱下来的衬衫扔给了我。而且还有点湿。毕竟外面很热嘛，从房间里的温度来看，我想女孩才来比企谷家不久，期间应该一直在出汗。

　　那件衬衫盖住了我的脸，并且进到自己的房间时发现里面有一位颜值不输偶像的美少女中学生在换衣服的情况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换句话说，我尽情地闻了留美的味道。嗯，从刚才排列的事实来看，在下完全就是个变态呢。

　　不过视线立马被遮住了，门也关上了，很难说确实看清楚了。不过虽然没确实看清楚，但确实看到了。装傻充楞的话能不能瞒过去呢。应该蒙混不过去吧，嗯。

　　换成小町我倒是很多次看到她穿内衣的样子（虽然再怎么说全果的话我也会在意的吧），但留美毕竟是像妹妹一样疼爱的女孩子而非真正的妹妹，肯定会动摇的。

　　为了抑制不需要把手放在胸口上就能明白变得激烈的心跳，我喝了手中端着的麦茶一口、两口、三口后结果仍没有停歇的迹象。

　　烦恼着的时候，从房间里传来了留美的声音。

　　「八幡、在吗？」

　　「啊、啊啊，在喔。」

　　「已经可以了，进来吧。」

　　「哦、哦……啊、等一下，我先把衬衫放进去。」

　　对于女孩突然间给出的入室许可，我差点就什么也没想地进去了。稍微打开门，正准备尝试从缝隙里塞入衬衫时——

　　「没关系的。」

　　「啊、等等……真的没问题吗。」

　　门直接从里面被打开了。没办法，只好顺着留美的意思进入了房间。为什么明明进的是自己的房间却会这么紧张啊。

　　冷气从门缝里流出来，跟着进入视野的是——毛巾块。

　　「……在干什么啊，留美。」

　　「别管了，快进来。」

　　整个人都被我的毛毯包裹着的女孩只露出了她的小脸。啊，这是小学时林间学校老师跳出来喊「妖怪来咯」时的装扮呢。之后扮演妖怪的老师那仿佛看见了僵尸一般吃惊的表情就是痛苦的回忆了……

　　在留美的催促下进入室内，坐在椅子上。女孩没有坐下，而是披着毛毯站在房间中央。什么啊，这奇怪的情景。

　　「总而言之，刚才对不起了。」

　　「没事。我也差点就叫出声来了。不过因为想起是我自己擅自进了房间换了衣服，所以就忍住了。」

　　「如果能忍住不在我房间里换衣服的话就更好了。啊对了，衬衫还你。」

　　「谢谢。还不是因为八幡回来得太早了。我本来想吓你一跳的。」

　　「不，已经足够惊吓了。」

　　从留美的话语来看，是有什么想给我看的东西吧。小町也说了要给我惊喜，想必是换上了会让我感到惊讶的服装吧。

　　「没有味道吗？」

　　「啊？」

　　「我的衬衫。之前都出汗了。」

　　「没啊，什么都没闻到。」

　　「这样啊，太好了。」

　　要是在这里老老实实地坦白闻到了味道、而且味道很好闻之类的，女孩会是什么反应实在是不敢想像。

　　风华正茂的女孩子被男人闻味道肯定会觉得恶心，因此还是闭嘴比较好。真亏我能不口吃地蒙混过去啊。

　　「那么，怎么样？」

　　「什么？」

　　「我穿内衣的样子。」

　　「……又来难以回答的问题啊。」

　　「请好好回答。」

　　这里要我怎么回答啊。说看了会被说H，说没看又会被说是骗子。

　　倒不如说女孩那边分明已经确定我看到了。刚才的烦恼完全没有意义嘛。

　　暂且不提那些，我知道这里就算装傻也是没用的，所以还是老实回答吧。

　　「有种做了坏事的感觉。」

　　「什么意思？」

　　「让留美感到了羞耻、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之类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看到熟人的裸露姿态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以前我也目击到过雪之下和由比浜换衣服、川什么同学充满成人风味的内衣，觉得很幸运的同时也有种做了坏事的心情。

　　如果是小町的话倒是没什么想法，然而留美的话虽说关系好到跟妹妹一样，可毕竟是别家的女儿，还是会产生罪恶感。

　　虽然是假设、虽然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假设某一天我必须要给川什么同学的妹妹京京洗澡好了，看到小女孩光着的身子我不觉得会高兴，即使是因为被拜托的所以并没有触犯法律，也不会被逮捕，可依旧会感觉深身不舒坦吧。

　　委婉地将我的想法传达给了留美后……女孩的心情指数肉眼可见地下降了。

　　「呣」的、「噗噗」的，简直就跟漫画里一样简单易懂。据说美女发怒会很可怕，但换成可爱的孩子生气的话反而会令人不自觉地露出微笑。就像此刻的留美，可以明显察觉到这孩子实在是不习惯也不擅长对人发火。

　　我这边抑制着想要戳戳留美那气鼓鼓的柔软脸颊的冲动，女孩则在深吸一口气后，忽的脱下了毛毯。那一瞬间，我忘记了呼吸——就是受到了如此大的冲击。

　　「……」

　　「……」

　　双手背在身后的留美的脸几乎红透了。那也是当然的吧。因为她可是在男性的房间里与那位男性二人独处，而且——还是以穿着体操服紧身衣的姿态啊。

　　「因为有试穿过所以给社团活动的大家看了，但男孩子的话八幡是第一个看到的哦。」

　　「哦、哦……」

　　移开视线的同时，「第一次」这样的台词让我不禁心动了一瞬。这说法有点……嘛算了。

　　那一天、留美跟我说要第一个给我看体操服时的场景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这么一说的话，确实有这么约定过呢。并不是忘记了，而是埋没在日常的记忆中。虽然被埋没了，但是怎么说呢……

　　「……」

　　「……」

　　「……」

　　「……那、那个，八幡？感觉、怎么样？」

　　「……啊ー、嗯。不是挺好的吗？那什么，我觉得很可爱喔。」

　　该说是充满破坏力吗。

　　体操服本身是非常朴实的素色。说到底这本是在中学生的社团活动中使用的服装，不可能出于煽情的目的来设计制作。然而，留美穿着的话事情就变了。

　　纤细的脖颈，被半袖体操服包裹的肩膀，因为双手交叉于背后而稍稍强调的胸部，不知是否是隔着一层薄布的原因，从腰部到臀部的苗条曲线十分鲜明，而从其延伸出来的双腿虽说稍显纤细却也十分健康。

　　归根结底这都是因为留美极其可爱吧，还是说体操服更加凸显了女孩的可爱呢。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如果不是意识到自己对此不感兴趣或者兴趣很低的话，可能会露出向前倾身、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的丑态了吧。

　　「只有这一句吗？」

　　「什么只这一句……其他的还能说什么啊。」

　　「说什么……比如、产生了涩涩的心情之类？」

　　「噗！——咳咳！」

　　讲真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动摇，就想着必须得稍微冷静一下，结果时机非常不好，女孩说话时正好在喝麦茶压压惊，一激动就咽下去呛着了。

　　虽然没有像漫画里那样直接把麦茶喷出来，但也算是挺失态了。

　　「没关系吧，八幡？」

　　「哦、哦。谢谢关心——才怪咧，刚说什么鬼话啊。」

　　见我在咳，留美便来到我身边轻抚后背帮忙顺气。然而女孩现在正穿着体操服，着实叫我不知该把视线往哪里放才好。

　　往前看是一张可爱的脸。已经不是近一点，而是近在咫尺了，连女孩担心我的表情的细微之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即便是半眯状态也依旧水灵灵的眼瞳、长长的睫毛、干净白皙的鼻梁和丰满的嘴唇总是映入我的眼帘。

　　往下看的话，撞入眼中的便是被薄布覆盖的留美的身姿。虽然不大但确实有膨胀感的胸、平坦的小腹与稍微凹陷的肚脐眼、以及和肤色对照之下十分吸引目光的大腿根部。无论看哪里都觉得不太对。

　　而且，身体靠的这般近，明明没有碰到却仿佛能感觉到留美的体温——仿佛能感觉皮肤上隔空传来热量与压力一般、近到了产生如此错觉的地步。

　　「因为八幡看到了人家不成体统的模样，还说了很失礼的话嘛。」

　　「啊ー、不是，确实我那讲法不太好，可说的也是事实啊。」

　　说着我别过头去尽量不看女孩，当好不容易缓过气的时候，却听到了留美蕴含着开心之情的声音。

　　「八幡你呀，有时候真的很好懂呢。」

　　「……什么意思啊？」

　　不懂留美带有调侃的话中之意，我把横着的脸转过去，就听她道：

　　「脸、红通通的哦。」

　　人们常说眉目可传情，我那红透的脸似乎也一样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心。

　　用可爱至极的笑容开心地说出这话的留美，真可谓是擅长捉弄的鹤见同学。

　　\*

　　这之后，留美说想让我见识一下她的体操表演技巧，但在这个房间里跳后空翻也挺令人困扰的。虽然不至于觉得地板会垮掉就是了。

　　「我才不会在别人的房间里做那种事的啦。」

　　「嘛，真那么做了也挺让人困扰就是了。那留美打算怎么展示什么呢？」

　　「Y字平衡什么的。」

　　Y字平衡、就是那个吧。握着一只脚的脚踝然后另一只脚单脚站立，让人看起来就像个Y字一样的那个姿势。

　　……来那个啊……虽说我没想过用下流的目光看女子体操的演出节目，但在如此近的距离下表演的话我会不知道该把视线朝哪放好的。

　　「顺便问一句，还有别的吗？」

　　「要问动静不那么大的技巧的话……桥式或者倒立吧。」

　　唔……不管是哪个，都是不知道看哪好的类型。而且考虑到椅子、电灯、房间里设置的家具的话，一旦失败后果会很可怕。

　　很久以前，我曾在自己房间里尝试倒立俯卧撑失败，在深夜时分弄出了很大的声音，结果被老妈说教、被小町一脸无奈地看着、被老爸的拳头亲切问候——有着这样苦涩的回忆。

　　「八幡都干了些什么蠢事呀……」

　　「哎呀，想试试看嘛，不知不觉就……」

　　那可以说是只要身为男子汉都会想要挑战一次的动作了。

　　「嘛，那个先放一边不管。再怎么说这个房间也太小了，施展不开。」

　　「是呢。那就、下次再展示吧。」

　　「喂喂，还会有下一次吗？」

　　一想到穿着体操服的留美不知何时会再次在我的房间里出现，感觉今后每天回家都得做好心理准备了。

　　「忘了吗？我说过秋天有新人赛的。」

　　「啊啊，这么一说的话是有这回事。」

　　记得是女孩宣言“第一个穿给你看怎么样”的那个电话的时候一起说的。这两个情报都因为留美的体操服太过于震撼而给忘记了。

　　「还是说，想要我再到这儿来穿给八幡看？」

　　「……不用，那就不必了。」

　　「犹豫了一下呢。」

　　发出银铃般轻笑声的留美，完全就是活生生的擅长捉（略）。好吧，刚才是犹豫了的我不好。

　　「那个新人赛的日期已经定好了吗？」

　　「嗯。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

　　「那一天……我想应该没问题。没有模拟考试，说到底就不会有什么预定。」

　　「为什么总是要说这种悲哀的话啊？」

　　因为那是八幡的保留节目。

　　话说回来，平常都采取「要是能去的话我就去」态度的我——（注：「行けたら行く」（能去就去），大部分时候表示拒绝的委婉说法，感觉有去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不能去或者不会去的意思。）

　　「留美，我一定会去应援的，要加油喔。」

　　「……」

　　「怎么了？」

　　「八幡，刻意耍帅。」

　　「喂，给我等一下。」

　　移开视线的女孩说出了跟一色一样的话。

　　虽然不知道刚才哪里有耍帅的要素，但这么一说的话，小町好像也曾这么指摘过我。

　　不会吧，难道我真的有在无意识间耍帅吗？

　　不对不对，耍帅/小聪明（あざとい）说的是一色或高木同学那样的，我做起来可一点都不可爱，也就是说我没在耍帅。好，Q.E.D。

　　「八幡。」

　　「嗯、怎么了？」

　　正我在烦恼什么是耍帅、定义是什么的时候，留美朝我嫣然一笑：

　　「我会努力的，请好好地注视我。」

　　作出如此宣言的留美，果然是一个不仅可爱、还让人觉得她是个有着不服输的坚强内心、注定会成为出色女性的女孩子。

　　「对了，真希也会出场吗？」

　　「新生部员都会出场哦。」

　　「这样啊，那帮我转告她要加油。」

　　「不如八幡直接跟真希ちゃん讲？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会不会高兴我不知道，不过好像没有见面的机会啊。」

　　「我带八幡去见她吧？」

　　「可以倒是可以，但还请不要把真希卷入『惊喜』里哦？」

　　「其实今天也邀请了真希ちゃん，可她太害羞了所以就没来哟。」

　　「都干了些啥啊……」

　　跟我一样，真希显然也在被留美折腾来折腾去啊。

三十四、

　　热衷于体育运动的中学生的早晨来得很早。

　　若是暑假结束时将迎来新人战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追踪了居住在千叶县某个安静的住宅街的、某位少女的一天。

　　时间是清晨五点左右。那位少女做完了伸展运动，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早上，起得很早呢呢。

　　「……因为喜欢所以就开始了。」

　　说这话的，正是这个秋天即将参加新人战的体操部期待之星、冰之妖精、和「金无赤足、人无完人」的谚语？格言？哪个都行——总之是与这句话完全相反的天然美少女中学生鹤见留美同学。早上好。

　　「……早上好。我是天然的吗？」

　　意思是不输给人工制品。

　　天刚微微亮，在人们还没开始活动之前，留美ちゃん就已经开始了行动。

　　「卡车什么的路上随处可见哦？而且还有那些坐首班车的人。」

　　发表此言的留美ちゃん的眼神比谁都要认真。专业人士不允许任何妥协。

　　「我是什么专业的呀？」

　　接下来是要跑步吗？

　　「嗯。倒不如说，我们明明是一起跑的吧。」

　　包括细致的伸展运动，早上在河床上跑步一个小时——这样的晨练据说从暑假开始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现在才七月份，也就持续了一周左右就是了。」

　　真是的，留美ちゃん你呀，太不懂配合啦。

　　「刚才的那些究竟是在搞什么啊？」

　　心血来潮想模仿一下「职人的早晨来得很早」之类的，搞点纪实风报道。

　　「……」

　　啊，留美ちゃん用像是在感到惊讶的眼神看向这边了。

　　「才不是像，我是真的为你的奇行感到吃惊哦，真希ちゃん。」

　　我们、追踪了少女的一天。

　　「还要继续啊。而且你说『我们』，不就等于我追踪我自己吗？」

　　……

　　开始跑步达到目标距离的一半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少女。

　　「啊啦鹤见同学、山北同学，早上好。」

　　「早上好，绫濑同学。」

　　早上好。

　　然后擦肩而过。

　　「绫濑同学的跑步也一直持续着呢。」

　　是啊。

　　大概、是因为听到了暑假前我和留美ちゃん在教室里说要晨跑的事吧。那时她就在我们附近，一副很在意的模样。嘛，也可能是真的想跑步就是了。

　　「不管是时间还是地点都撞上，几乎不可能是巧合吧。」

　　是呢。虽说对方是沿河岸地逆方向跑的。

　　绫濑同学她从第一学期差不多要结束时就开始散发出了想和留美ちゃん成为朋友的气场。可能是打着“这么巧不如我们一起跑”的主意吧，但真开始晨跑后选择的路线却和我们完全相反只能说是不走运了。

　　我会那样想是有理由的。回头一看，果然绫濑同学也在看着这边，瞧见我在看她后立马慌慌张张地将转回前方继续跑了下去。

　　明明干脆沿同一个方向跑、或者在某个地方等着、说着「哎呀，真是奇遇呢」之类的话一起跑就好了的。还是说在等留美ちゃん主动邀请她一起跑、抑或是单纯在擦肩而过的时候打个招呼就满足了呢。

　　真是倔强又别扭的家伙呐。

　　「在说谁啊？」

　　没什么，留美ちゃん不用在意。

　　「喔？」

　　\*\*\*

　　凌晨六点三十分。

　　兼具中场休息作用，我们到达了设定为终点的公园。附近的小学生、家长、老人们也都已经聚集在一起了。没错，是进行广播体操的公园。（注：从早上6点半开始，日本广播协会的广播电台每天播出4次广播体操，周日除外，相当一部分民众会聚集在公园里一起做。）

　　动态伸展运动似乎最适合热身，其实体操后再跑步效果是最好的，可惜时间上不太方便。顺便一说，单纯提哑铃的话我能提十公斤重的喔。

　　「绫濑同学也在呢。」

　　因为在这附近做广播体操的公园里，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并且就算没有参加卡也能来，敞开来欢迎所有人。

　　少女大概是知道我和留美ちゃん会出现在这里所以才来的吧。毕竟暑假一开始的时候还不见人影。

　　「我想也是。……真希ちゃん，你觉得和绫濑同学一起跑怎么样？」

　　啊，要问我的意见吗？我的话……嘛，不会演变成麻烦事就行。既然作为最大的实质受害者留美ちゃん都点头同意了，我觉得也行吧？

　　「是呢。如果有想说的事情的话，还是直接说出来比较好。再说对面一脸『不来我搭话吗』的表情一直盯着这边也有点那啥。」

　　果然，注意到了吗？

　　「嗯。」

　　表示肯定的留美ちゃん跑到了独自一人略显局促的绫濑同学身边。对变得慌张起来的少女，留美ちゃん表情平静地和她说了一两句话后便又折返了回来。

　　和绫濑同学说了什么？

　　「因为她有些心神不定的样子，所以总之先问一下有没有一起跑步的打算，然后告诉了她集合时间和地点。」

　　嘿……那留美ちゃん，心里的真实想法呢？

　　「要是她有想跟我说的话我会认真倾听。如果能各退一步、让之前发生的不愉快都随风而散……嘛那也算是件好事吧。」

　　留美ちゃん相当理智呢。

　　「毕竟绫濑同学不像真希ちゃん，不是能让我哭着死缠烂打也想挽回的亲友啊。」

　　留美ちゃん骨子里非常的坚强，即使被某种程度上的敌视也不会在意，尽管很温柔却并非对谁都温柔——但果然还是很温柔，因此会自己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那样的留美ちゃん我最喜欢了。

　　「是吗？我也最喜欢真希ちゃん了唷。」

　　哎呀，真令人害羞呢。

　　\*\*\*

　　上午九点。

　　广播体操结束后，我们整理好仪容，吃完早饭，在目的地集合。做好热身运动后排成一列。

　　今天不是在学校体育馆的练习，而是在顾问老师安排的附近私立中学的体操场的练习。

　　因为我们的母校作为公立学校经费有限，许多设备都没有设置，而在这里却非常完备，所以是大家都期待的练习日。

　　今天的目标是练习女子的高低杠、男子的单杠、吊环等平时不开展的项目。

　　「列队！请多关照！」

　　在男子体操部部长的号令下，我们一齐向私立学校的人致意。排成一排的样子相当有体育系的风格。

　　私立学校的部员数比我们多，设施的规模也更大。名义上虽然是技术交流，但双方规格明显不同，我们不仅处在学习的一方，还要向对方借用设备。

　　对方在平时使用器具练习时恐怕也很拥挤吧，现在还被其他学校的我们给占了，即使被冷眼相待亦不奇怪，实际上前辈们好像是有受到过粗鲁的对待。

　　然而，今年却没有那样。如果这单纯是因为大家的举止变得礼貌倒还好，可事实并非如此——

　　「哟，鹤见同学，今天也请多关照了。」

　　「……好的，请多关照。」

　　——全都因为对面的男子体操部部长缠着留美ちゃん不放。

　　初次远征是在第一学期中期。对方从一开始就一直盯着留美ちゃん不放，随着次数的增加，不断试图拉近与女孩的距离，最近都只和留美ちゃん说话、对女生的练习插嘴了。

　　「能做到屈伸上杠吗？我会在旁边好好帮忙看着的。」（注：单杠术语，双腿摆动屈身前蹬，利用其反作用力跃上单杠。）

　　然后变本加厉到了今天，终于提出要私人辅导了。

　　这位部长是曾在大赛中获胜的实力选手，还被视为将来的奥运选手候补，家里很有钱的样子，颜值方面也是一般来说可以归类于帅哥的那一类人。

　　就因为有那样的人在关注着留美ちゃん，其他部员全都传达出了不太愿意接触女孩的意思。

　　话虽如此，确实是没意思。男部员都在抢功，女部员也被普通帅哥所关注，这样一点都不有趣。

　　女孩被像瘟神一样避之不及，好不容易的交流机会却几乎没有交流。

　　当然我也对又有给留美ちゃん添麻烦的家伙出现了一事很是愤慨。

　　老实说我很想大声斥责他，然而毕竟是站在受人恩惠的立场上，不能用这种会闹得很不愉快的方法来帮助女孩。

　　不过呢，这种情况只到上次为止了。因为这一次有强力的伙伴在。

　　「好了好了，我们会看好鹤见ちゃん的。」

　　「来吧，练习的指示就拜托你了。」

　　「诶、啊、等……」

　　我们的男子体操部部长和那边的女部长出面了。

　　那边的女部长和我们的女部长关系很好，两人都很在意留美ちゃん，碰头一商量后马上就决定好了对应。

　　用出的是『不知何时关系变好的我方男子部长和与其连携的留美ちゃん』之卡。现在两人也在进行着眼神交流。

　　可恶，好事全被她占了——来自其他女生部员的内心呐喊。但因为男部长是个好人所以大家都给出了祝福。男生们则好像在嫉妒。

　　「真的很抱歉啊，鹤见ちゃん。那家伙其实以前是个更认真的人的。」

　　「哪里，我这边才该说对不起。」

　　目前这种交流状况确实不能再持续下去，在上次的共同会议上进行了协商，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最终和解成功。

　　我们的部员看着平时就很认真、专心一致练习的留美ちゃん，那边的部员也看着每次共同练习结束之后比谁都要早带头收拾的留美ちゃん。

　　我想其实不论是谁都知道找留美ちゃん抱怨是不对的。

　　「好了！鹤见ちゃん不擅长屈伸上杠。我会辅助你的，试着做做看吧！」

　　「请多指教。」

　　经过此事后，练习终于开始了。

　　其实我要比留美ちゃん更擅长高低杠。我会努力不被超过的！

　　\*\*\*

　　下午三点。练习结束后我们踏上了归途。

　　「真希ちゃん，还要搞那个啊？」

　　想试着搞完今天一整天。

　　话说回来，今天的练习相当辛苦呢。

　　「虽说是机会难得才能做的练习，但未免也太有干劲了吧。」

　　要知道，留美ちゃん可是在今天的练习中克服了自己的不擅长之处，成功地完成了高低杠的屈身上杠动作。

　　「真希ちゃん不也在平衡木上翻筋头成功了嘛。」

　　虽然没法像留美ちゃん那样转来转去，但我俩都很努力了呢。

　　「嗯。不过，果然那些从小开始练习的人，技巧的完成度和我们完全是天壤之别呢。」

　　最后男女部员们一同参观了示范表演，该说不愧是被称为奥运会候补选手的强者么，不由得看入迷了。

　　之前提到的麻烦男部长也不是只有嘴上工夫，女生一方的奥运会候补选手也有着真本事。虽说两边学校都有好几个从小便开始练习体操的选手在，但唯有强校那边有一人强到和他人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而那人不会参加这次我们新人参加的秋季大会，让人可以抚着胸口叹一句太好了。

　　「总而言之，对于跟外行差不多的我们来说，顺利地完成自己的表演才是第一目标吧。」

　　是啊。首先从那里开始，光是如此便有许多需要操心的事情了。

　　「真希ちゃん只要一紧张立刻就会在表演中体现出来，这儿是最需要担心的。」

　　呜呜。被人发现有着自觉的精神方面的软弱有些难受啊。

　　我还以为自己是不在意那种事的类型呢。

　　「真希ちゃん心态好的时候会很厉害，所以我觉得不全是坏事哦。」

　　要不我试着坐禅看看吧。

　　「临阵磨枪没什么意义，马上就会厌倦的不是吗？」

　　也是呐～。这点我还是清楚的。

　　\*\*\*

　　下午五点。

　　采访组决定去鹤见家拜访。

　　虽说是热衷于社团活动的少女，但也不得不学习，世间就是如此艰辛。啊啊，头上好像冒烟了。

　　「明明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在抱怨些什么啊？」

　　社团活动努力后还要做作业，人家觉得实在是太残忍了。

　　「不做到目标的那一页可不成。我从阿姨那儿听说了喔？说是真希ちゃん小学的时候要等到暑假快结束时才会开始动笔。」

　　妈妈和留美ちゃん都说了些什么啊！？

　　「我也一样，不是和真希ちゃん一起的话可能会偷懒的。」

　　就留美ちゃん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吧。

　　「我这人其实相当随便喔。」

　　尽管留美ちゃん自己如此主张，但真假存疑。

　　「好啦，别光顾着说了，赶紧动手吧。」

　　这是斯巴达啊。留美ちゃん很有可能会成为教育系妈妈呢。（注：教育ママ，醉心于教育的母亲，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强迫孩子进行高强度的学习的类型。）

　　「如果是像真希ちゃん那样的女儿的话，也许确实会变成这样呢。」

　　那么、休息结束。加油吧。

　　\*\*\*

　　下午六点半。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住在鹤见家，所以一直叨扰到了晚饭的时间。

　　只见留美ちゃん哔的一声挂断电话，将手机放在了桌子上。

　　「果然爸爸妈妈两个人都要晚点回家，我们自己做饭吃吧。」

　　她这么说着，和我开始收拾起桌子。

　　平常都做些什么饭菜呢？

　　「平常都是把妈妈做多了的饭菜放微波炉里加热吃的，不过她说可以随便使用冰箱里的东西，看看再决定吧。」

　　于是我们便来到了厨房……呐留美ちゃん，可以问个问题吗？

　　「怎么了？」

　　让我拍张照片。

　　「不行。」

　　好可惜。留美ちゃん一进厨房就变成了幼妻啦。

　　「我和真希ちゃん是同龄哦。」

　　用发圈扎起头发、穿着围裙的留美ちゃん……果然还是让我拍张照片吧。少女叼着长勺回头，同时感觉那双生足在闪闪发亮一般。（注：原文お玉咥えて振り向きながら、足をキャルンって感じに。后一句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随便翻的，如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

　　「不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闪闪发亮啊。」

　　切～。

　　接着，我也借穿了围裙往冰箱里看了一眼，发现了很多东西。

　　说是留美ちゃん的妈妈多做出来的剩饭剩菜，但尽是些加热就能吃的类型。

　　「妈妈似乎很擅长看不出是偷工减料的偷工减料。然后周末把这些集中到一起做。」

　　原来如此。这是主妇的榜样啊。

　　唔，无论哪个看上去都很美味的样子。

　　「蔬菜很多，做浓菜汤怎么样？虽然妈妈有教过我，但我还没做过。」

　　哦哦，可以呢。那么，主菜就意大利面吧……洋葱和金枪鱼也有，来点奶油意面怎么样？

　　「那是什么？」

　　据说正宗的是会用鲜奶油，不过用牛奶和蛋黄酱也能做出差不多的感觉。

　　「卡路里好像会很高。」

　　运动过后不补充能量可不行。嗯，要是没有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做就是了，只是味道可能有点不够呢。

　　「那就做奶油意面吧。」

　　好嘞，开做吧！

　　\*\*\*

　　晚上九点。

　　吃完饭，洗完澡，到了可以放松的时间。

　　虽然既算不上顺利、手法亦很笨拙，但做的料理还算好吃，也给中途回家的留美ちゃん的父母吃了。努力得到了回报，能收获到两位美味的感想真令人开心。

　　话说回来，好羡慕留美ちゃん的妈妈是个大美人啊。

　　「真希ちゃん的妈妈不也很可爱吗？」

　　可是你看嘛，我家那位给人一种欧巴桑的感觉不是么。

　　好啦这话题先放一边，来做伸展运动吧。

　　「嗯。」

　　已经成为习惯的伸展运动。坚持练习有了价值，我已经能做到一百八十度开脚了。

　　「嗯、呼、」

　　如果不坚持的话，马上就会变僵硬，所以坚持下去是很重要的。

　　「唔、嗯、」

　　……腹部贴在地板上，开脚固定。如今这样的事情也能做到。

　　「呼、哈、啊……嗯，真希ちゃん怎么了？」

　　不，没什么哦。

　　「是吗？嗯、咕……」

　　本该是毫无异常的普通的伸展运动的，然而从留美ちゃん口中漏出的声音有点、呐。

　　怎么说呢，我想男孩子听到了会很不妙。

　　那在学校的时候呢？啊，这样啊。因为周围很吵所以听不见吗。

　　这样想的话，是因为我满脑子粉色废料吧。

　　「从刚才开始怎么了，真希ちゃん？」

　　不不，什么都没。来，继续吧。

　　烦恼散去、六根清净、呃、南无三。

　　\*\*\*

　　晚上九点半。

　　完成了定额的伸展运动，然后是睡衣派对——很遗憾并非如此。

　　唔，好紧张。

　　「明明不那么紧张也可以。不过是给八幡打个电话而已哦？」

　　所以才会紧张啦。已经很晚了，下次怎么样？

　　「这个时间点睡觉的只有幼儿园的小孩子吧？」

　　啊啊，电话打出去了……啊，那个，我去摘个花……（注：上厕所的隐语）

　　「真希ちゃん，坐着。」

　　……是。

　　然而，嘟噜噜嘟噜噜地响了一阵之后仍是没人应答。八幡さん难道睡着了？

　　「大概是以为是短信什么的就放着不管了吧。说是因为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什么的。」

　　啊啊，这可真是。为什么八幡さん总是说些悲伤的话呢。啊，接通了吗？

　　「喂，八幡？」

　　『留美ちゃん？这边是小町哦。』

　　啊啦，为什么是小町さん。留美ちゃん，你打错号码了吗？

　　「没。晚上好，小町さん。我打的八幡的电话，他是有什么事不能接吗？」

　　『哥哥的话现在就睡在我旁边哦。』

　　啊，所以才是小町さん呀……等会，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哪里不对！？

　　『真希ちゃん也在啊。说是这么说啦，哥哥真的就只是随便躺着而已。给，哥哥，是电话哦。』

　　『我知道了，话说你也是时候该从我身上下去了吧。重死了。』

　　『怎么说话的啊你这～』

　　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带有那种标签的视频呢。

　　『真希还是一如既往地积累着有年龄限制为好的知识啊。』

　　「八幡，我也在哦。」

　　『哦哟，留美。怎么了，两个人一起。』

　　从扬声器里传来的话来看，八幡さん是躺在沙发上休息，小町さん则把头枕在了八幡さん的肚子上。而这时正好打来了电话，小町さん便代替手够不着的八幡さん接了电话。

　　虽说确实是『睡在我旁边』的状态……关系亲密是件好事，但关系好过头了可能会反过来令人担心——结衣さん好像这么说过呢。

　　「真希ちゃん今晚住在我家，我们想和八幡说说话。」

　　『和我这种人说话也没什么开心的吧。』

　　「没那回事哦，对吧，真希ちゃん。」

　　呃，是、是呢。嗯。和八幡さん聊起天来，就会自然而然地露出笑容。

　　『以前的同学也笑了呢。』

　　「是女的？」

　　『哥哥还有过那样的过去吗？』

　　『记得是玩惩罚游戏给我打的电话呐。狼狈地接了电话，一开口听筒的另一边就吵闹地笑了起来。然后还说些诸如「会想和你这种家伙说话的人怎么可能有啊」之类的话。』

　　『哥哥……』

　　好、好悲伤……。话说回来，这也太过分了。

　　「八幡。」

　　『哦，哦。怎么了，突然发出可怕的声音。』

　　留美ちゃん生气了吗？不对，她确实在生气。

　　「你觉得我和真希ちゃん会做那么无聊的事吗？」

　　女孩并没有以怒发冲冠之势拉高音量说话——但正因如此现在的留美ちゃん才可怕。

　　『啊，抱歉，是我不好。把留美和真希同那些家伙放一起比较是不对的呐。』

　　「嗯。所以说，不要太过分贬低自己了。」

　　『我会妥善处理。』

　　「为什么这里不能说『我知道了』呢？」

　　『因为我没在自贬啊，这只是我的默认模式罢了。』

　　「好麻烦啊八幡，真是的。」

　　唔，总觉得我和小町さん有点背景板啊。该说这两人之间有种无法插入的氛围吗。

　　『呃，那么小町就此退场啦。』

　　『嗯，是吗？』

　　「小町さん在旁边也没关系的哦。」

　　『不用不用，再说哥哥枕也开始变得不舒服了。那拜咯。』

　　啊啊，小町さん走了。我也想跟着一起淡出视野啊。

　　留美ちゃん？我是不介意牵着手啦，但这显然是为了防止我逃跑吧。

　　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果然和八幡さん说话很开心。哪怕是普通的话题，换个扭曲的视角来看也会有种别样的新鲜感。而且相当的擅长倾听呢，八幡さん。

　　「聊了很久啊。」

　　『是呐。差不多是孩子该睡觉的时间了喔。』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过妨碍考生学习也确实不太好，已经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了。

　　「别把我当小孩子看待。」

　　『不要勉强。很辛苦的一天不是吗？睡意已经藏不住了喔。』

　　呣呣，好敏锐。开心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和留美ちゃん在聊天中也确实时不时把哈欠吞进肚子里。

　　八幡さん通过电话注意到了呢。

　　『明天也有练习吧？要加油哦。』

　　「呣～、我知道了。」

　　鼓起脸颊的留美ちゃん比平时更显孩子气，好可爱。但是说了女孩可能会生气，所以这里就保持沉默吧。

　　那么，晚安，八幡さん。

　　『啊啊，晚安。』

　　「再见，八幡。」

　　电话挂断了。哈、地舒了一口气。

　　「通过电话都那么紧张的话，见面聊天的时候不累吗？」

　　大概是会那样吧。

　　「真希ちゃん也给八幡看体操服怎么样？可能会习惯的。」

　　那种事做不到啦！

　　真亏留美ちゃん能做出这种事啊。

　　「做之前其实烦恼了好一阵哦。如果真希ちゃん也一起的话，也许能更快下定决心就是了。」

　　别拖我下水呀。羞死人了。

　　「可是八幡会来看大会的。」

　　也是呐。虽然我也觉得习惯被看是必要的……没准一到了比赛的日子就没问题了呢。

　　「我不认为会那样哦。」

　　完全无言以对。

　　「下次住的时候，要不要试着用视频通话？比如给八幡看穿着睡衣的样子什么的。」

　　真碰到那种情景八幡さん也会感到很为难吧。

　　…………

　　热爱社团活动的少女的一天就此结束。

　　然而，还有明天，还有后天——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没有结束的练习，迫近的大会，对在意的他的攻势。

　　采访组将继续追踪少女。

　　「已经够啦，快睡吧。」

　　好～。晚安。

　　「嗯，晚安。」